



朱光潛全集

12

朱光潛全集

第十二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

朱光潜全集

第12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25 字数 330,000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5,000

ISBN 7-5336-0112-2/B·12

定价 9.90 元

第十二卷说明

本卷收译作〔希腊〕柏拉图《文艺对话集》、〔英〕萧伯纳剧本《英国佬的另一个岛》。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5月初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11月出版新一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11月出版改订本，1963年9月出版重订本，1980年1月列入该社《外国文艺理论丛书》重印。《全集》本卷依据外国文艺理论丛书本排印。

《英国佬的另一个岛》原载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12月出版的《萧伯纳戏剧集》第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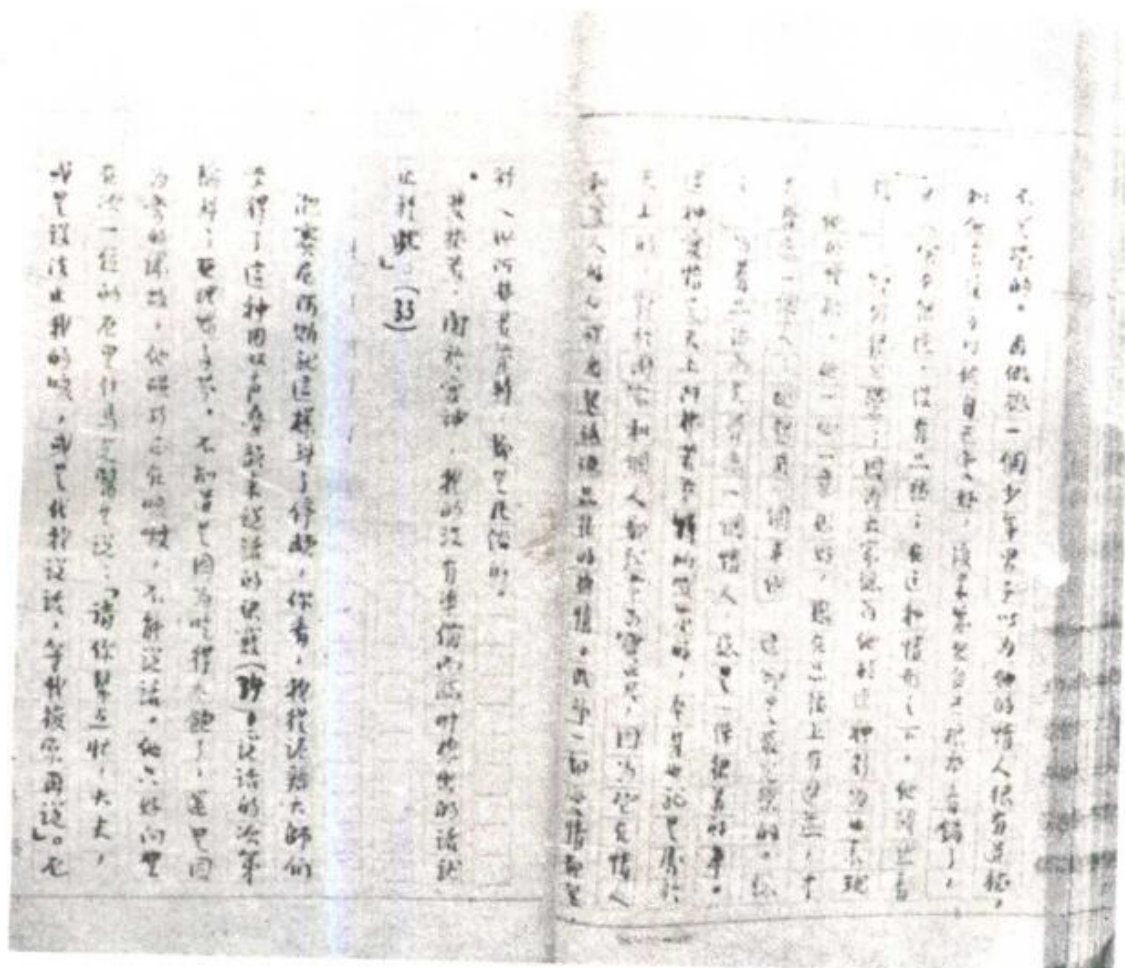
《朱光潜》编辑委员会

1990年11月

F254/5



1983年摄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译稿手迹

目录

文艺对话集*(柏拉图)	
伊安篇.....	1
——论诗的灵感	
理想国(卷二至卷三).....	20
——统治者的文学音乐教育	
理想国(卷十).....	59
——诗人的罪状	
斐德若篇.....	80
——论修辞术	
大希庇阿斯篇.....	154
——论美感	
会饮篇.....	182
——论爱美与哲学修养	
斐利布斯篇.....	251
——论美感	
法律篇.....	257
——论文艺教育	
题解	269

译后记	283
——柏拉图的美学思想	
人名索引	313
英国佬的另一个岛(萧伯纳)	317

* 各篇次第略依性质，不依写作年代；副标题是译者所加，每篇的题解也是译者撰写的。

* 2 *

柏拉图

文艺对话集

伊 安 篇

——论诗的灵感

对话人：苏格拉底

伊 安

苏 伊安，欢迎你。你从哪里来？从你的家乡以弗所^①吗？

伊 不是，苏格拉底。我从厄庇道洛斯^②来。那里举行埃斯库勒普神的祭典，我参加了。

苏 厄庇道洛斯人在祭典中举行了诵诗竞赛来纪念医神吗？

伊 是，不只诵诗，还有各种文艺竞赛哩。

苏 你参加了竞赛吗？结果怎样？

伊 哈，我全得了头奖，苏格拉底。

苏 好极了！我希望你参加我们的雅典娜神的祭典^③，也得到同样的成功。

伊 若是老天保佑，我也一定成功。

苏 我时常羡慕你们诵诗人的这一行业，伊安。因为要做你们的这

① 以弗所是小亚细亚的一个城邦。在柏拉图时代，它还受雅典统治。

② 厄庇道洛斯是希腊南部萨罗尼克海湾（今埃吉纳湾）上一个镇市，有医神埃斯库勒普的庙，他的祭典很隆重，在夏天举行，每四年一次。

③ 雅典娜是雅典的护卫神，传说她是宙斯的女儿，智勇兼全。她的祭典是雅典人的大事，每年举行时全国人参加，有戏剧及各种技艺的竞赛。

一行业，就得穿漂亮衣服，尽量打扮得漂亮。而且你们不得不时常接触到许多伟大诗人，尤其是荷马。荷马真是一位最伟大，最神圣的诗人，你不但要熟读他的辞句，而且还要彻底了解他的思想，这真是值得羡慕！因为诵诗人要把诗人的意思说出来，让听众了解，要让人家理解，自己就得先了解，所以一个人若是不了解诗人的意思，就不能做一个诵诗人。这了解和解说的本领都是很值得羡慕的。

伊 你说的对，苏格拉底。就我来说，我在颂诗技艺上就费过很多的心力啦。谈到解说荷马，我敢说谁也赶不上我。兰普萨库人墨特洛德也好，塔索斯人斯忒辛布洛特^①也好，格劳孔也好，无论是谁，都比不上我对荷马有那样多的好见解。

苏 我听起很高兴，伊安。我知道你肯把你的那些好见解谈给我听听。

伊 当然，苏格拉底，你也应该听我怎样凭艺术来美化荷马，我敢说，凡是荷马的信徒都得用金冠来酬劳我。

苏 下一回我再找机会听你朗诵荷马，现在且只问你一个问题：你只会朗诵荷马呢，还是对于赫西奥德和阿尔基洛科斯^②，也同样朗诵得好？

伊 我只会朗诵荷马。我看这就很够啦。

苏 荷马和赫西奥德在某些题材上是否说的相同呢？

伊 是，我看他们说的有许多相同。

① 这三个人都是当时有名的诵诗人。希腊人称呼人的习惯往往冠上“某某人的儿子”或“某某地方的人”。兰普萨库是小亚细亚的一个重要城市，塔索斯是爱琴海北部的一个岛。

② 希腊最大的诗人荷马，在古代和他齐名的是赫西奥德。他的《工作与时日》写一年四季的各种工作，掺杂一些实际生活的经验教训；《神谱》叙世界创始及诸神起源。阿尔基洛科斯是一位抒情诗人和讽刺诗人。

苏 在这些相同的题材上，哪一个诗人的话你解说得比较好，荷马的，还是赫西奥德的？

伊 若是他们说的相同，我对他们就能同样解说得好。

苏 在他们说的不相同的那些题材上怎样呢？比如说占卜，荷马说过，赫西奥德也说过，是不是？

伊 是。

苏 假如要你和一位占卜家来解说这两位诗人说到占卜的话，无论他们说的同不同，谁解说的比较好呢？

伊 占卜家会解说的比较好。

苏 若是你就是一个占卜家，无论他们说的同不同，你也会对他们都一样能解说吧？

伊 当然。

苏 你有本领解说荷马，却没有本领解说赫西奥德或其他诗人，这是什么缘故？荷马所用的题材和一般诗人所用的题材不是一样么？他所叙述的主要地不是战争么？他不是在谈人类关系——好人和坏人以及能人和无能人的关系——神与神的关系，神与人的关系，天上和地下有些什么事情发生，以及神和英雄们的由来么？荷马所歌咏的不是这些题材么？

伊 你说的很对，苏格拉底。

苏 其他诗人所歌咏的不也正是这些题材么？

伊 不错，苏格拉底。但是他们的方式和荷马的不同。

苏 你是说，荷马的方式比其他诗人的要好些？

伊 好的多，不可比较。

苏 再请问一句，亲爱的伊安，如果有许多人在讨论算学，其中某一位说的最好，我们能不能判别出来？

伊 能。

苏 能判别谁说的**好**，也就能判别谁说的**不好**？

母 是。

苏 这样人一定是一位算学家吧？

伊 不错。

苏 再说，如果有许多人在讨论食品的营养价值，其中某一位说的**最好**，一个人既能判别谁说的**好**，也就能判别谁说的**坏**，是不是？

伊 是，那是很显然的。

苏 这能一样判别**好坏**的人是谁呢？

伊 他是医生。

苏 那么，一般说来，无论讨论什么，只要题目相同，说话的人尽管多，一个人能判别谁说的**好**，也就能判别谁说的**坏**；不能判别谁说的**坏**，也就不能判别谁说的**好**？

伊 当然。

苏 依你说，荷马和其他诗人们——例如赫西奥德和阿尔基洛克斯——所用的题材都是一样，不过方式有**好坏**之别，荷马好些，其他诗人要坏些？

伊 我说过这样的话，我说的话是对的。

苏 如果你能判别谁说的**好**，你也就能判别谁说的**坏**？

伊 显然是这样。

苏 那么，亲爱的伊安，我说伊安既会解说荷马，也就会解说其他诗人，而且会解说的一样熟练，难道我说错了吗？因为这位伊安亲自承认了两点：一，只要题材相同，能判别**好**也就能判别**坏**；二，凡是诗人所用的题材都是一样的。

伊 但是事实上人们谈到其他诗人时，我都不能专心静听，要打瞌睡，简直没有什么见解，可是一谈到荷马，我就马上醒过来，

专心致志地听，意思也源源而来了。这是什么缘故？

苏 朋友，那很容易解释，很显然地，你解说荷马，并非凭技艺^①知识。如果你能凭技艺的规矩去解说荷马，你也当然就能凭技艺的规矩去解说其他诗人，因为既然是诗，就有它的共同一致性。

伊 你说的对。

苏 其他技艺也是一样，一个人把一种技艺看成一个有共同一致性的东西，就会对它同样判别好坏。伊安，我这话是否要加解释？

伊 我望你解释，苏格拉底，听你们哲人们谈话对我是一件乐事。

苏 哲人不是我，是你们，伊安，是你们诵诗人，演戏人，和你们所诵所演的作家们；我只是一个平常人，只会说老实话。你看我刚才说的话是多么平凡，谁也会懂，我说的是：如果一个人把一种技艺当作全体来看，判别好和判别坏就是一回事。你看这话多平凡！举例来说，图画是不是一种有共同一致性的技艺？

伊 它是的。

苏 画家也有好坏之别吧？

伊 也有。

苏 你遇见过这样一个人没有？他只长于判别阿格劳芬的儿子波里格诺特^②的好坏，不会判别其他画家的好坏；让他看其他

① Tekhne 一字通常译为“艺术”，指文学音乐图画之类，它的原义却较广，凡是“人为”的不是“自然”或“天生”的都是Tekhne。医药，耕种，骑射，木作，畜牧之类凡是可凭专门知识来学会的工作都叫做Tekhne。在柏拉图的著作里，就其为Tekhne来说，做诗与做桌子做鞋是同属一类的。所以这字译为“技艺”较合当时的用法。近代把“艺术”和“技艺”分开，强分尊卑，是一个不很健康的看法。

② 波里格诺特是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大画家。

画家的作品，他就要打瞌睡，茫然无见解，可是要他批判波里格诺特(或是任意举一个画家的名字)，他就醒过来，专心致志，意思源源而来。

伊 我倒没有遇见过这样一个人。

苏 再说雕刻，你遇见过这样一个人没有？他只长于鉴定墨提安的儿子代达洛斯，潘诺普斯的儿子厄庇俄斯，萨摩人忒俄多洛斯^①之类雕刻家的优点；可是拿其他雕刻家的作品给他看，他就要打瞌睡，茫然无话可说。

伊 我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苏 我想在笛师，琴师，竖琴歌人和诵诗人之中，你也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只会批评奥林普斯，塔密里斯，俄耳甫斯或伊塔卡的诵诗人斐缪斯^②，可是谈到以弗所的诵诗人伊安先生，他就简直不能判别好坏。

伊 我不能否认，苏格拉底。可是我自觉解说荷马比谁都强，可说的意思也比谁都要多，舆论也是这样看。对于其他诗人，我就不能解说得那样好。请问这是什么缘故？

苏 这缘故我懂得，伊安，让我来告诉你。你这副长于解说荷马的本领并不是一种技艺，而是一种灵感，象我已经说过的。有一种神力在驱遣你，象欧里庇得斯所说的磁石，就是一般人所谓“赫拉克勒斯石”^③。磁石不仅能吸引铁环本身，而且把吸引力传给那些铁环，使它们象磁石一样，能吸引其他铁环。有时你看到许多个铁环互相吸引着，挂成一条长锁链，

① 代达洛斯在希腊原文中本义为“精巧的艺人”，他是传说中的雕刻家的祖师。以下两人都是雕刻家。

② 这几个人都是希腊的音乐家或诗人，都是传说中的。

③ 欧里庇得斯是希腊的第三个大悲剧家。“赫拉克勒斯石”就是吸铁石。参看第164页注②。

这些全从一块磁石得到悬在一起的力量。诗神就象这块磁石，她首先给人灵感，得到这灵感的人们又把它递传给旁人，让旁人接上他们，悬成一条锁链。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科里班特巫师们^①在舞蹈时，心理都受一种迷狂支配；抒情诗人们在做诗时也是如此。他们一旦受到音乐和韵节力量的支配，就感到酒神的狂欢，由于这种灵感的影响，他们正如酒神的女信徒们受酒神凭附，可以从河水中汲取乳蜜，这是她们在神智清醒时所不能做的事，抒情诗人的心灵也正象这样，他们自己也说他们象酿蜜，飞到诗神的园里，从流蜜的泉源吸取精英，来酿成他们的诗歌。他们这番话是不错的，因为诗人是一种轻飘的长着羽翼的神明的东西，不得到灵感，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做诗或代神说话。诗人们对于他们所写的那些题材，说出那样多的优美辞句，象你自己解说荷马那样，并非凭技艺的规矩，而是依诗神的驱遣。因为诗人制作都是凭神力而不是凭技艺，他们各随所长，专做某一类诗，例如激昂的酒神歌，颂神诗，合唱歌，史诗，或短长格诗^②，长于某一种体裁的不一定长于他种体裁。假如诗人可以凭技艺的规矩去制作，这种情形就不会有，他就会遇到任何题目都一样能做。神对于诗人们象对于占卜家和预言家一样，夺去他们的平常理智，用他们作代言人，正因为要使听众知道，诗人并非借自己的力量在无知无觉中说出

① 科里班特巫师们掌酒神祭，祭时击鼓狂舞。

② 这些都是希腊诗的各种体裁，短长格以先短后长成音步，常用于诗剧。

那些珍贵的辞句，而是由神凭附着来向人说话。卡尔喀斯人廷尼科斯^①是一个著例，可以证明我的话。他平生只写了一首著名的《谢神歌》，那是人人歌唱的，此外就不曾写过什么值得记忆的作品。这首《谢神歌》倒真是一首最美的抒情诗，不愧为“诗神的作品”，象他自己称呼它的。神好象用这个实例来告诉我们，让我们不用怀疑，这类优美的诗歌本质上不是人的而是神的，不是人的制作而是神的诏语；诗人只是神的代言人，由神凭附着，最平庸的诗人也有时唱出最美妙的诗歌，神不是有意借此教训这个道理吗？伊安，我的话对不对？

伊 对，苏格拉底，我觉得你对。你的话说服了我，我现在好象明白了大诗人们都是受到灵感的神的代言人。

苏 而你们诵诗人又是诗人的代言人？

伊 这也不错。

苏 那么，你们是代言人的代言人？

伊 的确。

苏 请你坦白答复一个问题：每逢你朗诵一些有名的段落——例如俄底修斯闯进他的宫庭，他的妻子的求婚者们认识了他，他把箭放在脚旁；^②或是阿喀琉斯猛追赫克托尔^③，或是安

① 廷尼科斯不可考。

② 故事见荷马史诗《奥德赛》卷二十二。俄底修斯参加了希腊军征特洛伊，二十年后回国时，许多人正坐在他家里向他妻子求婚，他突然乔装归家，用箭把他们射死。

③ 故事见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卷二十二。特洛伊战争中，阿喀琉斯和赫克托尔是希腊和特洛伊两方面最勇猛的英雄。阿喀琉斯因争女俘事生气，拒绝参战。直到他的爱友帕特洛克罗斯被赫克托尔杀死，才肯出来为爱友报仇，打退了特洛伊军，在特洛伊城下穷追赫克托尔绕城三匝，终于把他杀死。

德洛玛克，赫卡柏，普里安诸人的悲痛^①之类——当你朗诵那些段落而大受喝采的时候，你是否神智清醒呢？你是否失去自主，陷入迷狂，好象身临诗所说的境界，伊塔卡，特洛伊^②，或是旁的地方？

伊 你说的顶对，苏格拉底，我在朗诵哀怜事迹时，就满眼是泪，在朗诵恐怖事迹时，就毛骨悚然，心也跳动。

苏 请问你，伊安，一个人身临祭典或欢宴场所，穿着美服，戴着金冠，并没有人要掠夺他的这些好东西，或是要伤害他，而他对着两万多待他友好的听众哭泣，或是浑身都表现恐惧，他的神智是否清醒呢？

伊 我该说他的神智不清醒，苏格拉底。

苏 你对多数听众也产生这样效果，你明白么？

伊 我明白，因为我从台上望他们，望见在我朗诵时，他们的面孔都表现哀怜，惊奇，严厉种种不同的神情。我不能不注意他们，因为如果我惹他们哭，我得了赏钱就会笑，如果我惹他们笑，我失了赏钱就得哭。

苏 听众是最后的一环，象我刚才所说的，这些环都从一块原始磁石得到力量；你们诵诗人和演戏人是些中间环，而诗人是最初的一环，你知道不？通过这些环，神驱遣人心朝神意要他们走的那个方向走，使人们一个接着一个悬在一起。此外还有一长串舞蹈者，和大小乐师们斜悬在由诗神吸引的那些环

① 安德洛玛克是赫克托尔的妻子，赫卡柏是他的母亲，普里安是他的父亲。赫克托尔死后，安德洛玛克，赫卡柏，普里安悲恸欲绝。《伊利亚特》记此事，甚沉痛。

② 伊塔卡是希腊的一小国，归俄底修斯统治，就是俄底修斯射杀求婚者们的地方。特洛伊国在小亚细亚，荷马所歌咏的特洛伊战争的场所。

上。每个诗人都各依他的特性，悬在他所特属的诗神身上，由那诗神凭附着——凭附和悬挂原来是一件事的两种说法。诗人是最初环，旁人都悬在这上面，有人从俄耳甫斯或缪赛俄斯^①得到灵感，但是多数人是荷马凭附着，感发着，伊安，你就是其中之一。听人说到其他诗人的作品，你就打瞌睡，没有话可说；但是听人说到荷马的作品，你马上就醒过来，意思源源而来，有许多话可说。这就是因为你解说荷马，不是凭技艺知识，而是凭灵感或神灵凭附；正如巫师们听到凭附自己的那种神所特别享用的乐调，就觉得很亲切，歌和舞也就自然随之而来了；遇见其他乐调，却好象听而不闻。你也是如此，伊安，一听到荷马，话就多得很；听到其他诗人，就无话可说。原因在你宣扬荷马，不是凭技艺而是凭神的灵感。这就是我对你的问题的答复。

伊 答复的很好，苏格拉底。可是我还很怀疑你是否能说服我，使我相信我在解说荷马时，神智不清醒，由神凭附着。若是你亲自听到我朗诵，你就不会这样想。

苏 我很愿意听，现在先请答复一个问题：你朗诵荷马，对哪些部分题材最拿手呢？当然不是全部吧？

伊 没有哪一部分题材不拿手，我敢说。

苏 荷马说的东西若是你不知道的，你也能朗诵的好吗？

伊 荷马说过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苏 荷马不是常谈到各种技艺吗？例如驾御的技艺，可惜我记不得那段诗，否则我就背诵给你听。

^① 俄耳甫斯是传说中荷马以前的希腊最大诗人。参看第8页注^②。缪赛俄斯是传说中的古希腊诗人，据说是俄耳甫斯的学生。

伊 我记得，让我来背诵。

苏 请你背诵涅斯托^①告诉他的儿子安提罗科斯，在纪念帕特洛克罗斯的赛车礼中，怎样当心转折那一段话。

伊 (背诵)在那华美的马车里，轻轻地转向马左边靠着车，用刺棒敲右边马，呼喊一声，就放松缰子。到了目标的时候，让左边马靠近标石，让轮轴接触目标好象只擦到似的。当心不要碰着那石头。^②

苏 够了，伊安，请问你，要评判这段诗是否妥贴，谁会做得比较好，一个御车人还是一个医生呢？

伊 当然是御车人。

苏 是不是因为御车是他的专行技艺？还是因为旁的理由？

伊 由于他的专行技艺，没有旁的。

苏 每种技艺都必有它的特殊知识，我们能不能凭医生的技艺，去知道只有驾御的技艺所能使我们知道的？

伊 当然不能。

苏 我们也不能凭木匠的技艺，来知道医生的技艺吧？

伊 当然也不能。

苏 凡是技艺都如此。我们不能凭某一技艺来知道某另一技艺。再请问你：你是否承认各种技艺彼此不同？

伊 我承认它们不同。

苏 你的看法和我的一致：知识题材不同，技艺也就不同。

伊 不错。

苏 对的，如果各种技艺都用同样知识题材，就不能说它们彼此

① 涅斯托是荷马的《伊利亚特》中希腊方面的老谋臣。

② 见《伊利亚特》卷二十三。帕特洛克罗斯死后，阿喀琉斯替他举行大祭，其中有跑马竞赛。

不同。比如这是五个手指，我知道你也知道。你我知道这个事实不是都凭算学的知识吗？

伊 是的。

苏 那么，请回答刚才那个问题：同样技艺必凭同样知识，另样技艺必凭另样知识，这不是一条普遍的真理？

伊 我也以为它是普遍的真理，苏格拉底。

苏 那么，若是一个人对于某一种技艺没有知识，他对于那种技艺的语言和作为，就不能作正确的判断了。

伊 当然不能。

苏 关于你刚才背诵的那段荷马诗，要你和一个人御车人来评判，谁会评判的比较正确呢？

伊 御车人。

苏 对呀，因为你是一个诵诗人而不是一个御车人，而诵诗的技艺和御车的技艺本来不同，是不是？

伊 是。

苏 如果这两种技艺不同，它们的知识题材也就不同。

伊 不错。

苏 你记得荷马描写涅斯托的妾，赫卡墨得，拿酒乳给受伤的马卡翁那段诗么？他说：

用普拉诺酒做的；她用亮晃晃的刀把羊酪切成细片，还放了一个葱头在他身边，供他下酒。①

要评判这段诗，最好是凭诵诗人的技艺，还是凭医生的技艺呢？

伊 凭医生的技艺比较好。

① 见《伊利亚特》卷十一。

苏 再如荷马的这段话：

她象牛角装了铅，没入海底，给贪食的鱼们送死。^①
要评判它，最好是凭渔人的技艺，还是凭诗人的技艺呢？

伊 显然要凭渔人的技艺。

苏 假如你问我：苏格拉底，你既然能把荷马的各段诗，都配上与它们相关的技艺，你能否指出哪些段诗须请预言家凭预言的技艺来评判它们呢？我就马上可以回答你：这样的诗很多，尤其是在《奥德赛》里，例如墨兰普斯的预言家忒俄克吕墨诺斯向求婚者们说的那一段话：

你们这班可怜虫！你们在遭遇什么？你们的头脸手脚全让黑夜象寿衣似的裹着；突然一阵号哭声，你们满脸是泪，走廊里全是鬼魂，院子里也全是鬼魂，都走到阴间来；太阳在天上消失了，灾雾布满了世界。^②

《伊利亚特》里也有许多同样的段落，例如描写城堡附近战事的那一段，荷马说：

他们正急于要越过那条壕沟，就来了一个预兆：一只鹰高飞掠过队伍的左边，鹰爪抓住一条血红的大蛇。那条蛇还活着在喘气，还在挣扎，扭转身来向抓住它的那只鸟的颈项咬了一口，那只鸟被咬痛了，把蛇放下，让它落到队伍的中央，于是叫了一声，就乘风飞去了。^③

我敢说，象这类题材应该由预言家来评判。

伊 你说的对，苏格拉底。

苏 对，伊安，你也说的对。我已经替你从《伊利亚特》和《奥

① 见《伊利亚特》卷二十四。

② 见《奥德赛》卷二十。

③ 见《伊利亚特》卷十二。

德赛》两部诗里，选出一些描写预言，打鱼，和行医的段落了。你对荷马比我熟的多，现在请你替我选出一些关于诵诗人和诵诗技艺的段落，就是说，诵诗人比任何人较善于评判的段落。

伊 我应该说，全部荷马诗都有关诵诗人和诵诗的技艺。

苏 当然不能是全部，伊安，你忘记你所说的话吗？一个诵诗人的记性应该比较好一点。

伊 我忘记了什么话？

苏 你说过诵诗人的技艺和御车人的技艺不同，记得不？

伊 还记得。

苏 你也承认过，它们既然不同，就有不同的知识题材。

伊 对。

苏 那么，根据你自己的话，诵诗人不能对所有的事情都知道，诵诗的技艺也不能包括一切知识。

伊 我敢说，可能有些例外，苏格拉底。

苏 你的意思是说，诵诗人对其他技艺的题材不全知道，既然不全知道，知道的究竟是哪些呢？

伊 他会知道男人和女人，自由人和奴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怎样身分，该说怎样话。

苏 你是否说，一个诵诗人会比一位驾驶人，对于一个船长在海浪颠簸时所应该说的话，知道还更清楚？

伊 不是，驾驶人知道最清楚。

苏 诵诗人是否比医生还更能知道诊病人所应该说的话？

伊 不能。

苏 但是他会知道奴隶所应该说的话？

伊 他会知道。

苏 假如那奴隶是一个牧牛人，在设法驯伏发狂的牛时，他应该说什么话？诵诗人是否比牧牛人知道更清楚呢？

伊 他不能比牧牛人知道更清楚。

苏 他知道一个纺织妇关于纺织羊毛所应该说的话么？

伊 他不知道。

苏 但是他知道一个将官劝导兵士所应该说的话？

伊 是，那类事情是诵诗人知道的。

苏 那么，诵诗人的技艺就是将官的技艺吗？

伊 我知道一个将官该说的话，这一点我却有把握。

苏 是，伊安，也许你知道将官的技艺，也许除掉弹竖琴的技艺之外，你还知道骑马的技艺。若是这样，你就会能判别马骑的好坏。但是请问你，伊安，你能判别马骑的好坏，是凭你的骑马的技艺，还是凭你的弹竖琴的技艺呢？

伊 我该说，凭骑马的技艺。

苏 如果你评判竖琴的弹琴者，你是站在竖琴弹奏者的身分，而不是站在骑马者的身分，来评判他们？

伊 我承认。

苏 在评判将官的技艺时，你是站在将官的身分，还是站在诵诗人的身分，来评判它呢？

伊 在我看，那并没有什么分别。

苏 这话怎样讲？你说诵诗人的技艺和将官的技艺是一样？

伊 对，完全一样。

苏 那么，一个高明的诵诗人同时也就是一个高明的将官？

伊 当然是那样，苏格拉底。

苏 一个高明的将官同时也就是一个高明的诵诗人？

伊 不，我倒没有那样说。

苏 但是你说高明的诵诗人同时就是高明的将官？

伊 不错。

苏 你是希腊的最高明的诵诗人吧？

伊 首屈一指，苏格拉底。

苏 你也是希腊最高明的将官么？

伊 当然，苏格拉底；荷马就是我的老师。

苏 那么，伊安，你既然不仅是希腊的最好的诵诗人，而且也是希腊的最好的将官，可是你在希腊走来走去，总是诵诗，不当将官，这是什么缘故？你以为希腊只需要戴金冠的诵诗人，而不需要将官吗？

伊 理由很简单，苏格拉底：我们以弗所人是你们雅典人的仆从和兵卒^①，不需要将官，而你们雅典和斯巴达也不会请我去当将官，因为你们自信有足够的将官。

苏 好伊安，你没有听说过奎卒库^②人亚波罗多柔吗？

伊 你说的是谁？

苏 他虽是一个外国人，却屡次被雅典选为将官。此外还有安竺若人法诺特尼斯，克左拉弥尼人赫刺克利第，虽然也都是外国人，因为才能卓著，也都被雅典任命，统领过军队，还任过其他官职。^③ 如果以弗所人伊安先生有本领，雅典人不也会选他做将官，拿尊贵的职位给他吗？以弗所人本来不就是雅典人，而他们的城邦不也很不平凡吗？你说你宣扬荷马是凭技艺知识，如果这话是真的，你就不免欺哄我了。你在我

① 参看第1页注①。

② 奎卒库是小亚细亚海岛之一，雅典的殖民地。

③ 安竺若是爱琴海中一大岛，克拉左弥尼在小亚细亚。亚波罗多柔，法诺特尼斯，赫刺克利等三个外国人在雅典当将官的，都无确凿史迹可考。

面前自夸对于荷马知道许多珍贵的东西，而且允许我领教，可是到我再三恳求你的时候，你不但不肯显你的本领，而且不肯说你究竟擅长哪些题材，你这不是欺哄我吗？你真象普罗透斯^①，会变许多形状；你左变右变，弯来扭去，变成各色各样的人物，到最后，你装成一个将官！你想溜脱了我的手掌心，不显出你朗诵荷马的本领！象我刚才所说的，若是你对荷马真有技艺的知识，允许我领教，口惠而实不至，你就真是在欺哄我。不过你如果并没有技艺的知识，对荷马能说出那些优美的辞句，是不由意识的，凭荷马灵感的，象我所想的那样，我就不能怪你不诚实了。不诚实呢，受灵感支配呢，你究竟愿居哪一项？

伊 这两项差别倒很大，受灵感支配总比不诚实要好的多。

苏 那么，伊安，我也就朝好的一边想，认为你的宣扬荷马的本领不是凭技艺的知识，而是凭灵感。

根据Louis Meridier参照Shelley译

③ 普罗透斯是“海上老人”，善变形，又善预言。

理想国

(卷二至卷三)^①

——统治者的文学音乐教育

对话人：苏格拉底

阿德曼特

格罗康

苏 我们且来放任想象，从从容容地谈一个故事——我们的城邦的保卫者们的教育。

阿 我很赞成。

苏 我们的教育制度应该怎样呢？我们一向对于身体用体育，对于心灵用音乐。现在想改进许多年代传下来的制度，恐怕不是一件易事吧？我们好不好先从音乐开始，然后再谈体育？

阿 很好。

苏 你是否把文学包括在音乐里面？

阿 我看音乐包含文学在内。

苏 文学是不是有两种：写真的和虚构的？

阿 不错。

苏 我们的教育要包括这两种，但是先从虚构的文学开始。

^① 卷二选译376D至383C。卷三选译386A至403C。

阿 我不懂你的意思。

苏 你不知道我们教儿童，先给他们讲故事吗？这些故事虽也有些真理，在大体上却是虚构的。我们先给儿童讲故事，后来才教他们体育。

阿 对的。

苏 我原先说文学应该在体育之前，就是为着这个缘故。

阿 你说的有道理。

苏 一切事都是开头最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年幼的，你明白吧？因为在年幼的时候，性格正在形成，任何印象都留下深刻的影响。

阿 一点也不错。

苏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随便准许我们的儿童去听任何人说的任何故事，把一些观念印在心里，而这些观念大部分和我们以为他们到成人时应该有的观念相反呢？

阿 我们当然不能准许那样。

苏 所以我以为我们首先应该审查做故事的人们，做的好，我们就选择；做的坏，我们就抛弃。我们要劝保姆们和母亲们拿入选的故事给儿童讲。让她们用故事来形成儿童的心灵，比起用手来形成他们的身体，还要费更多的心血。但是她们现在所讲的那些故事大部分都应该抛开。

阿 你指的是哪些故事？

苏 从大故事可以见小故事，因为无论大小，形式相同，效果也相同。你看对不对？

阿 对，但是我不明白你所谓大故事指什么？

苏 我指的是赫西奥德，荷马和其他诗人所做的，他们做了一些虚构的故事，过去讲给人听，现在还讲给人听。

阿 但是你指的究竟是哪些？你看出它们的什么毛病？

苏 应该指责的最严重的毛病是说谎，而且谎还说得不好。

阿 你指的是什么呢？

苏 我指的是把神和英雄的性格描写得不正确，象画家把所想画的东西完全画得不象。

阿 这种情形倒是应该指责的，但是你究竟指哪些故事？

苏 第一个就是赫西奥德所讲的乌拉诺斯所干的事，以及他的儿子克罗诺斯报复他的情形^①，这就是诗人对于一位最高的尊神说了一个最大的谎，而且就谎来说，也说得不好。关于乌拉诺斯的行为以及他从他儿子那方面所得到的祸害，纵然是真的，我以为也不应该拿来讲给理智还没有发达的儿童听。最好是不讲，假如必得要讲，就得在一个严肃的宗教仪式中讲，听众愈少愈好，而且要他们在仪式中献一个牺牲，不是宰一口猪就行，须是极珍贵极难得的东西，象这样，听的人就会很少。

阿 那些故事的确有害处。

苏 这类故事在我们的城邦里就必须禁止。我们绝对不能让年轻人听到说，犯最凶恶的罪也不足为奇，若是父亲做了坏事，儿子就用最残酷的手段来报复，也不过是照最早的而且最高的尊神的榜样去做。

阿 的确，我也以为这类故事不宜于讲。

苏 我们还要严格禁止神和神战争，神和神搏斗，神谋害神之类

① 见赫西奥德的《神谱》154至181，以及459行等。乌拉诺斯是天神，配了地神，生下十八个孩子，一说生下六男六女，克罗诺斯是其中之一。天神厌恨子女，一生下来就把他们投到地牢里囚禁。为了报复，克罗诺斯把他父亲推翻了，并且割去了他的生殖器，自己做了天神。后来克罗诺斯又被他的儿子宙斯推翻了。

的故事。它们根本不是真的，而且我们的城邦的保卫者们必须把随便就相争相斗看成最大的耻辱。巨人们的搏斗，以及神和英雄们与他们的亲友们争吵之类的故事都不准讲，也不准绘绣。如果我们能找得一些故事使他们相信同在一城邦的人们向来不曾互相仇恨过，这种仇恨是罪过，老年人们就应该拿这类故事给儿童们讲。到他们长大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强迫诗人们替他们做这样性质的故事。但是赫拉被儿子捆绑，赫菲斯托斯被父亲从天上抛下来，因为他母亲挨打，他设法护卫她^① 之类的故事，以及荷马所说的神与神打仗的故事，无论它们是不是寓言的，都一律不准进我们的城邦来。因为儿童没有能力辨别寓言的和不是寓言的，他们在年幼时所听到的东西容易留下永久不灭的印象。因为这些缘故，我们必须尽力使儿童最初所听到的故事要做得顶好，可以培养品德。

阿 你的话是对的，但是如果有人问哪些是这样的故事，请举出例子来，我们怎样回答呢？

苏 阿德曼特，你和我现在都不是诗人，而是一个城邦的建立者。建立城邦的人们应该知道诗人说故事所当遵守而不准破坏的规范；他们自己并不必去做故事。

阿 很对，但是关于神的故事当有什么规范，这正是我想知道的。

苏 规范是这样：无论写的是史诗，抒情诗，还是悲剧，神本来是什样，就应该描写成什样。

阿 这是一定的。

^① 见《伊利亚特》卷一。赫拉是天后，和天神宙斯有时吵嘴，宙斯往往打她或是叫人捆吊她。赫菲斯托斯是火神，常站在母亲方面，宙斯把他从天上抛下，所以他跌跛了腿。

苏 神在本质上不是善的吗？他是否就应该描写成善的？

阿 那是毫无疑问的。

苏 凡是善的都不是有害的，是不是？

阿 照我看，善的就没有害。

苏 不是有害的东西是否做有害的事呢？

阿 当然不会。

苏 不做害事的東西是否生祸呢？

阿 不。

苏 不生祸的东西会是祸的因么？

阿 那怎么可能呢！

苏 那么，凡是善的都是有益的？

阿 对。

苏 它是福的因？

阿 对。

苏 照这样说，善不是一切事物的因，它只是善的事物的因，而不是恶的事物的因，只是福的因而不是祸的因。

阿 这是不可辩驳的。

苏 神既是善的，他就不能象多数人所说的，为一切事物的因。人所碰到的事情之中只有少数是由神造因，多数都不是的，因为人生中好的事情少而恶的事情多，好的只有归原于神，恶的须另找原因，不能由于神。

阿 我看你说的顶对。

苏 那么，我们就不能听荷马或其他诗人说这样谩神的话，

宙斯宫门前摆着两个大桶，

一桶装着福，一桶装着祸；

宙斯把这种命运混在一起分配给人，

那人有时碰到福，有时碰到祸，
但是有人只从宙斯得到祸。

饥饿驱逐他在丰足的地面上到处流亡；①
我们也不能相信这样的话：

宙斯是祸与福的分配者。②

如果有诗人说，希腊人和特洛伊人背弃休战誓约是由于宙斯和雅典娜所怂恿的——这本来是由于潘达洛斯③——或是说，忒弥斯和宙斯酿成神与神的纷争④，我们就不能赞许他。我们也不能准允年轻人听埃斯库罗斯⑤说这样的话：

神要想把一家人灭绝，

先在那人家种下祸根。

如果一个诗人要用尼俄柏的灾祸——象上面两行诗所自出的那部悲剧——珀罗普斯家族，特洛伊战争之类故事为题材⑥，我们不能准许他说这些灾祸都是神干的事。如果他这样说，
✓ 他也应该说明一个理由，象我们现在所要找的。他必须说，神所做的只有是好的，公正的，惩罚对于承受的人们是有益

① 以上这几句诗见《伊利亚特》卷二十四。

② 出处不详。

③ 见《伊利亚特》卷四。希腊人和特洛伊人立约休战，宙斯听了赫拉的话，遣雅典娜去特洛伊军营，乔装为凡人，怂恿潘达洛斯放暗箭射伤希腊将领墨涅拉阿斯（海伦的原夫），于是战争又起来了。

④ 见《伊利亚特》卷二十。神分成两派，一派帮助希腊，一派帮助特洛伊，都参加了战争。

⑤ 埃斯库罗斯是希腊三大悲剧家中最早的一位。引的两行诗大约是从《尼俄柏》悲剧中摘来的，这部悲剧已不存在。尼俄柏是忒拜的王后，笃爱子女，很骄傲，自以为比阿波罗的母亲子女更多，遭神谴，子女全被射死，自己化成流泪石。

⑥ 珀罗普斯据说是宙斯的曾孙，他的后裔最著名的是阿伽门农和墨涅拉阿斯，荷马史诗中的重要角色；阿伽门农是埃斯库罗斯的一部悲剧的主角。特洛伊战争是荷马史诗的主题。

的。我们不能准许诗人说，受惩罚的人们是悲苦的，而造成他们的悲苦的是神。他可以说，坏人是悲苦的，因为他们需要惩罚，从神得了惩罚，他们就得到了益处。我们要尽力驳倒神既是善的而又造祸于人那种话；如果我们的城邦想政治修明，任何人就不能说这种话，任何人也就不能听这种话，无论老少，无论说的是诗还是散文。因为说这种话就是大不敬，对人无益，而且也不能自圆其说。

阿 这条法律我看很好，我赞成把它规定下来。

苏 那么，关于神的第一条法律和规范要人或诗人们遵守的就是：神不是一切事物的因，只是好的事物的因。

阿 那就够了。

苏 第二条法律怎样定呢？在你看，神是不是一个魔术师？他是不是故意要在不同的时候现不同的形状，时而现他的原形，时而抛开原形来变成许多不同的形状，时而用这类变形来欺哄我们，使我们认假成真呢？还是纯然一体，常住不变呢？

阿 我不能马上回答这个问题。

苏 那么，就请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一件事物改变它的原来形状，这改变不是只有两种可能，不是由自变，就是由他变么？

阿 不错。

苏 最完善的东西就最不容易受外来影响的变动。举例来说，身体最强健的人不容易受饮食或劳作的影响，最茁壮的草木也不容易受风日之类影响。你看是不是？

阿 当然。

苏 那么，最勇最智的心灵不是最不容易受外来影响的扰动么？

阿 不错。

苏 这个原则也可以应用到人工制作的東西，例如器具，房屋，

衣服之类。质良工精的就最不容易受时间之类影响的变动。

阿 的确如此。

苏 那么，一切事物，无论是天生的还是人为的，若是它本身完善，就最不容易受外来影响的改变。

阿 当然。

苏 可是神以及一切有神性的东西都是最完善的？

阿 不错。

苏 所以最不容易受外来影响而改变形状的就是神？

阿 的确。

苏 神是否自动地要改变自己呢？

阿 如果他改变，就只有由自变。

苏 如果他由自变，想变好变美，还是想变坏变丑呢？

阿 如果他要变，一定不免变坏。因为我们决不能说，神在善或美方面还有欠缺。

苏 你说的对极了。既然如此，阿德曼特，你想神或人会故意把自己变得比原来坏吗？

阿 那是不可能的。

苏 那么，神要自动地改变自己，也就不可能；因为他既是尽善尽美的，自然就永远使自己的形状纯一不变。

阿 我看这是必然的。

苏 那么，我的好朋友，就不要让任何诗人告诉我们说

神们乔装异方的游客，

取各种形状周游城市。①

① 见《奥德赛》卷十七。

也不要让他对普罗透斯和忒提斯^①说许多谎，或在悲剧里或别种诗里把赫拉天后写成一个乔装的女道士化缘：

为着阿耳戈斯的河——伊那科斯^②——的赋与生命的女儿们。

我们不能再有这类的谎话。我们不能让母亲们受诗人的影响，拿些坏故事来吓唬儿童，说有些神乔装许多异方人的形状，在黑夜里到处游行。讲这样故事，她们就不但渎犯了神，也使儿童变怯懦了。

阿 那是不能允许的。

苏 神们本来不变，是否要用魔术来欺哄我们，以各种形状出现，要使我们信以为真呢？

阿 也很可能。

苏 那么，你以为神愿意在言语上或行为上撒谎吗？他不用本来面目而要用变形来出现？

阿 我不知道。

苏 你知不知道凡是神和人都厌恶真谎——如果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名词？

阿 什么叫做真谎？

苏 真谎就是在自己性格中最高贵的那方面，对于最重大的事情所撒的谎，我以为没有人肯故意撒这种谎。每个人都最怕在这方面撒谎。

阿 我还是不大懂。

苏 那是因为你以为我在说什么神秘的话。我的意思只是说，在

① 普罗透斯见第19页注①；忒提斯是女海神，嫁了凡人，生了阿喀琉斯；她也善变形。

② 伊那科斯本是河名，希腊有一部讽刺剧以此为题材，作者和书均已失传。

他的心灵方面，对于事物的本质或则说真实体，甘心受迷惑，处在蒙昧无知的情况，人在心灵里对于真理藏着一个谎，那是何任人都最厌恶的事。

阿 你说的顶对。

苏 所以凡是受迷惑的人在心灵里的蒙昧无知，就恰是我所谓真谎。言语上的谎是这种心灵状态的仿本或影象，起来较后，而且不是完全纯粹的谎。你看对不对？

阿 很对。

苏 这种真谎是不是神和人所同厌恶的？

阿 我看是这样。

苏 言语上的谎怎样呢？它是否有时对于某种人颇有用，所以不是可厌恶的？对付敌人它是很有用的，而且就连我们称为朋友的人们，由于疯狂或愚蠢的缘故，或许动念要做一件坏事，说谎话打消他们的念头，还是一种救药的方法。再比如说，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那些故事，我们对于这类古代事的真相既然不知道，就尽量把假的说得合于真理，也还是很有用处。你看对不对？

阿 那当然是对的。

苏 你看是为着这些理由中哪一层，谎对于神有用呢？他把谎话粉饰成真话，因为他对古代事不知道吗？

阿 那样说是很可笑的。

苏 那么，神就不能看成一个撒谎的诗人了？

阿 我想不能。

苏 他怕敌人才撒谎吗？

阿 不会有那样事。

苏 由于他的朋友们疯狂或愚蠢吗？

阿 不，没有愚人或疯子是神的朋友。

苏 那么，神就没有什么理由要撒谎了？

阿 没有。

苏 那么，神，以及一切有神性的，完全不可能说谎了？

阿 绝对不可能。

苏 所以神在本性上是纯一的，在言语和行为上是真实的，他并不改变自己；他也不欺哄旁人，无论是用形象，用语言，还是在醒时或梦中用征兆，来欺哄。是不是？

阿 听过你这番话之后，我也是这样想。

苏 那么，你就要赞成规定一切诗文描写到神的第二条法律了，就是神们不是一些魔术师，不变化他们的形状，也不在言语或行动上撒谎来欺哄我们。

阿 我赞成。

苏 那么，我们虽然赞赏荷马的许多东西，却不能赞赏他所讲的宙斯在阿伽门农睡中托梦的故事^①，也不能赞赏埃斯库罗斯所写的忒提斯追述阿波罗在她的婚礼中唱歌的那一段诗：

预告了她做母亲的幸福，许她生些儿女，都无灾无恙，
长命到老；预告了我一生的命运都受着神们的保佑，我
听到不禁衷心欢喜。我原来愿望从他神明的口出来的既
是预言，就不会有谎语。可是唱这歌的歌者，这位参加过
我的婚筵的上宾，就是他杀了我的儿子。^②

一个诗人对于神说出这样话，我们就应该激起义愤了，就不

① 见《伊利亚特》卷二。宙斯要害希腊人，遣梦神告阿伽门农赶快出兵，结果希腊人打了败仗。

② 这个剧本已失传。

能给他一个合唱队来表演他的剧本了^①，我们也不能准许教师们用他的诗来教育年轻人，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城邦的保卫者能尽人所能为的去敬神，求和神一样。

阿 我完全赞成这些规范，愿意把它们定成法律。^②

苏 关于神学的原则，大致就象上面所说的。我们象已决定了我们的儿童该听哪些故事，不该听哪些故事，用意是要他们长大成人时知道敬神敬父母，并且互相友爱。

阿 我们的决定是合理的。

苏 现在我们要考虑另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要他们勇敢，是不是应该让他们听一些故事使他们尽量不怕死呢？你想一想，一个人心里怕死，还会勇敢吗？

阿 当然不会。

苏 一个人若是相信阴间以及阴间可怕的情形，他会不怕死吗？打起仗来，他会宁愿死不愿败，不愿做奴隶吗？

阿 决不会。

苏 那么，我们就应该监督说这类故事的诗人们，告诉他们讲到阴间时，不要一味咒骂它，象他们所常做的那样，最好是把它写得好看一点；他们原先讲的那些故事既不真实，对于预备做战士的人们也不合宜。

阿 我们应该这样办。

苏 那么，我们应该勾销象以下这几段那一类诗，先从这一段起：

① 希腊戏剧的合唱队和演员团体是分开的，合唱队由城邦当局供给，但也要由诗人导演。

② 原文卷二在此终结。

我宁愿活在人间做奴隶，
或是跟贫苦无地的人当雇工，
也不愿丢开生命到阴间，
在死人丛中摆皇帝的威风。①

和这一段：

阎王望这阴森鬼闾的地方，
——连他们也会厌恶它肮脏——
可朽者和不朽者都来瞻仰。②

和这一段：

哎，我们死后到了阎王的世界，
只剩下一片魂影，没有感觉。③

和这一段：

只有忒瑞西阿斯还象生前聪明，
其余的全是些倏忽去来的阴影。④

和这一段：

他的灵魂脱体后就向阴间逃奔，
哀叹他的命运，夭折在青春。⑤

和这一段：

他的灵魂发了一声长叹，
就象一阵轻雾落到下界消散。⑥

和这一段：

① 见《奥德赛》卷十一。

② 见《伊利亚特》卷二十。

③ 见《伊利亚特》卷二十三。

④ 见《奥德赛》卷十。忒瑞西阿斯是瞎子预言家，死后还保留感觉力。

⑤ 见《伊利亚特》卷十六。

⑥ 见《伊利亚特》卷二十三。

象幽灵凭依的空崖洞里蝙蝠，
中间一个从崖壁上掉下乱扑，
一个抓着一个四处唧唧飞奔，
这些鬼魂们成群地飞奔哀哭。①

我们要请荷马和其他诗人们不必生气，如果我们勾销去这些以及类似的段落，这倒不是因为它们是坏诗，也不是因为它们不能悦一般人的耳，而是因为它们愈美，就愈不宜于讲给要自由，宁死不做奴隶的青年人和成年人听。

阿 理应如此。

苏 我们也应该取消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字样，象“呜咽河”，“恨河”②，“泉下鬼”，“枯魂”之类，听到这些字样的声音就够叫人打寒颤。它们也许有别的用处，但是对于我们的城邦的保卫者们，我怕它们所引起的寒栗会使它们的勇气消沉。

阿 你这种顾虑是对的。

苏 我们可否把这类字样勾销？

阿 应该。

苏 我们在诗文里是否应该用和这些相反的声调？

阿 当然。

苏 诗人常让伟大人物们痛哭哀号，这些当然也应勾销去了？

阿 它们理应一律勾销。

苏 想一想勾销有没有理由。我们认为一个好人不会以为死对于另一个好人——他的朋友——有什么可怕。

① 见《奥德赛》卷二十四。

② “呜咽河”和“恨河”都是围绕地狱的河。

阿 我们是这样看。

苏 那么，他就不会因为那个朋友死了就痛哭，好象那个朋友遭了什么可怕的灾祸。

阿 他不会哭。

苏 我们还可以说，这样一个人最能够单凭他自己去把生活弄得美满，比起一般人来，他最无须倚赖旁人。

阿 的确。

苏 所以丢了一个儿子或弟兄，或是丢了财产之类，对于这样一个人绝对没有什么可怕的。

阿 当然。

苏 他遭遇到这类灾祸，就不象旁人那样哭哭啼啼的，会处之泰然。

阿 这是一定的。

苏 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把著名英雄的痛哭勾销，把这种痛哭交给女人们，交给凡庸的女人们和懦夫们，使我们培养起来保卫城邦的人们知道这种弱点是可耻的。

阿 很对。

苏 我们就要再请荷马和其他诗人把阿喀琉斯，一个女神的儿子，不描写成：

辗转反侧，时而面朝天，时而面朝地；^①
时而站起泥空海岸行走，哀恸得象要发狂；
时而用双手抓一把黑灰撒在头上；
时而痛哭流涕，象荷马多次描写的。^②

① 见《伊利亚特》卷二十四。

② 见《伊利亚特》卷十八。

他们也不能把普里安，一位血统和神很近的国王，描写成：

在灰里打滚，一个个叫名字，

哀求他的所有的战士。①

我们要更郑重地请求他们不要在诗里让神们这样痛哭，

哎呀！我真不幸，做了一个英雄的母亲。②

如果他们要提到神们，他们不应该冒昧把最伟大的神描写得失去本来面目，使他说出这样话：

哎呀，我亲眼看见我心爱的英雄，

被人驱逐着绕着城墙逃跑，心里真痛。③

以及：

哎呀，萨柏冬在人类中是我最钟爱的，

老天命定他要死在帕特洛克罗斯的手里。④

亲爱的阿德曼特，如果我们的年轻人认真听这类话，不把这些弱点看成不是神们所能有的而嘲笑它们，我们就很难使它们相信这些弱点是他们自己所不应该有的，因为他们终究不过是凡人；我们也很难希望他们碰到自己做这种事说这种话时，知道责备自己。他们就会既不知羞耻，又没有勇气，遇到很细微的灾祸也要痛哭流涕了。

阿 你说的一点不错。

① 见《伊利亚特》卷二十二。普里安是特洛伊的老国王，传说是宙斯的七世孙。

② 见《伊利亚特》卷十八。阿喀琉斯因爱友战死悲恸，他的母亲忒提斯这样哭他。

③ 见《伊利亚特》卷二十二。特洛伊大将赫克托尔被阿喀琉斯战败，绕城逃跑。宙斯望见，发这个叹息。

④ 见《伊利亚特》卷十六。萨柏冬是特洛伊的猛将，被帕特洛克罗斯战败身死。宙斯预知他要战死，发这个叹息。

苏 这种情形是必须防止的，我们已经说出了我们的理由，除非旁人拿出一个更好的理由来，我们不能放弃它。

阿 是的，那必须防止。

苏 我们的保卫者也不应该动不动就笑，因为暴烈的笑总不免就有同样暴烈的心理反响跟着来。

阿 我也是这样想。

苏 所以我们不准诗人把一个人写成轻易就发笑，尤其不能把神们写成这样。

阿 当然。

苏 我们就不能准许荷马这样形容神们：

神们都哄堂大笑不止，

看见火神在宴会厅里跛来跛去。^①

依你的理由，这是不能准许的。

阿 如果你说那是我的理由，就让你那么说吧，我承认那是不能准许的。

苏 还有一层，诚实应该特别重视。如果我们刚才所说的那番话不错，神用不着说谎，人也用不着说谎，除非把谎当作一种医疗的方法。很显然地医疗的方法只有医生可以用，普通人不能用它。

阿 那是很显然的。

苏 所以只有城邦的保卫者可以说谎，来欺哄敌人或公民，目的是为着国家的幸福。此外一切人都不能说谎。我们以为普通公民如果向保卫者说谎，比起病人欺哄医生，学生向体育教师隐瞒他的身体状况，或是水手不把船和船员的真相告诉船

^① 见《伊利亚特》卷一。火神赫菲斯托斯替参加会议的神们斟酒。

长，他所犯的罪在原则上虽相同，实际还要严重得多。

阿 一点不错。

苏 所以城邦的保卫者如果发见一个普通公民说谎，

无论他们是哪一行手艺人

巫师、医生，或是木匠，①

都要惩罚他，因为他行了一个办法，可以颠覆国家，如同颠覆一只船一样。

阿 当然要惩罚，如果话说到就要做到。

苏 其次，我们的年轻人是否要有节制？

阿 当然。

苏 一般说来，节制的要点是不是一方面服从保卫者的统治，一方面自己能统治饮食色之类感官欲？

阿 对的。

苏 那么，我想我们要赞赏荷马让狄俄墨得斯说的那种话：

朋友，坐下息怒，来静听我的话，②

和下文两句：

希腊人鼓着勇气鸦鹊无声地前进，③

他们的静默显出对他们将领的畏敬。④

以及类似的诗句。

阿 顶好。

苏 你看这句话怎样：

① 见《奥德赛》卷十七。

② 见《伊利亚特》卷四。希腊大将阿伽门农劝将官们拿出勇气打仗，一位将官不服，狄俄墨得斯劝他服从。

③ 见《伊利亚特》卷三。

④ 见《伊利亚特》卷四。

你这醉鬼，面恶于狼，胆小于鼠，①

以及下文那些诗句？还有在诗文中有许多普通人咒骂统治者的卤莽话，你看好不好？

阿 都要不得。

苏 当然要不得。我不相信年轻人听了这类话，可以学会有节制。这类话可以使他们得到另一种快感，这倒不足为奇。你以为如何？

阿 我和你一样想。

苏 诗人让一个最聪明的人说世间最美的事是：

席上摆满了珍羞食品，
酒僮从瓶里倒酒不停，
斟到杯里劝客人痛饮，②

你想年轻人听到这种诗能学会自制么？再如：

最惨痛的死是死于饥饿，③

以及关于宙斯的故事，说他当神和人们都睡着时，还不睡，在定他的计划，可是色欲一动，就把什么都忘了，看见赫拉后，不肯等到回到卧房，就要在当时当地和她性交，说他从来没有现在那样热烈的兴致，就连他和她从前瞒着父母第一次偷情时也还比不上④；再如战神和阿佛罗狄忒私通被火神捉住绑起的故事⑤；你觉得它们怎样？

阿 我以为这类故事绝对不宜于说给年轻人听。

① 见《伊利亚特》卷一。阿喀琉斯骂阿伽门农的话。

② 见《奥德赛》卷九。“最聪明的人”是俄底修斯。

③ 见《奥德赛》卷十二。

④ 见《伊利亚特》卷十四。

⑤ 见《奥德赛》卷八。阿佛罗狄忒原是火神的妻。

苏 但是如果有坚忍不屈的事迹，无论是现在英雄们做的，或是在诗歌里传述的，这些才是我们应该见闻的。例如：

俄底修斯拍着胸膛向自己的心说：

忍着吧，心，你忍受过更大的痛苦。①

阿 你说的对。

苏 我们也不能让保卫者们爱财或是受贿。

阿 当然不能。

苏 那么，这种诗就不能让他们听：

礼物能说服神，也能说服可敬的国王，②

我们也不能赞美阿喀琉斯的教师福尼克斯，以为他劝阿喀琉斯得了礼物才去援救希腊人，否则不要平息他的忿恨③，是劝得有理；我们也不能相信或承认阿喀琉斯是那样贪婪，肯收阿伽门农的礼物④，或是得了礼物才肯归还赫克托尔的尸体⑤。

阿 赞美这类事迹当然不妥当。

苏 我虽然钦佩荷马，不敢说出，却又不能不说出，他对于阿喀琉斯说了这些话，或是轻听旁人的报告把这些事信以为真，未免犯了大不敬。我也不相信阿喀琉斯向阿波罗说出这样唐

① 见《奥德赛》卷二十。俄底修斯打过十年仗，又浮过十年海，初回家时看见成群的人在他家里吃喝，向他妻子求婚。他压下气愤，想办法把他们一齐杀掉。参看第10页注②。

② 这句话本是希腊古谚。

③ 见《伊利亚特》卷九。希腊人战败，阿喀琉斯因为和阿伽门农为争女俘事吵过嘴，坐视不救。

④ 见《伊利亚特》卷十九。阿喀琉斯得了礼物，和阿伽门农讲了和，才肯出马打仗。

⑤ 见《伊利亚特》卷二十四。阿喀琉斯把赫克托尔战败打死了，赫克托尔的老父普里安带礼物去希腊军营，才把他的尸首赎回。

突的话：

你，神中最恶毒的，横加我这样侮辱，

若是我有权势，我要狠狠地对你报复；^①

我不信他顽强地反抗河神，胆敢和他交战；^②或是他既然把自己的头发供奉给另一个河神，斯珀勾斯，还居然向他说：

我要把这股头发献给帕特洛克罗斯。^③

而且居然照这话做了。我们否认他拖着赫克托尔的尸体绕着帕特洛克罗斯的墓走，以及把俘虏杀死，抛到火葬的柴堆里去烧之类故事是真的。我们不能让我们的保卫者相信：阿喀琉斯既然有女神做母亲，而且又有源出宙斯的聪明的佩琉斯做父亲，又从哲人刻戎受过教育，心里还那样糊涂，有两种相反的毛病混在一起：一方面卑鄙贪婪；一方面对神和人都很傲慢。^④

阿 你说的对。

苏 此外我们也不要相信，而且不能准人说，忒修斯既然是海神波塞冬的儿子，佩里托斯既然是宙斯的儿子，曾经犯过可怕的强奸罪，^⑤或是任何神的儿子，任何英雄，敢做出那样可

① 见《伊利亚特》卷二十二。阿波罗援助特洛伊人，阿喀琉斯因此咒骂他。

② 见《伊利亚特》卷二十一。

③ 见《伊利亚特》卷二十三。帕特洛克罗斯是阿喀琉斯最宠爱的朋友，他战败身死，阿喀琉斯极悲恸，替他举行大追悼会，后来他亲身出战，打死了杀他爱友的赫克托尔，就把这仇人的尸体拖着绕墓游行。

④ 希腊神话中人神杂糅。许多英雄据说都是神的后裔，阿喀琉斯的母亲是忒提斯（水神的女儿），父亲是佩琉斯，宙斯的后裔。

⑤ 忒修斯是希腊传说中一个大力士，他常在打过胜仗或立过大功之后，抢劫妇女。例如他战败了阿马宗女兵国，就掳去女兵国王。据另一传说，他劫掠过有名的海伦，这是他和佩里托斯合伙干的。这两人又到过阴间，想劫掠阎王的王后珀塞福涅，但是被阎王抓住绑在岩石上。

怕的漫神的事，象一些荒唐故事所说的。我们要强迫我们的诗人作一个声明，说英雄们没有做过这类事，否则就说他们并不是神们的子孙。我们不能让诗人使我们的年轻人相信：神可以造祸害，英雄并不比普通人好。我们早就说过，这类故事既大不敬，而且也不真实；我们已经证明过，祸害不能从神那里来。

阿 这是不可辩驳的。

苏 而且这类故事对听众也有害处。听说过英雄们，

神们的子孙，宙斯的嫡传，
他们在伊达高峰筑了祭坛
向宙斯顶礼，而神明的血液
还在他们的血脉中循环，^①

象这样的英雄们也做过同样的坏事，谁不自宽自解，以为自己的坏事可以原谅呢？所以我们必须禁止这类故事，免得年轻人听到容易做坏事。

阿 当然。

苏 我们讨论过诗的题材哪些是合宜的，哪些是不合宜的，是否还有哪些我们没有提到呢？诗人应该怎样描写神灵，英雄和阴间，算是已经决定了。

阿 不错。

苏 还剩下关于人的一类故事，是不是？

阿 是，很显然的。

苏 但是我们暂时还不能替这类故事定下规律。

① 这段诗来源不明。有一说以为他是从埃斯库罗斯的一部失传的《尼俄柏》悲剧来的。伊达山在克里特岛上，据说宙斯是在那里长大的。

阿 为什么缘故？

苏 因为我这样想，要定规律我们就得说：诗人们和做故事的人们关于人这个题材在最重要的关头都犯了错误，他们说，许多坏人享福，许多好人遭殃；不公正倒很有益，只要不让人看破，公正只对旁人有好处，对自己确是损失。我以为我们应该禁止他们说这类话，命令他们在诗和故事中所说的话要恰恰和这类话相反，是不是？

阿 我们应该这样办。

苏 在这一点上你既然承认我是对的，你就得承认我们许久以来所要证明的那道理^①也是对的，是不是？

阿 你的推断是正确的。

苏 我们既然找到了正义的本质，发见正义对有正义的人根本是有益的，不管有没有人知道他有正义。我们既然知道这个道理了，就可以说，关于人的一类故事应该符合这个道理，是不是？

阿 对极了。

苏 关于题材，话已经说够了。现在我想应该研究语文体裁问题，然后我们就算把“说什么”和“怎样说”两个问题都彻底讨论过了。^②

阿 我不懂你的意思。

苏 我要设法使你懂。也许这样去看，你就容易懂些，故事作者们和诗人们所说的不都是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事情的叙

① 《理想国》前部分讨论“正义”的本质，有人说正义不一定有好报应，苏格拉底反对这种看法。不过这问题还没有得到最后的结论，所以他这样说。他“所要证明的那道理”就是正义是有益于人的。

② 以上讨论文学的内容，以下讨论文学的形式。

述？

阿 当然，没有别的。

苏 他们是用单纯叙述，摹仿叙述，^① 还是两法兼用呢？

阿 请你把话说明白一点。

苏 我显然是一个很可笑的教师，不能把话说得明白，我且学那不会说话的人们的办法，把原则丢开不管，只拿一个具体的事例来说明我的意思。你记不记得《伊利亚特》史诗的开头？荷马说起克律塞斯向阿伽门农请求赎回他的女儿，阿伽门农很傲慢地拒绝了，于是克律塞斯就向神作祷告，祈求神让希腊人遭殃^②。你记得不？

阿 我还记得。

苏 你记得，一直到

他向希腊人恳求遍了，

尤其是他们的领袖，阿特柔斯儿子们。^③

那两行，诗人都以自己的身分在说话，不叫我们以为说话的是旁人而不是他。但是从这两行以下，他好象就是克律塞斯自己在说话，尽量使我们相信说话的不是荷马而是那老司祭本人。荷马采用了这个方法叙述大部分在特洛伊和伊塔卡^④两地所发生的事情，整部《奥德赛》也是这样写的。

阿 的确如此。

① 即“间接叙述”和“直接叙述”（戏剧式的叙述）。

② 见《伊利亚特》卷一。阿伽门农掳了特洛伊的一个女人做妾，她的父亲克律塞斯是阿波罗神的司祭，带礼物来赎，阿伽门农不许，他就祈祷阿波罗惩罚希腊人。

③ 见《伊利亚特》卷一。阿特柔斯是希腊两个主将阿伽门农和墨涅拉阿斯（海伦的丈夫）的父亲。

④ 伊塔卡是俄底修斯所统治的小国。荷马的两部史诗中《伊利亚特》的主要的背景在特洛伊，《奥德赛》的主要背景在伊塔卡。

苏 无论是诗人在说话，还是当事人自己在说话，都要算叙述，是不是？

阿 不错。

苏 诗人站在当事人的地位说话时，是否要尽量使那话的风格口吻恰符合那当事人的身分？

阿 当然。

苏 一个人使自己在声音容貌上象另一个人，他是不是摹仿那个人？

阿 当然。

苏 所以在这些事例中荷马和其他诗人用摹仿来叙述？

阿 不错。

苏 另一方面，如果诗人永远不隐藏自己，不用旁人名义说话，他的诗就是单纯叙述，不是摹仿。免得你再说不懂，我可以说明这是怎样办的。荷马已经说过克律塞斯怎样带了礼物来赎他的女儿，怎样恳求希腊人，尤其是恳求他们的领袖，如果在这段之后，他不是变成克律塞斯在说话，而还是他荷马本人，那就不是摹仿而是单纯叙述了。用单纯叙述，这段故事就会大约象这样——我不用韵律，因为我并不是一个诗人——“那司祭来了，祷告神们保佑希腊人攻下特洛伊城，平安回国；然后他向希腊人恳求，请他们看在阿波罗神的面子上^①，接受他的礼物，放回他的女儿。他的话说完了，旁的希腊人都尊敬他，表示可以准许他的恳求；只有阿伽门农在发怒，吩咐他走开，并且不准他再来，否则他的神杖和头巾保护不了他那条老命；他的女儿不能赎，须陪他阿伽门农在

① 因为克律塞斯是阿波罗神的司祭。

阿尔戈斯^①过到老。如果他想活着回去，最好快点滚开，不要惹他生气。那老人听了这番话，心里很害怕，一声不响地走了。但是离开希腊军营之后，他向阿波罗祷告，用神的许多名号呼他，请神记起他过去一切敬神的功德，修盖庙宇和奉献牺牲，现在求他报答，求神的箭射杀希腊人，来赔偿他的眼泪。”朋友，这就是不用摹仿的单纯叙述。

阿 我懂得了。

苏 那么，你也就懂得与此相反的形式，就是把对话中间所插进的诗人的话完全勾销去了，只剩下对话。

阿 我也懂得。悲剧就是这种情形。

苏 你懂的一点不错。我想从前不能使你明白的，现在可以使你明白了，就是凡是诗和故事可以分为三种：头一种是从头到尾都用摹仿，象你所提到的悲剧和喜剧；第二种是只有诗人在说话，最好的例也许是合唱队的颂歌^②；第三种是摹仿和单纯叙述掺杂在一起，史诗和另外几种诗都是如此。你懂得吧？

阿 我现在懂得你的意思了。

苏 你该还记得，我们说过，在诗的题材或内容上我们已经得到一致的意见了，还要讨论的是它的形式。

阿 我还记得。

苏 我原想要说的就是这形式问题。我们应该决定是否准许诗人们用摹仿来叙述，如果可以用摹仿，还是通篇用或部分用，在什么样情形才应该用那个形式，还是完全禁止用摹仿的形

① 阿尔戈斯是阿伽门农所统治的小国。

② 希腊悲剧到每段情节告一个段落时，都由合唱队唱一段歌，这歌是站在旁边地位，把情节略加复述而加以赞叹。

式。

阿 我猜想，你的意思是要决定我们是否准许我们的城邦里有悲剧。

苏 也许，也许还不只此，我现在还不知道。看理路的风向哪里吹，我们就向哪里走。

阿 好的，我们就这样办。

苏 阿德曼特，想一想我们的保卫者是否应当做事仿者。从我们已经说过的那番话看来，每个人只能做好一件事，不能同时做好许多事，如果他想做许多事，就会哪一件都做不好。这个看法不就已替这问题找到了答案吗？

阿 当然。

苏 这话可不可以应用到摹仿？同一个人摹仿许多事，不如摹仿一件事做得那样好。

阿 当然不能。

苏 他更不能一方面担任一件重要职务，一方面又做一个摹仿者摹仿许多事；因为同一个人从事于很相近的两种摹仿形式，也不能成功，比如说悲剧和喜剧。你刚才不是把悲剧和喜剧看作摹仿吗？

阿 我是把它们看作摹仿，你说的有理，同一个作家不能在悲剧和喜剧两方面都成功。

苏 一个人同时做诵诗人和演戏人，也不能成功。

阿 真的。

苏 我们甚至于发见同一个演员不能演悲剧又演喜剧。可是这些都不过是摹仿，是不是？

阿 一点不错。

苏 阿德曼特，我看人的本性好象划分成许多小部分，所以一个

人不能把许多事摹仿得好，也不能把摹仿的蓝本那许多事本身做得好。

阿 的确如此。

苏 那么，如果我们坚持原来的意思，以为保卫者们必须卸去一切其他事务，专心致志地保卫国家的自由，凡是对这件要务无补的他们都不该去做；那么，除了这件要务以外，他就不应该做旁的事，也不应该摹仿旁的事了。如果他们要摹仿，也只能从小就摹仿适合保卫者事业的一些性格，摹仿勇敢，有节制，虔敬，宽宏之类品德；可是卑鄙丑恶的事就不能做，也不能摹仿，恐怕摹仿惯了，就弄假成真。你注意到没有，摹仿这玩艺如果从小就开始，一直继续下去，就会变成习惯，成为第二天性，影响到身体，声音，和心理方面？

阿 我注意到，的确如此。

苏 那么，我们就不能让我们所要关心的人们，男子们，而且长大要成为好人的男子们，去摹仿一个女人，不管是老是少，和丈夫吵嘴，咒天骂神，快活得发狂，或是遭点灾祸便伤心流泪；我们尤其不能让他们摹仿女人生病，恋爱，或是临产。

阿 的确不能让他们摹仿这些。

苏 他们也不能摹仿奴隶，不管是男是女，在做奴隶的事。

阿 不能。

苏 也不能摹仿坏人，懦夫，或是行为与我们所规定的相反的那些人们，互相讥嘲谩骂，不管在清醒还是在醉酒的时候，或是做坏事，说坏话，象这类人做人处世所常表现的。此外，我想他们也不应该在言行上摹仿疯人。他们应该认识疯人，坏男人和坏女人，但是不应该做这类人所做的事，也不能摹

仿它们。

阿 你的话对极了。

苏 他们可不可以摹仿铁匠和其他手艺人，船夫，船长，或是这一类人呢？

阿 他们既然不准操这类人的行业，怎么可以摹仿他们呢？

苏 他们可不可以摹仿马叫牛叫，摹仿河流声和海啸声，摹仿打雷声以及如此等类的事情呢？

阿 不能，因为他们不准发疯或是摹仿疯人。

苏 如果我没有误解你的意思，你是说叙述的语文体裁有两种，一种是真正好人有话要说时所用的；另一种是性格和教养都和好人相反的那种人所惯有的。

阿 哪两种呢？

苏 一个好人若是要叙述到一个好人的言行，我想他愿意站在那好人本人的地位来说话，不以这种摹仿为耻。他对于那好人的坚定聪慧的言行，会特别摹仿得认真；若是那好人遭遇到疾病，恋爱，酩酊或是其他不幸的事，他就摹仿得少些。但是他若是要叙述一个不值得他瞧得起的人，他就不会肯认真去摹仿那个比他低劣的性格，除非偶然他碰到那人做了一点好事，才摹仿他一点。此外，他会以摹仿这种人为可耻，因为他对于摹仿这种性格素无训练，而且也不愿降低身分来取他所鄙视的人物做模范来摹仿，除非是偶然开玩笑。

阿 理应如此。

苏 所以他会用我们在前面谈荷马诗时所说的那种叙述形式，一部分用单纯叙述，一部分用摹仿叙述，但是摹仿叙述只占一小部分。你是不是这样看？

阿 不错，叙述者的模范应该如此。

苏 至于性格与此相反的人，性格愈卑劣，他也就愈能无所不摹仿，看不到什么可以降低他的身分的事情，所以他会在大庭广众之中，故作正经地摹仿我们在前面所说的一切，打雷吹风下冰雹的声音，轮盘滑车的声音，号角箫笛以及各种乐器的声音，乃至鸡鸣狗吠羊叫的声音。所以他的叙述几乎全是声音姿势的摹仿，很少用单纯叙述。

阿 那是一定的。

苏 语文体裁就是这两种，是不是？

阿 就是这两种。

苏 头一种不带激烈的转变，如果谱出乐调，找一个节奏，来配合它的词句，我们几乎可以从头到尾都用同一个调子，只用很轻微的变化，就可以表现得很正确，节奏也大致是均匀一致的。你看是不是这样？

阿 你说的很对。

苏 另外那种语文体裁怎样？是否恰恰相反？要妥当地表现它，是否必须杂用各种乐调和各种节奏，因为它有各种转变？

阿 的确如此。

苏 凡是诗人以及一般作家是不是要在这两种语文体裁中选用一种，或是两种掺杂着用？

阿 当然不可能有其他办法。

苏 我们是否应该准许在我们的城邦里采用这三种体裁呢？还是只准用单纯叙述或摹仿，还是也准用混合体呢？

阿 如果依我的意见，我们只准用摹仿好人的单纯叙述。

苏 但是，亲爱的阿德曼特，混合体也确有它的引人入胜处。至于与你所选的那种正相反的体裁——摹仿——却最受儿童们，保姆们，尤其是一般群众们欢迎。

阿 我承认，它确实受欢迎。

苏 不过你也许可以说，它对我们的城邦却不适宜，因为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骑两头马”，每个人只做他本分里的一件事。

阿 它实在不适宜。

苏 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是唯一的城邦，里面鞋匠就真正是鞋匠，而不是鞋匠兼船长；农人就真正是农人，而不是农人兼法官；兵士就真正是兵士，而不是兵士兼商人，其余依此类推？

阿 不错。

苏 那么，如果有一位聪明人有本领摹仿任何事物，乔扮任何形状，如果他来到我们的城邦，提议向我们展览他的身子和他的诗，我们要把他当作一位神奇而愉快的人物看待，向他鞠躬致礼；但是我们也要告诉他：我们的城邦里没有象他这样的一个人，法律也不准许有象他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把他涂上香水，戴上毛冠，请他到旁的城邦去。至于我们的城邦哩，我们只要一种诗人和故事作者：没有他那副悦人的本领而态度却比他严肃；他们的作品须对于我们有益；须只摹仿好人的言语，并且遵守我们原来替保卫者们设计教育时所定的那些规范。

阿 如果权在我们的手里，我们一定要这样办。

苏 朋友，关于文学和故事这一部门音乐，我们算是讨论完毕了，我们讨论过题材内容，又讨论过形式。

阿 我也是这样看。

苏 音乐还剩下另一个部门，歌词和乐调。

阿 那是很明显的。

苏 每个人都会看得出我们对于歌词和乐调应该作怎样规定，只要符合前面那番话的意思就行了。

格 (笑) 我却不是你所说的“每个人”，我现在还不敢说应该作怎样规定，虽然我心里也有些打算。

苏 至少你可以很确定地说，歌有三个要素：歌词，乐调和节奏。^①

格 那倒可以确定地说。

苏 关于歌词，合乐的词和不合乐的词并没有什么分别，只要符合我们刚才对于题材内容和形式所规定的那些规律就行了，是不是？

格 对，那就行了。

苏 至于乐调和节奏，它们都要恰能配合歌词。

格 当然。

苏 我们讨论诗的题材时，说不准有哭泣哀叹。

格 不错。

苏 哪些乐调是表现悲哀的呢？你懂音乐，请告诉我。

格 表现悲哀的是吕底亚式和混合的吕底亚式^②之类。

苏 我们是否把这类悲哀的乐调抛开，因为拿它们来培养品格好

① 歌词和乐调是两回事，这是容易了解的。至于节奏在歌词里有，在乐调里也有。这里所指的只是诗的音节长短或韵律。拿乐调和节奏对举时，节奏侧重长短起伏，乐调侧重高低起伏。

② 希腊音乐往往以流行地区得名，类似中国古代的“郑声”“秦声”“楚声”之类。每一地区的音乐往往有它的特殊风格和特殊的伦理性质。希腊音乐约分四种：一、吕底亚式：吕底亚在小亚细亚，这地方音乐柔缓哀婉；二、伊俄尼亚式：伊俄尼亚在小亚细亚西海岸，这地方音乐柔缓缠绵；三、多里斯式：多里斯在希腊北部，这地方音乐简单，严肃，激昂；四、佛律癸亚式：佛律癸亚也在小亚细亚，音乐发达最早，对希腊音乐的影响也最大，它的特点是战斗的意味很强。下文所说的笛就是由佛律癸亚传到希腊的。

的女人尚且不合式，何况培养男子汉？

格 它们当然要抛开。

苏 其次，醉酒，文弱，懒怠对于保卫者们不是毫不相宜么？

格 当然。

苏 哪样乐调是文弱的，用于饮宴的呢？

格 伊俄尼亚式和吕底亚式，它们叫做“柔缓式”。

苏 这类乐调对于保卫者们是否有用呢？

格 绝对不适用。剩下的就只有多里斯式和佛律癸亚式了。

苏 我对于这些乐调是外行，但是我们准许保留的乐调要是这样：它能很妥贴地摹仿一个勇敢人的声调，这人在战场和在一切危难境遇都英勇坚定，假如他失败了，碰见身边有死伤的人，或是遭遇到其他灾祸，都抱定百折不挠的精神继续奋斗下去。此外我们还要保留另一种乐调，它须能摹仿一个人处在和平时期，做和平时期的自由事业，或是祷告神祇，或是教导旁人，或是接受旁人的央求和教导，在这一切情境中，都谨慎从事，成功不矜，失败也还是处之泰然。这两种乐调，一种是勇猛的，一种是温和的；一种是逆境的声音，一种是顺境的声音；一种表现勇敢，一种表现聪慧。我们都要保留下来。

格 你所要保留的正是我刚才所说的多里斯式和佛律癸亚式。

苏 我们的歌和乐调也不需要弦子太多而音阶很复杂的乐器，是不是？

格 的确不需要。

苏 那么，我们就不必供养工匠来制造铜弦琴，三角琴以及一切多弦多音阶的乐器了。

格 大可不必了。

苏 我们的城邦要不要制笛者和吹笛者进来呢？笛不是声音最多的乐器么？多音阶的乐器其实不都是仿笛子造成的么？

格 显然如此。

苏 所以剩下来的只有两角竖琴和台琴供城市用。在田野里牧人们可以用一种排箫。

格 这是当然的结论。

苏 我们也并非翻新花样，只是取阿波罗和阿波罗的乐器而不取马西亚斯和马西亚斯的乐器①。

格 算不得翻新花样。

苏 哈，狗呀②，我们从前说我们的城邦太文弱了，我们这阵子不知不觉地在清洗它了。

格 我们清洗得好。

苏 那么，我们就来完成我们清洗的工作。乐调之后就是节奏。节奏也应该服从同样的规律，不应该求繁复，不应该有许多种音节。我们须找出哪些节奏可以表现勇敢和聪慧的生活。找到之后，我们就使音节和乐调配合歌词，来表现这种生活，但是不能使歌词迁就音节和乐调。哪些才是这样节奏，只好请你告诉我们，如同你刚才告诉我们乐调一样。

格 可是我没有这个能力。我只知道节奏共分三种，各种音节都是由这三种组成的，正如音有四种，各种乐调都由这四种音

① 阿波罗是文艺神，所以是音乐的创造者。据说他发明了竖琴和笛。马西亚斯是佛律癸亚的一个林神，善吹笛，要和阿波罗竞赛音乐，相约谁败了就听胜者任意处罚。马西亚斯吹笛，阿波罗弹琴，诗神们做评判，评定阿波罗胜，马西亚斯就被绑在树上活剥皮。这里阿波罗的乐器指琴，马西亚斯的乐器指笛。

② 希腊人发誓，为避免用宙斯大神的名字，用寻常动物来代替。

组成的一样^①。至于哪一种节奏摹仿哪一种生活，我却不知道。

苏 那么，我们就要请教达蒙^②，问他哪种音节宜于表现卑鄙，傲慢，疯狂以及其他毛病，哪种音节宜于表现相反的品质。我仿佛听见他谈到节奏时，用些“战争气的”，“复合的”，“长短短格”或“英雄格”之类字样。他用一种我不懂得的方法来安排这些音节，使节奏的起伏随着音节的长短；我好像记得他把一种音节叫做“短长格”，另一种叫做“长短格”，拿音的长短来定节奏。有时他批评好坏，顾到每一音节的快慢，也顾到全章的节奏，也许是根据这两种效果的混合。我懂得不很清楚。不过我已经说过，这类问题要请教达蒙，要解决它们很要费些讨论，是不是？

格 是的。

苏 有一点你总可以决定，美与不美要看节奏的好坏。

格 当然。

苏 节奏的好坏要看语文风格的好坏，正如音乐的好坏要看歌词的好坏一样，我们已经说过，应该使节奏和乐调符合歌词，不应该使歌词迁就节奏和乐调。

格 我们是这样说过。

苏 语文风格本身怎样呢？它是否要看心灵的性格？

① 希腊诗如英文诗，分行计算，每行依字音数目分若干音步，每音步以长短相间见节奏，与英文诗以轻重相间见节奏有别。每音步通常有两个或三个字音，最普通的有三种排列：“短长格”先短后长，“长短格”先长后短，“长短短格”一个长音之后有两个短音。因这种有规律的排列见节奏叫做“音节”。“音有四种”或指基本的音阶，惟音乐史家对于希腊音乐技巧分析尚无定论，这里也不敢臆断。

② 达蒙是公元前五世纪著名的音乐家，他论诗的音律的著作，现已失传。

格 当然。

苏 其余一切都要看语文风格？

格 是。

苏 所以语文的美，乐调的美，以及节奏的美，都表现好性情。所谓“好性情”并不是我们通常拿来恭维愚笨人的那个意思，而是心灵真正尽善尽美。

格 你说的顶对。

苏 如果我们要年轻人能尽他们的责任，不应该让他们追求这些好品质么？

格 那是一定的。

苏 图画和一切类似艺术都表现这些好品质，纺织，刺绣，建筑以及一切器具的制作，乃至动植物的形体也都是如此。这一切都各有美与不美的分别。不美，节奏坏，不和谐，都由于语文坏和性情坏；美，节奏好，和谐，都由于心灵的智慧和善良。

格 这是千真万确的。

苏 我们是否只监督诗人们，强迫他们在诗里只描写善的东西和美的东西的影象，否则就不准他们在我们的城邦里做诗呢？还是同时也要监督其他艺术家们，不准他们在生物图画，建筑物以及任何制作品之中，摹仿罪恶，放荡，卑鄙和淫秽，如果犯禁，也就不准他们在我们的城邦里行业呢？我们不是要防止我们的保卫者们在丑恶事物的影象中培养起来，有如牛羊在芜秽的草原中培养起来一样，天天在那里咀嚼毒草，以至日久就不知不觉地把四围许多坏影响都铭刻到心灵的深处吗？我们不是应该寻找一些有本领的艺术家，把自然的优美方面描绘出来，使我们的青年们象住在风和日暖的地带一

样，四围一切都对健康有益，天天耳濡目染于优美的作品，象从一种清幽境界呼吸一阵清风，来呼吸它们的好影响，使他们不知不觉地从小就培养起对于美的爱好，并且培养起融美于心灵的习惯吗？

格 是的，没有哪种教育方式能比你所说的更好。

苏 格罗康，音乐教育比起其他教育都重要得多，是不是为这些理由？头一层，节奏与乐调有最强烈的力量浸入心灵的最深处，如果教育的方式适合，它们就会拿美来浸润心灵，使它也就因而美化；如果没有这种适合的教育，心灵也就因而丑化。其次，受过这种良好的音乐教育的人可以很敏捷地看出一切艺术作品和自然界事物的丑陋，很正确地加以厌恶；但是一看到美的东西，他就会赞赏它们，很快乐地把它们吸收到心灵里，作为滋养，因此自己性格也变成高尚优美。他从理智还没有发达的幼年时期，对于美丑就有这样正确的好恶，到了理智发达之后，他就亲密地接近理智，把她当作一个老朋友看待，因为他的过去音乐教育已经让他和她很熟悉了。

格 音乐教育确实有这些功用。

苏 正如学习阅读语文，认识了数目很少的字母，看它们散在不同的字句里都能辨别出来，不管字体大小，都不忽视它们，而要到处都很热心地把它们认识得清清楚楚，心里明白没有做到这步功夫，就不能算是识字；到了这步工夫，我们在阅读方面就算学得很好了。

格 的确。

苏 我们先要学会认识那些字母本身，然后才能认识它们投在水里或镜子里的影象，因为所需要的能力和训练是一样的。

格 当然。

苏 老天爷，音乐教育不是一样道理么？我们自己和我们所要教育的保卫者们都不能算懂音乐，除非我们认识了节制，勇敢，宽宏，高远之类品质的形相以及和它们相反的品质形相，无论它们散在什么地方，无论是它们本体或是它们的影象，一眼看到，就能辨别出来；无论它们表现在大处或是表现在小处，都不忽视它们，心里明白辨别本体和影象所需要的能力和训练是一样的。

格 的确。

苏 对于有眼睛能看的人来说，最美的境界是不是心灵的优美与身体的优美谐和一致，融成一个整体？

格 那当然是最美的。

苏 最美的是否也就是最可爱的？

格 当然。

苏 那么，真正懂音乐的人就会热烈地钟爱这样心身谐和的人们，不爱没有这种谐和的人们。

格 不错，爱人至少要在心灵方面没有欠缺，如果只是身体的欠缺，那还不失其为可爱。

苏 我明白你说这话的意思，因为你现在或过去有这样一个爱人，我也不怪你。但是请问你一句，过度快感和节制是否相容？

格 那怎么能相容！过度快感可以扰乱心智，正如过度痛感一样。

苏 过度快感和其他品德能否相容呢？

格 当然不能。

苏 和骄纵淫荡也许相容吧？

格 它们倒是相容。

苏 有没有一种快感比性欲快感更过度，更强烈呢？

格 没有，也没有比它更疯狂的。

苏 但是真正的爱只是用有节制的音乐的精神去爱凡是美的和有秩序的，是不是？

格 是。

苏 那么，真正的爱就要把疯狂的或是近于淫荡的东西赶得远远的，是不是？

格 当然。

苏 那么，我们刚才所说的那种快感不能走近情人和 爱 人 的 身 边；如果他们真正相爱，就不能享受那种快感。

格 当然不能。

苏 所以我想在我们要建立的城邦里应该定一条法律，情人对于爱人所表示的亲爱，如接吻拥抱之类，只能象父亲对于儿子所表示的那样，而且先要说服对方，目的要是高尚纯洁的；他们的关系不能超过这个程度，否则他们就要受人指责为粗鄙^①。

格 应该这样规定。

苏 你承认不承认我们关于音乐的讨论已告结束呢？这结束也恰好在理应结束的地方，因为音乐应该归宿到对于美的爱^②。

格 我承认。

根据 Lindsay 参照 Jowett 和 Emile Chambry 译

① 这里所指的爱是男子的同性爱。详见《斐德若篇》和题解。

② 美与爱情在柏拉图的著作中常连在一起来讲，因为美引起爱，爱又产生美。参看《会饮篇》和《斐德若篇》。

理想国

(卷十)①

——诗人的罪状

对话人：苏格拉底

格罗康

苏 我有许多理由相信，我们所建立的城邦是最理想的，尤其是从关于诗的规定来看②，我敢说。

格 你指的是哪一项规定呢？

苏 我指的是禁止一切摹仿性的诗进来。我们既然分清心灵的各种因素③了，更足见诗的禁令必须严格执行。

格 这话怎样说？

苏 说句知心话，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悲剧诗人和其他摹仿者们，在我看，凡是这类诗对于听众的心灵是一种毒素，除非他们有消毒剂，这就是说，除非他们知道这类诗的本质真相。

① 选译595A至608B。

② 指卷三禁诗的决定。

③ 卷二至卷九常讨论到人性，主要的因素是理智，意志和情欲。

格 你为什么这样说？

苏 我的话不能不说，虽然我从小就对于荷马养成了一种敬爱，说出来倒有些于心不安。荷马的确是悲剧诗人的领袖。不过尊重人不应该胜于尊重真理，我要说的话还是不能不说。

格 当然。

苏 那么，就请听我说，或是说得更恰当一点，请听我发问。

格 你问吧。

苏 请问你，摹仿的一般性质怎样？我自己实在不知道它的目标是什么。

格 你都不知道，难道我还能知道吗？

苏 那并不足为奇，眼睛迟钝的人有时反比眼睛尖锐的人见事快。

格 这话倒不错。不过当你的面前，我不敢冒昧说我的意见，尽管它象是很明显的；还是请你说吧。

苏 我们好不好按照我们经常用的方法，来研究这个问题呢？我们经常用一个理式^①来统摄杂多的同名的个别事物，每一类杂多的个别事物各有一个理式。你明白吧？

格 我明白。

苏 我们可以任意举哪一类杂多事物为例来说，床也好，桌子也好，都各有许多个例，是不是？

格 不错。

苏 这许多个别家具都由两个理式统摄，一个是床的理式，一个是桌的理式，是不是？

格 不错。

苏 我们也不常说，工匠制造每一件用具，床，桌，或是其他东

① 理式是柏拉图哲学中基本概念，即概念或普遍的道理。详见题解。

西，都各按照那件用具的理式来制造么？至于那理式本身，它并不由工匠制造吧？

格 当然不能。

苏 制造理式的那种工匠应该怎样称呼呢？

格 你指的是谁？

苏 我指的是各行工匠所制造出的一切东西，其实都是由他一个人制造出来的那种工匠。

格 他倒是一个绝顶聪明人！

苏 等一会儿，你会更有理由这样赞扬他。因为这位工匠不仅有本领造出一切器具，而且造出一切从大地生长出来的，造出一切有生命的，连他自己在内；他还不以此为满足，还造出地和天，各种神，以及天上和地下阴间所存在的一切。^①

格 真是一位了不起的艺术家咧！

苏 你不相信吗？你是否以为绝对没有这样一个工匠呢？你是否承认一个人在某个意义上能制造一切事物，在另一意义上却不能呢？在某个意义上你自己也就可以制造这一切事物，你不觉得么？

格 用什么方法呢？

苏 那并不是难事，而是一种常用的而且容易办到的制造方法。你马上就可以试一试，拿一面镜子四方八面地旋转，你就会马上造出太阳，星辰，大地，你自己，其他动物，器具，草木，以及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一切东西。

格 不错，在外形上可以制造它们，但不是实体。

① 柏拉图的创世主并不同耶稣教的上帝，它是宇宙中普遍永恒的原理大法，即最高的理式，以下译“神”以示别。

苏 你说得顶好，恰合我们讨论的思路，我想画家也是这样一个制造外形者，是不是？

格 当然是。

苏 但是我想你会这样说，一个画家在一种意义上虽然也是在制造床，却不是真正在制造床的实体，是不是？

格 是，象旋转镜子的人一样，他也只是在外形上制造床。

苏 木匠怎样？你不是说过他只制造个别的床，不能制造“床之所以为床”那个理式吗？

格 不错，我说过这样话。

苏 他既然不能制造理式，他所制造的就不是真实体，只是近似真实体的东西。如果有人说木匠或其他工匠的作品完全是真实的，他的话就不是真理了。

格 至少是研究这类问题的哲学家们不承认他说的是真理。

苏 那么，如果这样制造的器具比真实体要模糊些，那就不足为奇了。

格 当然。

苏 我们好不好就根据这些实例，来研究摹仿的本质？

格 随便你。

苏 那么，床不是有三种吗？第一种是在自然中本有的，我想无妨说是神制造的，因为没有旁人能制造它；第二种是木匠制造的；第三种是画家制造的。

格 的确。

苏 因此，神，木匠，画家是这三种床的制造者。

格 不错，制造者也分这三种。

苏 就神那方面说，或是由于他自己的意志，或是由于某种必需，他只制造出一个本然的床，就是“床之所以为床”那个理式，

也就是床的真实体。他只造了这一个床，没有造过，而且永远也不会造出，两个或两个以上这样的床。

格 什么缘故呢？

苏 因为他若是造出两个，这两个后面就会有一个公共的理式，这才是床的真实体，而原来那两个就不是了。

格 你说的对。

苏 我想神明白这个道理，他不愿造某某个别的床，而要造一切床的理式，所以他只造了这样一个床，这床在本质上就只能是一个。

格 理应如此。

苏 我们好不好把他叫做床的“自然创造者”^①，或是用其他类似的称呼？

格 这称呼很恰当，因为他在制造这床和一切其他事物时，就是自然在制造它们。

苏 怎样称呼木匠呢？他是不是床的制造者？

格 他是床的制造者。

苏 画家呢？他可否叫做床的制造者或创造者？

格 当然不能。

苏 那么，画家是床的什么呢？

格 我想最好叫他做摹仿者，摹仿神和木匠所制造的。

苏 那么，摹仿者的产品不是和自然隔着三层吗^②？

格 不错。

① 艺术是“人为”，与“自然”相对立，“自然创造者”象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其实只是说“自然非由人为者”。

② 这里所谓“自然”，即“真实体”，亦即“真理”。木匠制床，摹仿床的理式，和真理隔着一层；画家和诗人摹仿个别的床，和真理便隔两层。原文说“隔三层”是把理式起点算作一层，余类推。

苏 悲剧家既然也是一个摹仿者，他是不是在本质上和国王^①和真理也隔着三层吗？并且一切摹仿者不都是和他一样吗？

格 照理说，应该是一样。

苏 我们对于摹仿者算是得到一致的意见了。现在再来说画家，他所要摹仿的是自然中的真实体呢？还是工匠的作品呢？

格 他只摹仿工匠的作品。

苏 他摹仿工匠作品的本质，还是摹仿它们的外形呢？这是应该分清的。

格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苏 我的意思是这样：比如说床，可以直看，可以横看，可以从许多观点看。观点不同，它所现的外形也就不同，你以为这种不同是在床的本质，还在床的外形呢？现形不同的床是否真正与床本身不同呢？其他一切事物也可由此类推。

格 外形虽不同，本质还是一样。

苏 想一想图画所要摹仿的是实质呢，还是外形呢？

格 图画只是外形的摹仿。

苏 所以摹仿和真实体隔得很远，它在表面上象能制造一切事物，是因为它只取每件事物的一小部分，而那一小部分还只是一种影象。比如说画家，他能画出鞋匠木匠之类工匠，尽管他对于这些手艺毫无知识。可是他如果有本领，他就可以画出一个木匠的象，把它放在某种距离以外去看，可以欺哄小孩子和愚笨人们，以为它真正是一个木匠。

格 确实如此。

苏 那么，好朋友，依我想，关于画家的这番话可以应用到一切

^① 所谓“国王”即哲学家，“真理”的代表。

与他类似的人们。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说他遇见过一个人，精通一切手艺，而且对于一切事物精通的程度还要超过当行的人，我们就应该向他说，他是一个傻瓜，显然受了一个魔术师或摹仿者的欺哄，他以为那人有全知全能，是因为他分不清有知，无知和摹仿三件事。

格 的确。

苏 现在我们就要检讨悲剧和悲剧大师荷马了。因为许多人都说悲剧家无所不通，无论什么技艺，无论什么善恶的人事，乃至神们的事，他都样样通晓。他们说，一个有本领的诗人如果要取某项事物为题材来做一首好诗，他必须先对那项事物有知识，否则就不会成功。我们对于这些人们必须检查一下，看他们是否也碰到了摹仿者们，受了欺哄，看不出他们的产品和真实体隔着三层，对真实体不用有知识就可轻易地做成呢？还是他们说的果然不错，有本领的诗人们对于他们因描绘而博得赞赏的那些事物真正有知识呢？

格 是的，这倒是必须检查的。

苏 你想想，如果一个人既能摹仿一件事物，同时又能制造那件事物，他会不会专在摹仿上下工夫，而且把摹仿的本领看作他平生最宝贵的东西呢？

格 我想他不至如此。

苏 在我看，他如果对于所摹仿的事物有真知识，他就不愿摹仿它们，宁愿制造它们，留下许多丰功伟绩，供后世人纪念。他会宁愿做诗人所歌颂的英雄，不愿做歌颂英雄的诗人。

格 我也是这样看，那样做，他可以得到更大的荣誉，产生更大的效益。

苏 关于许多问题，我们倒不必追问荷马或其他诗人，不必问他

们对医学有没有知识，是否只在摹仿医学的话语；不必追问他们古今有没有过一个诗人，象埃斯库勒普医神一样，医好过一些病人，留传下一派医学。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技艺，我们也不必去追问诗人们。但是荷马还要谈些最伟大最高尚的事业，如战争，将略，政治，教育之类，我们就理应这样质问他：“亲爱的荷马，如果象你所说的，谈到品德，你并不是和真理隔着三层，不仅是影象制造者，不仅是我们所谓摹仿者，如果你和真理只隔着两层，知道人在公私两方面用什么方法可以变好或变坏，我们就要请问你，你曾经替哪一国建立过一个较好的政府，象莱科勾对于斯巴达，许多其他政治家对于许多大小国家那样呢？世间有哪一国称呼你是它的立法者和恩人，象意大利和西西里称呼卡雍达斯，我们雅典人称呼梭伦那样呢？①谁这样称呼你呢？”格罗康，你想荷马能举出这样一个国名来么？

格 我想他不能，就连崇拜荷马的人们也不这样说。

苏 有没有人提起当时有哪一次战争打得好，是由荷马指挥或参谋呢？

格 没有。

苏 有没有人提起他对各种技艺或事业有很多发明和贡献。象密勒图人泰利斯，或是西徐亚人阿那卡什斯那样呢？②

格 也没有。

① 莱科勾是传说中的斯巴达的立法者，卡雍达斯是公元前五世纪的法学家，替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立过法；梭伦是公元前七世纪雅典的立法者。

② 密勒图在小亚细亚海岸上，泰利斯是公元前七世纪的哲学家和科学家；西徐亚民族是古代欧亚交界的一个游牧民族，无固定的国界，阿那卡什斯是公元前六世纪的哲学家，游寓雅典，据说他是墨水和陶器盘轮的发明者。

苏 荷马对于国家既然没有建立功劳，我们是否听说过他生平做过哪些私人的导师，这些人因为得到他的教益而爱戴他，把他的生活方式留传到后世，象毕达哥拉斯那样呢^①？据说毕达哥拉斯由于这个缘故很受人爱戴，一直到现在，他的门徒还在奉行他的生活方式，显得与众不同。荷马是否也能这样呢？

格 更没有这样事。如果传说可靠，他的门徒克瑞俄斐罗在教育上比在名字上显得更滑稽^②。传说荷马在世时就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身后的事更不用说了。

苏 不错，他们是那么说。格罗康，你想一想，如果荷马真正能给人教育，使人得益，如果他对于这类事情有真知识，而不是只在摹仿，他会有许多敬爱他的门徒追随他的左右吗？阿布德拉人普罗塔哥拉以及克奥斯人普若第库斯^③之流，都能在私人谈论中使当时人相信，不从他们受教，就不能处理家务和国政；他们的智慧大受爱戴，所以门徒们几乎要把他高举到头上游行。如果荷马也能增长人的品德，当时人会让他和赫西奥德到处奔走行吟吗？人们不会把他们当宝贝看待，抓住他们不放，强迫他留在家乡吗？若是留不住，人们不会跟他们到处走，等到教育受够了，才肯放手吗？

① 毕达哥拉斯是公元前六世纪的哲学家和数学家，一个有名的几何定律的发明者，曾组织门徒三百人为一秘密结社，遵守他所定的生活规律。

② 克瑞俄斐罗据说是荷马的女婿，待荷马不好，荷马死后，他盗取一些荷马诗，用自己的名字发表了。他的名字在希腊文中原义是“肉食者”，所以说滑稽。

③ 阿布德拉在希腊北部；普罗塔哥拉，是公元前五世纪的诡辩家，授徒致富；克奥斯是爱琴海中一个岛；普若第库斯也是一个诡辩家，柏拉图推许他们，带有讽刺意味。

格 在我看，你的话一点也不错，苏格拉底。

苏 所以我们可以说，从荷马起，一切诗人都只是摹仿者，无论是摹仿德行，或是摹仿他们所写的一切题材，都只得到影象，并不曾抓住真理。象我们刚才所说的，画家尽管不懂鞋匠的手艺，还是可以画鞋，观众也不懂这种手艺，只凭画的颜色和形状来判断，就信以为真。

格 完全是这样。

苏 我想我们也可以说，诗人也只知道摹仿，借文字的帮助，绘出各种技艺的颜色；而他的听众也只凭文字来判断，无论诗人所描绘的是鞋匠的手艺，将略，还是其他题材，因为文字有了韵律，有了节奏和乐调，听众也就信以为真。诗中这些成分本来有很大的迷惑力。假如从诗人作品中把音乐所生的颜色一齐洗刷去，只剩下它们原来的简单躯壳，看起来会象什样，我敢说你注意过的。

格 我确是注意过。

苏 它们象不象一个面孔，还有点新鲜气色，却说不上美，因为象花一样，青春的芳艳已经枯萎了？

格 这比喻很恰当。

苏 再想一想，影象的制造者，就是我们所说的事仿者，只知道外形，并不知道实体，是不是？

格 对。

苏 可是我们对于这问题不应半途而废，应该研究到彻底。

格 请你说下去。

苏 画家能不能画缰轡？

格 能。

苏 但是制造缰轡的却是鞍匠和铁匠？

格 当然。

苏 缰辔应该象什样，画家知道不？还是连制造它们的鞍匠和铁匠也不能知道，只有用它们的马夫才知道呢？

格 只有马夫才知道。

苏 我们可否由此例推一切，得到一个结论呢？

格 什么结论？

苏 我说关于每件东西都有三种技艺：应用，制造，摹仿。

格 对的。

苏 那么，我们怎样判定一个器具，动物，或行为是否妥当，美，完善呢？是否要看自然或技艺所指定它应有的用途？

格 这是要看它的用途来判定。

苏 那么，每件东西的应用者对于那件东西的知识就必然比旁人的可靠，也就必然能告诉制造者说他自己应用这件东西时，哪样才好，哪样才坏。比如说，吹笛者才能告诉制笛者，笛子要象什样，吹起来才顶好，应该怎样做才好，而制笛者就要照他的话去做。

格 当然。

苏 所以吹笛者才知道笛的好坏，把他的知识告诉制笛者，制笛者就照他的话去做。

格 不错。

苏 所以每件器具的制造者之所以对于它的好坏有正确见解，是由于他请教于有知识者^①，不得不听那位有知识者的话，而那位有知识者正是那件器具的应用者。

① 柏拉图把“见解”或“信仰”看作和“知识”或“科学”相对立。前者是对于现象世界的认识，即“感性的认识”；后者是对于真理或本体的认识，即“理性的认识”。

格 当然。

苏 现在谈到摹仿者，他对于他所描写的题材是否美好的问题，是从应用方面得到知识呢？还是由于不得不请教于有知识者，听他说过应该怎样描写才好，而后得到正确见解呢？

格 都不是。

苏 那么，摹仿者对于摹仿题材的美丑，不是既没有知识，又没有正确见解吗？

格 显然如此。

苏 摹仿者对于他所摹仿的东西，就理解来说，可就 很 了 不 起 啦！

格 不见得是了不起。

苏 话虽如此说，尽管他对于每件东西的美丑没有知识，他还是摹仿；很显然地，他只能根据普通无知群众所认为美的来摹仿。

格 当然。

苏 那么，我们现在显然可以得到这两个结论：头一层，摹仿者对于摹仿题材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知识；摹仿只是一种玩艺，并不是什么正经事；其次，从事于悲剧的诗人们，无论是用短长格还是用英雄格^①，都不过是高度的摹仿者。

格 的确如此。

苏 老天爷！摹仿的对象不是和真理隔着三层吗？

格 是的。

苏 再说摹仿的效果，它可以影响哪一种心理作用呢？

格 我不懂你的意思。

① 短长格用于戏剧对话，英雄格用于史诗。

苏 这话可以这样解释：同一量积，近看和远看是不是象不同？

格 是不同。

苏 同一件东西插在水里看起来是弯的，从水里抽出来看起来是直的；凸的有时看成凹的，由于颜色对于视官所生的错觉。很显然地，这种错觉在我们的心里常造成很大的混乱。使用远近光影的图画就利用人心的这个弱点，来产生它的魔力，幻术之类玩艺也是如此。

格 的确。

苏 要防止这种错觉，最好的方法是使用度量衡。人心只能就形似上揣测大小多寡轻重，使用计算，测量，或衡度，才可以准确。

格 当然。

苏 这种计算衡量的工作是否要靠心的理智部分？

格 当然要靠理智。

苏 经过衡量之后，理智判定两件东西哪个大，哪个小，或是相等^①，我们对于同一事物不就有两种相反的判断么？

格 是那样。

苏 我们从前不是说过：同一心理作用对于同一事物不可能同时得到两个相反的结论吗？

格 我们说过这样话，而且说得不错。

苏 那么，信赖衡量的那种心理作用，和不信赖衡量的那种心理作用就不相同了？

格 当然不同。

苏 信赖衡量的那种心理作用是不是人心中最好的部分？

^① 意即：和单凭感觉估计的结果不同。

格 那是无可辩驳的。

苏 和它相反的那种心理作用就是人心中低劣的部分了。

格 那是毫无疑问的。

苏 原先我说图画和一切摹仿的产品都和真理相隔甚远，和它们打交道的那种心理作用也和理智相隔甚远，而它们的目的也不是健康的或真实的，我的意思就是要你得到这样一个结论。

格 你说得对。

苏 那么，摹仿不是低劣者和低劣者配合，生出的儿女也就只能是低劣者吗？^①

格 显然是那样。

苏 这番话是否只能应用到视觉方面的摹仿，还是也可以应用到我们所称为诗的声音摹仿呢？

格 诗自然也是一样。

苏 我们不能单凭诗画类比的一些貌似的地方，还要研究诗的摹仿所关涉到的那种心理作用，看它是好还是坏。

格 我们的确应该这样办。

苏 我们姑且这样来看它。诗的摹仿对象是在行动中的人，这行动或是由于强迫，或是由于自愿，人看到这些行动的结果是好还是坏，因而感到欢喜或悲哀。此外还有什么呢？

格 诗的摹仿尽于此了。

苏 在这整个过程之中，一个人是否始终和他自己一致呢？是否象在视觉中一样，自相冲突，对于同一事物同时有相反的见解，而在行为上也自相冲突，自己和自己斗争呢？我想我们用不着对这问题再找答案，因为你应该记得，我们从前讨论这类

^① 摹仿所据的心理作用不是理智，摹仿的对象不是真理。

问题时，已经得到一个一致的意见了，就是人心同时充满着这类的冲突。^①

格 我们所得到的意见是对的。

苏 当然是对的，不过我以为还应该讨论我们从前所忽略掉的。

格 忽略掉什么？

苏 我们从前说过，一个有理性的人若是遭到灾祸，比如死了儿子，或是丧失了他所看重的东西，他忍受这种灾祸，要比旁人镇静些，你还记得么？

格 记得。

苏 想一想，他还是简直不觉哀恸呢？还是哀恸既不可免，他就使它有节制呢？

格 他会使哀恸有节制。

苏 请再想一想，他要控制哀恸，在什样场合比较容易，在许多人看着他的时候？还是在他单独一个人的时候呢？

格 在许多人看着他的时候，他比较容易控制哀恸。

苏 若是单独一个人，他会发出本来怕人听见的呼号，做出许多本来怕人看见的事情。

格 的确如此。

苏 鼓励他抵抗哀恸的不是理性和道理吗？反之，怂恿他尽量哀恸的不是那哀恸的情感本身吗？

格 是的。

苏 一个人对于同一事物，同时被拖着向两个相反的方向走，又要趋就，又要避免，这不就足以证明人心中本来就有两种相

^① 理智与情欲的冲突是柏拉图常谈的问题。参看《理想国》卷四及卷九和《斐德若篇》。

反的动机么？

格 的确。

苏 其中一个动机常愿服从道理，一切听它指导。

格 这话怎样说？

苏 依理说，遇到灾祸，最好尽量镇静，不用伤心，因为这类事变是祸是福还不可知，悲哀并无补于事，尘世的人事也值得看得太严重，而且悲哀对于当前情境迫切需要做的事是有妨碍的。

格 迫切需要做的事是什么？

苏 要考虑事件发生的原委，随机应变，凭理性的指导去作安排。我们不能象小孩们，跌了一个交，就用手捂着创伤哭哭啼啼的；我们应该赶快地考虑怎样去医疗，使损失弥补起来，让医药把啼哭赶走。

格 这倒是处逆境的最好的方法。

苏 人性中最好的部分让我们服从这种理性的指导。

格 显然如此。

苏 然则人性中另外那一部分，使我们回想灾祸，哀不自禁的那个部分，不就是无理性，无用而且怯懦吗？

格 不错。

苏 最便于各种各样摹仿的就是这个无理性的部分，而达观镇静的性格常和它自己调协一致，却不是摹仿，纵然摹仿出来，也不易欣赏，尤其是对于挤在戏院里那些嘈杂的听众，因为所摹仿的性情对他们陌生的。

格 的确。

苏 总之，摹仿诗人既然要讨好群众，显然就不会费心思来摹仿人性中理性的部分，他的艺术也就不求满足这个理性的部分

了；他会看重容易激动情感的和容易变动的性格，因为它最便于摹仿。

格 显然如此。

苏 那么，我们现在理应抓住诗人，把他和画家摆在一个队伍里，因为他有两点类似画家，头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其次，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这就是第一个理由，我们要拒绝他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一个国家的权柄落到一批坏人手里，好人就被残害。摹仿诗人对于人心也是如此，他种下恶因，逢迎人心的无理性的部分（这是不能判别大小，以为同一事物时而大，时而小的那一部分），并且制造出一些和真理相隔甚远的影象。

格 的确。

苏 我们还没有数出摹仿的最大的罪状咧。连好人们，除掉少数例外，也受它的坏影响，这不是最严重的吗？

格 的确，如果摹仿真有那种坏影响，如你所说的。

苏 想一想这个事实：听到荷马或其他悲剧诗人摹仿一个英雄遇到灾祸，说出一大段伤心话，捶着胸膛痛哭，我们中间最好的人也会感到快感，忘其所以地表同情，并且赞赏诗人有本领，能这样感动我们。

格 我懂得，我们确实有这样感觉。

苏 但是临到悲伤的实境，我们却以能忍耐能镇静自豪，以为这才是男子气概，而我们听诗时所赞赏的那种痛哭倒是女子气，你注意到没有？

格 我注意到，你说的一点不错。

苏 看见旁人在做我们自己所引为耻辱而不肯做的事，不但不讨

厌，反而感到快活，大加赞赏，这是正当的么？

格 这自然不很合理。

苏 不错，尤其是你从另一个观点来看。

格 从哪个观点看？

苏 你可以这样来看：我们亲临灾祸时，心中有一种自然倾向，要尽量哭一场，哀诉一番，可是理智把这种自然倾向镇压下去了。诗人要想满足的正是这种自然倾向，这种感伤癖。同时，我们人性中最好的部分，由于没有让理智或习惯培养好，对于这感伤癖就放松了防闲，我们于是就拿旁人的痛苦来让自己取乐。我们心里这样想：看到的悲伤既不是自己的，那人本自命为好人，既这样过分悲伤，我们赞赏他，和他表同情，也不算是有什么可耻的事，而且这实在还有一点益处，它可以引起快感，我们又何必把那篇诗一笔抹煞，因而失去这种快感呢？很少有人能想到，旁人的悲伤可以酿成自己的悲伤。因为我们如果拿旁人的灾祸来滋养自己的哀怜癖，等到亲临灾祸时，这种哀怜癖就不易控制了。

格 你说的很对。

苏 这番话是否也可以应用到诙谐？你看喜剧表演或是听朋友们说笑话，可以感到很大的快感。你平时所引为羞耻而不肯说的话，不肯做的事，在这时候你就不嫌它粗鄙，反而感到愉快，这情形不是恰和你看悲剧表演一样吗？你平时也是让理性压制住你本性中诙谐的欲念，因为怕人说你是小丑；现在逢场作戏，你却尽量让这种欲念得到满足，结果就不免于无意中染到小丑的习气。你看是不是这样？

格 是这样。

苏 再如性欲，忿恨，以及跟我们行动走的一切欲念，快感的或

痛感的，你可以看出诗的摹仿对它们也发生同样的影响。它们都理应枯萎，而诗却灌溉它们，滋养它们。如果我们不想做坏人，过苦痛生活，而想做好人，过快乐生活，这些欲念都应受我们支配，诗却让它们支配着我们了。

格 我不能不赞成你的话。

苏 那么，你如果遇到崇拜荷马的人们说，荷马教育了希腊人，一个人应该研读荷马，去找做人处世的道理，终身都要按照他的教训去做，你对说这种话的人们最好是恭而且敬的——他们在他们的见识范围以内本来都是些好人——你最好赞同他们，说荷马是首屈一指的悲剧诗人；可是千万记着，你心里要有把握，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如果你让步，准许甘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你的国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认的最好的道理了。

格 你的话对极了。

苏 我们既然又回到诗的问题^①，我们就可以辩护我们为什么要把诗驱逐出理想国了；因为诗的本质既如我们所说的，理性使我们不得不驱逐她。如果诗要怪我们粗暴无礼，我们也可以告诉她说，哲学和诗的官司已打得很久了。象“恶犬吠主”，“蠢人队伍里昂首称霸”，“一批把自己抬得比宙斯还高的圣贤”，“思想刁巧的人们毕竟是些穷乞丐”，以及许多类似的谩骂都可以证明这场老官司的存在^②，话虽如此说，我们还可以告诉逢迎快感的摹仿为业的诗，如果她能找到理由，

① 卷二至卷三已讨论过诗的问题。

② 这些都是希腊当时诗人骂哲学家的话。来源不明。

证明她在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有合法的地位，我们还是很乐意欢迎她回来，因为我们也很感觉到她的魔力。但是违背真理是在所不许的。格罗康，你是否也感觉到诗的魔力，尤其是她出于荷马的时候？

格 她的魔力对我可不小！

苏 那么，我们无妨定一个准她回来的条件，就是先让她自己作一篇辩护诗，用抒情的或其他的韵律都可以。

格 这是应该的。

苏 我们也可以准许她的卫护者，就是自己不做诗而爱好诗的人们，用散文替她作一篇辩护，证明她不仅能引起快感，而且对于国家和人生都有效用。我们很愿意听一听。因为如果证明了诗不但是愉快的而且是有用的，我们也就可以得到益处了。

格 那对我们确是有益。

苏 但是如果证明不出她有用，好朋友，我们就应该象情人发见爱人无益有害一样，就要忍痛和她脱离关系了。我们受了良好政府的教育影响，自幼就和诗发生了爱情，当然希望她显出很好，很爱真理。可是在她还不能替自己作辩护以前，我们就不能随便听她，就要把我们的论证当作辟邪的符咒来反复唸诵，免得童年的爱情又被她的魔力煽动起来，象许多人被她煽动那样。我们应该象唸诵符咒一样来唸诵这几句话：这种诗用不着认真理睬，本来她和真理隔开；听她的人须警惕提防，怕他心灵中的城邦被她毁坏；我们要定下法律，不轻易放她进来。

格 我完全赞成你的话。

苏 一个人变好还是变坏，这关系是非常重大的，比一般人所想

象的还更重大，所以一个人不应该受名誉，金钱和地位的诱惑，乃至于受诗的诱惑，去忽视正义和其他德行。

格 我和你同意，把这作为我们讨论的总结，我想一切人都会和我一样同意。

根据Lindsay参照Jowett和Emile Chambry译

斐德若篇

——论修辞术

对话人：苏格拉底

斐德若

苏 亲爱的斐德若，你从哪里来？向哪里去？

斐 我从克法罗的儿子莱什阿斯那里来，到城墙外去散步。因为从天亮起，我就坐在他那里，一直坐了很久。我们的公共的朋友阿库门^①也在场，他劝我沿这条大路走；他说这比在院子里走要爽快些。

苏 他说的不错，朋友。看来莱什阿斯是在城里？

斐 是，他跟厄庇克拉特住在一起，就住在靠近奥林波斯天帝庙的莫里侏的那座房子里。^②

苏 你们在那里拿什么消遣？莱什阿斯拿他的文章^③来款待你们，

① 当时雅典的名医。

② 厄庇克拉特也是当时演说家；奥林波斯是希腊一座高山，传说是诸神的居所，天帝是诸神的首长，叫做宙斯；莫里侏是当时雅典的富家。

③ 原文Logos，原义包含谈话，演说和写的文章三件事，这里用“文章”二字来译，取中文古义，也包含说的和写的。

斐 我可以说给你听，如果你不忙，可以陪我走远一点。

苏 忙！哪里话！你想不到我会象品达^①的诗所说的，把听一听你和莱什阿斯的谈话，看作“比一切忙事都较重要”？

斐 那么，跟我一道走吧。

苏 你就开始谈谈吧。

斐 好，我们所谈的倒是你的老题目，我们也是在谈爱情问题。莱什阿斯写了一篇文章，谈一个美少年受人引诱，而引诱的人却不是一个有爱情的人。妙处就在这里，他很巧妙地证明应该接受的倒是没有爱情的人，而不是有爱情的人。

苏 真是一个妙人！我倒愿他说应该接受的不是富人而是穷人，不是少年而是老翁。总之，让我自己和多数人所有的缺点都得到优先权。若是他那样说，他的话就会真正有趣，而且有益于公众福利。我很想听听他的话，纵然你要我陪到墨伽拉^②，象赫诺狄库^③所开的方单，步行到那里城墙边，又步行回来，我都心甘情愿。

斐 你说的什么话，我的好朋友！莱什阿斯是当今最高明的一位作家，就连他写这篇文章，也要费很久的时间，卖很大的气力；象我这样一个门外汉，你以为我能把他的文章背诵出来，不糟蹋他吗？我没有这样本领，若是有这样本领，我宁可不要发一批大财。

苏 啊，斐德若，若是我不懂得你，我就不懂得我自己。可是我懂得我自己，也就懂得你。我知道很清楚，你听过莱什阿斯

① 希腊大诗人。

② 墨伽拉是雅典西南的一个城邦，苏格拉底和斐德若正在出雅典西南城，到伊利苏河边去散步。

③ 当时的医生和体育家。

读他的文章，觉得听一遍还不够，要求他读而又读，而且他也很乐意接受你的要求。后来读得不能再读了，你还不满足，把那篇文章从他的手里要过来，好把你心爱的那些段落看而又看；这样就费了你一上午的工夫，坐久了，疲倦了，你才出来散散步。可是那篇文章从头到尾你都记得烂熟了，若是它不太长的话。你现在是要到城墙外找一个地方，一个人把它再细加研究。在半路上你遇见我这样一个人，也有爱听人读文章的毛病，你就很高兴，以为找到了一个人，可以一同咀嚼这篇文章的滋味，大大快乐一场。所以你就邀我陪你一阵往前走。可是到了这位爱听文章的要你开始念，你却扭扭捏捏的，好象不大愿意。其实你心里正想有人听你，纵然找不到人愿意听，你也要强迫他听。得了吧，斐德若，迟早你是要说的，就快点说吧！

斐 我看我的最好的办法是尽我的能力把这篇文章复述一遍，反正我若是不复述一遍，你决不肯放我过去。

苏 我的意思你看的很准。

斐 好吧，我尽我的能力来试试。我实在没有把原文个个字记熟，我可以告诉你，苏格拉底。关于莱什阿斯所说的有爱情的人和没有爱情的人的分别。我可以逐条依次说一个大概，我就来从头说起。

苏 好，亲爱的朋友，但是我先要看看你左手拿着藏在衣襟下的是什么，我敢打赌那就是那篇文章。如果是的，我就要请你了解，尽管我爱你，却毫无意思要听你练习背诵，既然莱什阿斯的文​​章在这里。拿出来看看吧！

斐 好吧，苏格拉底，我只得招认了。我本来希望利用你来练习我的记忆，你这一下就把这希望打破了。你愿坐在哪里来读

它呢？

苏 我们且撇开这条路，转弯沿着伊立苏河走，碰到一个清静地方，我们就坐下休息。

斐 我今天出来没有穿鞋，真凑巧，苏格拉底。你咧，你从来就不穿鞋。我们最好赤着脚打水里走，沿着河流，在这个时节，尤其在这个时辰，走水不会不舒适。

苏 就这样办，我们且走且留心找一个坐的地方。

斐 你望见那棵高梧桐树吗？

苏 我望见。怎样？

斐 那里荫凉，有草地可坐，如果我们高兴，还可躺下。

苏 我们就朝那里走。

斐 请问你，苏格拉底，传说玻瑞阿斯抢掠俄瑞堤亚^①，可不是就在伊立苏河的这一带？

苏 依传说是如此。

斐 可不是就在这个地点？这条河在这里多美多明亮！我想女郎们爱在这样河岸上游玩。

苏 倒不在这地点，还要下去小半里路，在我们过渡到猎神^②庙的地点，那里还有一座玻瑞阿斯的祭坛。

斐 我从来没有注意到它。老实告诉我，苏格拉底，你相信这个神话吗？

苏 如果我不相信它，倒不算什么荒唐，学者们都不相信这一套话，我可以用学者们口吻对它加以理性的解释，说她和法马西亚^③游玩时，让一阵北风吹过附近的山崖，跌死之后，传

① 玻瑞阿斯是掌北风的神。据传说，他抢掠了希腊一个公主俄瑞堤亚，和她结了婚，生了儿女。

② 猎神指女神阿尔忒弥斯。

③ 俄瑞堤亚的女伴，河神之一。

说就把她当作被风神玻瑞阿斯抢掠去了，或是从此地抢掠去，或是象另一个传说所说的，从战神山。但是这是学者们的态度。我哩，虽然承认这种解释倒很有趣，可是并不把作这种解释的人看作可以羡慕，要花很多的精神去穿凿附会。要解释的神话多着哩，一开了头，就没有罢休，这个解释完了，那个又跟着来，马身人面兽要解释，喷火兽也要解释，我们就围困在一大群蛇发女，飞马以及其他奇形怪状的东西中间。^①如果你全不相信，要把它们逐一检验，看它们是否近情近理，这种庸俗的机警就不知道要断送多少时间和精力。我却没有工夫做这种研究，我的理由也可以告诉你，亲爱的朋友。我到现在还不能做到德尔斐神谕^②所指示的，知道我自己，一个人还不能知道他自己，就忙着去研究一些和他不相干的东西，这在我看是很可笑的。所以我把神话这类问题搁在旁边，一般人怎样看它们，我也就怎样看它们；我所专心致志的不是研究神话，而是研究我自己，象我刚才所说的；我要看一看我自己是否真是比泰风^③还要更复杂更凶猛的一个怪物，还是一种较单纯较和善的神明之胃，呃，朋友，这不就是你要带我到的那棵梧桐树么？

斐 就是它。

苏 哈，我的天后娘娘，这真是休息的好地方！这棵榆树真高大，还有一棵贞椒，枝叶葱葱，下面真荫凉，而且花开的正盛，

① 希腊神话中这类人兽杂糅的怪物甚多。当时诡辩家们有一种风气，对神话加以理性的解释，不免穿凿附会。苏格拉底在这里讥笑他们浪费精力。

② 德尔斐是阿波罗神庙所在，庙内有一地洞发出硫磺气，女巫坐在洞口让气熏醉，发出预言，是希腊人最相信的。到庙里求预言的人甚多。苏格拉底自己说也曾去求过，预言说他是“希腊人中最有智慧的”。

③ 烈风神。一说是喷火巨人。形状甚恶，有一百个头，眼睛和声音都顶可怕。

香的很。榆树下这条泉水也难得，它多清凉，脚踩下去就知道。从这些神像神龛看来，这一定是什么仙女河神的圣地哟！再看，这里的空气也新鲜无比，真可爱。夏天的清脆的声音，应和着蝉的交响。但是最妙的还是这块青草地，它形成一个平平的斜坡，天造地设地让头舒舒服服地枕在上面。斐德若，你真是一个顶好的向导。

斐 苏格拉底，你这人真奇怪。你真象你自己所说的，不象一个本地人，倒象一个外方人跟着一个向导。原因是你一向就不出城去到国境以外走一走，甚至连在城墙外散散步也不曾有过，我相信。

苏 是的，你得宽容我一点，斐德若。你知道，我是一个好学的人。田园草木不能让我学得什么，能让我学得一些东西的是城市里的人民。可是你好象发见了什么一种魔力，能把我从城里引到乡间来。一个牧羊人拿点谷草在羊子面前摇摆，那些饥饿的羊子就跟着他走，你也就这样引我跟你走，不仅走遍雅典，而且你爱引到哪里，我就会跟到哪里，单凭你拿的那篇文章做引媒就行了。现在我们既然到达这地点了，我最好躺下来听你，你自己选一块草地，开始把那篇文章读给我听吧。①

斐 好，请静听：

“你已经知道我的情形怎样了，也知道我期望这件事 ② 的实现对你我双方都有利益了。现在我就要希望我的请求不

① 以上叙苏格拉底遇见斐德若，相约出城，由斐德若读莱什阿斯论爱情的文章。苏格拉底说明他的研究兴趣在“自知”和“知人”。

② 男子同性爱是希腊社会的一个很普遍的现象。这里所谓“这件事”指此，含有淫猥的意味。

至于因为我不是一个对你有爱情的人，而遭你的拒绝。因为有爱情的人们一到他们的欲望满足了，对于所施与的恩惠就觉得追悔；至于我们没有爱情的人们却不然，我们不会有追悔的时候，因为我们施与恩惠，不是受情欲的驱遣，而是自由自愿的，顾到自己的地位能力，也顾到自己的利益。其次，有爱情的人们要计算为了爱情在自己事业上所受的损失，要计算对爱人所施与的恩惠，又要计算他所费的心力，就满以为他们对爱人久已酬劳过分了。我们没有爱情的人们却不然，我们不能冒充为了爱情而忽略了自己的事业，不能计算过去所费的心力，也不能埋怨为了爱情而引起家庭的纠纷。我们既然没有这些不方便处，所以我们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做讨好对方的事，再其次，假如你说，有爱情的人比较值得看重些，因为他声明他爱他的爱人超过爱一切人，只要能讨得爱人的欢心，说的话和做的事都不怕得罪全世界人。如果这话是真的，这也只能证明他有着未来的爱人而抛弃现在的爱人，如果那未来的爱人要他那样做，他会毫不犹豫地伤害现在的爱人。在这样非常重大的事情上，一个人如果稍有理性，怎样能把自己交付给一个患恶病的人？这病连懂得病理的人都不敢诊治，因为病人自己就承认他的神智不清醒，就承认自己疯狂，自己不能控制自己。这样人到了神智复原时，回想他在疯狂中所要做的事，会以为那是好事吗？再其次，没有爱情的人要比有爱情的人多的多，如果你要在有爱情的人们中选择最好的，你就只能在一个很小的数目中选择；如果在有爱情的人们以外，你在世界选择一个最便利于你自己的，你就可以在一个很大的数目中选择，你就更有希望在这大数目中可以找到一个人，值得做你的朋友。

还有一层，如果你怕舆论，怕事情泄露后受人指责，那么，有爱情的人们自然高兴要夸耀他们的胜利，因为旁人以为他们值得羡慕，他们自己也以为自己值得羡慕，他们会大吹大擂地向一切人夸耀他们的心力不曾白费。至于我们没有爱情的人们却不然，我们能控制自己，只讲实惠而不讲虚名。其次，有爱情的人们明目张胆地追求他们的爱人，掩不住人家的耳目，只要他们碰在一起，人们就疑心他们在谈私心话；可是你若是和我们没有爱情的人们在一块交谈，人们看见了，决不会疑心，他们知道和一个人交谈是常有的事，或是由于交谊，或是为着旁的乐趣。再其次，你忧虑到交情难得长久吧？你心里想到在通常的情形中，交情破裂了，双方同样觉得不幸，可是在爱情中，你把你看得最珍贵的东西交付给对方了，若是破裂，受更大痛苦的就是你吧？那么，我就要提醒你，最可怕的是有爱情的人们，因为有许多事可以使他们生气，无论你做什么，他们都以为你故意要和他为难。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想尽方法阻止你和旁人来往，深怕有钱财的人会用钱财赢过他们，有学问的人会用学问打败他们；无论一个人有什么优点，他们会都猜疑那优点对他们有不利。他们劝你脱离了社会，结果使你在世上没有一个朋友；若不然，你想到你自己的利益，不听他的话，还是和旁人来往吧，他们就会寻你争吵，交情就要破裂。至于我们没有爱情的人们却不然，满足了欲望，就算达到了目的，对那些和你来往的人们决不妒忌，并且对不和你来往的人们还要厌恨，因为我们想，瞧得起你就是瞧得起我们，瞧不起你也就瞧不起我们。我们的看法既然如此，你就一定可以想到，我们的交往只会有恩，不会有怨了。

还有一层，有爱情的人们大半只爱容貌，对于爱人的性格和身世毫不明白，因此，到了欲望已满足的时候，交情就保持不住。至于没有爱情的人们在达到目的之前，先有友谊，目的达到了，友谊也不会冷淡起来，而且往事的追忆会保证来日的交欢。其次，你和我来往，比和有爱情的人们来往，益处要大的多。那批人对爱人的言行一味赞扬，尽管赞扬的不得体，一半因为他们怕得罪爱人，一半因为他们的情欲把他们的判断力弄昏迷了；爱情的圈套就是这样，一件事碰得不巧，在旁人看来本值不得烦恼，有爱情的人们就会烦恼；一件事碰得巧，在旁人看来本值不得高兴，有爱情的人们就会大加赞赏。所以被他们爱的人们实在是可怜，并没有什么可以羡慕的。但是你如果听我的话，头一层，我在和你交往中，决不只顾目前的欢乐，还要顾到你的未来的利益；我会自作主宰，不让爱情控制住我；也不会为一点小过错就对你大生气，若是大过错，也不过是慢慢地有一点小不快。至于无心之失，我就会宽容；存心犯的过失，我也会设法事先防止。这些地方不是都可以见出我们的友谊可以维持久远吗？如果你以为没有爱情就不能有很深的友谊，你就得想一想。若是那样，儿女父母对于我们就值得什么，我们也不能有忠心的朋友，因为我们同这些人的团结并不以我们所谈的这种爱情为基础，而是依靠别种关系。

再说恩宠若是应该给追求最迫切的人们，应该受照顾的就不是最好的人而是最穷困的人，因为最穷困的人得到恩宠就偿了最大的心愿，因而也就会怀着最深的感激。正象设酒席待客，应该被邀的倒不是朋友们，而是乞丐们和饿饭的人们，他们会爱戴你，随从你，依傍你的门户，心里最高兴，

对你最感激不尽，为你祝福。说到究竟，你应该给恩宠的不是最会讨好的，而是最能感恩图报的；不是只知讲爱的，而是值得爱的；不是只爱你年轻貌美的，而是到老可以和你共安乐的；不是达到目的就向人夸耀的，而是顾全体面，守口如瓶的；不是苟图一时欢乐的，而是“白头偕老”，始终不渝的；不是恩尽怨来，吹毛求疵的，而是你虽年老色衰，他还忠心耿耿的。记住我的话，还想想这一点：有爱情的人们不免受亲朋指责，说这种交往不体面，没有爱情的人们却从来听不见亲朋们说一句坏话，说他们不顾自己的利益。

你也许要问：我是否在劝你对所有的没有爱情的人们都一律给恩宠呢？我可以这样回答：有爱情的人也不会劝你对所有的有爱情的人们都一律给恩宠；因为就受恩宠者说，漫无选择的恩宠引不起很大的感激；就你说，你怕人知道了要说闲话，人多就不免嘴杂。我们这种交往应该对双方有利，不应该对某一方有害。我想我的话已经说够了。如果你以为还有什么应该说而没有说，也不妨提出来问我。”^①

你看，苏格拉底，这篇文章如何？从各方面看，尤其是从辞藻方面看，真是一篇妙文，是不是？

苏 妙的很，我听得神魂颠倒了！这却要归功于你。斐德若，因为我看你读它读得神飞色舞，心想对于这种事情你比我要内行，我就跟着你的榜样，也欢喜得发狂了！

斐 真的？你在开玩笑吧？

苏 你以为我不认真吗？

① 以上是莱什阿斯的文，他以诡辩家信口雌黄，颠倒是非的方式说明对于一个爱人，没有爱情的追求者比有爱情的追求者还较好。他纯从个人利害观点出发，把爱情的目的看作满足感官欲。

斐 别再那样说，苏格拉底。真话是真话，凭着友谊之神宙斯，请你告诉我，你想希腊还有第二个人对这个题目可以做出一篇更高妙更富丽的文章吗？

苏 呢，我们在这篇文章里应该赞赏的是作者所说的那些内容呢？还只是他的语言简洁精妙呢？如果该赞赏内容，我不敢赞一词，你怎么说就怎么好，我只注意到辞藻方面，对内容不配表示什么意见。至于语言方面，我想连莱什阿斯自己也不会满意。在我想——我说的不对，你可以纠正——他一句话重复了两三遍，若不是辞不达意，就是他对这种题目根本就没有什么兴趣。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年轻小伙子想显才能，一个意思可以用两三种方式来说，都是一样好。

斐 你所说的全是废话，苏格拉底！你所谓重复正是这篇文章的顶大的优点；这题目中凡是值得说的他没有遗漏一点。所以我说在语言方面，没有人能做得比他更好。

苏 这却是我不能和你同意的。古代有许多哲人，男的和女的，对这类事情说过话或写过文章，如果我因为爱你而随声附和你，他们都会起来指责我。

斐 这些人是谁？你在哪里听到过比这更好的语言？

苏 我确实听到过，不过我目前说不出是从谁听到过，美人萨福呢？哲人阿那克瑞翁呢？^①还是一位散文家呢？我说不出。可是我为什么说听到过呢？因为我觉得一种神思焕发，如果有必要，我也能做出一篇文章，和莱什阿斯的那篇不同调，可是并不比它差。这些思致无论如何决不能由我自己的头脑里涌出来，因为我很明白，我是蒙昧无知的。所以我只能推

^① 萨福是公元前七世纪希腊女诗人，阿那克瑞翁是公元前六世纪希腊抒情诗人，都以爱情诗著名。

想：这是从外面的来源灌到我耳里去，就象水灌到瓶里去一样。可是由于脑筋的迟钝，我竟记不起在哪里听到的，或是从谁听到的。

斐 呵呵！居然有这样事！且不管你在哪里听到的，或是从谁听到的，纵然我很想知道，你也暂不用说，只要你做到你刚才所说的，做一篇文章，用同一题目，同样篇幅，做的不同，可是做的更好。我可以向你打赌，象九“阿康”^①一样，在德尔斐铸一个和身材一般大的金象，不但替我自己铸，也替你铸一个。

苏 你倒顶慷慨的，斐德若！不过如果你猜想我认为莱什阿斯所说的全不对，我可以另做一篇，和他所说的全不相同，那么，你就未免真是金子铸的了^②！最平庸的作家也不至于句句都不对。就拿我们谈的这个题目来说吧，若是不赞扬没有爱情的人们谨慎，指责有爱情的人们不谨慎，谁能做得出文章呢？这些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丢掉它们就无话可说。所以我以为对于作者，不用在这方面苛求；对于这一类题目的文章，不必较量里面的意思，只消看这些意思怎样安排。只有对于原无题中应有之义的那类题目的文章，意思才是难能可贵的，在安排之外，我们还须看意思本身。

斐 我承认你说的有理，我就给这个题目让你作出发点，就是说，有爱情的人在神智上不如没有爱情的人清醒。如果你做出一篇文章比莱什阿斯的那篇更富丽，更有价值，而且用不同的说法，我再说一遍，我就用纯金来铸你的象，摆在奥林庇亚

① 雅典废除僭主专政后，设九个“阿康”（意即执政官）主持国政，他们曾在德尔斐立金象，作为献给阿波罗的纪念品。

② “金子铸”的就是“愚蠢”的意思。

和库塞勒斯^①的儿子所立的巨象并列。

苏 我和你要好，和你开玩笑，你就认真起来吗？你真以为我要做一篇，来和莱什阿斯这样大才子争胜负吗？

斐 得了吧，苏格拉底！你原来怎样对付我，我现在就要那样对付你，你只有尽力去做你的文章。别让我们要象丑角用同样的话反唇相讥，别让我拿你向我说的话来向你说：“啊，苏格拉底，若是我不懂得你，我就不懂得我自己，你本来想说，却又扭扭捏捏的不肯说。”告诉你吧，你若是不把心里所想的文章说出来，我们就待在这里不能走。这里只有你和我，我比你年轻也比你强壮，想想吧，别逼得我动武！

苏 但是，我的好人，以我这样一个外行，要临时口占一篇文章，来和莱什阿斯那样大作家争胜负，那多么可笑！

斐 别再和我啰嗦了，放明白一点。不然，我有我的办法，让你非说不可。

苏 千万别使用那个办法。

斐 不用！哼，马上就用！我的办法就是发一个誓：“我凭你发誓”，凭谁？凭哪一位尊神？对了，凭这棵梧桐树，“我凭这棵梧桐树发誓，如果你不肯说出你的文章，你就永远不会从我口里听到任何作者的文章，永远不会听到我背诵或是提起！”

苏 坏家伙，你就知道我的心病，酷爱文章如我者就只有向你屈服了。

斐 还有什么旁的花样呢？

苏 没有。你既然发了誓，我怎能抛开这样一件乐事呢？

斐 那么，就请说下去吧。

^① 库塞勒斯是科林托斯僭主，他的儿子珀里安德是希腊“七哲人”之一。

苏 你知道我预备怎样说？

斐 怎样？

苏 我要蒙起脸，好快快地把我的文章说完，若是我看到你，就会害羞起来，说不下去了。

斐 只要你说，一切都随你的便。^①

苏 求你们降临啊，声音清妙的诗神们！你们有这样称呼，也许是由于你们的歌声的特质，也许是由于你们来自利勾那个长于音乐的民族^②，求你们保佑我把这位朋友逼我说的故事说出来，使他所忠心崇拜的那位作家显得更可崇敬！

从前有一个漂亮孩子，或者无宁说，一个美少年，他有很多的爱人，其中有一个特别狡猾，虽然和旁人一样爱这个少年，却故意要使这个少年相信他并不爱他。有一天他向这个少年献殷勤，用这样话来说服他，说一个没有爱情的人应该比一个有爱情的人更有理由得到恩宠。下面就是他说的话：

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要有一个出发点，这就是必须知道所讨论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否则得不到什么结果。许多人对于事物本质，都强不知以为知；既自以为知，他们就不肯在讨论的出发点上先求得到一个一致的看法，于是愈讨论下去，就愈见纷歧，结果他们既互相矛盾，又自相矛盾。现在你和我不要再犯我们指责旁人的那种错误。我们的问题是：应该得恩宠的是有爱情的人，还是没有爱情的人？我们就应该对于爱情的本质和效能先找到一个你我公认的定义，以后

① 以上苏格拉底对莱什阿斯的文​​章作初步的批评，说丢开内容思想暂且不说，它的布局太乱。斐德若不假，挑苏格拉底用同样题目作一篇较好的文章。

② 诗神叫做缪斯，共九姊妹，分管各种艺术。在希腊她们有Ligaeon的徽号，这字有“清亮”的意思，同时它与Ligares形声相近。这是一个好音乐的民族。

我们讨论爱情的好处和坏处，就时时刻刻把眼光注在这个定义上。

人人都知道，爱情是一种欲念；人人也都知道，连没有爱情的人们对于美的和好的东西也有欲念。那么，没有爱情的人和有爱情的人应该怎样区别呢？我们须想到我们每个人都有两种指导的原则或行为的动机，我们随时都受它们控制，一个是天生的求快感的欲念，另一个是习得的求至善的希冀。这两种倾向有时互相调和，有时互相冲突，有时甲占优势，有时乙占优势。若是求至善的希冀借理性的援助，引导我们趋向至善，那就叫做“节制”；若是求快感的欲念违背理性，引导我们贪求快感，那就叫做“纵欲”。纵欲有多种名称，因为它有多种形式。某一种形式显得特别刺目时，犯那毛病的人就因而得到一个不很光荣的称号。例如食欲若是压倒了理性和其他欲念，就叫做“饕餮”，犯这毛病的人就叫做“饕餮汉”。若是饮欲挟暴裂的威力使一个人贪酒，那也有一个称号，用不着说。其他可以由此例推，有一种癖嗜，就有一种名称。我这番话的意旨你大概已经明白了，它是很明显的。不过默契不如言喻，我还是明说为是。有一种欲念，失掉了理性，压倒了求至善的希冀，浸淫于美所生的快感，尤其是受到同类欲念的火上加油，浸淫于肉体美所生的快感，那就叫做“爱情”。

亲爱的斐德若，我且暂停一霎来问你一句话，我觉得有神灵凭附着我，你听我诵读时是否也有这样感觉？

斐 真的，苏格拉底，你的话源源而来，滔滔不绝，倒是不常见的。

苏 别做声，听我说！这地方象是神圣的境界！所以我诵读之

中，若是我有时象有神灵凭附着，就别惊怪。我现在所诵的字句就激昂的差不多象酒神歌了。

斐 真的是那样。

苏 这都是你的过错！且静听下文。也许我感觉要来凭附的那阵迷狂可以过去，不过一切都由神灵决定。我且回到向那位少年谈的话：

好，亲爱的朋友，要讨论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已经说过了，下过定义了。把眼光注在这定义上，让我们来研究研究，有爱情的人和没有爱情的人，对于接受他们的殷勤的人，究竟有哪些好处或坏处。一个人让欲念控制住了，变成快感的奴隶了，就自然想设法从他的爱人方面取得最大限度的快感。他于是就有一种心病，喜欢一切不和他的欲念作敌的，厌恶一切比他优越或和他平等的。因此，他的爱人若有比他优越或和他平等的地方，他也会不乐意，一定常想设法降低爱人，使他显得比较低劣。愚昧不如聪慧，怯懦不如勇敢，木讷不如雄辩，迟钝不如敏捷。若是爱人有这些缺点以及其他缺点，无论是天生的或是习成的，都是他的情人^①所喜欢的，他使本有的缺点变本加厉，未有的缺点逐渐形成，否则他就享受不到那飘忽的快感。因此可想而知，他是很妒忌的，设法不让爱人接近亲友，尤其不让他接近能帮助他形成高尚人格的人们。这样他就使爱人遭到大损害，而最大的损害是不让他接近可以使他在思想上升到最高境界的那些影响。这正

① 西文中“钟爱的人”和“被爱的人”有主动和被动之分，各有一字，不能混淆。这里前者译“情人”，后者译“爱人”。在一般情形下，情人是男的，爱人是女的；在希腊“男风”盛行的社会中，情人是年龄较长的男子，爱人是少年男子。

是神圣的哲学，情人一定不让爱人接近哲学，深怕自己因此遭到鄙弃。他要用尽方法使爱人完全愚昧，无论什么事情都要靠他。这样，爱人就使情人开心而自己倒霉。总之，说到理智，说到教导合作，从有爱情的人那方面绝对得不到什么好处。

说到身体方面，一个不顾善恶只顾快感的情人希望他的爱人有什样身体，什样颜色，作什样打扮呢？他不是宁可选娇柔脆弱的，不肯要强壮魁梧的吗？他所要的爱人不是在太阳光里而是在暗室里长大的；向来不知道出力发汗是什么一回事，吃的全是山珍海鲜；没有天然的健康颜色，全靠涂脂敷粉。这种生活人人都是可以想象到的，不用我多说了，我只须总结一句，然后再说别的。这样一种人若是遇到战争，或是遇到任何紧急关头，倒可以提高敌人的勇气，叫亲友们和情人自己吓得发抖！

其次，我们来看看在身家财产方面，有爱情的人交接和管教，对爱人会有什么好处或坏处。人人都知道很清楚，一个情人对于他的爱人所认为最亲爱的，最体己的，最神圣的父母也好，亲友也好，都一律希望他们灭绝。他心里想，这批人都是些障碍，都是些对他和爱人的欢聚说短评长的家伙！还不仅如此，他还想到一个爱人若有财产，无论是金钱或是货物，就不容易得到手，到了手也不容易驾驭。因此，他妒忌爱人有财产，等它损失完了，他才高兴。此外，他还希望爱人长久不结婚，没有儿女，没有家庭，因为他想尽可能地长久霸占着爱人，供他自私的享乐。

世间的灾殃确是有许多种类的。它们大半还掺杂一点一时的乐趣。比方说谄媚人，本来是很奸险讨厌的，可是当面

奉承你的时候，滋味还是不坏。再比方说娼妓，你可以说这类人和她们所做的勾当都是有害的，可是至少在暂时间还能给你很大的快乐。情人对于爱人却不然，他不仅有害，而且天天在面前啰嗦，叫人生厌。老古话说的好：“幼有幼朋，老有老伴。”年龄相近的人，我猜想，气味也就相投，友谊就从此产生。可是就连这种友谊过久了也还是腻味。勉强敷衍对于双方都是一种沉重的担负。这种情形在情人和爱人的关系上就坏到极点。照例，情人年老而爱人年轻，说不上气味相投。那年老人日日夜夜都不甘寂寞，受着需要和欲念的驱遣，去从色，香，声，味，触各种感觉方面在爱人身上寻求快感，所以他时常守住爱人，拿他来开心。至于那爱人自己，他能得到什么快感或安慰呢？他看到的是一张起皱的苍老面孔和苍老面孔所带来的一切丑形态，提起来都叫人发呕，而他却迫于情势，非天天受他玩弄不可，他能不极端嫌厌吗？还不仅如此，他天天在众人面前受到猜疑的监视和侦察，听些不伦不类的过分的夸奖，也听些责骂。这些责骂，在那老家伙清醒的时候，已够难受，在他醉的时候，就不仅难受，而且到处传遍，叫人更糟心。

还不仅如此，情人在有爱情的时候已经是够麻烦讨厌的，到了爱情消失的时候，他就成为失信背义的仇人了。从前他发过许多誓，说过许多好话，允许过许多好东西，借这些花言巧语勉强达到目的，爱人所以隐忍敷衍，是希望将来能得到他所允许的那些好处。可是到了还债的日子，那老家伙变成另样一个人了，爱情和痴狂都已过去，他现在是一位有理性有节制的人了。爱人还不知道，还向他索取报酬，提醒他过去发的什样誓，说的什样话，满以为他还是和从前一样的

人。而他却只有惭愧，既没有勇气说明他已改邪归正，也找不出办法去履行痴狂时代所立的誓约，既然变成有理性有节制了，就不愿故态复萌。他现在只好背弃过去了，非做负心人不可了，蚌壳完全翻一个身了^①，从前他追，现在他逃了。至于那爱人咧，迫于需要，还是要央求他，心里常怀怨恨，向老天诉苦。他所以走到这步，是由于在原则上不曾了解他不应该接受一个神魂颠倒的有爱情的人，应该接受一个神智清醒的没有爱情的人。若不然，他就不会落到一个没有信义的人手里，那人脾胃又坏，又妒忌，又没趣，损害了他的财产，损害了他的身体健康，尤其是损害了他的心灵的修养——人神所同崇敬的再没有比这种修养更高的。

想一想我这番话，美好的少年。要明白情人的友谊不是从善意来的，他有一种瘾，要拿你来过瘾。情人爱爱人，有如狼爱羊。

话就是这样，斐德若，我早就说过，我是由神灵凭附来说的，现在话完了，你不能从我口里再听到一个字了。

斐 还没有完，我想你才说了一半，还有接受没有爱情的人的好处那一半须拿来对仗起来。你为什么停在半路呢？

苏 你没有看到我的声调已由酒神歌体转到了史诗体吗？这还只是谴责，若是还要赞扬没有爱情的人，我会变成什么样呢？你没有觉得我已经由诗神凭附上了吗？这是由于你故意要作弄我。所以我只消补充一句：凡是有爱情的人的坏处，反过来就是没有爱情的人的好处。这就够啦，拖长有什么用处呢？

^① 希腊人有一种游戏，一人先在场中掷一块蚌壳，看它是阴边还是阳边落地（有如小孩戏铜钱），决定两队游戏人哪一队逃，哪一队追。这里“蚌壳翻身”指爱人原是被追求者，现在却变成追求者，情人则恰相反。

不管我说的这番话会有什样遭遇，那是它的遭遇，我却要过河，打最近的路回家，免得你让我倒更大的霉。①

斐 慢走点，苏格拉底，等着大热气过去再走。你没有注意到现在已快到正午了吗？正午太阳停在天中央，紧晒着咧。我们且留在这里，谈一谈刚才所说的话。等天气凉爽了，我们再回去。

苏 你对文章的爱好真到了极顶啦，斐德若，我只有惊赞。你的时代倒产生了一些文章，但是没有人能赶上你，催生出那么多的文章，或是你自己口诵的，或是你逼旁人做出的。我看只有忒拜人西密阿斯②是例外，旁人都赶不上你。我看你現在又要把我的另一篇文章催生出来。

斐 呵呵，好消息！怎样？这篇是什么？

苏 刚才我正要过河的时候，我又感到那种神旨。这种神旨来临，通常都是禁止我要做的某一桩事。我仿佛听见一种声音在我耳里说，我犯了漫神罪，没有忏悔赎罪，就不能走开。这足见我是一个天眼通，固然不是一个很高明的，也够我自己受用，象一个坏作家看自己的文章对自己是够好的一样。我现在很明显地觉得我犯了罪。谈到通天眼，最会通天眼的倒是人类心灵，斐德若！我刚才口诵我的文章时，心里就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惶恐，象伊比库斯③所说的怕“求荣于人而得罪于神”。现在我明白我的罪过了。

① 以上是格苏拉底的第一篇文章。他戏拟说，凡事物说明有爱情的人的短处，这种人贪求快感，一味自私，对于爱人，自身，财产和社会关系三方面都不利。

② 西密阿斯是一位哲学家，写过二十多种对话，已佚。

③ 伊比库斯是公元前六世纪希腊抒情诗人。

斐 什么罪过？

苏 你逼我口诵的那篇文章真是罪该万死呀，罪该万死呀！

斐 这话怎样说？

苏 一篇废话，而且多少是一篇谩神的文章！还能比这更可怕么？

斐 如果这篇文章真是象你所说的，倒是顶可怕的。

苏 哼！埃罗斯不是阿佛罗狄忒的儿子吗①？他不是一个神吗？

斐 至少照传说他是如此。

苏 但是莱什阿斯的那篇文章，和你作弄我从我口里掏出的那篇文章，都没有顾到他是神呀！如果埃罗斯是神（他本是神），他就不能是坏东西。可是刚才诵读的那两篇文章都把他描写成为一种坏东西，在这一点上它们都犯了谩神罪。还不仅如此，两篇虽都是废话，却都顶巧妙；说的都不是正经话，却充得象说出什么道理似的，来欺哄人们，博得声誉。所以我必须设法赎我的罪。在神话方面犯罪的有一个古老的赎罪法，连荷马都不知道，是由斯忒西科②发明的。他由于骂过海伦③，瞎了眼，却是不象荷马那样糊涂④；他知事识理，懂得他是为什么瞎了，急忙做了一首诗。诗是这样开头的：

这番话全不真实！

不，海伦，你根本不会上船，

① 据神话，爱神叫做埃罗斯(Eros)，是女爱神阿佛罗狄忒的儿子，而她又是天帝宙斯的女儿，火神的妻。

② 斯忒西科是公元前七世纪希腊抒情诗人。

③ 海伦是墨涅拉俄斯的妻，希腊最美的女人，爱上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跟他私奔，希腊人引以为耻，发动了荷马在《伊利亚特》里所歌咏的特洛伊战争。

④ 传说荷马是一位瞎眼诗人，这里的意象说他瞎眼是由于把十年战争归罪于海伦的私奔。

不，你根本不曾到特洛伊！

他做完了这首“认错诗”（这就是诗题），马上眼睛就不瞎了。我哩，要比这批人聪明一点，在骂了埃罗斯还没有受他惩罚之前，我就要做我的“认错诗”。可是这回我不象刚才诵那篇文章时含羞蒙面了，却要光着头露出面孔了！

斐 呵，呵，苏格拉底，那样我就再快活不过了！

苏 我的好斐德若，这就足见你见出我的那篇文章和你从你的钞本读出来的那篇文章都太不体面了。假使有一个高尚而和善的人在爱着或曾经爱过一个和他一样高尚而和善的人，假使他听到我们念的文章，听到我们谈的那些情人们对爱人们那样妒忌，那样仇恨，那样横加损害，他会怎样想呢？他不会以为我们的爱情观念是从向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爱情的水手们那里沾染来的吗？他对我们指责埃罗斯的那番话决不会赞同吧？

斐 我的老天，他决不会赞同！

苏 哼，你知道，我没有脸见这样一个人，我怕埃罗斯自己，所以我希望再做一篇文章，让它的清泉来洗净刚才那番话的苦咸味。我也要劝莱什阿斯赶快另写一篇，证明在旁的情形相同时，应该给恩宠的不是没有爱情的人，而是有爱情的人。

斐 你放心，他会写！你对有爱情的人颂扬了之后，我一定逼莱什阿斯也用同样题目另写一篇。

苏 我相信你，只要你还保持你固有的性格^①。

斐 尽管放心，请你开始说吧。^②

苏 呀，我刚才向他说话的那位美少年到哪里去了？他也应该听

① 斐德若写好文章，由本篇可见。

② 以上叙苏格拉底归悔谈爱神，要另做一篇翻案文章来赎罪，同时对于前两篇文章又作一番批评。

听这一篇。如果他不听这篇，我怕他会接受一个没有爱情的人。

斐 他就在你身边，随时听你指使。

苏 那么，美好的少年，你要知道，刚才我念的那篇是密里努人，庇托攸利斯的儿子斐德若的话，现在我要念的这篇是希麦刺人，克费穆的儿子斯忒西科^①的话。他的话是这样说的：

我的话全不真实，说爱人应该接受没有爱情的人，尽管有一个有爱情的人在那里，说这是因为一个是清醒的，一个是迷狂的。如果迷狂绝对是坏的，这话倒还可说；但是也有一种迷狂是神灵的禀赋，人类的许多最重要的福利都是从它来的。就拿德尔斐的女预言家和多多涅的女巫们^②来说吧，她们就是在迷狂状态中替希腊造了许多福泽，无论在公的方面或私的方面。若是在她们清醒的时候，她们就没有什么贡献。再比方说西比尔女仙们^③以及一般受神灵感召而能预言的人们，对于许多人们都预先指出未来的路径，免得他们走错。象这类事情是人人都知道的，用不着多举了。

有一件事是值得引证的，就是古代制定名字的人们不把迷狂(mania)看成耻辱，或是可以拿来骂人。若不然，他们就不会拿这名字加到预知未来那个最体面的技术上面，把它叫做“迷狂术”(manike)。他们所以这样定名，是因为把迷狂看成一件美事，是由神灵感召的。后世人没有审美力，加上一个t，把它变成mantike(“预言术”)。这正犹如用鸟和其他征兆来测知未来那个技术，本来是借助于思索，使

① 参看第100页注②。动机在认错赎罪，所以归原于斯忒西科。

② 求阿波罗预言者到德尔斐，求宙斯预言者到多多涅，西地预言都由女巫掌管。

③ 西比尔女仙十人都能预言。

人“心意”(oiesis)中知道“理”(nous)和“事”(historia),所以古人定名为oionoistike(“占卜术”);后世为了要声音好听些,加上一个o长音,就把它变成oiōnistikē(“鸟占卜”)了。①正如预言术在完善程度和在身分地位上都高于占卜术,迷狂也远胜于清醒,象古人可以作证的,因为一个由于神力,一个只由于人力。

其次,有些家族常由于先世血债,遭到灾祸疾疫之类天谴,绵延不绝,有一种迷狂可以找到禳除的方法。这种迷狂附到一些命数预定的人们身上,使他们祷告祈神,举行赎罪除灾的仪式,结果那参加仪式的受灾的人也就进到迷狂状态,找到免除祸疾疫的秘诀,从此以后他就永脱各种苦孽了②。

此外还有第三种迷狂,是由诗神凭附而来的。它凭附到一个温柔贞洁的心灵,感发它,引它到兴高采烈神飞色舞的境界,流露于各种诗歌,颂赞古代英雄的丰功伟绩,垂为后世的教训。若是没有这种诗神的迷狂,无论谁在敲诗歌的门,他和他的作品都永远站在诗歌的门外,尽管他自己妄想单凭诗的艺术就可以成为一个诗人。他的神智清醒的诗遇到迷狂的诗就黯然无光了。③

由神灵凭附而来的迷狂就有这些美满的效果,还有许多其他在这里说不尽的。所以迷狂并不是可怕的,我们也不要让任何话头吓唬倒,来相信一个神智清醒的比一个痴狂的是

-
- ① 希腊“预言术”与“占卜术”是两件事,前者由神灵凭附来预示将来祸福,后者凭鸟飞星变之类迹象推断祸福,前者要迷狂,后者要清醒。
- ② 希腊人迷信罪孽遗传,一人犯了罪,子孙几代都要受惩罚,因此有一种禳灾的宗教仪式。这里说的是第二种迷狂——宗教的迷狂。前面预言的迷狂是第一种。
- ③ 这段谈诗的迷狂是有名的一段,诗的迷狂即诗的灵感。参看《伊安篇》。

更好的情人。话本来不能这样说，相信这种话的人要想胜利的话，他就得证明：老天拿爱情给相爱的两个人，对他们彼此毫无一点益处。至于我们哩，所要证明的却正和这话相反：老天要赐人最大的幸福，才赐他这种迷狂。我的证明不一定能说服弄巧好辩的人们，可是在真正的哲人看，却是千真万确的。第一步我要研究灵魂的本质，无论它是人的或是神的。要知道这方面的真理，先要考察灵魂的情况和功能。①

凡是灵魂都是不朽的——因为凡是永远自动的都是不朽的。凡是能动另一物而又为另一物所动的，一旦不动时，就不复生存了。只有自动的，因为永不脱离自身，才永动不止，而对于一切被动的才是动的本源和初始。初始不是创生的，因为凡是创生的都由一个初始创生而来，而初始本身却不由另一物创生而来，否则它就不成其为初始。它既不是创生的，就必然是不可毁灭的；因为若是初始毁灭了，它自身就不能无所自而创生，而它物也就不能由它而创生，如果凡物不能不由初始创生的道理是真确的。从此可知：凡是自动的才是动的初始，就其为初始而言，既不能由它物创生，也不能毁灭，否则全体宇宙和万事万物就同归于尽，永不能再有一物使它们动，使它们又开始生存。自动者的不朽既然证明了，我们就可毫不迟疑地说：这种自动性就是灵魂的本质和定义。凡是由它动的物体可以叫做无灵魂的，凡是由自动的物

① 希腊文Pneuma，拉丁文Anima，法文Ame，英文Soul，一字含义甚广，指“生命”，“生命的主宰”，与身体相对的“心”，“有生命的人或物”。希腊人相信这是可离身体生存而且不朽的，原带有宗教迷信意味，所以译“灵魂”，还它的迷信本色。至于单指“心”时则译“心灵”，因为古代人看“心”都不脱“灵魂”的意思。我们现代人可以把它作“生命”和“心”去了解。古代人对这东西也有一个唯物的看法，就是把它看作生时有，死时去的那个“气”。

体可以叫做有灵魂的，因为灵魂的性质原来如此。如果自动者确实就是灵魂，它就必然不是创生的，不可毁灭的了。关于灵魂不朽的话这就够了。

至于灵魂的性质，要详说起来，话就很长，而且要有神人的本领，较简易的而且是人力所能做到的是说一 说 灵 魂 的形似。我们姑且把灵魂比譬为一种协合的动力，一对飞马和一个御车人。神所使用的马和御车人都本身是好的，而且血统也是好的，此外一切生物所使用的马和御车人却是复杂不纯的。就我们人类来说，御车人要驾驭两匹马，一匹驯良，另一匹顽劣，因此我们的驾驭是一件麻烦的工作。这里我们要问：所谓“可朽”和“不朽”是怎样区别出来的呢？凡是灵魂都控制着无灵魂的，周游诸天，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状。如果灵魂是完善的，羽毛丰满的，它就飞行上界，主宰全宇宙。如果它失去了羽翼，它就向下落，一直落到坚硬的东西上面才停，于是它就安居在那里，附上一个尘世的肉体，由于灵魂本有的动力，看去还象能自动，这灵魂和肉体的混合就叫做“动物”，再冠上“可朽的”那个形容词。至于“不朽者”之所以叫做“不朽者”，却不是人类理智所能窥测，我们既没有见过神，又不能对神有一个圆满的观念，只能假想他是一个不朽的动物，兼具灵魂和肉体，而这两个因素是无始无终地紧密接合在一起的。不过关于这问题，我们究竟怎样说，最好委之于神。我们姑且只问灵魂何以失去它的羽翼。

羽翼的本性是带着沉重的物体向高飞升，升到神的境界的，所以在身体各部之中，是最近于神灵的。所谓神灵的就是美，智，善以及一切类似的品质。灵魂的羽翼要靠这些品

质来培养生展，遇到丑，恶和类似的相反品质，就要遭损毁。诸天的上皇，宙斯，驾驭一辆飞车，领队巡行，主宰着万事万物；随从他的是一群神和仙，排成十一队，因为只有赫斯提亚^①留守神宫，其余列位于十二尊神的，各依指定的次序，率领一队。诸天界内，赏心娱目的景物，东西来往的路径，都是说不尽的，这些极乐的神和仙们都在当中徜徉遨游，各尽各的职守，凡是有能力又有愿心的都可以追随他们，因为神仙队中无所谓妒忌。每逢他们设宴寻乐，他们都沿那直陡的路高升一级，一直升到诸天的绝顶。载神的车马是平衡排着的，而且听调度的，所以升起来很容易；但是其他的上升很困难，因为他们的马有顽劣的，若是没有受过御车人的好教练，就会拖他们下降到地上，于是灵魂感到极端痛苦和冲突。至于不朽者们到达绝顶时，还要进到天外，站在天的背上，随着天运行，观照天外的一切永恒的景象。

天外境界还没有，也永不会有尘世的诗人来好好地歌颂。我现在要把它描绘一下，因为我必须敢照真理说，既然真理是我的题旨。就在这天外境界存在着真实体，它是无色无形，不可捉摸的，只有理智——灵魂的舵手，真知的权衡——才能观照到它。因此，神的心思，由于从理智和真知滋养成的——以及每个能求合宜滋养的那种灵魂的心思，到了能见真实体的火候——见到事物的本体，就怡然自得，而真理的光辉就成为它的营养，使它发扬光大，一直到天的运行满了一周，带它回到原点的时候。在运行的期间，它很明显

① 希腊神话中有十二位大神，都由宙斯领导。赫斯提亚是其中之一，她是家庭神，终身不嫁，象征贞洁。她留守天宫，所以这里只有十一位神领队巡行诸天。

地，如其本然地，见到正义，美德，和真知，不是象它们在人世所显现的，也不是在杂多形象中所显现的——这些是我们凡人所认为真实的——而是本然自在的绝对正义，绝对美德，和绝对真知。它既然以同样方式见到一切事物的本体而心旷神怡了，它又回到天内，回到它的家。到了家，御车人把马牵到马房，拿仙露神浆来给它们吃。

神的生活如此。至于旁的灵魂咧，凡是能努力追随神而最近于神的，也可以使御车人昂首天外，随着天运行，可是常受马的拖累，难得洞见事物的本体；也有些灵魂时升时降，驾驭不住顽劣的马，就只能窥见事物本体的局部。至于此外一些灵魂对于上界虽有愿心而无真力，可望而不可攀，只困顿于下界扰攘中，彼此争前，时而互相践踏，时而互相碰触，结果闹得纷纷乱闯，汗流浹背，由于御车人卤莽灭裂，许多灵魂因此受伤，羽翼也损坏了。费尽大力，看不见真理，这批灵魂就引身远退，于是他们的营养就只有妄言妄听的意见^①了。为什么灵魂要费那样大力来求见真理大原呢？因为那大原上长着灵魂的最高尚的部分所需要吃的草，以高举灵魂为本性的羽翼也要借这种草来滋养。

现在就要讲阿德拉斯提亚^②的诏命了。凡是灵魂紧随着神而见到事物本体的，一直到下一次运行的开始，都可不受到伤害；如果它能常保持这状态，它就可永不受伤害；如果它不顺随神，没有见到事物本体，或是由于不幸，受着昏沉和罪恶的拖累，它就沉重起来，终于失去羽翼而沉到地上。于是

① 柏拉图所谓“意见”是和“知识”相对的，前者只是对于现象的未经证实的了解，后者才是对真实本体的理性的认识。

② 阿德拉斯提亚是司命运的神。

它就依一种定律，在第一代里不能投生于任何兽类。如果它对于真理见得最多，它就附到一个人的种子，这个人注定成为一个爱智慧者，爱美者，或是诗神和爱神的顶礼者，这是第一流，第二流的种子成为守法的君主，战士或是长于发号施令者。第三流投生为一个政治家，或者至少是一个经济学家或财政家。第四流投生为一个爱好体育的或是以治疗身体为业的。第五流投生为一个预言家或是掌宗教典礼的。第六流最适宜于诗人或是其他摹仿的艺术家。第七流为一个工人或农人。第八流为一个诡辩家或煽惑群众者。第九流则为一个僭主。

在这九种不同的情况中，凡是依正义生活的以后可以升到一种较好的情况，不依正义生活的以后就要降一级。因为每个灵魂不过一万年，不能回到他的原来出发点，也就不能恢复他的羽翼，仅有的例外是爱智慧的哲学家，或是以哲学的爱去爱少年人的。他们的灵魂如果连续三次都维持这样生活而不变，到了千年运行一度的第三度，就可以恢复羽翼，到了三千年满了，就可以高飞而去。此外一切灵魂，到第一生终了时都要应传受审，依审判的结果，或是到地下监狱里，为他们的罪过受惩罚，或是飘然升到天上某一境界，过一种足以酬报在世功德的生活。但是到了一千年终了时，这两批灵魂都要回来选择次一生的生活，这选择是全凭自愿的。就是在这种时会，本来是人的灵魂有转到兽类生活的，也有本来是兽，由兽转到人，现在又转回到人的。但是向从来没有见过真理的灵魂，就决不能投生为人。

这原因在人类理智须按照所谓“理式”^①去运用，从杂多的感觉出发，借思惟反省，把它们统摄成为整一的道理。这

种反省作用是一种回忆，回忆到灵魂随神周游，凭高俯视我们凡人所认为真实存在的东西，举头望见永恒本体境界那时候所见到的一切。现在你可以明白只有哲学家的灵魂可以恢复羽翼，是有道理的，因为哲学家的灵魂常专注在这样光辉景象^②的回忆，而这样光辉景象的观照正是使神成其为神的。只有借妥善运用这种回忆，一个人才可以常探讨奥秘来使自己完善，才可以真正改成完善。但是这样一个人既漠视凡人所重视的，聚精会神来观照凡是神明的，就不免被众人看成疯狂，他们不知道他其实是由神凭附着的。

以上所讲的都是关于第四种迷狂。有这种迷狂的人见到尘世的美，就回忆起上界里真正的美，因而恢复羽翼，而且新生羽翼，急于高飞远举，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象一个鸟儿一样，昂首向高处凝望，把下界一切置之度外，因此被人指为迷狂。现在我们可以得到关于这种迷狂的结论了，就是在各种神灵凭附之中，这是最好的一种，无论就性质还是就根源来说，无论就迷狂者本人还是就他的知交来说；钟爱美少年的人有了这种迷狂，就叫做爱情的迷狂。每个人的灵魂，我前已说过，天然地曾经观照过永恒真实界，否则它就不会附到人体上来。但是从尘世事物来引起对于上界事物的回忆，这却不是凡是灵魂都可容易做到的，凡是对于上界事

① 柏拉图所谓“理式”(eidos, 即英文idea)是真实世界中的根本原则，原有“范形”的意义。如一个“模范”可铸出无数器物。例如“人之所以为人”就是一个“理式”，一切个别的人都从这个“范”得他的“形”，所以全是这个“理式”的摹本。最高的理式是真，善，美。“理式”近似佛家所谓“共相”，似“概念”而非“概念”；“概念”是理智分析综合的结果；“理式”则是纯粹的客观的存在。所以相信这种“理式”的哲学，属于客观唯心主义。

② “光辉景象”指灵魂在上界所见到的绝对的真善美。

物只暂时约略窥见的那些灵魂不易做到这一点，凡是下地之后不幸习染尘世罪恶而忘掉上界伟大景象的那些灵魂也不易做到这一点。剩下的只有少数人还能保持回忆的本领。这些少数人每逢见到上界事物在下界的摹本^①，就惊喜不能自制，他们也不知其所以然，因为没有足够的审辨力。

正义，智慧以及灵魂所珍视的一切在它们的尘世仿影中都黯然无光，只有极少数人借昏暗的工具^②，费极大的麻烦，才能从仿影中见出原来真相。过去有一个时候，美本身看起来是光辉灿烂的。那时我们跟在宙斯的队伍里，旁人跟在旁神的队伍里，看到了那极乐的景象，参加了那深密教的入教典礼——那深密教在一切深密教中可以说是达到最高神仙福分的；那时我们颂赞那深密教还保持着本来真性的完整，还没有染到后来我们要染到的那些罪恶；那时隆重的入教典礼所揭开给我们看的那些景象全是完整的，单纯的，静穆的，欢喜的，沉浸在最纯洁的光辉之中让我们凝视，而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纯洁，还没有葬在这个叫做身体的坟墓里，还没有束缚在肉体里，象一个蚌束缚在它的壳里一样。暂且放下回忆不谈吧！因为留恋过去，我的话说得太长了！

我回到美。我已经说过，她在诸天境界和她的伴侣们同放着灿烂的光芒。自从我们来到人世，我们用最明朗的感官来看她，发见她仍旧比一切更明朗，因为视官在肉体感官之中是最尖锐的；至于理智却见不着她。假如理智对她自己和其他可爱的真实体也一样能产生明朗的如其本然的影象，

① “上界事物”是“理式”，“下界摹本”是由“理式”来的具体事物。

② “昏暗的工具”指感官，有肉体蒙蔽，所以昏暗。

让眼睛看得见，她就会引起不可思议的爱了。但是并不如此，只有美才赋有一种能力，使她显得最出色而且最可爱。

一个人如果不是新近参加入教典礼，或是受了污染，他就很迟钝，不易从观照人世间叫做美的东西，而高升到上界，到美本身。他也不能抱着敬心朝这方向去望，却把自己抛到淫欲里，象畜牲一样纵情任欲，违背天理，既没有忌惮，也不顾羞耻。至于刚参加入教典礼的人却不然，他所常观照的是过去在诸天境界所见到的真实体，如果他见到一个面孔有神明相，或是美本身的一个成功的仿影，他就先打一个寒颤，仿佛从前在上界挣扎时的惶恐再来侵袭他；他凝视这美形，于是心里起一种虔敬，敬它如敬神；如果他不怕人说他迷狂到了极顶，他就会向爱人馨香祷祝，如向神灵一样。当他凝视的时候，寒颤就经过自然的转变，变成一种从未经验过的高热，浑身发汗。因为他从眼睛接受到美的放射体，因它而发热，他的羽翼也因它而受滋润。感到了热力，羽翼在久经闭塞而不能生长之后又苏醒过来了。这种放射体陆续灌注营养品进来，羽管就涨大起来，从根向外生展，布满了灵魂胸脯——在过去，灵魂本是周生长着羽毛的。在这过程中，灵魂遍体沸腾跳动，正如婴儿出齿时牙根感觉又痒又疼，灵魂初生羽翼时，也沸腾发烧，又痒又疼。

每逢他凝视爱人的美，那美就发出一道极微分子的流（因此它叫做“情波”）^①，流注到他的灵魂里，于是他得到

① 希腊文himeros一字由“向前动”，“极微分子”，“流”三个意义合成的。柏拉图以为一见钟情时，对方发出一种极微液体流到钟情人的灵魂里。这是爱情的一种唯物的解释。依近代心理学，对方在容貌或其他生理方面有某种特点，刺激了性欲本能，引起爱的情绪。这里依原文字义译“情波”，英译本有干脆译为“情绪”或“欲望”的。

滋润，得到温暖，苦痛全消，觉得非常欢乐。若是他离开了那爱人，灵魂就失去滋润，他的毛根就干枯，把向外生发的幼毛窒塞住，不让它们生发。这些窒塞住的幼毛和情波融在一起，就象脉搏一样跳动，每一根幼毛都刺戳它的塞口，因此灵魂遍体受刺，疼得要发狂。但是只要那爱人的美一回到记忆里来，他就转痛为喜了。这痛喜两种感觉的混合使灵魂不安于他所处的离奇情况，徬徨不知所措，又深恨无法解脱，于是他就陷入迷狂状态，夜不能安寝，日不能安坐，只是带着焦急的神情，到处徘徊，希望可以看那具有美的人一眼。若是他果然看到了，从那美吸取情波了，原来那些毛根的塞口就都开起来，他吸了一口气，刺疼已不再来，他又暂时享受到极甘美的乐境。所以他尽可能地不肯离开爱人的身边，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父母亲友全忘了，财产因疏忽而遭损失，他也满不在意，从前他所引以自豪的那些礼节和规矩，也被他唾弃了。他甘心做奴隶，只要人家允许他，紧靠着他所渴望的人躺着，因为他不仅把他当作具有美的人来崇敬，而且把他看成消灾除病的医生。

我的美好的少年，这番话本是向你说的，这种情感在人间叫做“埃罗斯”^①，如果我告诉你们怎样称呼它，少不更事的象你当然不免发笑。有两句歌颂“埃罗斯”的诗——我想是摹仿荷马的诗人们的手笔，其中第二句很不高明，而且音节也简直不调，这两句诗是这样：

凡人叫他做凭翼而飞的埃罗斯，
但神们叫他做羽客，因为他生性能长羽翼。

^① 埃罗斯(Eros)是希腊文，意思是“爱情”，参看第100页注①。

信不信由你，但是爱的原因和效果却都象这里所说的。

如果钟情人从前在宙斯的队伍里站过班，他对以羽翼得名的那个神所加的负担，就可以比旁人负得重些。如果他追随着战神阿瑞斯巡行诸天，现在钟情了，他就会幻想他的爱人对不起他，动了杀机，不惜让爱人和自己同归于尽。追随着其他诸神的人们也可以例推。每个人曾经站在那个神仙队里，就尽力尊敬那个神，摹仿那个神，只要他还没有受污染，他的人生生命还在第一代；他和爱人以及一般人的交往态度也就按照他所追随之神的性格。因此，每个人选择爱的对象，都取气味相投的，那被选择的对象仿佛就是他的神，就象他所雕饰的一尊神象，备他供奉祷祝。比如说，宙斯的随从者就找性格象宙斯的爱人，所以要看他在本性上是不是一个哲人，是否宜于督导。他们若找到了这样对象，就钟情于他，尽力使他真正成为哲人，宜于督导。如果他们从前没有做过这种事，现在就开始学习，请教凡是可以赐教的人，或是自己研讨。他们凭自力循路前进，要发见他所追随之神的性格，通常是能如愿以偿，因为他们不得不聚精会神地凝视那神。到他们从追忆达到那神，就得到他的感发，从他那里学得他们的性格和习惯，凡是凡人所能分取于神的他们都得到了。于是他们就把所获得的这些果实拿给爱人，爱他比从前更深挚。他们从宙斯那里所吸取的甘泉，象酒神的女信士饮酒一样，他们都拿来灌注到爱人的灵魂里，使他尽量类似他们所追随之神。再比如说天后赫拉的随从者所寻求的少年人是有帝王气象的，到寻求到手了，就恰恰按照天后的性格去对付他。阿波罗以及其他诸神的信徒都可以此例推。他们都跟着自己的神的脚步走，找爱人都要他符合那神的性格。找

到了这样对象，他们一方面自己尽力摹仿那神，一方面督导爱人，使他在行为风采上都和那神相似。这要看爱人们各人的能力，至于他们对于爱人却不存妒忌，而要尽一切努力使他类似他们自己，也类似他们所尊敬的神。凡是真正能爱的人们用情都是这样完美，如果他们成就了他们的爱情，他们就算参加了神圣深密教的入教典礼，而爱人也从他们手里得到美满的幸福，只要他让爱征服了。他是怎样让爱征服的？请听下文：

在这故事的开始，我把每个灵魂划分为三部分，两部分象两匹马，第三部分象一个御车人。我们现在姑且还依这种划分。你也许还记得，这两匹马之中一匹驯良，一匹顽劣。究竟它们驯良在哪里，顽劣在哪里，我们还没有说明，现在就要说明了。头一匹马占较尊的位置，样子顶美，身材挺直，颈项高举，鼻子象鹰钩，白毛黑眼。它爱好荣誉，谦逊和节制，因为懂事，要驾驭它并不要鞭策，只消劝导一声就行。至于顽劣的马恰相反，庞大，拳曲而丑陋，颈项短而粗，面庞平板，皮毛黝黑，眼睛灰土色里带血红色，不规矩而又骄横，耳朵长满了乱毛，又聋，鞭打脚踢都难得使它听调度。所以每逢御车人看到引起爱情的对象，整个灵魂让感觉惹得发烧，情欲刺戳得他又痒又疼的时候，那匹驯良的马知羞识耻，不肯向那爱人冒然跳去；而那匹顽劣的马却不顾主人的鞭策或刺棍，就乱蹦乱跳，给它的主人和马伴惹出说不尽的麻烦，逼主人向那爱人跑，去追求爱情的欢乐。它的主人和马伴起初对它所怂恿的那种违法失礼的罪行都愤然抗拒，可是后来被它闹得不休，也就顺从了它，让它带着走，做它所怂恿的事了。

因此，他们来到那美少年面前，看见他满面红光。那御车人因而回想起美的本体，回想起她和节制并肩站在一个神座上。他在这幅景象面前一边惶恐，一边肃然起敬，不觉失足向后倒在地上；这一失足猛地把缰子往后一拉，拉得两匹马都屁股坐地，一匹很驯服地不动，另一匹却挣扎个不休。人马倒退了几步之后，那匹驯良的马又羞又惧，浑身汗湿；而那匹顽劣的马跌倒和被口铁碰击之后刚止了疼，刚喘了一口气，就破口痛骂，骂它的主人和马伴，骂他们懦弱，退了队伍，不守约。它又催他们向前冲，尽管他们不肯，它还是催，他们央求下次再说，它才勉强应允。约定的时候到了，他们装着忘记了这回事，它提醒他们，蹦着叫着拖着要走，逼他们再度到那爱人面前去作同前次一样的提议。后来他们人马快要走到了，它向前低下头，咬紧口铁，死劲向前拖。但是御车人又感到前次的那种情绪，而且更强烈，象赛跑人跑到终点的栅栏一样，向后退，缰子比前次拉的更猛，把那匹顽马的口铁往后猛扯，扯得它口破血流，屁股和腿子都栽在地上栽破了，惹得它只好挨痛。这经验重复了许多次，那匹坏马终于学乖了，丢掉它的野性了，低头贴耳地听御车人的调度，一看到那美的对象就吓得浑身发抖。到了这个时候，情人的灵魂才带着肃敬和畏惧去追随爱人。

因此那爱人受到无限的崇拜，就象是一个神，而那情人并非开玩笑，而是出自真心真意。在爱人方面，他对这个忠仆也自然有一种友谊。虽然在从前他的学友或旁人也许警告过他，说接近情人是不体面的事，因而使他要拒绝情人，可是时过境迁，到了适当的年龄，他就改变态度，准许情人和他来往了。因为坏人和坏人天生注定的不能做朋友，好人也

天生注定的只和好人做朋友。他既然接受了情人，听过他的言论，亲近过他的风采，双方的情感就日渐亲昵，他就不免为情人的恩爱所感动，觉得凡是他的亲亲友友对他的友谊加在一起，也万万比不上这位神灵凭附的朋友所给他的恩情。他以后继续亲近那情人，在健身场或其他会场上和他拥抱，于是就有我已说过的那种泉流——宙斯钟情于伽尼弥德^①的时候把它叫做“情波”——大量地向情人流注。它一部分注进他身体里面，一部分在他装满之后又流出来了。象一阵风或是一个声音碰到平滑而坚硬的东西就往回窜，窜回原出发点一样，那从美出发的情波也窜回到那美少年，由天然的渠道——他的眼睛——流到他的灵魂。到了灵魂，把它注满了，它的羽翼就得滋润，开始发出新毛羽，这样一来，爱人的灵魂也和情人一样装满爱情了。

这样地他在爱了。爱什么呢？他说不出，也说不出他尝的什样滋味，为了什么理由。他就象一个人看了别人的沙眼，自己也得了沙眼。他的情人象一面镜子，在这里面他看见了自己的形象，何以如此，他却莫名其妙。情人在面前，象情人自己所曾经验的一样，苦恼就一去无踪影了；情人不在面前，也象情人自己所经验的一样，就渴望能再见。他可以说有了回爱，或是爱情的返照。他不把这个叫做“爱情”，只肯把它叫做“友谊”，可是他情人所想望的他也想望，只是比较淡薄一点，他也想望见面，接触，接吻，拥抱。以后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他们俩在同床时，那情人的不受约束的马就有好多话向主人说，劝他要在一点快活事里得到许多心血的

^① 伽尼弥德是希腊神话中最美的少年，替宙斯斟酒。

报酬；爱人的劣马虽不做声，可是热得发烧，莫名其妙地神魂不宁伸出膀子去抱那情人，吻他，心里想，这也不过象吻一个密友一样。他们既然拥抱在一起了，情人若是要求什么，爱人也就不至于拒绝了。但是那另一匹马，那匹驯良的马，却和主人站在一起，受了贞洁和理性的感召，向那匹劣马进行挣扎抵抗。

姑且假定他们的本性中高尚的成分占了优胜，因而让他们过着有纪律而且有哲学意味的生活，那么，他们在世的时候就会终身谐和快乐了，因为他们能作自己的主宰，循规蹈矩，降伏了恶根，开放了善源。到了他们去世的时候，他们就身轻如燕，举翼升天，在三次奥林庇亚竞赛中，他们得过第一次胜利了^①。这是最大的福分，凡人所能凭人类智慧或神灵迷狂而得到的福分都莫过于此了。姑且假定和这相反的情形，假定他们过着一种较粗鄙的生活，不爱智慧而只爱荣誉，那匹劣马就很可能在沉醉或放肆的时候，趁灵魂不戒备，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方，选择凡人以为快乐的事来做。既然做了一回，他们以后就陆续地做，可是还不敢做的太多，因为他们所做的并不是他们全心全意所决择的。他们俩也相亲相爱，可是不如上面所说的那两位深挚；他们相依相靠，无论是在爱情旺盛还是在爱情衰竭的时候，因为他们深信彼此已交换过最神圣的信誓，若是有一天因为反目而背弃了那信誓，就不免冒犯神明。到临终的时候，他们固然没有羽翼，可是并非没有在长羽翼上努过力，他们的灵魂也离开了肉体。这对于他们的爱情的迷狂不算是一个小报酬，因为按照

^① 依希腊惯例，在奥林庇亚竞赛中，摔跤连胜三次才算胜利。

规律，凡是提过脚预备走登天大路的人们，就不至于要走阴间黑路；他们就要手牵着手一阵前行，过着光明而愉快的生活，到了应长羽翼的时候，他们还是长羽翼，为了他们的爱情的缘故。

我的美好的少年，有爱情的人的友谊就能给你这样伟大的神仙福分！但是如果和没有爱情的人来往，双方的关系就混杂着尘世的小心谨慎和尘世的寒酸打算，结果就不免在爱人的灵魂里养成俗人认作品德的庸陋，注定要在地面和地下滚来滚去，滚过九千年，而且常在愚昧状态里滚。

亲爱的爱神啊！这是我尽我的能力所能做到的一篇最好的认错诗，我拿它来作为献礼也作为洗罪书。“从各方面看，尤其从词藻方面看”，都是用诗的声调，斐德若使我不得不如此。求你对前一篇文章宽宥，对这篇文章奖掖，求你保佑我，不要生气把你已经给我的那套爱情学问收回，也不要让它有毛病；求你保佑我在美少年们面前比从前更能博得信任。若是在前一篇文章里，斐德若和我说了什么话得罪了你，请你把它记在莱什阿斯的账上，没有他就不会有那篇文章，请你医好他的毛病，不再做这类文章，让他象他的哥哥波勒马库斯^①一样，转到哲学方面去。那么，现在也在你面前的他的这位情人就不会象今天这样在两种意见中徘徊，举棋不定，就会全心全意地把生命贡献给爱情和哲学言论。^②

斐 我参加你的祷祝，如果这样对我们比较好，我就祷祝我们能象这样。至于你这篇文章，我老早就钦佩不置了，比前一篇做的真要美得多啦！我恐怕莱什阿斯要显得是小巫见大巫了

^① 波勒马库斯可能是苏格拉底的弟子，《理想国》对话第一部分就是在他家里举行的。

——若是他肯另写一篇和你的比赛。我倒不相信他肯。因为就在不久以前，有一位政客攻击他，就抓着他的这个短处，口口声声说他是一个“文章作家”，为顾全他的名誉，他也许不再干这勾当了。

苏 你倒想的怪，我的小伙子！如果你以为你那位朋友那样容易吓唬倒，你就错认了人！同时，你一定相信攻击他的那人说的是真心话？

斐 显然象是真心话。你自己也知道，国内最有名有势的人物都

-
- ② 以上是苏格拉底的第二篇文章，目的在推翻前两篇文章的论点，说明爱情的神圣，以及爱情与灵魂的关系。这里包含柏拉图哲学的精华，和《会饮篇》的第俄提玛的启示一段有同等的重要。文长意多，又掺杂神话，骤读不易了解，现在把它的脉络理清，以便初学。全文分三大段，每段又常分数节。（一）迷狂的神圣性：前两文诋毁爱情，都以为爱情是一种疯狂状态，所以这里颂扬爱情先从颂扬迷狂出发；（二）灵魂的本质和演变：要明白迷狂的神圣性，我们须进一步了解灵魂：（A）灵魂在本质上是不可朽的（意即“神圣的”），用自动的道理证明；（B）灵魂的活动如一人御两飞马（象征理智驾驭意志和欲念）游行，游行顺畅与否，看两马是否驯良，御者是否驾驭有方，神与凡人由此分别；（C）灵魂的巡游（象征生命的经历，学问道德的修养）：诸神分队巡行诸天，凡人的灵魂随行，御良马驯者高飞天外，窥见真实本体（真善美诸理式），御马较差者各随能力所至，愈飞低所见愈浅，御劣马顽者骹羽堕地，与肉体结合，成为各种高低不同的人物；（D）灵魂的轮回：与肉体结合的灵魂视其修行努力的程度，和羽翼的长短强弱，依一定时限轮回，上升诸天或下堕畜界；（E）灵魂的记忆：人在世间的感官经验可以唤起投生前巡行诸天时所见真实本体或理式的记忆，因为这些感官经验本是理式的摹本；这种记忆使灵魂复生羽翼，准备再度高飞。（三）爱情的本质与表现：（A）爱情就是因美的感官印象而回忆美的理式时的心理紧张焕发状态，一般人以为它是迷狂，其实是受神灵凭附；在爱情中灵魂吸取营养，滋长羽翼；爱情是对于美的本体的眷恋，所以它就是哲学；（B）爱情的种类随游行诸天时所见深浅而不同，未见理式者美的感官印象只能引起兽欲，曾见理式者美的感官印象引起对于美的崇拜，而且要对所崇拜的对象起教育作用，使他更加完美，逼近神明；（C）修行浅薄者的爱情往往是意志（驯马）与欲望（劣马）的冲突，御者（理智）须能逐渐约束劣马，使它就范，才能克服冲突，达到胜利。从此可知和真正有爱情的人来往是一种很大的福分。

觉得写文章，留下著作给后人，是很可耻的事，深怕后人叫他们做“诡辩家”^①。

苏 你没有看见，斐德若，那是“甜蜜的转弯抹角”^②。你也没有看见，凡是自视甚高的政客们都很欢喜写文章，而且渴望留下著作传到后世。每逢他们写了文章，对赞助那文章的人们特别感激，所以在文章开头就特别加一句声明说在哪些场合得到了哪些人的赞助。

斐 你的话是什么意思，我不懂。

苏 你不懂？他们在文章开头就把赞助人的姓名写下。

斐 怎样写？

苏 他们这样写：“承元老院，承人民，或元老和人民，赞助，由于某某人的建议”。建议人就是作者自己，他这样庄重其词地替自己吹嘘一番，然后向那些赞助人显自己的聪明，就写将下去，往往写的很冗长。你看这种作品不就是写的文章吗？

斐 可不就是写的文章！至少在我看是如此。

苏 如果那篇文章受到喝采，作者就高高兴兴地离开剧场，如果没有人理睬，他写文章的权利和当写作家的尊严都被剥夺了，他自己和他的同党人就只好哭丧了。

斐 他们确是如此。

苏 很显然的，他们对写文章，不但不鄙视，而且羡慕。

斐 一点也不错！

① 诡辩家是当时以贩卖知识，教人辩论演说为职业的学者们，他们站在新兴的民主运动方面，所以苏格拉底对他们深恶痛绝。本篇所讥嘲的莱什阿斯就是诡辩家的代表。

② 这句各英译本所据原文有问题，现依罗本的校正文。引语来源不明，意思是说“绕弯子说话，不可靠”。

苏 再说，若是一个演说家或是一个国王既有权势，又有才能，比得上莱科勾，梭伦，或是达柔斯，^①能在一国成为不朽的文章作家，他不会当在世时就把自己比一个神吗？而且后人看一看他的作品，不也是这样看待他吗？

斐 确实如此。

苏 既然如此，你想象这样一个人，尽管他多么讨厌莱什阿斯，他会拿作家当作丑事来骂他吗？

斐 他当然不会，至少是根据你的话来说，若是他骂莱什阿斯，那就等于骂他自己的癖好。

苏 因此，写文章本身并没有什么可丑，这是很显然了。

斐 那有什么可丑呢？

苏 我想写文章可丑，是在写得坏的时候。

斐 显然是如此。

苏 写作的好坏究竟怎样来确定呢？要研究这个问题，斐德若，我们是否需要根据莱什阿斯，根据凡是写作过的或是有意于写作的人们，无论所写作的是关于国家大事或是个人私事，无论所写作的形式是象诗有韵律或是象散文没有韵律呢？

斐 你问我们是否需要？研究文章是乐事，人活着干吗，若是不为着这样乐事？难道还是为着那些体肤的快乐？这些体肤的快乐都先经过苦痛而后才可以享受，所以说它们是“奴役性的”快乐是很正当的。

苏 无论如何，我们好象还有时间。并且我还有一个念头，那些蝉正在我们头上歌唱，它们的习惯向来就是这样，到正午大热时就唱，我想它们的眼睛在朝你和我看着，若是它们看见

^① 三人是斯巴达，雅典，波斯三国的立法者。法律也是一种文章。

我们俩象普通人一样，在正午时就丢下话不谈，只管睡觉，垂下头懒洋洋地让它们的音乐催眠，它们会有理瞧不起我们，以为不知哪里来了这两个奴隶，找到这泉水旁边来睡午觉，象羊子一样！但是如果它们看见我们谈话，我们的船走过它们象走过塞壬仙女们一样，不受它们的清歌诱惑，①它们也许要佩服我们，因而就把神们赐给它们的那套迷人的法宝传给我们咧。

斐 什么法宝？我好象没有听说过。

苏 那倒怪，一个诗神的信徒连这样事都没有听说过！故事是这样：从前蝉都是人，诗神降生以前的一种人。后来诗神降生了，歌唱新出现了，这种人就有些欢喜得要发狂，只管唱歌，忘记了饮食，一直到死为止。就是这批人变了蝉。它们从诗神那里得到一个法宝，一生下地就不须有营养，干着喉噪空着肚皮马上就歌唱，一直到死为止。死后它们就去见诗神们，报告世间哪些人崇拜她们，哪些人崇拜她们中间哪一个。它们向托普西科神报告在合唱队舞蹈中崇拜她的人们，使她们更得她宠爱；向爱刺托神报告爱人们；其余依次例推，向每一个诗神报告她所掌的那一行中崇拜她的情形。向九诗神中年代最长的卡利俄珀以及年纪较次的乌刺尼，她们报告终身从事哲学而且就拿哲学这种音乐来崇拜她们的人们，因为这两位诗神所掌管的是天以及神和人的各种问题，所以发出的声调是最和美的。② 斐德若，你看，我们有许多理由不睡午

① 见《奥德赛》卷十二。塞壬仙女们住在一个海岛上，以歌舞诱过客登陆，把他们饿死。俄底修斯乘船过岛时用蜡封住水手的耳，把自己绑在桅杆上，所以免于诱惑。

② 九诗神各有所掌，托普西科掌舞蹈和歌唱，爱刺托掌情诗和摹仿舞，卡利俄珀掌史诗，乌刺尼掌天文学。

觉，应该谈下去。

斐 好，我们就谈吧。①

苏 我们就谈我们刚才提出要讨论的问题，文章的好坏究竟在哪里，无论它是口说的或是笔写的。

斐 顶好，就谈这个。

苏 文章要做的好，主要的条件是作者对于所谈问题的真理要知道清楚。你是否这样看？

斐 可是关于这个问题，我听到人说的是这样：预备要做辞章家的人丝毫不需要知道真正的正义，只要知道裁判的群众大概认为是正义的；他也不需要知道真正的善和美，只要知道群众所认为善和美的。他们说，说服的效果是从群众意见而不是从真理得来的。

苏 我们不能随便就把一句话抛开，斐德若。它既然是有学问的人们所说的，我们就得研究它是否有点道理。所以你刚才所说的那种话不能置之不理。

斐 当然。

苏 我们且这样来看，假如我要说服你去买一匹马去打仗，可是我们俩都不知道马是什么，只是我知道这一点，就是你斐德若相信马是一种耳朵最长的家畜。

斐 那就荒谬可笑了，苏格拉底！

苏 还不仅如此，假如我要好好地说服你，就写一篇文章，写一篇颂驴文，里面就把驴当作马，说它有多么大的价值，无论放

① 以上是苏格拉底说完第二篇文章后的一段插曲。斐德若以为莱什阿斯不敢另作一篇来比赛，因为他怕人说他是“诡辩家”或“文章作家”，苏格拉底说明写文章并不是丑事，写得坏才可耻。于是讨论转到文章好坏的问题。

在家里使用或是骑着打仗，不但可以骑着打仗，还可以载行李，还可以有许多其他用途。

斐 那就更荒谬可笑了。

苏 一个朋友的荒谬可笑比起一个敌人的凶猛可怕，还要较胜一筹吧？

斐 那是无疑问的。

苏 那么，若是一个辞章家不知道分别好坏，要和一国办交涉，那国人也不知道分别好坏，他要说服他们，做一篇颂文，不是拿驴当马来颂，而是拿坏当好来颂；若是他把群众意见研究透彻之后，居然说服了他们，使他们做坏事不做好事，你想这种修辞术所种的因会收什样果呢？

斐 当然不会好。

苏 不过我们这样攻击修辞术，是否太粗鲁呢？修辞术会回答我们说：“你这批聪明老爷们，这番废话有什么用处呢？我并没有强迫过哪一个人不知真理就去学说话；相反地，我劝告过人，如果我的劝告值得听，要先学得真理然后才来向我请教。有一句话我却敢大胆地说：一个人尽管知道了真理，若是没有我修辞术，还是不能按照艺术去说服。”

斐 你看她的申辩有没有道理？

苏 我承认它有道理，不过先要假定有论证可以出庭证明她确是一种艺术。因为我好象听到一些反面论证的声音，在责备她是一个骗子，说她并不是一种艺术，只是一种毫不艺术的蹈袭陈规的玩艺。斯巴达人说的好：“在言辞方面，脱离了真理，就没有，而且也永不能有真正的艺术。”

斐 你所说的论证是哪些？请它们出庭作证，我们可以审讯它们，看它们说些什么，怎么说。

苏 请出来，美好的论证们，看这位斐德若，他养过和你们一般美好的儿女，请你们说服他；若是他不会哲学，他也就决不会对任何问题能做出好文章。现在就请斐德若和你们对质。

斐 请审问吧。

苏 一般说来，修辞术是用文辞来影响人心的，不仅是在法庭和其他公共集会场所，而且在私人会谈里也是如此，讨论的问题或大或小，都是一样；无论题材重要不重要，修辞术只要运用得正确，都是一样可尊敬的。你看这个看法对不对？你所听说的是不是这样？

斐 不，我所听说的并不是那样！修辞术主要地是用在法庭，在议会里也用得着它。我就没有听说过它还可以用在别处。

苏 那倒怪，你没有听过涅斯托和尤利西斯的修辞术吗？那是他们在特洛伊城下做来消磨时光的。还有帕拉墨得斯的你也没有听过吗？^①

斐 没有，连涅斯托的也没有听过！除非你说的是涅斯托，指的是高吉阿斯；说的是尤利西斯，指的是特刺什马克，或是忒俄多洛斯。^②

苏 也许是如此。我们姑且不管这些人吧。我再问你，在法庭里原告和被告两方干什么呢？是不是互相争辩？

斐 一点也不错。

苏 争辩的是是非问题吧？

① 涅斯托和尤利西斯（即俄底修斯）是荷马史诗中两个多计谋善辞令的人物。帕拉墨得斯也见于荷马史诗，与尤利西斯有仇。有一说，他是度量衡的发明人，有几个希腊字母是他造的。他长于修辞术，却无可考。看下文可知苏格拉底以这些古人的名字影射当时人。

② 高吉阿斯是当时一位诡辩家和修辞家，柏拉图有一篇对话以他为名。特刺什马克是同时人，也是诡辩家和修辞家。忒俄多洛斯是东方拜占廷的修辞家。

斐 是的。

苏 若是一个人按照修辞术来争辩是非， he 可以把同一件事对同一批人时而说的象是，时而说的象非，他爱怎样说就怎样说。是不是？

斐 可不是那样！

苏 若是政治演说，他会把同一个措施时而说的象很好，时而说的象很坏吧？

斐 不错。

苏 我们也听说过埃利亚人帕拉墨得斯，他运用修辞术使他的听众觉得同一事物象同又象异，象一又象多，象动又象静。^①

斐 我确是听说过。

苏 那么，辩论就不仅限于法庭和政治演说了，各种各样言语都用得着这修辞的艺术了，——如果真有这种艺术——用她我们就可以使一切可以显得象类似的事物显得类似，并且旁人若是这样做，尽管掩盖的很巧，我们也可以把它明明白白地指出了。

斐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苏 我们且这样看，你就会明白了：若是要欺骗人或迷惑人的话，要事物的差异小，还是要它们的差异大呢？

斐 差异小容易迷惑。

苏 对了！若是你慢慢地一步接着一步地从正面走到反面，每一步和前一步差异小，旁人就看不出破绽；若是你一步就转到反面，旁人一眼就看出了。

^① 这是当时埃利亚(Elea)的诡辩派哲学家塞诺(Zeno)的学说，可见帕拉墨得斯的名字就是影射塞诺。实际上这里的引语见出一种朴素的辩证观点。

斐 当然。

苏 因此一个人若想迷惑旁人而自己不迷惑，他就要能精确地辨别事物的同异。

斐 定要那样才行。

苏 如果他不知道一件事物的真正性质，他能否看出这事物和其他事物的差异是大还是小呢？

斐 那不可能。

苏 那么，人们受了欺骗，所见的和真理相差甚远的时候，都是由于从那真理的小类似逐渐走到它的大不类似，这样就不自觉地陷到错误里去了。

斐 事情确实如此。

苏 一个人若是有颠倒是非的艺术，用一连串的类似点逐步引旁人入迷途，使他终于把是的看成非的，而他自己却明白哪是是的哪是非的，如果他自己不先就知道每件事物的真正性质，他能否办到这层呢？

斐 不能。

苏 那么，若是一个人不识真理，只在人们的意见上捕风捉影，他所做出来的文章就显得可笑，而且不成艺术了。

斐 那是可想而知的。

苏 我们就来谈谈在你手里的莱什阿斯的那篇文章，和我刚才念的那两篇，看看里面有没有我们所认为合艺术和不合艺术的例证，你看好不好？

斐 那就再好不过了。我们现在实在是悬空来谈，因为没有恰当的例证。

苏 你说的对，并且事情象是很凑巧，那两篇文章都可以做例证，说明一个人尽管知道真理，还可以拿文字作游戏，使听众看

不见真理。我的那篇应该归功于这地方的神灵；不然就是诗神们的代言者，在我们头上的那些歌蝉，给了我的灵感。因为我知道自己，至少我是不懂修辞术的。

斐 就依你那么说吧，只要你证明你所说的，讲下去。

苏 好，请把莱什阿斯的的文章开头一段念出来。

斐 “你已经知道我的情形怎样了，也知道我期望这件事的实现对你我双方都有利益了。现在我就要希望我的请求不至于因为我不是一个对你有爱情的人，而遭你的拒绝。因为有爱情的人们一到他们的欲望满足了，对于所施与的恩惠就觉得追悔……”

苏 停住！我们要指出作者所犯的艺术上的毛病，是不是？

斐 是的。

苏 人人都看得清楚的一点就是：在这类问题上，有些点是我们都同意的，也有些点是我们不同意的。

斐 我相信我懂得你的意思，但是你还是把话说明白一点才好。

苏 我们说到“铁”或“银”，我们是否都想到同一件东西呢？

斐 当然。

苏 如果说到正义和善，情形怎样？是不是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是不是互相冲突甚至自相冲突？

斐 一点也不错。

苏 那么，对于某些事物我们能同意，对于另一些事物我们不能同意。

斐 确实如此。

苏 在这两类事物之中哪一类容易使人迷惑或受欺骗呢？对于哪一类事物修辞术有更大的效能呢？

斐 显然是我们没有把握的那类事物。

苏 如果是这样，一个人若是要研究修辞术，他就必须先把这两类事物区别得有条有理，知道每类事物的特性，知道对于哪一类事物群众的思想是很不确定的，对于哪一类是确定的。

斐 很好的分别，抓住这个分别的人倒是有了把握。

苏 其次，我想遇到每一个事例，他都不能出岔子，必须很锐敏地看出他所谈的那种题材属于哪一类。

斐 很对。

苏 那么，你看爱情应该属于哪一类呢？我们该把它放在确定的那一类，还是不确定的或是可争辩的那一类呢？

斐 爱情显然属于不确定的可争辩的一类，若不然，你想还可能让你说出刚才那番话，一会把爱情说成情人和爱人双方的灾祸，一会儿又把它说成他们的大幸福吗？

苏 说的好！不过还要请你告诉我——你知道，我当时在神灵凭附的状态，现在不大记得了——我在文章开头里替爱情下过定义没有？

斐 你下过定义，而且下的非常之周密。

苏 那么，莱什阿斯可是很不幸了！俄刻阿诺斯的女儿们以及赫尔墨斯的儿子潘^①的修辞术比起莱什阿斯的就要高明多啦！要不然，就是我说的全错了，莱什阿斯在他的文章开头里也就应该让我们对于爱情得到一个明确的概念——他自己所提出的那个概念——然后根据这个概念去安排全文的意思，一直达到一个合式的结论，他是否是这样做过呢？请你把他的文章开头一段再念一遍如何？

^① 俄刻阿诺斯是河神，他的女儿们是女河神；潘是牧神和乡村神。他们的修辞术实在就是苏格拉底的修辞术，因为他屡次说他受当地神灵的凭附，才能做出他那两篇文章，所谓当地神灵就是这些河神和牧神。

斐 随你的意，可是你所找的东西却不在那里。

苏 念着看，看他到底是怎样说的。

斐 “你已经知道我的情形怎样了，也知道我期望这件事的实现对你我双方都有利益了。现在我就要希望我的请求不至于因为我不是一个对你有爱情的人，而遭你的拒绝。因为有爱情的人们一到他们的欲望满足了，对于所施与的恩惠就觉得追悔……”

苏 毫无疑问，我们所要找的在这里找不到，这位先生并且不在开头的地方开头，而在收尾的地方开头，好象溺水的人仰着浮，向头的方向倒退！你看，他开头所说的那番话是情人要在收场时向爱人说的话！亲爱的斐德若，我说的对不对？

斐 倒是真的，苏格拉底，他开头所说的话应该在收尾。

苏 你看其他部分怎样？各部分是不是象随便拼凑在一起？你看有没有一个明显的原则，使下一句就确须摆在下一句的地位，不能拿别的话摆在那里？我是不懂得什么的，在我看来，他象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想到什么就写下什么。也许你可以看出一种修辞的道理，使他的字句段落排成那样的次序？

斐 你若是以为我有那样批判的能力，能看出他的用意，那你就错认了人啦！

苏 但是你至少要承认：每篇文章的结构应该象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有它所特有的那种身体，有头尾，有中段，有四肢，部分和部分，部分和全体，都要各得其所，完全调和。

斐 那是无可否认的。

苏 那么，看看你的朋友的那篇文章是否按照这个原则做出来的，你会看出它和佛律癸亚人密达斯^①的墓铭没有多大分别。

^① 密达斯是传说中的大富翁，祈神得点金术，点食物也成金，因而饿死。

斐 那墓铭有什么可注意的地方？

苏 它是这样念的：

我是青铜雕的女郎，守在密达斯的墓旁，
只要河水在流，大树在长枝丫，
我要守着这墓，长年地眼泪汪汪，
告诉一切过路人，密达斯躺在这一方。

这墓铭的每一行摆在开头或是收尾，都可以随便，我想你已经看出来了。

斐 你在和我们所谈的那篇文章开玩笑！

苏 免得你不高兴，姑且放下那篇文章不谈吧。可是我还相信它里面有许多例子，研究起来很有益处，只是不要摹仿它。现在我们且来谈谈另外那两篇，在我看，它们里面有许多东西，是值得留心修辞术的人们研究的。

斐 你说的是指什么？

苏 如果我记得不差，那两篇是相反的，一篇说应该接受有爱情的人，一篇说应该接受没有爱情的人。

斐 它们都做得顶有精神！

苏 你应该说“顶迷狂”。我原来想做到的实在就是迷狂。我们说过，爱情就是迷狂。是不是？

斐 是。

苏 但是迷狂有两种：一种是由于人的疾病，一种是由于神灵的凭附，因而使我们越出常轨。

斐 一点不错。

苏 神灵凭附的迷狂我们分成四种：预言的，教仪的，诗歌的，爱情的，每种都由天神主宰，预言由阿波罗，教仪由狄俄倪索斯，诗歌由缪斯姊妹们，爱情由阿佛罗狄忒和埃罗斯^①。

我们说过，在这四种迷狂之中，爱情要算首屈一指。我们形容爱情的时候，用了一种比喻，其中我们当然也看到了一些真理，但是恐怕也走了一些错路。我们做了一篇颇娓娓动听的文章之后，还用了激昂虔敬的心情歌颂过埃罗斯，你的护神也是我的护神，一切美少年都在他的庇荫之下。

斐 我听到那歌颂心里颇愉快。

苏 我们现在要研究这文章本身，看看它何以能从贬责转到赞扬。

斐 你的意思怎样？

苏 我认为这篇文章在大体上只在开玩笑，不过在信手拈来之中倒有两个明显的法则，各有它的功能，颇值得我们求得一个系统的了解，假如我们能的话。

斐 什么法则呢？

苏 头一个法则是统观全体，把和题目有关的纷纭散乱的事项统摄在一个普遍概念下面，得到一个精确的定义，使我们所要讨论的东西可以一目了然。我们刚才讨论爱情时就应用了这个法则，我们把爱情的本性下了定义，无论做的好坏，这篇文章的明晰和始终一致却要归功于这个定义。

斐 另一个法则是什么呢？

苏 第二个法则是顺自然的关节，把全体剖析成各个部分，却不要象笨拙的宰割夫一样，把任何部分弄破。我们刚才那两篇文章就应用了这个法则，先把心理迷狂看作一个全体，犹如全体有左右四肢，我们也就把心理迷狂分成左右两部分，再

① 阿波罗是预言神，掌文艺和预言；狄俄倪索斯是酒神，希腊宗教起于酒神崇拜。

就左边部分细加分析，一直到不能再分析为止，发见其中有一种左爱情，我们对它加了应得之罪；然后在第二篇文章里照样分析右边的迷狂，结果发见一种也和左爱情一样叫做“爱情”的原素，可是实在是相反的，是一种神圣的爱情，我们把它放在眼前凝视，把它赞扬为人类最大福分的根源。

斐 真的是那样。

苏 就我这方面来说，我所笃爱的就是这两种法则，这种分析和综合，为的是会说话和会思想。不仅如此，若是我遇见一个人，他能如其本然地看出一和多^①，我就要追随他，“追随他的后尘象追随一个神”。凡是有这种本领的人们，我都一直把他们叫做“辩证术家”^②；叫的对不对，只有天知道。请你告诉我，你和莱什阿斯这一派门徒该叫做什么呢？你们所用的是不是特刺什马克那班人所用的修辞术呢？那班人用这种修辞术，不但自己会说话，还教会他们的学生们都会说话，只要这些学生们肯送他们的礼物，把他们奉承得象皇帝一样。

斐 他们倒真是一批皇帝气派的人物，不过他们确实不懂得你现在所讨论的方法。你把这种方法叫做“辩证术”，在我看，这似乎是对的；不过修辞术是什么，我们似乎还没有抓住。^③

① 这里“一”是综合得来的概念或原理，“多”是分析得来的要素或个别具体事例。“如其本然地看出一和多”就是哲学的任务。

② 苏格拉底或柏拉图的“辩证术”在本文有了明确的定义，它用综合和分析，研究现象与规律，感觉与概念的关系，目的在求牢不可破的真理。

③ 以上是论修辞术三大段中的第一大段。在这段里苏格拉底攻破当时诡辩派所用的修辞术，建立他自己的修辞术。诡辩派修辞术的目的在利用听众的弱点，投合捕风捉影的意见，用似是而非的论调强词夺理，姑且博得听众的赞许；苏格拉底的修辞术却要寻求事物的本质真理，用综合分析的方法，见出现象与规律，感觉与概念的关系，所以先要对所讨论事物下定义，然后加以分析，将所含道理作妥善的安排。这其实就是“辩证术”或哲学。他用前面三篇论爱情的文章为例来说明这个分别。依他看，辩证术以外就无所谓修辞术。斐德若没有明白这道理，所以还在问修辞术是什么。

苏 你指的是什么？此外还有一种不通辩证术而可学得的好学问吗？若是有，你我当然不能轻视它，我们且来看看此外剩下给修辞术的究竟还有些什么？

斐 多得很，苏格拉底，只要你翻一翻关于修辞术所写的书籍！

苏 真的，谢谢你提醒我！如果我记得不错，第一个就是“序论”，一篇文章开头就应该有它。这就是你所谓“艺术的点缀”吧？

斐 是的。

苏 其次就是“陈述”，跟着又是相关的“证据”，第三是“证明”，第四是“近理”^①；此外如果我记得不错，还有“引证”和“佐证”，根据那位咬文嚼字的拜占廷人所说的。

斐 你是不是指赫赫大名的忒俄多洛斯呢^②？

苏 不错。他还告诉我们怎样用“正驳”之后用“附驳”，无论是控诉还是辩护。此外还有一位了不起的帕若斯人厄文努斯首先发明“暗讽”和“侧褒”。还有人说，他把“侧贬”做成韵文，使人容易记忆。真是聪明人！我们也不要忘记提西阿斯和高吉阿斯，他们看出“近理”比“真理”还更要看重，他们借文字的力量，把小显得很大，把大显得很小，把新说得象旧，把旧说得象新，他们并且替每种题材都发明一个缩得很短和拖得极长的办法。可是有一次我和普若第库斯谈起这个办法，他付之一笑，据他说，只有他才发见了文章的秘诀：合于艺术的文章既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要长短适

① “近理”并非“真理”，是指在某种情况下，某件事可能发生与否，说它发生，是否能自圆其说。

② 忒俄多洛斯见本书第125页注②。以下所提到的诸人都是当时的诡辩家或修辞术课本的作者，原书多已失传。

中。

斐 普若第库斯真是绝顶聪明！

苏 还有希庇阿斯，我们能丢开他不谈吗？我相信普若第库斯和他是站在一起的。

斐 不错。

苏 还有泡路斯，他有一大堆法宝，谐声体啰，格言体啰，绘像体啰，还有他的老师利昆纽斯所赠送给他的《词汇学》，备他写《文字之美》时参考。

斐 苏格拉底，普罗塔哥拉不也做过这种研究么？

苏 对的，年轻人，他做过一部《文字之精确》，还有许多其他好东西。说句老实话，若是谈到“穷”“老”之类问题可以引人落泪的话，我看本领最大的莫过于那位考尔塞顿的大人物了^①。他也很会激起群众的情绪，激动起来之后，他还有方法使它平静下去，借他的迷人的声调，据他自己说。对于毁谤和破毁谤，他也很在行，用不着什么根据。不过丢开这些来谈文章收尾吧，一般人都承认在收尾时应该有一段“复述”，不过名称有时不同。

斐 你说的是“总结”，在文章收尾时把全文所说到的提要再说一次来提醒听众？

苏 正是。关于修辞术，你还有什么别的可说的呢？

斐 此外还有一些琐碎的玩艺，值不得说了。

苏 既然是琐碎的玩艺，就丢开不谈吧。我们且把已经提到的那些，看看它们在艺术上有什么性格和功用。

斐 它们的功用倒是很不小，苏格拉底，至少是用在公众会议的

^① 即特刺什马克。

时候。

苏 小是不小，但是我的好朋友，我看它们有许多破绽，请你也仔细看看它们是否如此。

斐 你指给我看吧。

苏 好，请问你，“假如一个人拜访你的朋友厄里什马克或是他的父亲阿库门，向他们说：我知道一些处理身体的方法，要它发热它就发热，要它发冷它就发冷；我要人吐就吐，要人泻就泻，这类方法我知道的还很多。既然有这些知识，我敢说我能行医，并且能教旁人行医，只要我肯把这些知识传给他们。”你想他们听到这番话之后，会怎样回答他呢？

斐 他们当然要问他除此以外，是否还知道那样病人在哪些病况之下该受哪样处理，并且用多少分量。

苏 假如他回答说：“这些我不全知道，可是我指望我的学生跟我学得我所说的那些方法之后，自己会临机应变。”他们会怎样说？

斐 他们一定说：这个人是疯子，他读过一点医书或是碰见一些诊方，就自以为是个好医生，其实对于医道全是外行。

苏 再假如有一個人去看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①向他们说：“我能随意就小事情做很长的演辞，就大事情做很短的演辞；我并且能随意写出悲惨的或恐怖的语调；此外我还会许多同样的玩艺。我若是拿这些东西教人，就可以使人有做悲剧的能力了。”

斐 他们也会笑他，我想，苏格拉底，笑他不知道悲剧要把这些要素安排成一个整体，使其中部分与部分以及部分与全体都

① 希腊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大悲剧家。

和谐一致。

苏 不错，不过他们也不会很粗暴地骂他，他们会象一个音乐家碰见一个人自以为会调音协律，因为他碰巧会在在一根弦子上弹出最高的音和最低的音。那音乐家不会很粗野地向这个人说：“你这倒霉蛋，你疯了！”他会用音乐家的风度向他说：“我的好朋友，一个人若是想会调音协律，固然要知道这些，但是一个人知道了你所知道的这些，还是可以对调音协律完全外行，因为你所知道的这些是调音协律的初步，而不是调音协律本身。”

斐 这样回答确是很得体。

苏 索福克勒斯也会这样回答那位卖弄悲剧的人，说他所知道的是悲剧的初步，而不是悲剧的本身；阿库门也会这样回答那位卖弄医道的人，说他所知道的是医道的初步，而不是医道本身。

斐 一点也不错。

苏 假使言甘如蜜的阿德刺斯托斯，或是伯里克理斯^①，听到我们刚才所列举的那些修辞的奇方妙诀，什么格言体，绘像体以及我们认为应该研究明白的那种种体，他们会怎样说呢？他们对于以为这些伎俩就是修辞术，拿它们来写作或教授门徒的人们，会象你和我一样粗野，动火开骂么？不，他们比我们聪明，会用手拍拍我们说：“斐德若，苏格拉底，有些人不通辩证术，因而无法下修辞术的定义，碰巧知道一些修辞术的初步，便自以为是修辞术的发明人；他们并且拿这些

^① 阿德刺斯托斯是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七英雄攻忒拜》中的一个人物，以辞令著名；伯里克理斯是公元前五世纪雅典文化极盛时代的大政治家和演说家。

初步教人，以为教了这些，就算教了修辞术的精微奥妙，至于怎样运用每个方法来把话说得娓娓动听，怎样把它们安排成一个整体，他们却以为无关宏旨，一字不提，让门徒们自己要写文章的时候自己去设法；若是遇到这种人，你们不该动火开骂，应该宽容一点。”你看他们是否会这样说？

斐 的确，苏格拉底，那批人在写作和传授中所谈的修辞术确是如此，我想你所说的都是对的。但是真正能动听的修辞术从哪里可以学得，如何可以学得呢？

苏 在修辞方面若想能做到完美，也就象在其他方面要做到完美一样，或许——无宁说，必然——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天生来就有语文的天才；其次是知识；第三是练习，你才可以成为出色的修辞家。这三个条件如果缺一个，你就不能做到完美。就修辞术是一个艺术来说，我想在莱什阿斯和特刺什马克所走的路上却找不到真正的方法。

斐 在哪条路径上可以找到呢？

苏 在我看，在修辞术方面成就最高的要算伯里克里斯。

斐 请说明这个道理。

苏 凡是高一等的艺术，除掉本行所必有的训练以外，还需要对于自然科学能讨论，能思辨；我想凡是思想既高超而表现又能完美的人们都象是从自然科学学得门径。伯里克里斯的长处就在此，除掉他的天才以外，他还有自然科学的训练。因为他从阿那克萨哥拉^①受过教，这位就是一位自然科学家，传授给伯里克里斯一些玄奥的思想，引他穷究心物的本质。因此，伯里克里斯能够把这方面的训练应用到修辞术方面

^① 阿那克萨哥拉是当时的哲学家，除伯里克里斯以外，悲剧家欧里庇得斯从他受过教。

去。

斐 请再说明白一点。

苏 修辞术和医学恰是一样。

斐 这话怎样说？

苏 它们都要穷究自然。医学所穷究的是肉体，修辞术所穷究的是心灵，如果你不甘拘守经验陈规而要根据科学，在医学方面处方下药，来使肉体康强，在修辞术方面命意遣辞，来使心灵得到所希冀的信念和美德。

斐 道理倒象是这样，苏格拉底。

苏 不知道全体宇宙的本质而想知道心灵的本质，你想这可能不可能？

斐 如果我们相信希波克利特——他是从埃斯库勒普^①传下来的——不穷究全体宇宙的本质，就连肉体的本质也无从知道。

苏 他说的好，斐德若，可是我们不能引他的话作证就算了事，还要追问理由，看他的话是否能自圆其说。

斐 不错。

苏 那么，看看关于自然，希波克利特怎样说，真理又怎样说。无论什么事物，你若想穷究它的本质，是否要用这样方法？头一层，对于我们自己想精通又要教旁人精通的事物，先要研究它是纯一的还是杂多的；其次，如果这事物是纯一的，就要研究它的自然本质，它和其他事物发生怎样主动和被动的关系，向哪些事物发出怎样影响，从哪些事物受到怎样影响；如果这事物是杂多的，就要把杂多的分析成为若干纯一

① 希波克利特是当时的名医。埃斯库勒普参看第3页注②。

的，再看每一个纯一的原素有什样自然本质，向哪些事物发生什么影响，从哪些事物受到什样影响，如上文关于纯一事物所说的一样办。

斐 这方法可能是对的。

苏 有一点至少是确实的，不用这些研究的方法就不免象瞎子走路。至于对任何事物作科学研究的人却不能拿盲聋来作比。但显然地，修辞术的传授，若是按照科学方法，必须对于门徒要向它说话的那对象的本质给一个精确的说明，而这对象无疑地就是心灵。

斐 那是无可辩驳的。

苏 所以他的全副精力就要向着这个对象；他所要说服的实在就是它，是不是？

斐 是。

苏 所以对于特刺什马克和其他把传授修辞术认真去做的人们来说，首先要做的事显然是心灵的精确描绘，看看它在本质上是纯一的，还是象肉体一样，是杂多的。我们说过，只有这样办，才能见出一件事物的本质。

斐 的确。

苏 第二点，他们须说明心灵在哪方面是主动的，发生影响的，对哪种事物发生什样影响；在哪方面是被动的，承受影响的，从哪种事物承受什样影响。

斐 不错。

苏 第三点，他们须把文章的类别和心灵的类别以及它们的各别的情况都条分缕析出来，然后列举它们之中的因果关系，定出某类与某类相应，因此显出某类文章适宜于某类心灵，某种原因会使某种文章对于某种心灵必能说服，对于另一种心

灵必引起疑心。

斐 无论如何，他若是能做到这样，显然是再妙不过了。

苏 除此以外，就决没有其他说或写的方法，示范的文章也好，寻常的文章也好，这个题目也好，那个题目也好，方法就只有这一个。但是你所说过的那班近代“修辞术”的著作者都是狡猾的骗子，尽管他们对于心灵懂得很清楚，却把它隐藏起来。除非他们按照我们所说的这个方法来说话写文章，别让我们相信他们有什么修辞术！

斐 你所谓“这个方法”是什么？

苏 仔细说倒不容易，但是一个人若想尽量按照艺术来写作，他应该走的大路我倒可以谈一谈。

斐 就请你谈下去。

苏 文章的功能既然在感动心灵，想做修辞家的人就必须知道心灵有哪些种类。这些种类的数目既不同，每种类的性质就不一致，因此，人的性格也就随人而异。这些区别既然厘定明白了，就要厘定文章的种类数目，每种也有每种的确定的性质。某种性格的人，受到某种性质的文章的影响，由于某种原因，必然引生某种信念。至于另样性格的人就不易被说服，虽然其他情况相同。在这些类别性质上费过足够的思索了，以后就要研究它们在实际运用上的情况，还要有锐敏的感觉力，知道随风转舵，临机应变，否则他对于此道所懂得的还不过是象从前在学校所听的功课一样。等到他不但能够辨明某种人会受某种文章说服了，而且碰到一个人，一眼就能看出他的性格了，他就会这样向自己说：“我从前在老师的课本里所遇见那种人，那种性格，就是他！他在实际中出现在我的眼前了！现在我要用这种辞令，采这种方法，引起他起这

种信念！”到了这步功夫，我说，到了他掌握住这些知识，再加上能辨别哪时应该说话，哪时应该缄默，哪时应该用简要格，悲剧格，愤怒格，以及原先学过的一切风格，哪时不应该用，只有到了这步功夫，他的艺术才算达到完美，否则就不能算。如果这些条件之中缺了任何一个，无论是写作，是教学或是演讲，尽管他自以为是按照艺术去做，听众不相信他，他就算是失败了。不过我们的“修辞术”的著作者也许这样质问我们：“但是斐德若和苏格拉底，这就是你们的唯一的修辞术吗？是不是还可以承认修辞术有另一个看法呢？”

斐 不可能有另一个看法，苏格拉底。不过你所说的这种修辞术倒不是一件轻易事。

苏 你说的对，斐德若，正是因为这种理由，我们须要从各方面看看所有的修辞理论，看其中有没有修辞术的较容易较短捷的路径，免得我们去走一条漫长而艰难的路，徒劳而无功，而实际上却有一条容易而短捷的路可走。你也许从莱什阿斯或旁人那里听到过一些话，对我们可以有好处，请你设法回想一下。

斐 如果有法可设，我当然要设法。不过现在我回想不起什么。

苏 那么，我把我从谈修辞术的先生们所听到的话重述一下，好不好？

斐 好。

苏 至少我记得一句格言：豺狼也应该陈述它的理由^①。

斐 不错，它有什么理由，你替它说一说看。

^① 意谓坏人的话也应该让它说出来。

苏 那班谈修辞术的先生们说，在这类事情上用不着那样郑重其事，也用不着兜大圈子找出源源本本。人们若想成为高明的修辞术家，丝毫用不着管什么真理，正义，或善行，也用不着管什么正义或善行是由于人的天性还是由于他的教育（这套话我们在开始时就已经提到）。他们说，在法庭里人们对于这类问题的真相是毫不关心的，人们所关心的只是怎样把话说得动听。动听要靠逼真或自圆其说，要照艺术说话，就要把全副精力摆在这上面。事实有时看来不逼真，你就不必照它实际发生的情形来说，只要设法把它说得逼真，无论是辩护或是控诉，都应该这样做。总之，无论你说什么，你首先应注意的是逼真，是自圆其说，什么真理全不用你去管。全文遵守这个原则，便是修辞术的全体大要了。①

斐 真的，以修辞术专家自命的人们所说的那一套话，你说得一字不差，苏格拉底。我记得我们在这次讨论的开始，就已约略提及这种原则了。从事于修辞术的人们都把它当作法宝。

苏 不过还有提西阿斯，是你反复研究过的，他所说的逼真除掉符合群众意见以外，还有没有其他意义呢？

斐 真的，还有什么其他意义呢？

苏 我想他所发明的修辞术秘诀是这样：假想一个孱弱而勇猛的人打倒了一个强壮而怯懦的人，剥去他的衣服或者抢去其他东西，后来提到法庭受审，提西阿斯以为这两人都不该说真话。那懦夫须先说明那勇汉打他的时候还有旁人帮凶，而那勇汉却须先说明当时没有旁人在场，然后运用那“逼真”秘诀，申辩说：“象我这样一个孱弱的人怎样能打他那样强壮

① 这里所谓“逼真”就是上文所谓“近理”，与真理不同，只是看来象是真理。这套话是诡辩家的法宝。

的人呢？”至于那原告咧，当然不能说他自己怯懦，须另扯一个谎，而这个谎又恰好供给对方以反驳的论证。案情尽管不一样，按照修辞术来申辩，程序总是一律如此。是不是这样，斐德若？

斐 确实是那样。

苏 哼，这种法术真是深奥万分，而它的发明人也真是绝顶聪明，不管他是提西阿斯或是另一个人，也不管他给这种法术什样名称。不过我们有没有话可以应付这种人呢，斐德若？

斐 什样话？

苏 我们可以向他这样说：提西阿斯，在你还没有参加进来老早以前，我们就已说过，你所夸口的“逼真”在群众心中发生影响，是由于它类似真理；而我们后来也证明过，惟有明白真理的人才最会看出真理的类似。因此，如果你对于修辞术还有旁的话可说，我们倒愿领教；如果没有，我们就可能维持我们刚才所已说明的那番道理，这就是说，除非把听众的不同的性格区别清楚，除非把事物按照性质分成种类，然后把个别事例归纳成为一个普遍原则，除非能这样做，我们说，一个人对修辞术就不能尽人力所能做到地去登峰造极。但是要想能这样做，就不能不吃辛苦，这种辛苦是哲人在所不辞的，为的倒不是想在言行上见好于世俗，而是想一言一行，都无愧于神明。提西阿斯，比你我较聪慧的人们都说，凡是有理性的人所要尽力讨好的不是奴隶同辈（除非是偶然破格），而是本身和祖先都善良的主人们。所以我们的路径纵然是漫长的，你也不必惊奇，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伟大的境界，不是你所想的那种。不过就连你的那种目标要想达到，也还是以采取我们的办法为最妥善，象我们所已经证明的。

斐 你所说的那种境界倒是顶美，只要人可以达到的话。

苏 如果我们所追求的境界美，尽管遭遇到困难，这追求本身也还是美的？

斐 确是如此。

苏 关于修辞的艺术和不艺术，我们的话已说得很够了。

斐 够了。^①

苏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写作的适当与不适当，在哪种情形下才该写，哪种情形下不该写。

斐 是的。

苏 关于辞章，你知道在哪种情形下，一个人才可以取悦于神明呢？

斐 我全不知道，你知道么？

苏 至少我可以报告一个古代的传说。它真不真，只有古人知道；不过我们自己如果能发见真相，我们还要问人们从来怎样想吗？

斐 那就不必要了，不过请你把所听到的传说讲一讲。

苏 好。我听说在埃及的瑙克刺提斯附近，住着埃及的一个古神，他的徽帜鸟叫做白鹭^②，他自己的名字是图提。他首先发明了

① 以上是论修辞术三大段中的第二大段。在这段里苏格拉底讨论修辞术究竟是不是一种艺术，以及它如何学习的问题。依希腊人的看法，每种“艺术”（我们宁可说“技艺”）有一套专门技巧知识，学会了它就学会了那种艺术。诡辩家在他们的修辞学课本里也给了一些规矩。但是学会了这些规矩，不一定就能说话写文章，就如拾得几个医方不能当医生。可见诡辩家所传授的那一套并不能算修辞的艺术。要学修辞，不能走他们的那种捷径。首先须有适当的资禀，然后加以学问和练习。在学问方面，苏格拉底特别着重两种，一是科学，用科学方法去求事物的本质；一是心理学，看听众在心理上属于某种类型，就用与那种心理类型相应的某种文章或辞令去说服他们，感动他们。这些学问都需要长时期的辛苦的努力。

② 白鹭(lbis)是古埃及的圣鸟。

数目，算术，几何和天文；棋骰也是他首创的，尤其重要的是他发明了文字。当时全埃及都受塔穆斯统治。他住在上埃及一个大城市，希腊人把它叫做埃及的忒拜。这城市的神叫做阿蒙。图提晋见了塔穆斯，把他的各种发明献给他看，向他建议要把它们推广到全埃及。那国王便问他每一种发明的用处，听到他的说明，觉得是好的就加以褒扬，觉得是坏的就加以贬斥。据说关于每一种发明，塔穆斯都向图提说了许多或褒或贬的话，细说是说不完的。不过轮到文字，图提说：“大王，这件发明可以使埃及人受更多的教育，有更好的记忆力，它是医治教育和记忆力的良药！”国王回答说：

“多才多艺的图提，能发明一种技术是一个人，能权衡应用那种技术利弊的是另一个人。现在你是文字的父亲，由于笃爱儿子的缘故，把文字的功用恰恰说反了！你这个发明结果会使学会文字的人们善忘，因为他们就不再努力记忆了。他们就信任书文，只凭外在的符号再认，并非凭内在的脑力回忆。所以你所发明的这剂药，只能医再认，不能医记忆。至于教育，你所拿给你的学生们的东西只是真实界的形似，而不是真实界的本身。因为借文字的帮助，他们可无须教练就可以吞下许多知识，好象无所不知，而实际上却一无所知。还不仅如此，他们会讨人厌，因为自以为聪明而实在是 不聪明。”

斐 苏格拉底，你真会编故事，说它是埃及的也好，说它是另一个奇怪的国家的也好，你都脱口而出！

苏 我的好朋友，多多涅地方宙斯神庙里有一个传说，说最初的预言是从一棵橡树发出来的。这足见当时人没有你们近代年轻人聪明，在他们的天真之中，安心听一棵橡树或是一块石

头，只要它的话是真理。但是你却不然，对于你最关重要的是说话人是谁，他是从哪国来的。至于他的话是否符合事实，还在其次。

斐 我承认你指责的对。关于文字问题，我相信那位忒拜人^①说的对。

苏 所以自以为留下文字就留下专门知识的人，以及接受了这文字便以为它是确凿可靠的人，都太傻了，他们实在没有懂得阿蒙^②的预测，以为文字还不只是一种工具，使人再认他所已经知道的。

斐 你说的顶对。

苏 文字写作有一个坏处在这里，斐德若，在这一点上它很象图画。图画所描写的人物站在你面前，好象是活的，但是等到人们向他们提出问题，他们却板着尊严的面孔，一言不发。写的文章也是如此。你可以相信文字好象有知觉在说话，但是等你想向它们请教，请它们把某句所说的话解释明白一点，它们却只能复述原来的那同一套话。还有一层，一篇文章写出来之后，就一手传一手，传到能懂的人们，也传到不能懂的人们，它自己不知道它的话应该向谁说，和不应该向谁说。如果它遭到误解或虐待，总得要它的作者来援助，它自己一个人却无力辩护自己，也无力保卫自己。

斐 这话也顶对。

苏 此外是否还有另一种文章，和上述那种文章是弟兄而却是嫡出的呢？我们来看看它是怎样生出来的，以及它在本质和效

① 忒拜人指埃及国王塔穆斯。

② 作预测的本是塔穆斯，阿蒙是埃及的神，这句话是说塔穆斯预测文字流弊时，凭阿蒙的灵感。

力两方面比上述那种要强多少。

裴 你说的是哪种文章？依你看，它是怎样生出来的？

苏 我说的是写在学习者心灵中的那种有理解的文章，它是有力保卫自己的，而且知道何时宜于说话，何时宜于缄默。

裴 你说的是哲人的文章，既有生命，又有灵魂。而文字不过是它的影象，是不是？

苏 对极了，我说的就是那种。现在我请问你：如果一位聪明的农人有了种子，是他所珍视的而且希望它们结实的，他是否趁大热天把它们种在阿多尼斯的小花园^①里，看它们到了第八天就长得顶茂盛呢？若是他这样做，是不是只因为逢到祭典，当作一种娱乐来玩呢？若是他认真耕种，他是否要应用园艺的知识，把它们种在合宜的土壤里，安心等到第八月才看它们成熟呢？

裴 当然，苏格拉底，我相信他会象你所说的那样办，一种是认真耕种，一种只是消遣。

苏 若是一个人有了关于真，善，美的知识，我们能说他对于他的那种子的处理，反而不如农人聪明吗？

裴 当然不会。

苏 所以你得知道，他不会把那些知识写在水上，用笔墨做播种的工具，借助于一种文字，既不能以语言替自己辩护，又不能很正确地教人知道真理。

裴 他当然不会那样做。

① 阿多尼斯是一位美少年，女爱神阿佛罗狄忒爱他。打猎时他被野兽撞死，女爱神甚哀恸，下界神们怜悯她，让阿多尼斯每年复活六个月。他象征植物的生死循环，古代农业社会所以特别看重他的祭典。在这祭典中，农人用人工在盆里培养一些花木，几天之内就茂盛起来，但死得也很快。

苏 当然不会。这种小花园里的文章，如果他写的话，也只是为着消遣；可是当他真正写作的时候到了，他就把所写的看作一种备忘宝库，既防自己到了老年善忘，也备后来同路人的借鉴。他会怡然自得地看着自己所耕种的草木抽芽发条。当旁人在旁的消遣中找乐趣的时候——例如饮食征逐之类——他却宁愿守着我刚才所说的那种消遣，他的毕生的消遣。

裴 你所说的这种消遣比起另外那种消遣就高尚多啦！一个人能拿做文章来消遣，讨论正义和德行之类题目去度日，那是多么高尚的消遣！

苏 它是高尚的，亲爱的斐德若。但是我想还有一种消遣比这更高尚，就是找到一个相契合的心灵，运用辩证术来在那心灵中种下文章的种子，这种文章后面有真知识，既可以辩护自己，也可以辩护种植人，不是华而不实的，而是可以结果传种，在旁的心灵中生出许多文章，生生不息，使原来那种子永垂不朽，也使种子的主人享受到凡人所能享受的最高幸福。

裴 你所说的这种确是更高尚。

苏 斐德若，这一点既然确定了，我们可以解决从前所提的那些问题了。

裴 哪些问题呢？

苏 我们想把那些问题弄明白，才有这番讨论，才达到现在这一点，你忘记了吗？第一个是研究对于莱什阿斯写文章的指责对不对；其次是关于文章本身，怎样才算写得合艺术，怎样才不合艺术。关于合不合艺术的分别，我想我们已经弄得很明白了。

裴 我们原来已弄明白，不过请你再提醒我一下。

苏 作者对于所写所说的每个题目须先认明它的真正的本质，能把它下一个定义，再把它分析为种类，分到不可分为止；然后用同样方法去研究心灵的性格，找出某种文章宜于某种心灵；然后就依这种分类来草创润色所要做文章，对象是简单的心灵，文章也就简单，对象是复杂的心灵，文章也就复杂；在他还没有做到这步工夫以前，他就不能尽量地按照艺术去处理文章，无论他的目的是在教学还是在说服。这就是前面辩论所得的结论。

裴 不错，我们所得的结论大致如此。

苏 其次，在哪些情形下写文章和口说文章是好事或是坏事，在哪些情形下写文章和口说文章才理应受指责，我们在上文所讨论的对这问题已弄明白了没有？

裴 弄明白了什么？

苏 就是说，莱什阿斯或是另一个人写过文章或是预备写文章，无论他站在私人的地位著作，或是站在国家官吏的地位制定法律，自以为所写作的都千真万确，在这种情形下他就理应受指责，无论人们确实指责过没有。因为一个人若是完全不能分别是非好坏，尽管他博得世俗的一致赞许，仍然不能逃去他所应得的指责。

裴 当然。

苏 还有另外一种人，他以为一篇写的文章，无论题目是什么，必然含有许多不严肃的东西；无论是诗是散文都值不得写，也值不得朗诵——象诵诗人朗诵他们的作品那样——如果它既不先经研讨，又非存心给人教益，而只是把说服作为唯一的目标；他以为这类文章最好的也不过是一种备忘录，让人回思他所已知道的东西；至于另外一类文章却是可以给人教

益的，而且以给人教益为目标的，其实就是把真善美的东西写到读者心灵里去，只有这类文章才可以达到清晰完美，也才值得写，值得读；他以为这类文章才应该叫做他的儿女，他的嫡子，第一是因为是他创造的就是由他的心灵生育的；其次是因为他的种子在旁的心灵中所滋生的文章也还是他的嫡传；他只顾这类文章，此外他一律谢绝。象这样一个人，斐德若，就是你和我所要追攀的了。

裴 你所说的就是我的心事，我愿馨香祷祝我能成为 这样一个人！

苏 修辞的问题给我们的消遣已足够了，斐德若，请你去告诉莱什阿斯，说我们俩走到了女神的河，一直走到她们的祭坛，女神们吩咐我们把所听到的话传给莱什阿斯以及凡是写文章的人们，传给荷马和凡是作诗的人们，无论他们的诗伴乐不伴乐，传给梭伦和凡是发表政论制定法律的人们，告诉他们：“如果你们的著作是根据真理的知识写成的，到了需要审定的时候，有能力替它们辩护，而且从你们所说的语言可以看出你们所写的著作比起它们来是渺乎其小的，你们就不应该用世人惯常称呼你们的那些名号，就应该用更高贵的名号，才符合你们的高贵的事业。”

裴 你给他们什样名号呢？

苏 称呼他们为“智慧者”我想未免过分一点，这名称只有神才当得起；可是称呼他们为“爱智者”或“哲人”^①或类似的名目，倒和他们很相称，而且也比较好听些。

① 现在所谓“哲学”在希腊文是 *philosophia*，由 *philos*（爱好）和 *sophia*（智慧）两字合成，所以“哲学家”的原义是“爱智者”。依希腊文原义，“哲学”不只是一种“学问”，也是一种“修行”。

裴 倒很恰当。

苏 但是在另一方面，若是一个人所能摆出来的不过是他天天绞脑汁改而又改，补而又补的那些著作，你就只能称呼他们为诗人，文章作者，或是法规作者。

裴 当然。^①

苏 那么，你去把这话告诉你的朋友。

裴 你呢？你怎么办？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你的那位朋友。

苏 你指的是谁？

裴 漂亮的伊索克刺特^②呀！你有什么话带给他呢？你想他是哪一类人？

苏 伊索克刺特还很年轻，斐德若，可是我对于他的未来有一个预测，倒不妨告诉你。

裴 预测他什样？

苏 我看论天资的话，他比莱什阿斯要高出不知多少倍，而且在性格上也比较高尚，所以等到他年纪渐长大了，他对于现在他已着手练习的那种文章，若是叫前此一切作家都象小孩一样落在后面，望尘莫及，那就毫不足为奇；并且他如果还不

① 以上是论修辞术三大段中的最后一段。在这段里苏格拉底讨论写的文章(书籍)的限制和流弊。书籍使人不肯自己思索，强不知以为知，而且可以滋生误解。所以大思想家不把自己的思想写在纸上，而把它写在心灵里，自己的心灵里和弟子们的心灵里。所以依苏格拉底的想法，文章实在有三种，头一种是在心灵中孕育的思想，这是一个作家的最伟大的一部分，其次是说出来的文章，还不失为活思想的活形象；最后是写出来的文章，只是活思想的死形象。文字意本在传达，凭笔传不如凭口传和人格感化。至于诡辩家的修辞伎俩是渺小不足道的。

② 在结局里苏格拉底对伊索克刺特大加赞赏。这人是一个新兴的修辞家和诡辩家，和莱什阿斯还是一样人物，所以这段赞赏颇引起怀疑。泰勒(A. E. Taylor)以为它是诚恳的，罗本(Léon Robin)却以为它全是讽刺。

以这样成就为满足，还要受一种更神明的感发，引到更高尚更神明的境界，那也毫不足为奇；因为自然在这人心中已种下了哲学或爱智的种子。这就是我要从此地神灵带给我的爱人伊索刺特的消息，你就把我刚才说的那个消息带给你的爱人莱什阿斯吧。

裴 就那么办吧。我们就此分手吧，大热已退了。

苏 在我们未走以前，要不要向本地神灵作一个祷告？

裴 当然。

苏 “啊，敬爱的牧神，以及本地一切神灵，请保佑我具有内在美，使我所有的身外物都能和内在物和谐。让我也相信智慧人的富足，让我的财产恰好够一个恬淡人所能携带的数量！”斐德若，我们还有旁的祈求么？就我来说，我们祈祷的已经足够了。

裴 请替我也祈求同样的东西，朋友之中一切都应该是共同的。

苏 我们走吧。

根据 Léon Robin 参照 J. Wright 和 Jowett 译

大希庇阿斯篇

——论 美

对话人：苏格拉底
希庇阿斯

苏 只要老天允许，你朗诵大作时，我一定来听。不过谈到文章问题，你提醒了我须先要向你请教的一点。近来在一个讨论会里，我指责某些东西丑，赞扬某些东西美，被和我对话的人问得无辞以对。他带一点讥讽的口吻问我：“苏格拉底，你怎样才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你能替美下一个定义么？”我由于愚笨，不能给他一个圆满的答复。会谈之后，我自怨自责，决定了以后如果碰见你们中间一个有才能的人，必得请教他，把这问题彻底弄清楚，然后再去找我的论敌，再和他作一番论战，今天你来得正好，就请你把什么是美给我解释明白，希望你回答我的问题时要尽量精确，免得我再输一次，让我丢脸。你对于这个问题一定知道非常透彻，它在你所精通的学问中不过是一个小枝节。

希 苏格拉底，这问题小得很，小得不足道，我敢说。

苏 愈小我就愈易学习，以后对付一个论敌，也就愈有把握了。

希 对付一切的论敌都行，苏格拉底，否则我的学问就很平庸浅

薄了。

苏 你的话真叫我开心，希庇阿斯，好象我的论敌没有打就输了。我想设身处在我的论敌的地位，你回答，我站在他的地位反驳，这样我可以学你应战，你看这个办法没有什么不方便吧？我有一个老习惯，爱提出反驳。如果你不觉得有什么不方便，我想自己来和你对辩，这样办，可以对问题了解更清楚些。

希 你就来对辩吧。那都是一样，我再告诉你，这问题简单得很；比这难得多的问题，我都可以教你怎样应战，教你可以把一切反驳者都不放在眼里。

苏 哈，老天，你的话真开心！你既然答应了，我就尽我的能力扮演我的论敌，向你提问题。你如果向这位论敌朗诵你刚才告诉我的那篇讨论优美的事业的文章，他听你诵完之后，一定要依他的习惯，先盘问你美本身究竟是什么，他会这样说：“厄利斯的客人，有正义的人之所以是有正义的，是不是由于正义？”^①希庇阿斯，现在就请你回答吧，假想盘问你的是那位论敌。

希 我回答，那是由于正义。

苏 那么，正义是一个真实的东西？

希 当然。

苏 有学问的人之所以有学问，是由于学问；一切善的东西之所以善，是由于善？

希 那是很明显的。

苏 学问和善这些东西都是真实的，否则它们就不能发生效果，

^① 有了“正义”这么一个品质，个别的人得到这个品质，才成其为有“正义”的。正义是共相，个别的人有正义是殊相。

是不是？

希 它们都是真实的，毫无疑问。

苏 美的东西之所以美，是否也由于美？

希 是的，由于美。

苏 美也是一个真实的东西？

希 很真实，这有什么难题？

苏 我们的论敌现在就要问了：“客人，请告诉我什么是美？”

希 我想他问的意思是：什么东西是美的？

苏 我想不是这个意思，希庇阿斯，他要问美是什么。

希 这两个问题有什么分别呢？

苏 你看不出吗？

希 我看不出一点分别。

苏 我想你对这分别知道很多，只是你不肯说。不管怎样，他问的不是：什么东西是美的？而是：什么是美？请你想一想。

希 我懂了，我来告诉他什么是美，叫他无法反驳。什么是美，你记清楚，苏格拉底，美就是一位漂亮小姐。

苏 狗呀^①，回答的美妙！如果我对我的论敌这样回答，要针对他所提的问题作正确的回答，不怕遭到反驳吗？

希 你怎么会遭到反驳，如果你的意见就是一般人的意见，你的听众都认为你说的有理？

苏 姑且承认听众这样说。但是请准许我，希庇阿斯，把你刚才说的那句话作为我说的，我的论敌要这样问我：“苏格拉底，请答复这个问题：如果你说凡是美的那些东西真正是美，是否有一个美本身存在，才叫那些东西美呢？”我就要回答他

① 参看第53页注②。

说，一个漂亮的年轻小姐的美，就是使一切东西成其为美的。
你以为何如？

希 你以为他敢否认你所说的那年轻小姐美吗？如果他敢否认，他不成为笑柄吗？

苏 他当然敢，我的学问渊博的朋友，我对这一点很有把握。至于说他会成为笑柄，那要看讨论的结果如何。他会怎样说，我倒不妨告诉你。

希 说吧。

苏 他会这样向我说：“你真妙，苏格拉底，但是一匹漂亮的母马不也可以是美的，既然神在一个预言里都称赞过它？”你看怎样回答，希庇阿斯？一匹母马是美的时候，能不承认它有美吗？怎样能说美的东西没有美呢？

希 你说的对，苏格拉底，神说母马很美，是很有道理的。我们的厄利斯就有很多的漂亮的母马^①。

苏 好，他会说，“一个美的竖琴有没有美？”你看我们该不该承认，希庇阿斯？

希 该承认。

苏 他还会一直问下去，我知道他的脾气，所以敢这样肯定。他要问：“亲爱的朋友，一个美的汤罐怎样？它不是一个美的东西吗？”

希 这太不象话了，苏格拉底，这位论敌是什样一个人，敢在正经谈话里提起这些不三不四的东西？他一定是一个粗俗汉！

苏 他就是这样的人，希庇阿斯，没有受过好教育，粗鄙得很，除掉真理，什么也不关心。可是还得回答他的问题。我的临

① 希庇阿斯是厄利斯人，厄利斯是希腊南部一个城邦，以产马著名。

时的愚见是这样，假定是一个好陶工制造的汤罐，打磨得很光，做得很圆，烧得很透，象有两个耳柄的装二十公升的那种^①，它们确是很美的；我回答他说，假如他所指的是这种汤罐，那就要承认它是美的。怎样能不承认美的东西有美呢？

希 不可能否认，苏格拉底。

苏 他会说：“那么，依你看，一个美的汤罐也有美了？”

希 我的看法是这样：象这种东西若是做得好，当然也有它的美，不过这种美总不能比一匹母马，一位年轻小姐或是其他真正美的东西的美。

苏 就让你这么说吧，希庇阿斯，如果我懂得不错，我该这样回答他：“朋友，赫拉克立特^②说过，最美的猴子比起人来还是丑，你没有明白这句话的真理，而且你也忘记，依学问渊博的希庇阿斯的看法，最美的汤罐比起年轻小姐来还是丑。”你看是不是应该这样回答？

希 一点不错，苏格拉底，答得顶好。

苏 他一定这样反驳：苏格拉底，请问你，年轻小姐比起神仙，不也象汤罐比起年轻小姐吗？比起神，最美的年轻小姐不也就显得丑吗？你提起赫拉克立特，他不也说过，在学问方面，在美方面，在一切方面，人类中学问最渊博的比起神来，不过是一个猴子吗？”我们该不该承认，最美的年轻小姐比起女神也还是丑呢？

希 这是无可反驳的。

苏 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他就会笑我们，又这样问我：“苏格

① 原文是“六康穆”。康穆是希腊的量名，康穆约合三个半公升。

② 赫拉克立特是公元前五世纪初希腊大哲学家，主张火为万物之源，世界常在流动的。

拉底，你还记得我的问题么？”我回答说：“你问我美本身是什么。”他又会问：“对这个问题，你指出一种美来回答，而这种美，依你自己说，却又美又丑，好象美也可以，丑也可以，是不是？”那样我就非承认不可了。好朋友，你教我怎样回答他？

希 就用我们刚才所说过的话，人比起神就不美，承认他说的对。

苏 他就要再向我说：“苏格拉底，如果我原先提的问题是：什么东西可美可丑？你的回答就很正确。但是我问的是美本身，这美本身把它的特质传给一件东西，才使那件东西成其为美，你总以为这美本身就是一个年轻小姐，一匹母马，或一个竖琴吗？”

希 对了，苏格拉底，如果他所问的是那个，回答就再容易不过了。他想知道凡是东西加上了它，得它点缀，就显得美的那种美是什么。他一定是个傻瓜，对美完全是门外汉。告诉他，他所问的那种美不是别的，就是黄金，他就会无话可说，不再反驳你了。因为谁也知道，一件东西纵然本来是丑的，只要镶上黄金，就得到一种点缀，使它显得美了。

苏 你不知道我的那位论敌，希庇阿斯，他爱吹毛求疵，最不容易应付。

希 管他的脾气怎样！面对着真理，他不能不接受，否则就成为笑柄了。

苏 他不但不接受我的答复，还会和我开玩笑，这样问我：“你瞎了眼睛吗？把菲狄亚斯^①当作一个凡庸的雕刻家？”我想

^① 菲狄亚斯是希腊的最大的雕刻家，公元前五世纪人，雅典娜女神像是他的杰作之一。

应该回答他说，没有这回事。

希 你是对的，苏格拉底。

苏 当然。但是我既承认了菲狄亚斯是一个大艺术家，他就要问下去：“你以为菲狄亚斯不知道你所说的那种美吗？”我问他：“你为什么这样说？”他会回答：“他雕刻雅典娜的像，没有用金做她的眼或面孔，也没有用金做她的手足，虽然依你的看法，要使她显得更美些，就非用金不可。他用的却是象牙，显然他犯了错误，是由于不知道金子镶上任何东西就可以使它美了。”希庇阿斯，怎样回答他？

希 很容易回答，我们可以说，菲狄亚斯并没有错，因为我认为象牙也是美的。

苏 他就会说：“他雕两个眼珠子却不用象牙，用的是云石，使云石和象牙配合得很恰当。美的石头是否也就是美呢？”我们该不该承认，希庇阿斯？

希 如果使用得恰当，石头当然也美。

苏 用得不恰当，它就会丑？我们是否也要承认这一点？

希 应该承认，不恰当就丑。

苏 他会问我：“学问渊博的苏格拉底，那么，象牙和黄金也是一样，用得恰当，就使东西美，用得不恰当，就使它丑，是不是？”我们是否要反驳，还是承认他对呢？

希 承认他对，我们可以说，使每件东西美的就是恰当。

苏 他会问我：“要煮好蔬菜，哪个最恰当，美人呢，还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汤罐呢？一个金汤匙和一个木汤匙，又是哪个最恰当呢？”

希 苏格拉底，这是什样一个人！你肯把他的名字告诉我么？

苏 就是告诉你，你还是不知道他。

- 希** 至少我知道他是简直没有受过教育的。
- 苏** 他简直讨人嫌，希庇阿斯！不管怎样，我们怎么回答他呢？对于蔬菜和汤罐，哪一种汤匙最恰当呢？木制的不是比较恰当么？它可以叫汤有香味，不致打破罐子，泼掉汤，把火弄灭，叫客人有一样美味而吃不上口；若是用金汤匙，就难免有这些危险。所以依我看，木汤匙比较恰当，你是否反对这个看法？
- 希** 它当然比较恰当。不过我不高兴和提出这样问题的人讨论。
- 苏** 你很对，朋友。这种粗话实在不配让象你这样一个人听，你穿得这样好，全希腊都钦佩你的学问。至于我咧，我倒不介意和这种人接触，所以我求你为着我的益处，预先教我怎样回辩。他会问我：“木汤匙既然比金汤匙恰当，而你自己既然又承认，恰当的要比不恰当的较美，那么，木汤匙就必然比金汤匙较美了，是不是？”希庇阿斯，你看有什么办法可以否认木汤匙比金汤匙较美呢？
- 希** 你要我说出你该给美下什样定义，免得你在听他胡说八道吗？
- 苏** 对的，不过先请你告诉我怎样回答他的问题：木汤匙和金汤匙哪种最恰当，最美？
- 希** 如果你高兴，回答他说木汤匙最恰当，最美。
- 苏** 现在要请你把你的话说明白一点。如果我回答他说过美就是黄金，现在又承认木汤匙比金汤匙美，我们好象看不出金在哪方面比木美了。不过就现在说，你看什么才是美呢？
- 希** 我就要告诉你，如果我懂的不错，你所要知道的是一种美，从来对任何人不会以任何方式显得是丑？
- 苏** 一点也不错，这回你很正确地抓住我的意思了。

希 听我来说，如果他再反驳，那就算我糊涂了。

苏 老天呀，请你快点说出来。

希 我说，对于一切人，无论古今，一个凡人能所有的最高的美就是家里钱多，身体好，全希腊人都尊敬，长命到老，自己替父母举行过隆重的丧礼，死后又由子女替自己举行隆重的丧礼。

苏 呵，呵！希庇阿斯，这番话真高妙，非你说不出来！凭着赫拉天后，我钦佩你，这样好心好意地尽你的力量来替我解围。但是我们的论敌却毫不动心，他要嘲笑我们，大大地嘲笑我们，我敢说。

希 那是无理的嘲笑，苏格拉底。如果他没有话反驳而只嘲笑，那是他自己丢人，听众们会嘲笑他。

苏 你也许说的对，可是我怕你的回答还不仅引起他的嘲笑。

希 还会引起什么？

苏 他身边也许碰巧带了一个棍子，如果我跑得不够快，他一定要打我。

希 什么？这家伙是你的主人吗？他能打你不要上法庭判罪吗？雅典就没有王法了吗？公民们就可以互相殴打，不管王法吗？

苏 怕的倒不是这些。

希 那么，他打你打得不对，就该受惩罚。

苏 不是那样，希庇阿斯，并非打得不对；如果我拿你的话来回答他，我相信他就很有理由可以打我。

希 苏格拉底，听你说出这样话，我倒也很相信他很有理由可以打你！

苏 我可不可以告诉你，我为什么认为刚才那番回答该挨棍子？你也要不分皂白就打我吗？你肯不肯听我来说？

希 若是我你不准你说话，我就罪该万死了，你有什么说的？

苏 让我来说明，还是用刚才那个办法，就是站在我的论敌的地位来说话，免得使他一定要向我说的那些冒昧唐突的话看来象是我向你说的。他会问我：“苏格拉底，你唱了这一大串赞歌^①，所答非所问，若是打你一顿，算不算冤枉？”我回答说：“这话从何说来？”他会说：“你问我从何说来？你忘记了我的问题吗？我问的是美本身，这美本身，加到任何一事物上面，就使那事物成其为美，不管它是一块石头，一块木头，一个人，一个神，一个动作，还是一门学问。我提到美本身，是一个个字说得很清楚响亮的，我并没有想到听我说话的人是一块顽石，既没有耳朵，又没有脑筋！”你别生气，希庇阿斯，如果这时候我被他吓唬倒了，向他说：

“可是给我替美下这样定义的是希庇阿斯呀！我向他提的问题正和你所提的一模一样，问的正是不拘那一种时境的美。”你怎么说？你愿不愿我这样回答他？

希 象我所给它的定义，美是而且将来也还是对于一切人都是美的，这是无可辩驳的。

苏 我的论敌会问：“美是否永远美呢？”美应该是永远美吧？

希 当然。

苏 现在是美的在过去也常是美的？

希 是的。

苏 他会问我：“依厄利斯的客人看，对于阿喀琉斯来说，美是否就是随着他的祖先葬下地呢？对于他的祖先埃阿科斯^②，

① 赞歌指上文希庇阿斯所说的“钱多身体好受尊敬”那段话。

② 阿喀琉斯在特洛伊战争中战死，所以葬在异国。他的祖先埃阿科斯据说天神宙斯的儿子，死后做了阴间三判官之一。

对于一切其他神明之胄的英雄们，对于神们自己，美是否也是如此呢？”

希 你说的是什么怪话？真该死！你那位论敌所提的问题太无礼了①！

苏 你要他怎样呢？对这问题回答“是”，是否就比较有礼呢？

希 也许。

苏 他会说：“也许，你说在任何时对于任何人，美就是自己葬父母，子孙葬自己，你这番话也许就也是无礼，”要不然，就要把赫拉克勒斯②以及我们刚才所提名的那些人作为例外，是不是？

希 我向来没有指神们呀！

苏 看来象也没有指英雄们？

希 没有指英雄们，他们是神们的子孙。

苏 此外一切人都包括在你的定义里？

希 一点不错。

苏 那么，依你的看法，对于象坦塔罗斯，达达诺斯，仄托斯那样的人是有罪的，不敬的，可耻的事，对于象珀罗普斯以及和他出身相似的那样人却是美的③？

希 我的看法是这样。

苏 他就会说：“从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和你的原来意见相反了，自己葬了祖先，以后又让子孙葬自己，这一件事有时候对于

① “太无礼”原文有“大不敬”“渎神”的意思。因为苏格拉底提到神和英雄。

② 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神话中最大的力士，也是宙斯的儿子。

③ 据希腊神话，坦塔罗斯，达达诺斯，仄托斯都是宙斯的儿子，珀罗普斯是坦塔罗斯的儿子，宙斯的孙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自己葬父母，子孙葬自己，这件事对于神和英雄有时光荣，有时不光荣。

某些人是不光荣的；因此，把这件事看成在一切时境都是美的，比起我们从前所举的年轻小姐和汤罐的例，同样犯着时而美时而丑的毛病，而且更滑稽可笑。苏格拉底，你显然对我老是不能答得恰如所问，我的问题是：美是什么？”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依你的话去回答他，他要向我说的讨嫌的话就大致如此，并不见得无理。他向我说话，通常是用这样的口吻；有时他好象怜惜我笨拙无知，对他所提的问题自己提出一个答案，向我提出一个美的定义，或是我们所讨论的其他事物的定义。

希 他怎样说，说给我听听，苏格拉底。

苏 他向我说：“苏格拉底，你真是一个奇怪的思辨者，别再给这种回答吧，它太简单，太容易反驳了。再回头把先前你所提的而我们批判过的那些美的定义，挑一个出来看看。我们说过：黄金在用得恰当时就美，用得不恰当时就丑，其他事物也是如此。现在就来看看这‘恰当’观念，看看什么才是恰当，恰当是否就是美的本质。”每次他向我这样谈论，我都无辞反驳。只好承认他对。希庇阿斯，你看美是否就是恰当的？

希 这和我看法完全一样，苏格拉底。

苏 还得把它研究一番，免得又弄错了。

希 我们来研究吧。

苏 姑且这样来看：什么才是恰当？它加在一个事物上面，还是使它真正美呢？还是只使它在外表上现得美呢？还是这两种都不是呢？

希 我以为所谓恰当，是使一个事物在外表上现得美的。举例来说，相貌不扬的人穿起合式的衣服，外表就好看起来了。

苏 如果恰当只使一个事物在外表上现得比它实际美，它就会只是一种错觉的美，因此，它不能是我们所要寻求的那种美，希庇阿斯；因为我们所要寻求的美是有了它，美的事物才成其为美，犹如大的事物之所以成其为大，是由于它们比起其他事物有一种质量方面的优越，有了这种优越，不管它们在外表上什样，它们就必然是大的。美也是如此，它应该是一切美的事物有了它就成其为美的那个品质，不管它们在外表上什样，我们所要寻求的就是这种美。这种美不能是你所说的恰当，因为依你所说的，恰当使事物在外表上现得比它们实际美，所以隐瞒了真正的本质。我们所要下定义的，象我刚才说过的，就是使事物真正成其为美的，不管外表美不美。如果我们要想发见美是什么，我们就要找这个使事物真正成其为美的。

希 但是恰当使一切有了它的事物不但有外表美，而且有实际美，苏格拉底。

苏 那么，实际美的事物在外表上就不能不美，因为它们必然具备使它们在外表上现得美的那种品质，是不是？

希 当然。

苏 那么，希庇阿斯，我们是否承认一切事物，包括制度习俗在内，如果在实际上真正美，就会在任何时代被舆论一致公认其为美呢？还是恰恰与此相反，无论在人与人，或国与国之中，最不容易得到人们赏识，最容易引起辩论和争执的就是美这问题呢？

希 第二个假定是对的，苏格拉底，美最不容易赏识。

苏 如果实际离不开外表——这是当然的——如果承认恰当就是美本身，而且能使事物在实际上和在外表上都美，美就不应

该不易赏识了。因此①，恰当这个品质如果是使事物在实际上成其为美的，它就恰是我们所要寻求的那种美，但是也就不会是使事物在外表上成其为美的。反之，如果它是使事物在外表上成其为美的，它就不会是我们所寻求的那种美。我们所要寻求的美是使事物在实际上成其为美的。一个原因不能同时产生两种结果，如果一件东西使事物同时在实际上和外表上美(或具有其他品质)，它就不会是非此不可的唯一原因。所以恰当或是只能产生实际美，或是只能产生外表美，在这两个看法中我们只能选一个。

希 我宁愿采取恰当产生外表美的看法。

苏 哎哟，美又从我手里溜脱了，希庇阿斯，简直没有机会可以认识它了，因为照刚才所说的，恰当并不就是美。

希 呃，倒是真的，苏格拉底，这却出我意料。

苏 无论如何，我们还不能放松它。我看我们还有希望可以抓住美的真正的本质。

希 一定有帮助，苏格拉底，而且不难达到。只要让我有一段时间一个人来想一想，我就可以给你一个再精确不过的答案。

苏 请做一点好事，别尽在希望，希庇阿斯。你看这讨厌的问题已经给我们很多的麻烦了；当心提防着不让它发脾气，一霎就溜走不回来。但是这只是我的过虑，对于你，这问题是非常容易解决的，只要你一个人去清清静静地想一想。不过还是请你别走，当着我的面来解决这问题；并且如果你情愿，和我一道来研究。如果我们找到了答案，大家都好；如果找不到，我就活该认输，你就可以离开我好去破这个谜语。并

① 因为美不易赏识，实际美与外表美并不是一事。

且在一块儿解决还有这一点便利，就是我不会去麻烦你，追问你一个人找到的答案究竟是怎样。我提出一个美的定义，你看它如何，我说——请你专心听着，别让我说废话——我说，在我们看，美就是有用的。我是这样想起来的，我们所认为美的眼睛不是看不见东西的眼睛，而是看得很清楚，可以让我们用它们的。你看对不对？

希 对。

苏 不仅眼睛，整个身体也是如此，如果它适宜于赛跑和角斗，我们就认为它美。在动物中，我们说一匹马，一只公鸡或一只野鸡美，说器皿美，说海陆交通工具，商船和战船美，我们说乐器和其他技艺的器具美，甚至于说制度习俗美，都是根据一个原则：我们研究每一件东西的本质，制造和现状，如果它有用，我们就说它美，说它美只是看它有用，在某些情境可以帮助达到某种目的；如果它毫无用处，我们就说它丑。你是否也这样看，希底阿斯？

希 我也这样看。

苏 我们可否就肯定凡是有用的就是顶美的呢？

希 我们可以这样肯定，苏格拉底。

苏 一件东西有用，是就它能发生效果来说，不能发生效果就是无用，是不是？

希 一点不错。

苏 效能就是美的，无效能就是丑的，是不是？

希 当然，许多事情可以证明这一点，尤其是政治。在国家里发挥政治的效能就是一件最美的事，无效能就是顶可耻的。

苏 你说的顶对。凭老天爷，如果这是对的，知识就是最美的，无知就是最丑的，是不是？

希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苏格拉底？

苏 别忙，好朋友，想起这话的意义，我又有些骇怕了。

希 又有什么可骇怕的，苏格拉底？这回你的思路很正确了。

苏 我倒愿如此。但是请帮我想一想这个问题：一个人对于一件事既没有知识，又没有能力，他能否去做它？

希 没有能力做就是不能做，那是很显然的。

苏 凡是做错了的，凡是在行为或作品中做的不好，尽管他们原来想做好的，也总算是做了，若是他们对于所做的没有能力，他们就不会把它做出来，是不是？

希 当然。

苏 可是人们之所以能做一件事，是因为他们的能力而不是因为他们的无能力。

希 不是因为无能力。

苏 所以要做一件事，就要有能力。

希 不错。

苏 但是所有的人们从幼小时起，所做的就是坏事多于好事，想做好而做不到。

希 真是这样。

苏 那么，这种做坏事的能力，这种虽是有用而用于坏目的的事情，我们叫它们美还是叫它们丑呢？

希 当然是丑的，苏格拉底。

苏 因此，有能力的和有用的就不能是美本身了？

希 能力应该用于做好事，有用应该是对好事有用。

苏 那么，有能力的和有用的就是美的那个看法就留不住了。我们心里原来所要说的其实是：有能力的和有用的，就它们实现某一个好目的来说，就是美的。

希 我是这样想。

苏 这就等于说，有益的就是美的，是不是？

希 当然。

苏 所以美的身体，美的制度，知识以及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许多其他东西，之所以成其为美，是因为它们都是有益的？

希 显然如此。

苏 因此，我们认为美和益是一回事。

希 毫无疑问。

苏 所谓有益的就是产生好结果的？

希 是。

苏 产生结果的叫做原因，是不是？

希 当然。

苏 那么，美是好（善）的原因？

希 是。

苏 但是原因和结果不能是一回事，希庇阿斯，因为原因不能是原因的原因。想一想，我们不是已经承认原因是产生结果的吗？

希 是。

苏 结果是一种产品，不是一个生产者？

希 的确。

苏 产品和生产者不同？

希 不同。

苏 所以原因不能产生原因，原因只产生由它而来的结果。

希 很对。

苏 所以如果美是好（善）的原因，好（善）就是美所产生的。我们追求智慧以及其他美的东西，好象就是为着这个缘故。因为它们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善，而善是值得追求的。因此，我们

的结论应该是：美是善的父亲。

希 好的很，你说的真好，苏格拉底。

苏 还有同样好的话咧：父亲不是儿子，儿子不是父亲。

希 一点不错。

苏 原因不是结果，结果也不是原因。

希 那是无可辩驳的。

苏 那么，亲爱的朋友，美不就是善，善也不就是美。我们的推理是否必然要生出这样一个结论呢？

希 凭宙斯，我看不出有旁的结论。

苏 我们是否甘心承认美不善而善不美呢？

希 凭宙斯，我却不甘心承认这样话。

苏 好的很，希庇阿斯！就我来说，在我们所提议的答案之中，这是最不圆满的一个。

希 我也是这样想。

苏 那么，我恐怕我们的美就是有用的，有益的，有能力产生善的那一套理论实在都是很错误的，而且比起我们原来的美就是漂亮的年轻小姐或其他所提到的东西那些理论，还更荒谬可笑。

希 真是这样。

苏 就我来说，我真不知道怎样办才好，我头脑弄昏了。希庇阿斯，你可想出了什么意思？

希 暂时却没有想出什么。但是我已经说过了，让我想一想，我一定可以想得出来。

苏 但是我急于要知道，不能等你去想。对了，我觉得我找到了一点线索。请注意一下，假如我们说，凡是产生快感的——不是任何一种快感，而是从眼见耳闻来的快感——就是美的，

你看有没有反对的理由？希庇阿斯，凡是美的人，颜色，图画和雕刻都经过视觉产生快感，而美的声音，各种音乐，诗文和故事也产生类似的快感，这是无可辩驳的。如果我们回答那位固执的论敌说，“美就是由视觉和听觉产生的快感”，他就不能再固执了。你看对不对？

希 在我看，苏格拉底，这是一个很好的美的定义。

苏 可是还得想一想，如果我们认为美的是习俗制度，我们能否说它们的美是由视听所生的快感来的呢？这里不是有点差别吗？

希 苏格拉底，我们的论敌也许见不出这个差别。

苏 狗呀，至少我自己的那位论敌会见出，希庇阿斯，在他面前比在任何人面前，想错了或说错了，都使我更觉得羞耻。

希 这是什么人？

苏 这就是苏弗若尼斯的儿子苏格拉底，就是他不容许我随便作一句未经证实的肯定，或是强不知以为知。

希 说句老实话，既然你把你的看法说出了，我也可以说，我也认为制度是有点差别，不是由视觉听觉产生的快感。

苏 别忙，希庇阿斯，正在相信逃脱困难了，我恐怕我们又象刚才一样，又遇到同样的困难。

希 这话怎样说，苏格拉底？

苏 我且来说明我的意思，不管它有没有价值。关于习俗制度的印象也许还是从听觉和视觉来的。姑且把这一层放下不管，把美看作起于这种感觉的那个理论还另有困难。我的论敌或旁人也许要追问我们：“为什么把美限于你们所说的那种快感？为什么否认其他感觉——例如饮食性欲之类快感——之中有美？这些感觉不也是很愉快吗？你们以为视觉和听觉以

外就不能有快感吗？”希庇阿斯，你看怎样回答？

希 我们毫不迟疑地回答，这一切感觉都可以有很大的快感。

苏 他就会问：“这些感觉既然和其他感觉一样产生快感，为什么否认它们美？为什么不让它们有这一个品质呢？”我们回答：“因为我们如果说味和香不仅愉快，而且美，人人都会拿我们做笑柄。至于色欲，人人虽然承认它发生很大的快感，但是都以为它是丑的，所以满足它的人们都瞒着人去做，不肯公开。”对这番话我们的论敌会回答说：“我看你们不敢说这些感觉是美的，只是怕大众反对。但是我所要问你的并不是大众看美是什样，而是美究竟是怎样。”我们就只有拿刚才那番话来回答说：“美只起于听觉和视觉所生的那种快感。”希庇阿斯，你是维持这个说法，还是改正我们的答案呢？

希 应该维持我们的说法，苏格拉底，不能更改。

苏 他会说：“好，美既然是从听觉和视觉来的快感，凡是不属于这类快感的显然就不能算美了？”我们是否同意呢？

希 同意。

苏 他会说：“听觉的快感是否同时由视觉和听觉产生，视觉的快感是否也是如此？”我们说，不然，这两种原因之一所产生的快感不能同时由这两种原因在一起来产生。我想你的意思也是如此，我们所肯定的是这两种快感每种是美，所以两种都是美。是不是应该这样回答他？

希 当然。

苏 他就会说：“那么，一种快感和另一种快感的差别是否在它们的愉快性上面？问题并不在这一种快感比另一种快感大或小，强或弱，而在它们的差别是否在一种是快感而另一种不是快感。”我们不以为差别在此，是不是？

希 是的。

苏 他会说：“那么，你们在各种快感中单选出视听这两种来，就不能因为它们是快感。是不是因为你们在这两种快感中看出一种特质是其他快感所没有的，你们才说它们美呢？视觉的快感显然不能只因为是由视觉产生的就成其为美，如果是这样，听觉的快感就没有成其为美的理由，因为不是由视觉产生的。”我们对这话是否同意？

希 同意。

苏 “同理，听觉的快感也不能只为是由听觉来的就成其为美，如果是这样，视觉的快感也就没有成其为美的理由，因为不是由听觉产生的。”希庇阿斯，我们是否承认这人说的对呢？

希 很对。

苏 他就会说：“可是你们说，视觉和听觉的快感就是美。”我们要承认说过这样话。

希 不错。

苏 “那么，视觉和听觉的快感应该有一个共同性质，由于有这个共同性质，单是视觉的快感或听觉的快感因而美，两种快感合在一起来说，也因而美。若是没有这个共同性质，它们或分或合，都不能成其为美了。”请你把我当作那人，来回答这问题。

希 我回答说，我看他的话是对的。

苏 一种性质是这两种快感所共同的，而就每种快感单独来说，却没有这种性质，这种性质能否是原因，使它们成其为美呢？

希 你这话怎样说，苏格拉底？两种东西分开来各所没有的性质，合起来如何就能公有那个性质呢？

苏 你以为这是不可能的吗？

- 希** 我不能思议这样的东西的性质。
- 苏** 说的很好，希庇阿斯。就我来说，我觉得我窥见一种东西，象你所认为不可能的。不过我看不清楚。
- 希** 不能有这样的东西，苏格拉底，你一定看错了。
- 苏** 可是我确实望见一些影象。但是我不敢自信，因为这些影象既然不能让你看见；你是什样人，我是什样人，你凭你的学问赚的钱比当代任何人都多，而我却从来没有赚过一文钱。不过我颇怀疑你是否在认真说话，是否在欺哄我来开玩笑，因为这些影象在我面前现得既活跃而又众多。
- 希** 苏格拉底，你有一个方法来测验我是否在开玩笑，那就是，对我说明你以为你看见的究竟是怎样，你就会发见你所说的话荒诞无稽了。你永远不可能发见一个性质不是你或我单独所没有的，却是你和我所共同有的。
- 苏**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希庇阿斯？你也许是对的，可是我不懂得。无论如何，我姑且说明我的想法。在我看，我从来没有而现在也没有的一种性质，就你说，也是你从来没有而现在也没有的，却可以由你和我两人公有。反过来说，我们两人所公有的，可以是我或你单独所没有的。
- 希** 你象一个占卜家在说话，比刚才更玄。想一想，如果我们俩都公正，不是你公正我也公正？同理，如果我们俩都不公正，或是身体都好，不是你如此我也如此？反过来说，如果你是病了，受了伤，挨了打，或是遭遇另一件事，而我也正是如此，不是我们俩都是如此么？再举例子来说，假如我们俩都是金，银，或象牙，或者说，都是高贵的，有学问的，受人尊敬的，老的或少的，或是具有人性的任何其他属性，那么，你和我分开来说，不是各具有这些属性吗？

苏 当然。

希 苏格拉底，你和你的对话人们，你们这批人看事物，向来不能统观全局。你们把美或真实界其他部分分析开，让它孤立起来，于是把它敲敲，看它的声音是真是假。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你们捉摸不住各种本质融贯周流的那个伟大真实界。在目前，你就犯了这个严重的错误，以至于想入非非，以为一种性质可以属于二而不属于二之中各一，反之，属于二之中各一的可以不属于二。你们老是这样，没有逻辑，没有方法，没有常识，没有理解！

苏 我们确实如此，希庇阿斯，象谚语所说的，一个人能什样就是什样，不是愿什样就是什样。幸好你的警告不断地使我们明白。我现在可不可以在等待你的忠告的时候，就我们这批人的荒谬再给你一个例证呢？我可不可以把我们对这问题的意见说给你听听呢？

希 你不用说，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苏格拉底，因为我对于凡是说话的人们每一个都看得清清楚楚。不过你还是可以说下去，只要你高兴。

苏 我倒是高兴要说。在向你领教以前，亲爱的朋友，我们这批人荒谬的很，相信在你和我两人之中，每个人是一个，因此就不是我们俩在一起时那样的，因为在一起我们是两个，不是一个。我们的荒谬看法就是如此。现在，我们从你所听到的是这样：如果在一起我们是两个，我们俩中间每一个人就绝对必然也是两个；如果分开来每一个人是一个，两人在一起也就是一个。依希庇阿斯先生所说的十全十美的本质论，结论就不能不如此，全体什样，部分也就什样；部分什样，全体也就什样。希庇阿斯，你算是把我说服了，我再也无话

可说了。不过我还想请教一句，好提醒我的记忆：你和我两人是不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两个？

希 你这是什么话，苏格拉底？

苏 我这话就是我这话。请告诉我：我们俩之中每一个人是不是一个？“是一个”这个属性是不是每一个人的特征？

希 毫无疑问的，是。

苏 如果每一个人是一个，他就不成双，你当然明白单位不成双吧？

希 当然。

苏 我们俩，由两个单位组成的，就不成双吗？

希 没有这个道理，苏格拉底。

苏 因此，我们俩是双数，对不对？

希 很对。

苏 从我们俩是双数，可否得到我们每一个人是双数的结论？

希 当然不能。

苏 那么，一双不必定有一个的性质，一个不必定有一双的性质，这不是正和你原来所说的相反吗？

希 在这一个事例中倒是不必定，但是在我原来所说的那些事例中却都是必定的。

苏 那就够了，希庇阿斯，我们姑且说，这一个事例是象我们所说的，其他事例却不然。如果你还记得我们讨论的出发点，你该记得我原来说的是：在视觉和听觉所产生的快感中，美并不由于这两种快感中某一种所特有，而两种合在一起所没有的那种性质；它也不由于这两种快感合在一起所公有，而其中任何一种快感所没有的那种性质；所需要的那种性质必须同时属于全体，又属于部分，因为你承认过，这两种快感

分开来是美，合在一起也是美，就是说，美在部分，也在全体。从此我推到一个结论：如果这两种快感都美，那美是由于这种有，另一种也有的那种性质，不是由于只有这种有，而另一种却没有的那种性质，现在我还是这样看。再请问你一次：如果视觉和听觉的两种快感都美，就合在一起来说可以，就分开来说也可以——那么，使它们成其为美的那种性质是否同时在全体(两种合在一起)，也在部分(两种分开)？

希 当然。

苏 使它们成其为美的是否就是它们每一种是快感，两种合在一起也还是快感那个事实？快感既是美的原因，它能使视听两种快感美，为什么就不能使其他各种快感也同样美，既然它们同样是快感？

希 我还记得这番话。

苏 但是我们宣布过，这两种快感之所以成其为美，是由于它们由视觉和听觉产生的。

希 我们是这样说的。

苏 请看我的推理是否正确。如果我记得不错，我们说过美就是快感，不是一切快感，而是由视听来的快感。

希 不错。

苏 但是“由视听来的”这个性质只属于两种合在一起，不属于单独的某一种，因为象我们刚才所见到的，单独一个不是由双组成的，而双却是由单独的部分组成的。是不是？

希 一点也不错。

苏 使每一个成其为美的就不能是不属于每一个的：“成双”这个性质却不属于每一个。所以在我们的设论中，双就其为双来说，可以称为美，而单独的每一个却可以不美。这个推理

线索不是很谨严么？

希 看来它是很谨严的。

苏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就说：美的是双，每部分却不然？

希 你看有没有可以反驳这个结论的？

苏 我看到的反驳在此：在你所列举的那些事例中，某些事物有某些性质，而这些性质，我们常见到，属于全体的也就属于部分，属于部分的也就属于全体。是不是？

希 是。

苏 在我所举的事例中却不然，其中之一就是一双和一个的例。对不对？

希 很对。

苏 那么，希底阿斯，在这两类事例中，美属于哪一类？属于你所说的那一类吧？你说过，如果我强壮你也强壮，我们俩就都强壮；如果你公正我也公正，我们俩就都公正；如果我们俩都公正，就是你公正我也公正；同理，如果你美我也美，我们俩就都美；如果我们俩都美，就是你美我也美。但是此外还另有一个可能，美可能象数目，我们说过，全体是双，部分可成双可不成双；反之，部分是分数，全体可以是分数可以是整数，由此例推，我想到许多其他事例。在这两类事例中我们把美放在哪一类呢？我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想，依我想，如果说我们俩都美而两人之中却有一个不美，或是说你美我也美，而我们俩却不美，这一类的话未免太荒谬了。你的看法如何？

希 我的看法就是你的看法，苏格拉底。

苏 那就更好了，因为我们用不着再讨论下去了。美既然属于我们所说的那一类，视觉和听觉的快感就不是美本身了。因为

如果这快感以美赋与视觉和听觉的印象，它所赋与美的就只能是视听两种感觉合在一起，而不能单是视觉或单是听觉。可是你已经和我承认过，这个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希 我们确是这样承认过。

苏 这个结论既然不能成立，美就不能是视觉和听觉所生的快感了。

希 这是不错的。

苏 我们的论敌会说：“你的路既然走错了，再从头走起吧。你把这两种快感看作美，把其他快感都不看作美，使它们成其为美的究竟是什么呢？”希庇阿斯，我想我们只能这样回答：这两种快感，无论合在一起说，或是分开来说，都是最纯洁无疵的，最好的快感。你还知道有什么其他性质，使它们显得与众不同么？

希 不知其他，它们真是最好的快感。

苏 他就会说：“那么，依你们看，美就是有益的快感了？”我要回答是，你怎样想？

希 我和你同意。

苏 他还要说：“所谓有益的就是产生善的。可是我们刚才已经看到，原因和结果是两回事，你现在的看法不是又回到原路吗？美与善既然不同，善不能就是美，美也不能就是善。”希庇阿斯，如果我们聪明，最好就完全承认他这话，因为真理所在，不承认是在所不许的。

希 但是说句真话，苏格拉底，你看这一番讨论怎样？我还要维持我原来所说的，这种讨论只是支离破碎的咬文嚼字。美没有什么别的，只要能在法院，议事会，或是要办交涉的大官员之前，发出一篇美妙的能说服人的议论，到了退席时赚了

一笔大钱，既可以自己享受，又可以周济亲友，那就是美。这才是值得我们下工夫的事业，不是你们的那种琐屑的强词夺理的勾当。你应该丢开这种勾当，不要老是胡说八道，让人家把你看作傻瓜。

苏 我的亲爱的希庇阿斯，你是一位幸福的人，你知道一个人所宜做的事业，而且把那事业做得顶好，据你自己说。我哩，好象不知道遭了什么天谴，永远在迟疑不定中东西乱窜。我把我的疑惑摆出来让你们学问渊博的先生们看时，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你们臭骂一顿。你们说，象你自己刚才所说的，我所关心的问题都是些荒谬的，琐屑的，没有意思的。受了你们的教训的启发之后，我也跟你们一样说，一个人最好是有本领在法院或旁的集会上，发出一篇好议论，产生一种有利的结果，我这样说时又遭我的周围一些人们痛骂，尤其是老和我讨论，老要反驳我的那位论敌。这人其实不是别人，是我的一个至亲骨肉，和我住在一座房子里。我一回到家里，他一听到我说起刚才那番话，他就问我知不知道羞耻，去讲各种生活方式的美，连这美的本质是什么都还茫然无知。这人向我说：“你既然不知道什么才是美，你怎么能判断一篇文章或其他作品是好是坏？在这样蒙昧无知的状态中，你以为生胜于死么？”你看我两面受敌，又受你们的骂，又受这人的骂。但是忍受这些责骂也许对于我是必要的；它们对于我当然有益。至少是从我和你们俩的讨论中，希庇阿斯，我得到了一个益处，那就是更清楚地了解一句谚语：“美是难的。”

根据A.Croiset译，未见完全的英译本，只有Carritt在《美的哲学》里选译了几段。

会 饮 篇^①

——论爱美与哲学修养

对话人：**亚波罗多洛**（这篇对话的转述者，他本人不在场，关于会饮的经过，是从亚理斯脱顿听来的。他已经向格罗康转述过一次，现在又向一位朋友转述）；**亚理斯脱顿**（原始的转述者，他向斐尼克斯谈过，又向亚波罗多洛谈过）；**苏格拉底**，**阿伽通**，**斐德若**，**泡赛尼阿斯**，**厄里什马克**，**阿里斯托芬**，**第俄提玛**（苏格拉底向她请教的，不在场），**亚尔西巴德**。

亚波罗多洛：对于你想知道的那回事，我倒很有准备。前天我从法勒雍^②我的家里进城，路上碰到一位朋友在后面望见我，他就用滑稽口吻远远地喊我：“喂！你这法勒雍住户名叫亚波罗多洛的，为什么不等我呀！”我就停下等他，他向我说：“亚波罗多洛，我正在找你，想向你打听打听，苏格

① 会饮是希腊的一种礼节，大半含有庆祝的意味，有一定的酬神的仪式。仪式举行之后，座客开始饮酒，通常有乐伎助兴。这次会饮以讨论哲学问题代替寻常娱乐节目。

② 法勒雍在雅典西南，离城约三公里。

拉底和亚尔西巴德几个人在阿伽通家里会饮时讨论爱情，经过究竟怎样。有一个人从斐利普的儿子斐尼克斯那里听过这回故事，向我约略谈过，并且说你也知道。他说的不大清楚，所以我要找你给我谈一谈。苏格拉底是你的朋友，转述他的话，没有人比你更合适了。先请你告诉我，你亲自参加了那次聚会没有？”我回答说：“向你转述的那位显然谈的不很清楚，若不然，你就不会以为那次聚会的时期很近，连我也可以参加了。”他说：“对的，我原来是这样想。”我说：“这怎么可能呢，格罗康？阿伽通离开雅典已多年了，而我向苏格拉底请教，天天默记他的言行，还不到三年的光景。三年之前，我东西流浪，对生活很自满，其实是一个最不幸的人，正如你现在一样，以为无论干什么也比研究哲学强！”他说：“别再讥嘲了，且告诉我那次聚会是在什么时候举行的。”我回答说：“当时我们都还是小孩子咧，阿伽通的第一部悲剧得了奖，为了庆祝胜利，第二天他和他的歌队举行酬神的典礼。”他说：“那象是很早的事了。谁向你谈过这回事，是不是苏格拉底本人？”我回答说：“凭宙斯^①，不是他！是一位亚理斯脱顿，奎达特楞区的人，一个矮小汉，时常赤着脚，向斐尼克斯谈的也就是他。他亲自参加了那次聚会，如果我没有看错，当时他是苏格拉底的一个最热烈的崇拜者。后来我问过苏格拉底本人，他证实了亚理斯脱顿的话。”格罗康于是说：“就请你把这故事给我讲一遍，进城的这条路上正好谈话。”

于是我们一边走，一边谈那次会饮的故事。所以我说过，

① 宙斯是最高天神，希腊人常凭他发誓，表示说的话是真的。

我对这个题目很有准备，你既然想知道，我可以给你再谈一遍。谈哲学和听人谈哲学，对于我向来是一件极快乐的事，受益还不用说。此外的谈话，尤其是你们这班有钱人和生意人的谈话对于我却是索然无味的。你们既是我的同侪，我不能不怜惜你们，自以为做的是天大事业，其实毫无价值！也许你们也在怜惜我的不幸，不过你们只自信是对的，而我对于你们的可怜情形，不只是相信，而是真正知道！那位朋友说：“亚波罗多洛，你还是那个老脾气，总是爱咒骂自己，又咒骂旁人！我看你以为一切人都是不幸的，只除掉苏格拉底。所以你的绰号是‘疯子’，倒很名副其实。你说话确实象一个疯子，老是怨恨自己，怨恨旁人，只除掉苏格拉底！”我说：“对，亲爱的朋友，我是一个疯子，一个精神错乱的人，因为我自己和对你们有刚才所说的那个看法，是不是？”那位朋友说：“亚波罗多洛，现在大可不必为着这个问题来吵嘴，且请你答应我原来的请求，把那次聚会中的言论给我复述一遍。”我说：

好吧，当时谈话的经过约略是这样……不过我最好从头就按照亚理斯脱顿的话给你复述。据他说，故事是这样^①：

亚理斯脱顿说：“我在路上碰见苏格拉底，那天他洗过澡，脚上还穿了鞋，这些在他都是不常有的事。我问他到哪里去，打扮得那样漂亮。他回答说：‘到阿伽通家里去吃晚饭。昨天他庆祝胜利，请我我没有去，怕的是人太多，但是

① 以上可以看作一篇小序 说明这篇对话是怎样传下来的，颇象佛经的“如是我闻”。这篇对话经过两次转述，由在场的亚理斯脱顿谈给亚波罗多洛，现在再由亚波罗多洛谈给一位生意人。以下才是对话本身。

答应了他今天去。我打扮得漂亮，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因为阿伽通是一个漂亮少年，去他那里就得漂亮一点。喂，你和我一道去，作一个不速之客，好不好？’我说：‘遵命。’他说：‘好极了，跟我一道走。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翻转一句谚语了，你记得吧，“逢到阿伽通的宴会”不，“逢到好人^①的宴会，好人不请自来”。其实诗人荷马早已就把这句谚语翻转过，而且把它糟蹋过。他把阿伽门农描写成一个最英勇的战士，把墨涅拉俄斯却描写成“一个胆小如鼠的操戈者”，可是阿伽门农有一次设筵庆祝，墨涅拉俄斯没有被邀请，也自动地赴宴了。照这样看，荷马不是让一个不大好的人赴好人的宴会么^②？’”亚理斯脱顿告诉我，他听到这番话就说：

“苏格拉底，以我这样一个不值什么的人，不请自赴一个聪明人的宴会，恐怕我倒不象你所说的，而是象荷马所说的。你既然带我去，就得找一个借口，我决不肯承认我是不请自来的客人，我只说我是应你的邀请。”苏格拉底说：“‘两人同伴走’^③，总有一人先想出拿什样话来说，且往前走吧。”

“在这番谈话之后，”亚理斯脱顿说，“我们就动身往前走。可是在路上苏格拉底想到一个问题，一个人落在后面凝神默想。我等他，他叫我先走。我走到阿伽通的家，看见门户大开，就碰见一件趣事。我一到达，就有一个仆人从里面出来接我，把我引到客厅里，那里客人都已入座，正准备

① 阿伽通的名字在希腊文中原有“好人”的意思。

② 见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卷二和卷十七。阿伽门农和墨涅拉俄斯本来是弟兄，墨涅拉俄斯的妻子海伦和特洛伊国王子私奔，酿成有名的特洛伊战争。这两弟兄都是希腊远征军的将领。

③ 见《伊利亚特》卷十，原文说：“两人同伴走，一人先想出有用的办法。”原文几成谚语，人人熟习，所以不全引。

吃晚饭。阿伽通一望见我，就喊：“哈，亚理斯脱顿，你来的正好，欢迎参加我们的晚餐。如果你为旁的事来，请把它放在以后再说。昨天我到处找你，想请你今天来，可是找不到你……苏格拉底呢？你没有带他来？”我回头一看，看不见苏格拉底的影子！我就说：“他和我确实是一道来的呀，而且我来还是他邀请的。”阿伽通说：“你来的好，但是苏格拉底到哪里去了呢？”我回答说：“他刚才还跟在我后面走，他怎么没有来，我也觉得奇怪。”听到这话，阿伽通就吩咐一个仆人：“马上去找苏格拉底，把他引到这里来。亚理斯脱顿，请你坐在厄里什马克旁边。””

一个仆人正替亚理斯脱顿洗脚，好让他躺下，另外一个仆人进来说，“要找的那位苏格拉底已退隐到邻家的门楼下，在那里挺直地站着，请他进来他不肯。”阿伽通说：“真奇怪！再去请他进来，不要放他。”亚理斯脱顿于是说：“不必找，让他去，他有一个习惯，时常一个人走开，在路上挺直地站着。我想他过一会儿就会来。且不必去打搅他。”阿伽通说：“好吧，就依你的话吧。”他就喊仆人们来，吩咐他们说：“给我们开饭吧。没有人监督你们，你们爱摆出什么就摆出什么——我向来不用这个办法——今天你们该设想我和这些客人都是你们邀请来的，所以要好好地侍候，争取我们的夸奖。”

“于是我们就开始吃饭，”亚理斯脱顿往下说，“但是苏格拉底还没有来。阿伽通三番四次地要派人去找，都让我拦阻住了。后来他终于到了，比起他的平时习惯，还不算太迟，客人们才把饭吃掉一半。阿伽通坐在最末的榻上，没有旁人同坐，就喊：“这里，苏格拉底，请坐在我旁边，好让我挨到你，就可以沾到你在隔壁门楼下所发见的智慧。你显

然发见到你所找的道理，把它抓住了，若不然，你还不会来。’这时苏格拉底坐下来就说：‘如果智慧能象一满杯水，通过一根羊毛，就引到一个空杯里去，如果两个人只要挨着坐，智慧就从盈满的人流到空虚的人，那是多么好的事，阿伽通！如果智慧是如此，我就该把坐在你旁边这件事看得非常宝贵，因为你的许多智慧就会流注到我身上来。我的智慧是很浅薄的，象梦一样，真伪尚待商讨；而你的智慧却是光辉灿烂的，有无穷发展的，自从幼年起，它就蓬勃焕发，就是在前天，三万希腊人已经替你的智慧的表现作了见证^①。’阿伽通接着说：‘苏格拉底，你在嘲笑人。关于我们的智慧问题，我们等一会儿请酒神狄俄倪索斯作判官，凭他判断谁优谁劣。现在你最好先吃晚饭。’

“于是苏格拉底入了座，和其他客人们都用过晚饭。他们举杯敬了神，唱了敬神的歌，举行了其他例有的仪式，于是就开始饮酒。泡赛尼阿斯首先开口说：‘在座诸位，今天饮酒，哪一种方式对我们才合适呢？就我个人来说，我不妨告诉诸位，我觉得昨天的酒还没有醒过来，需要呼吸呼吸。我想诸位的情形也差不多，因为昨天都参加了。所以请你们想出一个最妥当的方式。’阿里斯托芬就接着说：‘泡赛尼阿斯，你的提议很好，今天饮酒总得要和缓一点，我自己昨天也是烂醉如泥。’厄里什马克，阿库门的儿子，听到这句话，就插嘴说：‘你们的话很对。不过我还得征求另外一个人的意见，阿伽通，你的情形怎样？还能痛饮吗？’阿伽通回答：‘不能，

① 希腊在公元前四、五世纪戏剧极盛，每年祭神大典中必举行戏剧竞赛。戏剧是露天的，演戏是公民的义务，所以阿伽通的第一部悲剧演出，听众就有三万人。

我也没有力量了。’厄里什马克就接着说：‘这样看来，我，亚理斯脱顿，斐德若这批人今天运气倒好，你们几位酒量大的人都已经宣告退却了。我们这批人当然是没有酒量的。我没有算苏格拉底，因为他能饮，也能不饮，摆在哪一方面都行。现在在座的人既然都不很想痛饮，我就不妨谈一谈醉酒是什么一回事，我的话就不会很刺耳了。我有一种信念——这也许是从我的医学经验得来的——醉酒对人实在有害。我自己既不肯饮到过量，也不肯劝旁人过量，尤其是前一天饮过，头还很沉重的时候。’于是密锐努人斐德若就插嘴说：‘我向来相信你的话，尤其在医学方面。旁人今天也该相信你的话，如果他们懂道理。’斐德若的话得到了一致赞同；大家都答应在今天这次会里不闹酒，各人高兴喝多少就喝多少。

“厄里什马克就说：‘既然大家都决定随意饮酒，不加勉强了，我就建议把刚才进来的吹笛女打发出去，让她吹给她自己听，或是她乐意的话，吹给闺里妇女们听，我们且用谈论来消遣这次聚会的时光。谈论什么问题呢？如果你们同意，我倒准备好了一个题目，情愿提出来。’在座的人听到这话，都说他们乐意这样办，请他把题目提出。厄里什马克于是说：‘我的开场白要引用欧里庇得斯的《墨兰尼普》^①里一句话，我要说的“话并不是我自己的”，而是斐德若的。他时常很气忿地向我说：“说起来真奇怪，厄里什马克！各种神都引起过诗人们作歌作颂，只有爱神是例外，从来诗人中不曾有一个写过诗来颂扬他，尽管他是那样伟大。请想一想那些有本领的诡辩家们，他们写散文来颂扬的是赫拉克勒斯之类^②，

① 《墨兰尼普》这部剧本现在只存下几个片段。

② 参看第164页注②。

普若第库斯就是一个例证^①。这还不足为奇，有一天我碰见一部书，作者把盐的效用大加赞扬一番。还有许多其他类似的事物都有人称赞过。这些小题居然有人大做，而至今却没有一个人写过一首诗宣扬爱神的功德，这样大的一个神竟被人忽略到这步田地！”斐德若的这番话我看是很对的。所以我愿意陪着斐德若向爱神致敬，同时建议今天这里与会的人们趁着这个好时机，来礼赞爱神。如果你们赞成，我们就有足够的谈论资料，可以消遣今晚的时光。我建议我们从左到右轮流，每个人都尽他的能力，作一篇最好的颂扬爱神的文章。斐德若应该开头，因为他不仅是坐在第一位，而且也是这次题目的父亲。’

“苏格拉底说：‘厄里什马克，没有人会反对你的提议。我自己更不会反对，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就只知道爱情；我想阿伽通和泡赛尼阿斯也不会反对，阿里斯托芬更不会反对，他整个的时光就都消磨在酒神和爱神身上。我看其余在座的人也都不会反对。你的办法对于我们坐在后面的人们却不很公平，不过坐在前面的人如果把可说的话都说尽了，而且说得顶好，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好吧，我们就请斐德若开始，祝他运气好！’”

在座的人一致赞成这番话，都跟着苏格拉底怂恿斐德若先说。这次聚会中每人所说的话，亚理斯脱顿当然不能完全记清楚，我对于他所向我转述的话，当然也不能完全记清楚。我只记得最重要的部分。凡是我认为值得记住的话我现在顺次给你转述。^①

① 普若第库斯有一部著作解释信神的起源，以为原始人把凡是有益于人类的自然事物都尊奉为神。参看第67页注③。

据亚理斯脱顿的话，第一个说话的是斐德若，他的话开端约略如下：

“爱神是一个伟大的神，在人与神之中都是最神奇的。这表现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在他的出身。他是一位最古老的神，这就是一个光荣。他的古老有一个凭证，就是他没有父母，从来的诗或散文都没有提到爱神的父母。赫西奥德说：首先存在的是浑沌，‘然后宽胸的大地，一切事物的永恒的安稳基础，随之而起，随后就是爱神。’^②阿库什劳^③也和赫西奥德一样，说继着浑沌而生的是大地和爱神。根据帕墨尼得斯，世界主宰‘所生的第一个神就是爱神’。^④从此可知许多权威方面都公认爱神在诸神中是最古老的。

“其次，爱神不仅是最古老的，而且是人类最高幸福的来源。就我自己来说，我就看不出一个人从青年时期起，比有一个情人之外，还能有什么更高的幸福，一个情人有一个爱人也是如此^⑤。一个人要想过美满的生活，他的终身奉为规范的原则就只有靠爱情可以建立；家世，地位，财富之类都万万比不上它。这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对于坏事的羞恶之心和对于善事的崇敬之心；假如没有这种羞恶和崇敬，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做不出伟大优美的事情来。我敢说，如果一个情人在准备做一件丢人的坏事，或者受旁人凌辱，怯

① 以上一段叙会饮经过和礼赞爱神的建议，以下便是会饮者轮流做的几篇爱神的颂辞。

② 引语见赫西奥德的《神谱》第114至120行。

③ 阿库什劳是希腊的谱牒学家，据说他把赫西奥德的《神谱》由诗译成散文。

④ 帕墨尼得斯是当时著名的哲学家。著作只存片断。“世界主宰”的原文是说“统治世界的女神”，译者解说不一，有人以为是“正义”，有人以为是“生殖的大原则”。

⑤ 关于“情人”和“爱人”，参看95页注①。

懦不敢抵抗，在这时候被人看见了，他就会觉得羞耻，但是被父亲朋友或其他人看见，还远不如被爱人看见那样无地自容。爱人被情人发见在做坏事，情形也是如此。所以如果我们能想出一个方法，叫一个城邦或是一个军队全由情人和爱人组成，它就会有一种不能再好的统治，人人都会互相竞争，避免羞耻，趋求荣誉。这种人们如果并肩作战，只要很小的一个队伍就可以征服全世界了。因为一个情人如果脱离岗位或放下武器，固然怕全军看见，尤其怕他的爱人看见；与其要被爱人看见，他宁愿死百回千回。也没有一个情人怯懦到肯把爱人放在危险境地，不去营救；纵然是最怯懦的人也会受爱神的鼓舞，变成一个英雄，做出最英勇的事情来。荷马说过，神在英雄胸中感发起一股‘神勇气’，这无疑地就是爱神对于情人的特殊恩赐。

“还有一层，只有相爱的人们才肯为对方牺牲自己生命，不但男人，连女人也是如此。珀利阿斯的女儿，阿尔刻提斯，在全希腊人的面前对我这句话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只有她肯代她的丈夫死，虽然她的丈夫有父有母^①。她的爱超过了父母的爱，所以父母显出对于儿子犹如路人，只有名字的关系。她成就了她的英勇行为，不但人，连神们也钦佩这行为的高尚。人死之后，神们让她的灵魂由阴间回到阳间，这是极稀罕的恩惠，连建立过伟大功勋的英雄们也很少有得到这种恩惠的，而神们却拿这种恩惠给阿尔刻提斯，准

① 阿尔刻提斯的丈夫阿德墨托斯病当死，阿波罗神替他求情，准许他的父母或妻之中有一人代他死。他的父母虽然年老，却不肯替死，于是阿尔刻提斯毅然请替死。神们嘉奖她，让她死后复活。欧里庇得斯用这个传说写了一部悲剧，就以“阿尔刻提斯”为名。

她死后还魂，以表示他们的钦佩。从此可知连神们也尊敬爱情所鼓舞起来的热忱和勇气了。俄阿格洛斯的儿子俄耳甫斯所受的待遇就不同。神们遣他离开阴间，没有让他得到他所寻求的，不把他的妻子还它，只让他看了一个她的魂影^①，因为神们看他懦弱没有勇气——他本是一个琴师，这是不足为奇的——不肯象阿尔刻提斯为爱情而死，只设法活着走到阴间。神们所以给他应得的惩罚，让他死在女人们手里^②。至于忒提斯的儿子阿喀琉斯却得到神们的优遇，死后到了福人岛^③。因为他的母亲虽然告诉过他，如果他杀了赫克托尔，自己一定死；如果他不杀赫克托尔，他就会平安回家，长命到老；他却勇敢地决定去营救他的情人帕特洛克罗斯，替他报了仇，不仅为他而死，而且紧跟着他死。为了这缘故，神们非常钦佩他，给他特殊的优遇，因为他知道珍重爱情。（埃斯库罗斯把阿喀琉斯写成情人，帕特洛克罗斯写成爱人，是很荒唐无稽的。阿喀琉斯不仅比帕特洛克罗斯美，而且也比所有的其他英雄们都美，还没有留胡须，而且根据荷马，他比帕特洛克罗斯的年纪小得多。）没有什么能比爱情所激发的英勇更受神们尊敬，而且爱人向情人所表现的恩爱比起情人向爱人所表现的恩爱，也更博得神们的赞赏，因为情人是由爱神凭附的，比起爱人要较富于神性。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神

① 俄耳甫斯是希腊传说中琴师和诗人，他的妻子欧律狄刻死了，他怀念甚切，活着走到阴间，要求冥王准他把她带回人世。他的音乐感动了冥王，冥王准了他的要求，附一个条件：他的妻跟在他后面走，未到阳间之前，不准他回头看到她。快到阳间了，俄耳甫斯忍不住，回头看了她一眼，冥王马上就把她夺回到阴间。

② 传说俄耳甫斯被酒神的女信徒们溺死。

③ 据希腊传说，好人死后到西方的一个极乐世界。这一小段穿插好象是文不对题，柏拉图的用意在于讥嘲诡辩派作家引经据典，作无聊的考证。

们优遇阿喀琉斯，还超过他们优遇阿尔刻提斯，让他住在福人岛上。

“总结来说，我认为爱神在诸神中是最古老，最尊严的，而且对于人类，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他也是最能引起德行和幸福的。”^①

斐德若的话，据亚理斯脱顿转述的，大致如此。他说完之后，还有些旁人说了话，亚理斯脱顿已经记不清楚了，所以他把那些话丢开，往下就转述泡赛尼阿斯的话如下：

“斐德若，我看我们的题目提得不很妥当。我们只规定颂扬爱神。如果爱神只有一种，这倒还可以说得过去；可是爱神并不只一种，既然不只一种，我们一开始就应该说明哪一种是我们颂扬的。所以我现在要做的就是纠正这个缺点，先把题目弄确定，指出哪一种应颂扬，然后再用适合这位尊神的语言，来颂扬他。

“大家知道，爱神和阿佛罗狄忒^②是分不开的。如果阿佛罗狄忒只有一种，爱神也就只有一种；如果她有两种，爱神也就必然有两种。谁能否认这位女爱神有两个化身呢？一个是最古老的，没有母亲；只有天是她的父亲，所以我们把

① 斐德若的颂辞有三个要点：（一）爱神最古，所以最尊；（二）爱神助人就善避恶，有道德的作用；（三）尊敬爱神的人须全心全意，不惜牺牲性命，才达到爱情的最高理想。他的见解很平凡，文章全是摹仿诡辩派作家的风格，一味掉书袋，盲目信任传统，卖弄修辞的小技术。

② 希腊的阿佛罗狄忒相当于罗马的维纳斯，是女爱神。她的出身在希腊有两个传说。一说最初天神被儿子杀死，把尸首砍碎投到海里，海里起了一片白浪，就变成阿佛罗狄忒（据赫西奥德的《神谱》）。这就是本文所谓“天上女爱神”。另一说是荷马史诗所采取的，以为她是天神宙斯和狄奥涅（本是宙斯的亲生女儿）配合所生的。

她叫做‘高尚女爱神’，另一个比较年青，是天神宙斯和狄奥涅的女儿，我们把她叫做‘凡俗女爱神’。所以两个爱神，作为两个女爱神的合作伙伴来看，也应该一个叫做‘高尚爱神’，一个叫做‘凡俗爱神’。凡是神当然都应受颂扬，不过这两种爱神各有什样功能，我们须弄明白。一切行动，专就它本身来看，并没有美丑的分别。比如我们此刻所做的一些事，饮酒，唱歌，或谈话，这一切本身都不能说是美，也不能说是丑。美和丑是起于这些事或行动怎样做出来的那个方式。做的方式美，所做的行动也就美；做的方式丑，所做的行动也就丑。爱是一种行动，也可以应用这个道理。我们不能对一切爱神都不分皂白地说：‘他美，值得颂扬’，只有驱遣人以高尚的方式相爱的那种爱神才是美，才值得颂扬。

“凡俗女爱神引起的爱情确实也是人世的，凡俗的，不分皂白地实现它的目的。这种爱神只限于下等人。它的对象可以是年轻人，也可以是女人；它所眷恋的是肉体而不是心灵；最后，它只选择最愚蠢的对象，因为它只贪求达到目的，不管达到目的的方式美丑。因此，有这种爱情的人们苟且撮合，不管好坏。这是当然的，因为这种爱情所自起的那位女爱神是年纪较轻的，而她的出身是由于男也由于女的。至于天上女爱神的出身却与女的无关，她只是由男的生出的，所以她的爱情对象只是少年男子。其次，她的年纪较长，所以不至于荒淫放荡。她只鼓舞人们把爱情专注在男性对象上，因为这种对象生来就比较强壮，比较聪明。就在这专注于少年男子的爱情上，人们也可以看出它真正是由天上女爱神感发起来的：这种少年男子一定到了理智开始发达，这就是腮上开始长胡须的时候，才成为爱的对象。我想情人所以要等

爱人达到这种年龄后才钟爱他，是由于他存心要和爱人终身享共同生活，不是要利用他的年幼无知来欺骗他，开他玩笑，碰到另外一个可以宠爱的对象就把他丢掉。宠爱年幼的孩子是法律所应该防禁的，免得人们在动摇不定的对象上浪费许多精力，因为年幼的孩子们无论在心灵或在身体方面都是动摇不定的，终于变好还是变坏，没有人能预先知道。善良的人们却自动地替自己定出这样法律来遵行，至于凡俗的情人们，我们应强迫他们服从这样法律，正如我们尽量强迫他们不能随便爱良家妇女一样^①。这种凡俗的情人使人们对爱情起不良的印象。人们往往以为爱人满足情人是一件羞耻事，他们说这话时，心目中所指的正是这种凡俗的情人们，因为他们看到这班人的卑鄙放荡的行为。循规蹈矩的行为就永远不会引起指责。

“我们且来看看各城邦关于爱情的法律。有些城邦的规定是很明确的，不难了解的，而在我们的雅典和斯巴达，这种法律却很复杂。在厄利斯和玻俄提亚^②等地，人们不长于辞令，他们干脆定了一条直截了当的法律，把接受情人的恩宠看作美事，无论老少，没有人说它是丑事，在我看，这是由于他们不愿费心力拿辞令来争取少年男子们，他们本来不长于辞令。但是在伊俄尼亚^③以及许多其他地方，法律却把接受情人的恩宠定为丑事。这是由于他们受蛮夷的统治，蛮夷的专制政体把钟爱少年男子，爱哲学和爱体育都看成坏事，因为统治者不愿被统治者培养高尚的思想，也不愿他们之中

① “良家妇女”依原文是“自由妇女”，就是有自由权的妇女，不是奴隶。

② 厄利斯和玻俄提亚都是希腊南部的城邦，民性较强悍拙直，文化也较雅典落后。

③ 伊俄尼亚是小亚细亚西岸的希腊殖民地，屡受波斯的侵略和统治。

有坚强的友谊和亲密的社交，而这一切却正是爱情所产生的。就在我们的城邦里，僭主们也曾从经验中学得这样教训，由于亚理斯脱格通和哈莫第乌斯的坚强的爱情和友谊，这班僭主的政权就被推翻了^①。从此可知，凡是一个地方把接受情人的宠爱当作丑事的，那地方人的道德标准一定很低，才定出这样法律，它所表现的是统治者的专横和被统治者的懦弱。反之，凡是一个地方无条件地把爱情当作美事的，那地方的人们一定不愿定出这样法律。

“在我们的雅典，所规定的法律比这些都要好得多，但象我刚才说过的，也比较复杂，不容易了解。我们且想一想一般雅典人的论调，他们说，与其暗爱，不如明爱；爱人应在门第和品德上都很高尚，美还在其次。人们对于情人都加以极大的鼓励，不认为他在做不体面的事；人们把追求爱情的胜利看作光荣，失败看作羞耻。为着争取胜利，他可以做出种种离奇的事，习俗给了他这种自由；而这些离奇的行为如果是为着旁的目的或效果，而不是为着爱情，他就逃不掉哲学的极严厉的谴责。比如说，假想一个人想旁人给他钱，或是求一个官职，或是谋其他势利，就去做情人通常向爱人做的那些事，苦求，哀恳，发誓，睡门坎，做出一些奴隶所不屑做的奴隶行为；那么，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他的仇敌，都会防止他做这类事，仇敌们会骂他谄媚逢迎，朋友们会谴责他，替他害羞。但是这些事如果是情人做的，反而博得赞美，我们的习俗给了他这种自由，毫不加以谴责，以为他所

① 这是雅典史上一个有名的政变。亚理斯脱格通钟爱少年男子哈莫第乌斯，专制君主希庇阿斯的兄弟希巴库斯想夺宠而不成功，于是湊辱这两位爱友。他们设计暗杀了希巴库斯，两人自己也先后牺牲了性命，被雅典人崇奉为爱国志士。

要达到的目的是非常高尚的。最奇怪的事是依一般的舆论，只有情人发了誓而不遵守，才可以得到神们的赦宥，因为牵涉到阿佛罗狄忒的誓约，人们说，根本就不是誓约。从此可知神和人都准许情人有完全的自由，如我们的雅典习俗所表现的。从上面这许多事实看，我们可以推想，在我们的城邦中，做情人和做爱人都是很光荣的事。但是在另一方面，爱人们的父亲们常请教师来看管他们，防止他们和情人们来往，和他们年龄差不多的少年们以及他们的朋友们如果发现他们有和情人们来往的事，也会指责他们，而他们的长辈对这种指责也并不加以非难或禁止。从这些事实看，我们又仿佛可以推想，在我们的城邦中，做情人和做爱人都是很丑的事。

“依我想，道理是这样：这事情不是单纯的，象我开头说的，单就它本身来看，它无所谓美，又无所谓丑；做的方式美它也就美，做的方式丑它也就丑。丑的方式是拿卑鄙的方式来对付卑鄙的对象，美的方式是拿高尚的方式来对付高尚的对象。所谓卑鄙的对象就是上文所说的凡俗的情人，爱肉体过于爱心灵的。他所爱的东西不是始终不变的，所以他的爱情也不能始终不变。一旦肉体的颜色衰谢了，他就高飞远走，毁弃从前一切的信誓。但是钟爱于优美心灵的情人却不然，他的爱情是始终不变的，因为他所爱的东西也是始终不变的。我们的雅典规矩要人对于这两种人加以谨严的考验，知道哪种人可以钟爱，哪种人应该避免；它奖励人钟爱所应该钟爱的，避免所应该避免的；根据种种考验，判定情人和爱人在两种爱情之中究竟站在哪一方面。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习俗定了两条规矩：头一条规矩是：迅速地接受情人是可耻的，应该经过一段时间，因为时间对于许多事常

是一个最好的考验；第二条规矩是：受金钱的利诱或政治的威胁而委身于是可耻的，无论是对威胁没有胆量抵抗就投降，还是贪求财产或政治地位。因为这些势利名位金钱都不是持久不变的；高尚的友谊当然不能由这些东西产生。

“依我们的雅典规矩，只剩下一条路可以让爱人很光荣地接受情人；如果采取这条路，从情人方面来说，心甘情愿地完全做爱人的奴隶并不算是谄媚，也没有什么可谴责的；从爱人方面来说，他也自愿处于奴隶的地位，这也并非不是光荣的。这条路就是进德修业。依我们的雅典规矩，如果一个人肯侍候另一个人，目的是在得到这另一个人帮助他在学问或道德方面进步，这种自愿的卑躬屈节并不卑鄙，也不能指为谄媚。这两个规矩，一个是关于少年男子的爱情，一个是关于学问道德的追求，应该合而为一；如果合而为一，爱人眷恋情人就是一件美事。那么，情人和爱人来往，就各有各的指导原则。情人的原则是爱人对自己既然表现殷勤，自己就应该在一切方面为他效劳；爱人的原则是情人既然使自己在学问道德方面有长进，自己就应该尽量拿恩情来报答。一方面乐于拿学问道德来施教，一方面乐于在这些方面受益，只有在这两个原则合而为一的时候，爱人眷恋情人才是一件美事；若不然，它就不美。照这样原则相爱的人们纵然完全失败了，也不足为耻；在其他一切情形之下，无论失败与否，结果都是耻辱。假想一个少年男子以为他的情人很富，为着贪求财富，就去眷恋他，后来发见自己看错了，他实在很穷，没有利益可图；这还是很可耻的；因为这种行为揭穿了他的性格，证明他这个人为着金钱，可以侍候任何人，作出任何事来，这当然是很不光荣的。再假想一个少年男子以为他的

情人很有道德，和他来往可以使自己变好，后来发见自己根本看错了，那人实在很坏，没有品德；在这种情形之下，他虽然看错了，却还是很光荣；因为大家认为他的这种行为也表现了他的性格，他一心一意想好，想在品德上得进步，才去眷恋一个人；比起前一个事例，这却是最光荣的。总之，为着品德而去眷恋一个情人，总是一件很美的事。这种爱情是天上阿佛罗狄忒所感发的，本身也就是属于天上的，对于国家和个人都非常可宝贵，因为它在情人和爱人的心里激起砥砺品德的热情。此外一切爱情都起于人世阿佛罗狄忒，都是凡俗的。

“斐德若，关于爱神，我的没有准备而临时想出的话就止于此。”^①

泡赛尼阿斯就这样到了停顿，你看，我从诡辩大师们学得了这种用双声迭韵来说话的诀窍^②，说话的次第轮到了阿里斯托芬。不知道是因为吃得太饱了，还是因为旁的缘故，他碰巧正在打嗝，不能说话。他只好向坐在次一位的厄里什马克医生说：“请你帮点忙，大夫，或是设法止我的嗝，或是代我说话，等我复原再说。”厄里什马克回答说：“好，

① 泡赛尼阿斯的颂辞有三个要点、(一)爱神不只一种，应颂扬的是“天上爱神”不是“人间爱神”，是心灵的爱不是肉体的爱；(二)一切行为自身无所谓美丑，美丑因“做的方式”好坏而定，爱也是如此；(三)依这个标准，雅典的男子同性爱的情形比希腊各城邦的都强，因为“做的方式”比较好，爱情的追求与学问道德的追求合而为一。这番话不是颂扬爱神，是为雅典式“男风”辩护。表面摆的是大道理，实际上思想很庸俗而且线索不大联贯。它还是代表诡辩派思想和文章风格。

② 原文“泡赛尼阿斯停顿了”，“停顿”和“泡赛尼阿斯”两字都以Pausa起头，是诡辩派修辞家所爱玩弄的伎俩。

这两件事我都替你办。我代替你的轮次，到了我的轮次，你再说。现在我说话的时候，你且忍一口气不呼吸，打嗝就可以止；若是不止，你就得吞一口水。如果这样办，打嗝还很顽强，你就得拿一件东西戳一戳鼻孔，打一个喷嚏，这样来一两回，无论什样顽强的打嗝都会停止的。”阿里斯托芬催他说，“你快点开始说话吧，我就照你的诊方去做。”厄里什马克的话是这样：

“我看泡赛尼阿斯的话开头很好，收尾却不很相称，所以我必得对他的话作一点补充。他的两种爱情的区别在我看是很妥当的，但是医学告诉我，这种区别并不仅适用于人类心灵，也不仅限于美少年的爱，而且还可以适用于许多其他事物，其他范围，适用于一切动物的身体，一切在大地上生长的东西，总之，适用于万事万物。这是我从医学观点所得到的结论，爱神的威力对于人和神的一切事情都是伟大而普遍的。

“为着敬重我自己行业，我想就先从医学出发。我们身体的自然机构就寓有这两种爱情的道理。因为在身体方面，健康和疾病是两种不同的状态，这是大家公认的。凡是不同的东西所希求的喜爱的对象也就不同。因此，健康状态的爱情和疾病状态的爱情是两回事。正如泡赛尼阿斯刚才所说的，爱好人是美事，爱坏人是丑事，对付身体也是同样的道理，好的健康的部分须加以爱护培养，我们所谓医学所管的正是这件事，坏的不健康的部分须加以防止，如果你是个一好医生，概括地说，医学可以说是研究爱情的科学，对象是身体方面的各种爱情现象，关于补和散（塞满和排除）两种手续的。医道高明的人就能区别好的爱情和坏的爱情，诊断在某种情形之下某种爱情是好还是坏。若是一个医生能施转变

的手术，取这种爱情代替那种爱情，引起身体中本应发达而却还不存在的爱情，消除身体中本不应有而有的爱情，那么，他无疑地就是一个本领很大的医生了。医生还要能使本来在身体中相恶相仇的因素变成相亲相爱。最相恶相仇的因素就是那些相反的品质，例如冷与热，苦与甜，燥与湿之类。我们的医祖埃斯库勒普之所以成为医学创始人，象这里两位诗人^①所说的而我自己所相信的，就是因为他能使相反相仇的东西和谐一致。

“不仅医学完全受爱神统治，象我刚才所说的，就是健身术和农业也是如此。至于音乐受爱神的统治更为明显，任何人不用费力思索也可以看出。赫拉克立特说过一句含糊费解的话，也许就是指这个意思。他说：‘一与它本身相反，复与它本身相协，正如弓弦和竖琴’^②。说和谐就是相反，或是和谐是由还在相反的因素形成的，当然是极端荒谬的。赫拉克立特的意思也许是说，由于本来相反的高音和低音现在调协了，于是音乐的艺术才创造出和谐。如果高音和低音仍然相反，它们就决不能有和谐，因为和谐是声音调协，而调协是一种互相融合，两种因素如果仍然相反，就不可能互相融合；相反的因素在还没有互相融合的时候也就不可能有和谐。由于同样理由，节奏起于快慢，也是本来相反而后来互相融合。在这一切事例中，造成协调融合的是音乐，它正如上文所说的医学，在相反因素中引生相亲相爱。所以音乐也

① 两位诗人指在座的阿理斯托芬和阿伽通。

② 赫拉克立特这段引语见《零星遗著》第45节。宇宙之团成一体，是由于两种相反的力量互持，正如弓弦和竖琴依靠松紧两种力量的调协。一生多，多复归于一。这意思含有辩证发展的道理。参看第158页注②。

可以说就是研究和谐与节奏范围内的爱情现象的科学。在和谐与节奏的组织本身上，我们固然不难看出这些爱情现象，它们还见不出爱情的两重性；可是到了应用和谐与节奏于实际人生的时候，无论是创造乐调（这就是所谓制曲），还是演奏已经制成的曲调（这就靠所谓音乐教育），这就不是易事，就需要高明的音乐技术了。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应用上文的结论了，就要区别天上爱神与人世爱神了，爱的对象应该是品格端正的人，以及小有缺陷而肯努力上进的人，这才是应该保持的爱情，才是起于天上爱神的那种高尚优美的爱情。至于起于人世爱神的那种杂音的凡俗的爱情却须加以谨慎防闲，免得使他的快感养成了淫荡。这正如我们的医学很重视食欲的正确运用，享受珍肴的滋味而不致生病。从此可知，在音乐，医学，以及其他一切人和神的事情之中，我们都要尽量细心窥测这种爱神，因为他们是普遍存在的。

“再看一年四季的推移，也充满这两种爱情。我刚才所说的冷与热，燥与湿那些性质如果有一种有节制的爱情把它们约束在一起，使相反者相成，产生一种恰到好处节度的和谐，于是风调雨顺，人畜草木都健康繁殖，不发生任何灾害。反之，在季节的推移中，如果没有节制的爱情占了优势，就会有各种灾害，牲畜草木就发生瘟疫或其他各种疾病，凡是霜雹霉之类都是由于天文学所研究的爱情范围之内起了反常失调的现象。天文学的对象就是星辰的变动和季节的推移。

“不仅如此，占卜术所管的那些祭祀典礼，那些人与神的互相交通，也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爱情的保持和治疗。凡是对神不敬是怎样起来的？它都由于在处理对父母（无论存

亡)和对神祇的职责上，所信奉崇敬的不是有节制的爱情而是另一种爱情。占卜术的功用就是督察和治疗这两种爱情，所以占卜术是调节人神友谊的一种艺术，因为它能辨别在人类中哪些爱情倾向才符合敬天畏神的道理。

“从此可知，爱神的威力是多方面的，广大的，普遍的。但只在他以公正和平的精神，在人和神之间成就善事的时候，他才显出他的最大的威力，使我们得到最高的幸福，使我们不但彼此友爱相处，而且与高高在上的神们也维持着敬爱的关系。我的话就到此终结，也许我的这篇颂词也有许多遗漏，可是这并非有意的。阿里斯托芬，如果我有遗漏，就请你填补起来。不过你颂扬爱神，如果另有新的意思，那也就随你的意。你已经不打隔了。”^①

亚里斯脱顿往下说：于是次序轮到阿里斯托芬。阿里斯托芬就说：“不错，我打隔固然停止了，可是经过了打喷嚏的手续。我正在觉得奇怪，为什么身体的和谐秩序必得经过打喷嚏的那些声响和痒痛，才能恢复。你看，喷嚏一打，打隔果然就停止了！”厄里什马克回答说：“我的好人，当心你在干什么！你一说话就开玩笑。你本来可以平平静静地说下去，却这样开玩笑，使我不得不提防着你，看你的话有什么惹人笑的。”他笑着说：“厄里什马克，你说得对，我刚才所说的全不算。可是千万不要提防我。我所害怕的倒不是我的话会惹人笑，因为惹人笑是我的诗神的胜利，本来这也就是他

① 厄里什马克的颂辞把爱情看作宇宙间调协两相反势力的力量，他先从他的专业医学，次从音乐，天文，以及当时所盛行的占卜祭祀，举实例证明他的大原则。这篇颂辞颇重要，因为它不仅代表科学，而且是唯物辩证的思想的萌芽。同时，它也寓有控制自然的思想。

的特产,我只害怕我的话荒谬可笑。”厄里什马克说:“哼,你只管打人,以为你自己可以不挨打!小心一点,别说你自己没有理由来辩护的话。可是要依我的话,我宁愿放你过去,不让你说。”

阿里斯托芬接着说:“对,厄里什马克,我打算换一个方式来说,和你与泡赛尼阿斯所说的都另是一样。依我看,一直到现在,人们对于爱神的威力还是完全不了解。若是他们了解,就会替爱神建立最庄严的庙宇,筑起最美丽的祭坛,举行最隆重的祭典。可是一直到现在,爱神还没有得到这样崇敬,尽管他理应得到它。在一切神祇之中,爱神是人类的最好的朋友,他援助人类,他替人医治一种病,医好了,就可以使人得到最高的幸福。我今天所要做的,说是要使你们明白爱神的威力。你们自己明白了,就可以把我的教义传给全世界。

“你们首先要领教的是人的本性以及他所经过的变迁。从前人和现在人不一样。第一,从前人类本身分成三种,不象现在只有两种。在男人和女人之外,从前还有一种人不男不女,亦男亦女。这第三种人现在已经绝迹了,只有名称还保留着,就是所谓‘阴阳人’,他们原来自成一类,在形体上和名称上都兼阴阳两性的。现在‘阴阳人’这个名称却成了骂人的字眼。其次,从前人的形体是一个圆团,腰和背都是圆的,每人有四只手,四只脚,一个圆颈项上安着一个圆头,头上有两副面孔,朝前后相反的方向,可是形状完全一模一样,耳朵有四只,生殖器有一对,其他器官的数目都依比例加倍。他们走起路来,也象我们一样直着身子,但是可以随意向前向后。可是要跑快的时候,他们就象现在玩杂技翻筋

斗一样，把脚伸直向前翻滚，八只手脚一齐动，所以翻滚得顶快。为什么从前人有三种，身体有这样的构造呢？这是因为男人原来是由太阳生出来的，女人原来是由大地生出来的，至于阴阳人则是月亮生出来的，因为月亮自己也同时具备太阳和大地的性格。他们的形体和运动都是圆的，因为都象他们的父母。这种人的体力和精力当然都非常强壮，因此自高自大，乃至图谋向神门造反。他们的故事正和荷马所说的厄法尔提斯和俄图斯的故事^①一样，想飞上天，去和神门打仗。

“于是宙斯和众神会商应付的办法，他们茫然莫知所措。他们不能灭绝人种，象从前他们用雷电灭绝巨人的那种样^②，因为灭绝了人类，就灭绝了人类对神的崇拜和牺牲祭祀；可是人类的横蛮无礼也是在所不能容忍的。宙斯用尽了头脑，终于想出一个办法。他说，‘我找到了一个办法，一方面让人类还活着，一方面削弱他们的力量，使他们不敢再捣乱。我提议把每个人截成两半，这样他们的力量就削弱了，同时，他们的数目加倍了，这就无异于说，待奉我们的人和献给我们的礼物也就加倍了。截了之后，他们只能用两只脚走路。如果他们还不肯就范，再要捣乱，我就再把他们每人截成两半，让他们只能用一只脚跳来跳去。’宙斯说到就做到，他把人截成两半，象截青果做果铺和用头发截鸡蛋一样。截过之后，他吩咐阿波罗把人的面孔和半边颈项扭转 to 截开的那

① 厄法尔提斯和俄图斯是兄弟，从小就勇武想登天造反，把希腊的三座山一座架在另一座顶下作梯子，后来被阿波罗杀了。故事见荷马的《奥德赛》卷十一。

② 宙斯当天帝，巨人们造反，宙斯和他们打了十年，才用雷电把他们灭绝，埋到埃特那火山底下去。

一面，使人常看见截痕，学乖一点；扭转之后，再把伤口医好。阿波罗于是把他们的面孔扭转过来，把截开的皮从两边拉到中间，拉到现在的肚皮地方，好象用绳子封紧袋口一样。他把缝口在肚皮中央系起，造成现在的肚脐。然后他象皮鞋匠把皮放在鞋模上打平一样，把皱纹弄平，使胸部具有现在的样子，只在肚皮和肚脐附近留了几条皱纹，使人永远不忘过去的惩罚。

“原来人这样截成两半之后，这一半想念那一半，想再合拢在一起，常互相拥抱不肯放手，饭也不吃，事也不做，直到饿死懒死为止。若是这一半死了，那一半还活着，活着的那一半就到处寻求匹偶，一碰到就跳上前去拥抱，不管那是全女人截开的一半（就是我们现在所谓女人），还是全男人截开的一半。这样，人类就逐渐消灭掉了。宙斯起了慈悲心，就想出一个新办法，把人的生殖器移到前面——从前都是在后面，生殖不是借男女交媾，而是把卵下到土里，象蝉一样——使男女可以借交媾来生殖。由于这种安排，如果抱着相合的是男人和女人，就会传下人种；如果抱着相合的是男人和男人，至少也可以平泄情欲，让心里轻松一下，好去从事人生的日常工作。就是象这样，从很古的时代，人与人彼此相爱的情欲就种植在人心里，它要恢复原始的整一状态，把两个人合成一个，医好从前截开的伤疼。

“所以我们每人只是人的一半，一种合起来才见全体的符^①，每一半象一条鱼剖开的半边，两边还留下可以吻合的

① 中国古代以符为信，符可以用竹木和金属材料做成，一整体截成两半，两半相合无缝，才可证明符是真的。古代希腊也有类似的器具。

缝口。每个人都常在希求自己的另一半，那块可以和他吻合的符。凡是由上文所说的阴阳人截开的男人就成为女人的追求者，男情人大半是这样起来的，至于截开的女人也就成为女情人，男人的追求者。凡是由原始女人截开的女人对于男人就没有多大兴趣，只眷恋和自己同性的女人，于是有女子同性爱者。凡是由原始男人截开的男人在少年时代都还是原始男人的一截面，爱和男人做朋友，睡在一起，乃至互相拥抱。这就是“‘婬童’和‘象姑’们。他们在少年男子中大半是最优秀的，因为具有最强烈的男性。有人骂他们为无耻之徒，其实这是错误的，因为他们的行为并非由于无耻，而是由于强健勇敢，富有男性，急于追求同声同气的人。最好的证明是只有这批少年到了成年之后，才能在政治上显出是男子汉大丈夫。一旦到了壮年，他们所爱的也就是少年男子，对于娶妻生养子女没有自然的愿望，只是随着习俗去做；他们自己倒宁愿不结婚，常和爱人相守。总之，这种人的本性就是只爱同性男子，原因是要‘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如果这样一个人，无论他是少年男子的恋爱者还是另一种恋爱者，碰巧遇到另一个人恰是他自己的另一半，那就会发生什么样情形呢？他们就会马上互相爱慕，互相亲昵，一刻都不肯分离。他们终生在一起过共同的生活，可是彼此想从对方得到什么好处，却说不出。没有人会相信。只是由于共享爱情的乐趣，就可以使他们这样热烈地相亲相爱，很显然地，两人心中都在愿望着一种隐约感觉到而说不出的另一种东西。假如正当他们抱着睡在一床的时候，赫菲斯托斯带着他的铁匠工具站到他们的前面^①，向他们说：‘你

① 火神赫菲斯托斯是铁匠的祖师。参看第23页注①。

们这两个人，彼此想从对方得到的究竟是什么呢？’假如因为看见他们仓皇不知所答，他就再问他们：‘你们是否想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日夜都不分离呢？如果你们的愿望是这样，我可以把你们放在炉里溶成一片，使你们由两个人变成一个人，只要你们在世一天，你们就一天象只是一个人在活着。假如你们死，那也就在一道死，走到阴间的就不是两个人而只是一个人。想一想看，你们是否想这样办？这样是否能使你们心满意足？’听到这番话之后，我敢担保，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会答一个‘不’字，或是表示愿望其他的东西。他们每个人都会想，这正是他们许久以来所渴望的事，就是和爱人熔成一片，使两个人合成一个人。

“这一切原因就在人类本来的性格是如我向你们所说的，我们本来是完整的，对于那种完整的希冀和追求就是所谓爱情。从前，我已经说过，我们是一体；可是在现在，由于我们的罪过，神把我们分割开来了，如同拉刻代蒙人分割阿卡狄亚人那样^①。如果我们对神们不守规矩，恐怕不免要再被神们截开一次，走起路来象墓石上那些侧面浮雕的人物一样，从鼻梁中线剖开，成了些碎的碎片。所以我们应奉劝世人在一切事上面都要敬神，免得再度受惩罚，而且在爱神的保佑之下，得到福气。任何人都千万不能在行为上渎犯了爱神，得罪于神们通常都由于这个罪过。如果我们一旦成了爱神的朋友，与他和平相处，我们就会碰见恰好和我们相配

① 这有两说，一说是指公元前三八五年的事。拉刻代蒙人（即斯巴达人）侵略阿卡狄亚（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地区），把它的名城曼提尼亚毁坏了，把它的居民迁徙到别的地方去了。一说是指公元前四一七年的事。斯巴达争霸权，把阿卡狄亚同盟解散了。如从前说，本篇应写在三八五年之后；如从后说，它可能写得较早。

合的爱人，在今天能享到这种福气的人们是多么稀罕哟！请厄里什马克不用插嘴嘲笑我，以为我的话是暗射着泡赛尼阿斯和阿伽通两人。他们也许的确是属于少数幸运者的行列，而他们也的确都是男人。不过我所指的是全世界的男男女女，我说全体人类都只有一条幸福之路，就是实现爱情，找到恰好和自己配合的爱人，总之，回原到人的本来性格。这种回原既然是最好的事，那么，达到这个目标的最捷的路径当然也是最好的路径，这就是得到一个恰好符合理想的爱人。爱神是成就这种功德的神，所以他值得我们歌颂。在今生，他保佑我们找到恰好和我们相配合的，在来生，他给我们无穷的希望。如果我们能敬神，爱神将来就会使我们回到我们原来的完整一体，医好我们，使我们享十全的福气。

“厄里什马克，这是我对爱神的颂辞，和你的不一样，请你不要拿它来开玩笑，我们还要听听其余诸位的话，至少还有阿伽通和苏格拉底两位，没有说话。”^①

“好，我听你的话，”厄里什马克说，“我实在很欣赏你的颂辞。若不是我素来知道苏格拉底和阿伽通在爱情这个题目上都很内行的话，我就会担心他们不容易措词，因为许多的话都已说过了。不过对他们两位，我还是很有信心。”

① 阿理斯托芬的颂辞，象他的喜剧作品一样，在谑浪笑傲的外表之下，隐藏着很严肃的深刻的思想。从表面看，他替人类的起源和演变描绘了一幅极滑稽可笑的图画，替同性爱和异性爱给了一个既荒唐而又象近情理的解释。从骨子里的思想看，他说明爱情是由分求合的企图，人类本是浑然一体，因为犯了罪才被剖分成两片，分是一种惩罚，一种疾病，求合是要回到原始的整一和健康；所以爱情的欢乐不只是感官的或肉体的，而是由于一种普遍的潜在的要求由分而合的欲望得到实现，这番话着重爱情的整一，推翻了泡赛尼阿斯的两种爱神的看法；同时，象厄里什马克的看法一样，也寓有矛盾统一的道理。

苏格拉底就接着说：“厄里什马克，你的颂辞倒顶好。可是假如你现在坐在我的位置，尤其是在阿伽通说完话之后，你会觉得诚惶诚恐，象我现在一样。”阿伽通说：“苏格拉底，你是要灌我的迷魂汤，要我想起听众在指望我说出一番漂亮话，心里慌张起来。”苏格拉底说：“阿伽通，我亲眼看见你领着你的演员们高视阔步地登台，对着广大的听众表演你的作品，丝毫不露慌张的神色，如果现在我相信我们这几个人就可以扰乱你的镇静，那么，我就未免太健忘了。”阿伽通说：“苏格拉底，我希望你不要那样小看我，以为我轻易让剧场听众弄昏了头脑，忘记了在一个明白人来看，少数有理解的人比一大群蠢人要可怕得多。”苏格拉底说：“阿伽通，若是我以为象你这样一个聪明人还有凡俗的见解，我就真正是错误了。我可是很明白，如果你遇见你觉得是聪明的人们，你会把他们的见解看得比大众的见解更重要。我恐怕这种聪明的人们并不是我们，因为我们那天在场，是大众的一部分。不过假如你遇见旁人，真正是聪明的，你会觉得在他们面前做丑事是很可耻的，是不是？”阿伽通说：“你说的对。”苏格拉底又问：“在大众面前做了丑事，你就不觉得有什么可耻吗？”听到这话，斐德若就插嘴说：

“亲爱的阿伽通，如果你尽在回答苏格拉底的问题，他就会完全不管我们今天所计划做的事有什么结果。只要找到一个对话人，他就会和他辩论到底，尤其是在对话人是一个美少年的时候。我自己倒爱听苏格拉底辩论，不过我今天负责照管爱神的颂辞，在听过你们每人的话之后，还要听他的。请你们先把爱神的这笔债还清了，然后再进行你们的辩论。”阿伽通说：“斐德若，你说的对，没有什么事可以拦阻我说话，

至于和苏格拉底辩论，我可以另找机会。”

阿伽通接着说：“我打算先说我该怎样说的计划，然后再说下去。前此说话的诸位都不是颂扬爱神，而是庆贺人类从爱神所得到的幸福，没有一个人谈到这位造福人类者的本质。无论颂扬什么，只有一个正确的办法，就是先说明所颂扬的人物的本质，然后说明他所生的效果。所以颂扬爱神，也要先说他的本质，后说他的恩惠。

“因此，我先作这样一个肯定，爱神在所有的神中是福气最大的——这话并非要引起其他神们的妒忌——因为他在神们之中是最美而且最善的。他是最美的，因为第一层，斐德若，他在神门之中是最年轻的。最好的证明是他自己供给的，他遇到老年就飞快地逃跑，老年本身也就跑得够快了，快得叫我们不大情愿^①。在本质上爱神就厌恶老年，不肯接近他，远远地望到他就引身退避。他总是爱和少年混在一起，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少年，古话说得好：‘物以类聚’。斐德若说的话大部分我都同意，只是他以为爱神比克罗诺斯和伊阿珀托斯还更古老^②，我却不敢同意。我的看法正相反，爱神在神们之中不但是最年轻的，而且永远年轻。至于赫西奥德和帕墨尼得斯所传述的关于古代神们的纷争，如果是真的，也应该是由于定命神而不是由于爱神。因为如果当时他们中间已有爱神，就不会有那些互相残杀幽囚以及许多残暴的行为，就只会有和平和友爱，如同从爱神成了神门的统治

① 老年来得太快。

② 依希腊神话，克罗诺斯是天神的宙斯的父亲，伊阿珀托斯是肩扛地球的神阿特拉斯的父亲，所以都以古老著名。

者以来的情形①。

“所以爱神年轻是千真万确的，惟其年轻，所以很娇嫩。可惜没有象荷马那样的诗人把他的神明的娇嫩描写出来。荷马倒形容过阿特，说她不仅是一位女神，而且娇嫩，她的一双脚至少是娇嫩的，荷马这样说过：

她的脚实在娇嫩，因为她不在地上走，

她的行径是人们的头脑。②

所以在荷马看，娇嫩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她走软的，不走硬的。我们用同样的标志来看爱神，也可以说，他是娇嫩的，因为他不在地上走，也不在脑壳上走（这也不是什么柔软的东西），而是在世上最柔软的东西上走，也就在那上面住。他所奠居的地方是人和神的心灵。并且不是任何心灵，毫无抉择，而是遇到心硬的就远走，心软的就住下去。爱神既然不但用脚而且用全身盘踞最柔软东西的最柔软部分，他本身也就非常娇嫩，这是必然的道理。

“从此可知，爱神最年轻，也最娇嫩。此外，他的形体也柔韧。如果他坚硬，他就不会随时随地都能曲身迁就，而且在每个心灵中溜进溜出，不叫人发觉。他的柔韧性和随和性还有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他的相貌的秀美，秀美是爱神的特性，这是人所公认的。丑恶和爱神却永远水火不相容。他经常在花丛中过活，所以颜色鲜美。无论是身体，心灵，或是其他，若是没有花，或是花谢了，爱神就不肯栖身；他所

① 这段的大意是古代神们常斗争残杀是因为年轻的爱神还未来世。赫西奥德的《神谱》说到克罗诺斯残杀他的父亲乌拉诺斯，幽囚独眼神，以及宙斯讨伐叛神之类故事。关于帕墨尼得斯，参看190页注④。

② 阿特是宙斯的女儿，常在不知不觉之中迷惑人的心神，使人轻举妄动。引语见《伊利亚特》卷十九。

栖身的地方一定是花艳香浓。

“关于爱神的美，所说的话已很够，但是可说的话还是很多。我们现在且来说爱神的善。他的最大的光荣在既不施害于人神，也不受人神的害。暴力与他无缘：若是他有所忍受，忍受的也不是暴力，因为暴力把握不住爱神；若是他有所发动，发动的也不是暴力，因为爱情都是出于自愿的，双方的情投意合才是‘爱乡的金科玉律’。

“爱神不仅有正义，而且有节制。大家都公认节制是快感和情欲的统治力。世间没有一种快感比爱情本身还更强烈。一切快感都比不上爱情，就由于它们都受爱神的统治，而爱神是他们的统治者。爱神既然统治着快感和情欲，他不就是最有节制吗？

“再说勇敢，‘连战神也抵挡不住’爱神。我们没听说过，爱神被战神克服，只听说过，战神被爱神克服，被阿佛罗狄忒克服^①。克服者总比被克服者强。爱神既然能克服世间最勇敢的，他也就必然是勇敢无比了。

“爱神的正义，节制，和勇敢都已经说过了，剩下要说的是他的聪明才智。在这一点上我必须尽力说得透彻。头一层，象厄里什马克一样，我也得要尊敬我的行业，说爱神是一位卓越的诗人，一切诗人之所以成其为诗人，都由于受到爱神的启发。一个人不管对诗多么外行，只要被爱神掌握住了，他就马上成为诗人。这就很可以证明爱神是一个熟练的诗人，对一般的音乐创作都很拿手，因为一个人如果自己没有一件东西，他就不能拿它给旁人，如果不会一件事，也就

① 阿佛罗狄忒本是火神的妻，却爱上战神，和他私通。参看第38页及该页注⑤。

不能拿它来教旁人。还不仅如此，一切生命形式的创造，一切生物的产生，谁敢说不都是爱神的功绩呢？再说一切技艺，凡是奉爱神为师的艺术家都有光辉的成就，凡是不曾承教于爱神的都默然无光。阿波罗怎样发明射击、医药和占卜的？还不是由于欲望和爱情的诱导？所以阿波罗其实还是爱神的徒弟。各种诗神在音乐方面，赫菲斯托斯在金工方面，雅典娜在纺织方面，宙斯在人神统治方面，也都要归功于爱神的教益。所以自从爱神一出现，神们的工作就上了轨道，有了秩序，这显然是对于美的爱好，因为丑不能作为爱的基础。象我开头就说过的，在爱神出现之前，定命神用事，神们中间曾发生许多凶恶可怕的事；自从爱神降生了，人们就有了美的爱好，从美的爱好就产生了人神所享受的一切幸福。

“斐德若，我的看法是这样：爱神在本质上原来就具有高尚的美和高尚的善，后来一切人神之间有同样的优美品质，都由爱神种下善因。现在我想到两行诗，正可以表现我的意思：

人世间的和平，海洋上的风平浪静，

狂风的安息，以及一切苦痛的甜睡，

这都是爱神的成就。他消除了隔阂，产生了友善，象我们今天这样的一切欢聚庆祝，一切宴会，乐舞和祭祀仪式，都是由他发动的，领导的。他迎来和穆，逐去暴戾，好施福惠，怕惹仇恨，既慷慨而又和蔼，所以引起哲人的欣羡，神明的惊赞。没有得到他的保佑的人们想念他，已经得到他的保佑的人们珍视他。他的子女是欢乐，文雅，温柔，优美，希望和热情，只照顾好的，不照顾坏的。在我们的工作中他是我们的领导，在我们的忧患中他是我们的战友和救星，在文酒集

会中，他是我们的伴侣。无论是人是神，都要奉他为行为的轨范，每个人都应当跟着这位优美的向导走，歌唱赞美他的诗歌，并且参加他所领导的使人神皆大欢喜的那个乐曲。

“斐德若，这就是我的颂辞。我尽了我的力，使这篇颂辞时而庄重，时而诙谐。我愿意把它作为我对爱神的献礼。”^①

阿伽通的话说完了之后，据亚理斯脱顿告诉我，在座的人们全体热烈鼓掌，赞赏这位少年说得那样好，是他自己的光荣，也是爱神的光荣。于是苏格拉底瞟了厄里什马克一眼，向他说：“阿库门的儿子，你看，我原来所怕的果然不足怕吗？我原来就说阿伽通会说得顶好，使我难乎为继，不是有先见之明吗？”厄里什马克回答说：“你确实说过他会说得顶好，在这一点上你倒是有先见之明。可是你说难乎为继，我却不敢承认。”苏格拉底说：“我的好人啊，怎么不是难乎为继？不但是我，就是任何人在听过这样既富丽而又优美的颂辞之后，要再说话，不都会有同样感觉吗？全文各部分都顶精采，精采的程度固然不同，但是快到收尾时，辞藻尤其美妙，使听者不能不惊魂荡魄。就我自己来说，我知道很清楚，无论如何，我也说不到那样好，自觉羞愧，想偷着溜出去，可惜找不到机会。阿伽通的颂辞常使我想起高吉阿斯，诚惶诚恐的心情恰如荷马所描写的，我深怕阿伽通在他的收尾的字句中会把那位大雄辩家高吉阿斯的头捧给我

① 阿伽通的颂辞着重爱神的本质和功用。论本质他是尽善尽美；论功用他是一切艺术，一切技艺，乃至一切事业的感发者。总之，阿伽通把所有的好话都堆在爱神身上，他的结构是很平板的，理由是很牵强附会的，却斤斤计较修辞学上一些小伎俩，仍然不脱诡辩派的习气。

看，使我化成顽石，哑口无言^①。

“所以我明白了，当初我和你们约定我也来跟着你们颂扬爱神，并且说我自己对爱情很内行，而其实我对于怎样去颂扬一个东西，茫然无知，这真是荒唐可笑。由于我的愚蠢，我原来以为每逢颂扬时，我们对于所颂扬的东西应该说真实话，有了真理做基础，然后选择最美的事实，把他们安排成最美的形式。我原来自视很高，自信一定可以说得顶好，因为我自以为知道作颂辞的真正方法。可是现在看来，一篇好颂辞象并不如此，而是要把一切最优美的品质一齐堆在所颂扬的对象身上去，不管是真是假，纵然假也毫无关系。我们的办法好象每人只要做出颂扬爱神的样子，并不要真正去颂扬他。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在我看来，你们费尽气力把一切优点全归到爱神，说他的本质如何完美，效果如何伟大，使他在无知之徒的眼前——当然不是在有见识人的眼前——现出是最美最善的东西。这种颂扬的方式倒是顶堂皇典丽的，可是当我答应跟着你们颂扬爱神的时候，就不知道是要用这样方式。所以那只是我的口头应允，并非我的衷心应允。请诸位准许我告辞吧，我不能做这样的颂辞，我根本不会。不过你们如果肯让我用我自己的方式专说一些老实话，不是和你们比赛口才，使我成为笑柄，那么，我倒情愿来试一试。斐德若，请你决定一下，你们是否还要一篇老实话来颂扬爱神，不斤斤计较词藻，让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呢？”

① 高吉阿斯是当时有名的诡辩家，阿伽通所敬佩摹仿的。苏格拉底的颂扬全是讽刺。高吉阿斯(Gorgias)与高根(Gorgones)字形相近。高根在希腊神话中是一种女妖怪，头发是蛇，凶恶可怕，见者立即化为顽石。见《奥德赛》卷十一。苏格拉底拿高阿斯式的辞藻比高根的头。

斐德若和其他在座的人们都请苏格拉底说下去，用什么方式都随他的便。苏格拉底说：“还有一个请求，斐德若，我想向阿伽通问几个问题，先得到他的一致意见，然后才说我的话。”斐德若说：“我答应你的请求，问他吧。”

据亚里斯脱顿说，此后苏格拉底就这样开始：

苏 亲爱的阿伽通，你的颂辞开端就声明先要说明爱神的本质，然后再陈述他的功劳，这的确很妥当。你的这段开端我十分钦佩。你把爱神的本质说得非常美妙高华，我还想请问你一句：爱是有对象，还是没有对象呢？我的意思并非要问爱情是否就是对父亲或母亲的爱，这样问题当然很荒谬可笑。但是假如关于父亲，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父亲还是某某人的父亲，还是不是什么人的父亲呢？这问题倒和我刚才所提出的那个问题相类似。如果你想答得妥当，你当然会说：父亲是儿女的父亲。是不是？

阿 当然。

苏 母亲也是儿女的母亲？

阿 是。

苏 那么，再请回答几个问题，好使你把我的意思懂得更清楚一点。假如我这样问你：一个弟兄，就其为弟兄而言，他是不是某某人的弟兄？比如说，弟或妹的兄？

阿 不错。

苏 现在就请你把这道理应用到爱情上：爱情还是某某对象的爱，还是不是什么对象的爱呢？

阿 它当然是某某对象的爱。

苏 请紧记着这一点，爱情的对象是什么。现在暂请问：钟爱者

对于所爱的对象有没有欲望呢？（是否想他呢？）

阿 无疑地有欲望。

苏 在爱他想他的时候，钟爱者是否已经得到了（占有了）那个对象？

阿 大概说来，他还没有得到那个对象。

苏 不是什么“大概”，要的是确定不移。请想一想，一个人在想一个东西，是否就必然还没有那件东西，有了它是否就必然不再想它？在我看，这是确定不移的。阿伽通，你看如何？

阿 我和你的看法是一致的。

苏 很好。已经大的人就不再想大，已经强的人就不再想强，是不是？

阿 就我们已经承认的话来说，这是不可能的。

苏 我想这是因为他既然有了这类品质，就不再需要它们。

阿 你说得对。

苏 假如强者还想强，捷者还想捷，健康还想健康……也许有人会说，凡是已经有了某某品质的人还是可以想有那些品质。为了免得受他们的蒙混，阿伽通，我得这样说：请你想一想，这些人既然有了这些品质，这“有”是必然的，无论他们愿不愿有它们，他们都必得有，他们怎样还能想有他们所已有的呢？假如有人向我们说：“我本来康健，可是还在想康健；我本来富有，可是还在想富有；我就是想有我所已有的。”我们就该这样回答他：“我的好人，你现在想富有，想康健，想强壮，是为了将来而想它们，现在你不管想不想它们，你都已经有了它们了。你说：‘我想有我所已有的，’请想一想，你这句话是不是说：‘现在我所已有的东西，我想将来仍旧有它们？’阿伽通，他会不会承认这话呢？”

阿 他该承认。

苏 爱情不恰恰也是这样？一个人既然爱一件东西，就还没有那件东西；他想它，就是想现在有它，或者将来永远有它。

阿 当然。

苏 所以总结起来，在这个情形和在一般情形之下，所想的对象，对于想的人来说，是他所缺乏的，还没有到手的，总之，还不是他所占有的。就是这种东西才是他的欲望和爱情的对象。

阿 的确如此。

苏 现在我们且回看一下上文所说的话，看我们在哪几点上已经得到一致意见。头一层，爱情是针对着某某对象的；其次，这种对象是现在还没有得到的。是不是？

阿 是。

苏 既然如此，就请你回想一下在你的颂辞里，你把哪些东西看作爱情的对象。我可以提醒你，你所说的大致是这样：由于对于美的事物的爱，神们才在他们的世界里奠定了秩序，丑的事物不是爱情的对象。你是否是这样说的？

阿 不错，我说的确是这样。

苏 你说的很妥当，朋友。既然如此，爱情的对象就该是美而不是丑了？

阿 对。

苏 我们不是也承认过：一个人所爱的是他所缺乏的，现在还没有的吗？

阿 不错。

苏 那么，美就是爱情所缺乏的，还没有得到的？

阿 这是必然的。

苏 缺乏美的，还没有美的东西你能叫它美吗？

阿 当然不能。

苏 既然如此，你还能说爱神是美的吗？

阿 苏格拉底，恐怕当初我只是信口开河，对于所说的那一套道理根本没有懂得。

苏 你的词藻却是实在美丽，阿伽通；但是我还要请问一点：你是否以为善的东西同时也是美的？

阿 对，我是这样想。

苏 爱神既然缺乏美的东西，而善的东西既然同时也是美的，他也就该缺乏善的东西了。

阿 我看不出有什么方法可以反驳你，苏格拉底，就承认它是象你所说的吧。

苏 亲爱的阿伽通，你所不能反驳的是真理不是苏格拉底，反驳苏格拉底倒是很容易的事。

好，我现在不再麻烦你了，且谈一谈我从前从一位曼提尼亚国的女人，叫做第俄提玛的，所听来的关于爱情的一番话。这位女人对爱情问题，对许多其他问题，都有真知灼见。就是她，从前劝过雅典人祭神禳疫，因此把那次瘟疫延迟了十年；也就是她，传授给我许多关于爱情的道理。我现在就按照刚才阿伽通和我所已达到协议的论点，尽我的能力，把她教给我的话重述一番。阿伽通，就依你的办法，我先说爱神的本质，然后再说他的功劳。我看最好的办法就是按照那位异方女人怎样考问我的次序来谈。当时我向第俄提玛所说的话也正和阿伽通今晚向我所说的一模一样，我说过爱神是一位伟大的神，说他的对象是美。她反驳我的话也正和我反驳阿伽通的一样，说爱神既不美，又不善。往下我就

和她作如下的对话：

苏 你这话怎样讲，第俄提玛，爱神是丑的恶的吗？

第 别说漫神的话！你以为凡是不美的就必然丑吗？

苏 当然。

第 凡是没有真知的人就必然无知吗？真知与无知之中有一个中间情况，你没有想到吗？

苏 那是什么？

第 有正确见解而不能说出道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还不能算是真知，因为未经推理的认识怎么能算是真知呢？但是也不能算是无知，因为碰巧看得很正确，怎么能算是无知呢？所以我以为象正确见解就是介乎真知与无知之中的一种东西。

苏 你说的很对。

第 那么，你就不能硬说凡是不美的就必然是丑的，凡是不善的就必然是恶的。爱神也是如此，你既然承认了他不善不美，别就以为他必恶必丑，他是介乎二者之间的。

苏 可是每个人都承认爱神是一个伟大的神呀！

第 每个人？每个有知的人，还是每个无知的人？

苏 都在一起，全世界的每个人。

第 （笑）苏格拉底，他们既然不承认他是一个神，怎么能承认他是一个伟大的神呢？

苏 你所说的“他们”是谁？

第 你是其中之一，我也是其中之一。

苏 这话怎样可以证明？

第 容易得很。请问：你不说凡是神都是美的，有福分的？你敢否认任何一个神的美和福分吗？

苏 凭老天爷，我不敢否认！

第 凡是人只要具有美的事物和善的事物，你就认为他们有福分，是不是？

苏 一点不错。

第 但是你也承认过：爱神因为缺乏善的事物和美的事情，才想有他所没有的那些事物？

苏 我承认过。

第 他既然缺乏美的事物和善的事物，怎么能算是一个神？

苏 看来象是不能。

第 既然如此，你看，你自己就是一个不把爱神看作神的①。

苏 那么，爱神是什么呢？一种凡人吗？

第 绝对不是。

苏 是什么呢？

第 象我原先所说的，介乎人神之间。

苏 他究竟是什么，第俄提玛？

第 他是一种大精灵，凡是精灵都介乎人神之间。

苏 精灵有什么功用？

第 他们是人和神之间的传语者和翻译者，把祈祷祭礼由下界传给神，把意旨报应由上界传给人；既然居于神和人的中间，把缺空填起，所以把大乾坤联系成一体。他们感发了一切占卜术和司祭术，一切关于祭礼，祭仪，咒语，预言和巫术的活动。神不和人混杂，但是由于这些精灵做媒介，人和神之中才有来往交际，在醒时或是在梦中。凡是通这些法术的人

① “爱神不是神”，好象自相矛盾。这里如把爱神的名字译音为“埃罗斯”（Eros），似较妥。但“埃罗斯”在希腊文的含义仍是“爱神”，如果因为第俄提玛的翻案，就把全篇的“爱神”改成“埃罗斯”也还是不妥。所以仍用“爱神”，取其较易了解。参看第100页注①，第112页注①。

都是受精灵感通的人，至于通一切其他技艺行业的人只是寻常的工匠。这些精灵有多种多样，爱神就是其中之一。

苏 他的父母是谁呢？

第 说起来话很长，但是我还是不妨替你讲一讲。当初阿佛罗狄忒诞生时，神们设筵庆祝，在场的有丰富神，聪明神的儿子。他们饮宴刚完，贫乏神照例来行乞，在门口徘徊。丰富神多饮了几杯琼浆——当时还没有酒——喝醉了，走到宙斯的花园里，头昏沉沉地就睡下去了，贫乏神所缺乏的就是丰富，心里想和丰富神生一个孩子，就跑去睡在他的旁边，于是就怀了孕，怀的就是爱神。爱神成了阿佛罗狄忒的仆从，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因为他是在阿佛罗狄忒的生日投胎的，因为他生性爱美，而阿佛罗狄忒长得顶美。①

因为他是贫乏神和丰富神配合所生的儿子，爱神就处在一种特殊的境遇。头一层，他永远是贫乏的，一般人以为他又文雅又美，其实满不是那么一回事，他实在粗鲁丑陋，赤着脚，无家可归，常是露天睡在地上，路旁，或是人家门楼下，没有床褥。总之，象他的母亲一样，他永远在贫乏中过活。但是他也象他的父亲，常在想法追求凡是美的和善的，因为他勇敢，肯上前冲，而且百折不挠。他是一个本领很大的猎人，常在设诡计，爱追求智慧，门道多，终身在玩哲学，是一位特出的魔术师，幻术家和诡辩家。在本质上他既不是一个凡人，也不是一个神。在同一天之内，他时而茂盛，时而萎谢，时而重新活过来，由于从父亲性格所得来的力量。可是丰富的资源不断地来，也不断地流走，所以他永

① 这段神话不见经传，是虚构的，这里所谓“丰富”和“贫乏”都不仅在经济方面，同时也在思想智慧方面。依第俄提玛看，爱是这两种相反者的统一。

远是既不穷，又不富。

其次，他也介乎有知与无知之间。情形是这样：凡是神都不从事于哲学，也无意于求知，因为他们已经有哲学和知识了，凡是已经知道的人也都不再去探求。但是无知的人们也不从事于哲学，也无意于求知，因为无知的毛病正在于尽管不美不善不聪明，却沾沾自满。凡是不觉得自己有欠缺的人就不想弥补他根本不觉得的欠缺。

苏 既然如此，第俄提玛，哪些人才从事于哲学呢？既然有知者和无知者都不算在内？

第 这是很明白的，连小孩也看得出，他们就是介乎有知与无知之间的，爱神就是其中之一。因为智慧是事物中最美的，而爱神以美为他的爱的对象，所以爱神必定是爱智慧的哲学家，并且就其为哲学家而言，是介乎有知与无知之间的。他的这种性格也还是由于他的出身，他的父亲确是聪明富有，他的母亲却愚笨贫穷。亲爱的苏格拉底，这个精灵的本质就是如此。你原来对于爱神有另样的看法，这也并不足怪。因为照你自己的话来看，你以为爱神是爱人而不是情人，是被爱者而不是钟爱者。你把爱神看成绝美，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其实可爱者倒真是美，娇嫩，完善，有福分；但是钟爱者的本质却完全不同，如我所说明的。

苏 很好，外方客人，你说的顶好。爱神的本质既然是如你所说的，他对于人类有什么功用呢？

第 这正是我要启发你的第二个问题，苏格拉底。爱神的本质和出身既然象我所说过的，而他的对象是美的事物，你也承认了。假如有人这样问我们：“苏格拉底和第俄提玛，对于美的事物的爱究竟是什么呢？或是说得更明白一点，‘凡是爱

美者所爱的究竟是什么？’”

苏 他爱那些美的事物终于归他所有。

第 但是你的答案引起了另一问题：“那些美的事物既然归他所有之后，他又怎么样呢？”

苏 这问题我还不能立刻回答。

第 好，假如换个题目，问的不是美而是善：“请问，苏格拉底，凡是爱善者所爱的究竟是什么？”

苏 他爱那些善的事物终于归他所有。

第 那些善的事物既然归他所有之后，他又怎么样呢？

苏 这个问题倒比较容易回答，我可以说：他就会快乐。

第 对，快乐人之所以快乐，就由于有了善的事物。我们不必再追问他为什么希望快乐，你的答案似乎达到终点了。

苏 你说的很对。

第 依你看，这种欲望或爱是不是全人类所公有的呢？是否人人都希望善的事物常归他所有呢？你怎样说？

苏 是这样，它是全人类所公有的。

第 那么，既然一切人都永远一律爱同样的事物，我们为什么不说一切人都在爱，而说某些人在爱，某些人不在爱呢？

苏 我也觉得奇怪。

第 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我们把某一种爱单提出来，把全体的名称加在它上面，把它叫作爱。旁的名称也有这样误用的。

苏 请举一个例。

第 就拿这个例子来说，你知道创作^①的意义是极广泛的。无论

① 原文是poésie，其实就是“诗”，“诗”在希腊文中的意义就是“创作”。有些译本就用“诗”字来译。下文“一切手艺人都是创作家”就译成“一切手艺人都是诗人”。这里从罗本的法译。

什么东西从无到有中间所经过的手续都是创作。所以一切技艺的制造都是创作，一切手艺人都是创作家。

苏 你说的不错。

第 可是你知道，我们并不把一切手艺人都叫做创作家，却给他们各种不同的名称，我们在全体创作范围之中，单提有关音律的一种出来，把它叫做“创作”或“诗”。只有诗这一种创作才叫做“创作”，从事于这种创作的人才叫做“创作家”或“诗人”。

苏 你说的对。

第 爱这个字也是如此。就它的最广义来说，凡是对于善的事物的希冀，凡是对于快乐的向往，都是爱，强大而普遍的爱。但是在其他方面企图满足这种欲望的人们，无论是求财谋利，好运动，或是爱哲学，都不叫做“情人们”或“钟爱者们”，我们也不说他们在恋爱。只有追求某一种爱的人们才独占全体的名称，我们说他们在恋爱，把他们叫做“情人”或“钟爱者”。

苏 你这番话也许有些道理。

第 我知道有一种学说，以为凡是恋爱的人们追求自己的另一半^①。不过依我的看法，爱情的对象既不是什么一半，也不是什么全体，除非这一半或全体是好的。因为人们宁愿砍去手足，如果他们觉得这些部分是坏的。我以为人所爱的并不是属于他自己的某一部分，除非他把凡是好的都看作属于自己的，凡是坏的都看作不属于自己的。人只爱凡是好的东西。你有不同的看法吗？

① 暗指阿里斯托芬的看法。

苏 凭宙斯，我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第 那么，我们可否干脆地说，凡是好的人们就爱？

苏 可以这么说，

第 还要不要作这样一个补充：人们爱把凡是好的归自己所有？

苏 应该作这样补充。

第 不仅想把凡是好的归自己所有，而且永远归自己所有。

苏 这也是应该补充的。

第 总结起来说，爱情就是一种欲望，想把凡是好的永远归自己所有。

苏 这是千真万确的。

第 爱情既然常如此，现在请问你：人们追求这样目的，通常是怎样办？有爱情热狂的人发出怎样行为？这行为的方式怎样？你说得出吗？

苏 如果我说得出，第俄提玛，我就不用钦佩你的智慧，也不用拜你的门了。我来向你请教的正是这类问题。

第 好，我告诉你吧，这种行为的方式就是在美中孕育，或是凭身体，或是凭心灵。

苏 你这句话要请占卜家来解释，我不懂。

第 待我说明。一切人都有生殖力，苏格拉底，都有身体的生殖力和心灵的生殖力。到了一定的年龄，他们本性中就起一种迫不及待的欲望，要生殖。这种生殖不能播种于丑，只能播种于美。男女的结合其实就是生殖。这孕育和生殖是一件神圣的事，可朽的人具有不朽的性质，就是靠着孕育和生殖。但是生育不能在不相调和的事物中实现。凡是丑的事物都和凡是神圣的不相调和，只有美的事物才和神圣的相调和。所以美就是主宰生育的定命神和送子娘娘。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凡

是有生殖力的人一旦遇到一个美的对象，马上就感到欢欣鼓舞，精神焕发起来，于是就凭这对象生殖。如果遇到丑的对象，他就索然寡兴，蜷身退避，不肯生殖，宁可忍痛怀着沉重的种子。所以一个人孕育种子到快要生殖的时候，遇到美的对象，就欣喜若狂，因为得到了它，才可解除自己生产的痛苦。照这样看来，爱情的目的并不在美，如你所想象的。

苏 然则它在什么呢？

第 爱情的目的在凭美来孕育生殖。

苏 就依你那么说吧。

第 这是不容置疑的。为什么要生殖呢？因为通过生殖，凡人的生命才能绵延不朽。根据我们已经断定的话来看，我们所迫切希求的不仅是好的东西，而且还要加上不朽，因为我们说过，爱情就是想凡是好的东西永远归自己所有那一个欲望。所以追求不朽也必然是爱情的一个目的。

苏格拉底说：“我多次听她谈爱情问题，所听到的教义大体如此。还有一次，她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

第 依你看，苏格拉底，这爱情和这欲望的原因在哪里？你注意到一切动物在想生殖的时候那种奇怪的心情没有？无论是在地上走的，还是在空中飞的，在那时候都害着恋爱的病，第一步要互相配合，第二步要哺育婴儿。为着保卫婴儿，它们不怕以最弱者和最强者搏斗，甚至不惜牺牲性命；只要能养活婴儿，自己挨饥饿，受各种痛苦，都在所不辞。人这样做，我们还可以说是因为他受理性的指使。但是动物也都有这种现象，那是什么原因呢？你能不能告诉我？

苏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原因。

第 连这道理都不知道，你还想精通爱情的学问吗？

苏 我老早就向你说过，正因为不知道，我才来向你求教。请你告诉我，这些结果以及有关爱情的其他结果，都是由于什么原因。

第 如果你相信爱情在本质上确如我们屡次所断定的那样，你就不会再惊疑了。现在这个事例在原则上还是和我们从前所谈过的一样，就是可朽者尽量设法追求不朽。怎样才能达到不朽呢？那就全凭生殖，继续不断地以后一代接替前一代，以新的接替旧的。就拿个体生命来说，道理也是一样。我们通常以为每一个动物在它的一生中前后只同是一个东西，比如说，一个人从小到老，都只是他那一个人。可是他虽然始终用同一个名字，在性格上他在任何一个时刻里都不是他原来那个人。他继续不断地在变成新人，也继续不断地在让原来那个人死灭，比如他的发肉骨血乃至全身都在变化中。不仅是身体，心灵也是如此。他的心情，性格，见解，欲望，快乐，苦痛和恐惧也都不是常住不变的，有些在生，有些在灭。还有一个更奇怪的事实：就是我们的知识全部也不但有些在生，有些在灭，使我们在知识方面前后从来不是同样的人，而且其中每一种知识也常在生灭流转中。我们所谓“回忆”就假定知识可以离去；遗忘就是知识的离去，回忆就是唤起一个新的观念来代替那个离去的观念，这样就把前后的知识维系住，使它看来好象始终如一。凡是可朽者都是依这个方式去绵延他们的生命，他们不能象神灵的东西那样永久前后如一不变，而是老朽者消逝之后都留下新的个体，与原有者相类似。苏格拉底，凡是可朽者在身体方面或其他方面之所以能分享不朽，就是依这个方式，依旁的方式都不可能。因此，一切生物都有珍视自己后裔的本性，并无足怪，

一切人和物之所以有这种热忱和爱情，都由于有追求不朽的欲望。

苏格拉底说，“听到她的这番话之后，我非常惊怪，就问她：‘真的就是这样吗，最渊博的第俄提玛？’于是她以一个十足的诡辩大师的气派回答我：”

第 不用怀疑，苏格拉底，你只须放眼看一看世间人的雄心大志。你会觉得它毫无理性，除非你彻底了解了我所说的话，想通了他们那样奇怪地欲望熏心，是为着要成名，要“流芳百世”。为着名声，还有甚于为着儿女，他们不怕冒尽危险，倾家荡产，忍痛受苦，甚至不惜牺牲性命。你以为阿尔刻提斯会做她丈夫阿德墨托斯的替死鬼，阿喀琉斯会跟着帕特洛克罗死，或是你们自己的科德洛斯会舍身救国，为后人建立忠义的模范吗^①？如果他们不想博得“不朽的英名”，现在我们还在纪念的英名？没有那回事！我相信凡是肯这样特立独行的人都在想以不朽的功绩来博取不朽的荣誉。他们品格愈高，也就愈要这样做。他们所爱的都是不朽。

凡是在身体方面生殖力旺盛的人都宁愿接近女人，他们的爱的方式是求生育子女，因此使自己得到不朽，得到名字的久传，而且依他们自己想，得到后世无穷的福气。但是凡是在心灵方面生殖力旺盛的人却不然。世间有些人在心灵方面比在身体方面还更富于生殖力，长于孕育心灵所特宜孕育

① 阿尔刻提斯参看第191页注①；阿喀琉斯参看第10页注②。科德洛斯是雅典国王。雅典和多里斯战争，德尔斐预言告诉他们，如果雅典国王战死，雅典就会胜利。多里斯人下令要保全科德洛斯的生命。他乔装樵夫和多里斯人挑战，故意送死，因此使雅典得到胜利。

的东西。这是什么呢？它就是思想智慧以及其他心灵的美质。一切诗人以及各行技艺中的发明人都属于这类生殖者。但是最高最美的思想智慧是用于齐家治国的，它的品质通常叫做中和与正义。这类生殖者是近于神明的，从幼小的时期起，心灵就孕育着这些美质，到了成年时期，也就起了要生殖的欲望。这时候，我想，他也要四处寻访，找一个美的对象来寄托生殖的种子，因为他永不会借丑的对象来生殖。美本来是他所孕育的一个品质，因此，他对于身体美的对象比对于身体丑的对象较易钟情。如果他碰见一个美好高尚而资禀优异的心灵，他对于这样一个身心调和的整体就会五体投地去爱慕。对着这样一个对象，他就会马上有丰富的思想源源而来，可以津津谈论品德以及善人所应有的性格和所应做的事业。总之，他就对他的爱人进行教育。常和这美的对象交往接触，他就把孕育许久的东西种下种子，让它生育出来。无论是住的近或隔的远，他随时随地都一心一意地念着他的爱人。到了婴儿出世之后，他们就同心协力，抚养他们的公共果实。这样两个人的恩爱情分比起一般夫妻中的还要深厚的多，因为他们所生育的子女比寻常肉体子女更美更长寿。每个人都宁愿与其生育寻常肉体子女，倒不如生育这样心灵子女，如果他放眼看一看荷马，赫西奥德以及其他大诗人，欣羡他们所留下的一群子女，自身既不朽，又替他们的父母留下不朽的荣名。再看莱科勾在斯巴达所留下的子女不仅替斯巴达造福，而且可以说，替全希腊造福。在你们雅典人中间，梭伦也备受崇敬，因为他生育了你们的法律。此外，还有许多例证，无论在希腊或在外夷，凡是产生伟大作品和孕育无穷功德的人们都永远受人爱戴。因为他们留下这

样好的心灵子女，后人替他们建筑了许多庙宇供馨香祷祝，至于寻常肉体子女却从来不曾替父母博得这样大的荣誉。

以上这些关于爱情的教义，苏格拉底，你或许还可以领会。不过对于知道依正路前进的人，这些教义还只是达到最深密教的门径，我就不敢说你有能力参证了^①。我尽力替你宣说，你须专心静听。

凡是想依正路达到这深密境界的人应从幼年起，就倾心向往美的形体^②。如果他依向导引入正路，他第一步应从只爱某一个美形体开始，凭这一个美形体孕育美妙的道理^③。第二步他就应学会了解此一形体或彼一形体的美与一切其他形体的美是贯通的。这就是要在许多个别美形体中见出形体美的形式^④。假定是这样，那就只有大愚不解的人才会不明白一切形体的美都只是同一个美了。想通了这个道理，他就应该把他的爱推广到一切美的形体，而不再把过烈的热情专注于某一个美的形体，就要把它看得渺乎其小。再进一步，他应该学会把心灵的美看得比形体的美更可珍贵，如果遇见一个美的心灵，纵然他在形体上不甚美观，也应该对他起爱慕，凭他来孕育最适宜于使青年人得益的道理。从此再进一步，他应学会见到行为和制度的美，看出这种美也是到处贯通的，因此就把形体的美看得比较微末。从此再进一步，他

① 柏拉图把最高的爱情学问——即哲学——看作一种玄秘的宗教，所以假托一个神秘的女巫来说，用的字常带有宗教术语的意味。所以译文借用了一些佛典中的术语。

② 原文只是“身体”，不过西文中“身体”常指一般物体，用“形体”译似较妥。形体是感觉的对象，与下文所说的那些理解的对象相对立。

③ 原文logos有“言辞”“文章”“道理”等义。

④ 这里所谓“形式”就是“理式”，“共相”或“概念”

应该受向导的指引，进到各种学问知识，看出它们的美。于是放眼一看这已经走过的广大的美的领域，他从此就不再象一个卑微的奴隶，把爱情专注于某一个个别的美的对象上，某一个孩子，某一个成年人，或是某一种行为上。这时他凭临美的汪洋大海，凝神观照，心中起无限欣喜，于是孕育无量数的优美崇高的道理，得到丰富的哲学收获。如此精力弥满之后，他终于一旦豁然贯通唯一的涵盖一切的学问，以美为对象的学问。

说到这里，你得尽力专心听了。一个人如果随着向导，学习爱情的深密教义，顺着正确次序，逐一观照个别的美的事物，直到对爱情学问登峰造极了，他就会突然看见一种奇妙无比的美。他的以往一切辛苦探求都是为着这个最终目的。这种美是永恒的，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它不是在此点美，在另一点丑；在此时美，在另一时不美；在此方面美，在另一方面丑；它也不是随人而异，对某些人美，对另一些人就丑。还不仅如此，这种美并不是表现于某一个面孔，某一双手，或是身体的某一其他部分；它也不是存在于某一篇文章，某一种学问，或是任何某一个别物体，例如动物、大地或天空之类；它只是永恒地自存自在，以形式的整一永与它自身同一^①，一切美的事物都以它为泉源，有了它那一切美的事物才成其为美，但是那些美的事物时而生，时而灭，而它却毫不因之有所增，有所减。总之，一个人从人世间的个别事例出发，由于对于少年人的爱情有正确的观念，逐渐循阶上升，一直到观照我所说的这种美，他对

① 这就是所谓“绝对美”，它涵盖一切，独一无二无对。

于爱情的深密教义也就算近于登峰造极了。这就是参悟爱情道理的正确道路，自己走也好，由向导引着走也好。先从人世间个别的美的事物开始，逐渐提升到最高境界的美，好象升梯，逐步上进，从一个美形体到两个美形体，从两个美形体到整体的美形体；再从美的形体到美的行为制度，从美的行为制度到美的学问知识，最后再从各种美的学问知识一直到只以美本身为对象的那种学问，彻悟美的本体。

亲爱的苏格拉底，这种美本身的观照是一个人最值得过的生活境界，比其他一切都强。如果你将来有一天看到了这种境界，你就会知道比起它来，你们的黄金，华装艳服，娇童和美少年——这一切使你与许多人醉心迷眼，不惜废寝忘餐，以求常看着而且常守着的心爱物——都卑卑不足道。请想一想，如果一个人有运气看到那美本身，那如其本然，精纯不杂的美，不是凡人皮肉色泽之类凡俗的美，而是那神圣的纯然一体的美，你想这样一个人的心情会象什样呢？朝这境界看，以适当的方法凝视它，和它契合无间，浑然一体，你想，这对于一个凡人是一种可怜的生活么？只有循这条路径，一个人才能通过可由视觉见到的东西窥见美本身，所产生的不是幻相而是真实本体，因为他所接触的不是幻相而是真实本体，你没有想到这个道理吗？只有这样生育真实功德的人才能邀神的宠爱，如果凡人能不朽，也只象有他这样才可以不朽。

苏格拉底说：“裴德若和在座诸位，这就是第俄提玛教我的一番话。我自己对它心悦诚服，我也在设法使旁人对它心悦诚服，使人人相信：要想找到一个人帮助我们凡人得到这样福分，再好不过的就是爱神。因此，我现在奉劝诸位，每个人都应该尊敬爱神。象我自己就特别热心以尊敬爱神为

专业，而且还要激起旁人也有这样大的热忱。我现在歌颂爱神，而且要永远歌颂爱神，尽我所有的能力，来歌颂他的威灵。斐德若，你把这番话叫做爱神的颂辞也好，给它一个旁的名称也好，都随你的便。”^①

苏格拉底说完话，在场的人们都赞赏他说的好，只有阿里斯托芬说苏格拉底的话里有一段涉及他自己，正在提出质问，猛然有人大敲前门，有一阵嘈杂的声音，仿佛是一群欢宴者的吵闹，其中还听见一个吹笛女的歌声。阿伽通就告诉奴隶们：“出去看看是谁，如果是我的朋友，就请他们进来，否则就说我们已喝完酒，正要休息了。”

没有一会儿，我们就听见前院有亚尔西巴德的声音，他烂醉如泥，大声喧嚷着问阿伽通在哪里，吩咐人带他去见阿伽通。那位吹笛女和其他随从的人们就扶着他到我们会饮的厅里。他到门口就站住，头上戴着一个葡萄藤和紫罗兰编的大花冠，还缠着许多飘带，大声嚷道：“朋友们，你们都好

① 苏格拉底的颂辞是全篇三大段的中段，也是全篇的精义所在。它本身分两部分，和阿伽通的对话以及和第俄提玛的对话。在和阿伽通的对话里，他说明了：（一）爱情必有对象；（二）钟爱者还没有得到所爱的对象；（三）爱情就是想占有所爱对象那一个欲望；（四）爱情的对象既然是美，如阿伽通所说的，它就还缺乏美，“爱神是美的”一说不能成立；（五）美善同一，所以爱神也不是善的。这样苏格拉底就把阿伽通的一篇大文章完全推翻了。接着他说他的爱情学问是从女巫第俄提玛领教来的。他原来和阿伽通一般见解，她纠正了他。她使他明白：（一）爱神介乎美丑，善恶，有知与无知，神与人之间的一种精灵，是丰富和贫乏的统一，总之，就是一个哲学家；（二）爱情就是想凡是美的善的永远归自己所有那一个欲望；（三）爱情的目的是在美的对象中传播种子，凭它孕育生殖，达到凡人所能享有的不朽。生殖是以新替旧，种族与个体都时时刻刻在生灭流转中。这种生殖可以是身体的，也可以是心灵的。诗人，立法者，教育者以及一切创造者都是心灵方面的生殖者；（四）爱情的深密教，也就是达到哲学极境的四大步骤。

呀，你们肯不肯让一个醉汉来陪酒，还是让我们替阿伽通戴上花冠，戴完了就走？我们来就专为这件事。我得告诉你们，昨天我有事，不能来参加庆祝；可是现在我来了，头上戴了这些飘带，我要把这些飘带从我的头上取下来，拿来缠在这个人的头上，我可以说，这个最聪明最漂亮的人的头上。你们笑，笑我喝醉了吗？尽管你们笑，我说的却是真话。咳，干脆回我一句话，我已经说明来意了，我还是进来还是不来？你们还是和我喝酒，还是不和我喝酒？”

大家都嚷着欢迎他，请他入座，阿伽通也在邀请他。他由随从的人们扶着进来，取下头上的飘带，准备缠阿伽通的头，把飘带举在眼前，所以没有看见苏格拉底。他走到阿伽通和苏格拉底中间坐下，原来苏格拉底望见他来，就已经把自己的座位让出了。他一坐下，就拥抱阿伽通，用飘带缠他的头。阿伽通吩咐奴隶们：“把亚尔西巴德的鞋脱下，让他和我们俩躺在这床上。”“那就再好不过了，”亚尔西巴德说，“你以外还有谁呢？”他转头一看，看见苏格拉底，马上跳起来嚷：“凭赫拉克勒斯呀^①，咳，原来苏格拉底也在这里！你这家伙，还是你那个老习惯，坐在这里乘其不意地来吓我一跳，老是在出乎意外的地方碰到你！你在这里干吗呢？为什么坐在这里？不坐在阿里斯托芬旁边，或是其他实在滑稽或是想滑稽的人的身边？你居然玩了什么花样，坐在这里最美的那个人旁边，这是什么意思？给我说来！”

于是苏格拉底说：“阿伽通，请你设法保护我，因为这家伙的爱情对于我真不是一件小麻烦。自从我钟情于他，我

^① 凭有名的大力士发誓。

就不能看一个美少年一眼，或是和他谈一句话，若是有这样事，他就大吃其醋，用最酷毒的方法虐待我，不伸手打我就是好事。现在他的老脾气又发作了。请你劝他和我和解，如果他要动武，还要请你保护。我真怕他的狂热的爱情和他的妒忌，怕的叫我发抖。”

亚尔西巴德说：“不，你和我没有什么和解。你今天说出这样话，下次我再报复你，目前咧，阿伽通，把你的飘带拿几条给我，让我来缠这家伙的头，这个奇妙惊人的头。别让他怪我替你带了花冠，没有替他带，他这位大辩才，是一位不仅象你只在前天得到胜利，而且会永远在一切人之中得到胜利的。”说到就做到，他拿了飘带，缠了苏格拉底的头，然后归还原位躺下。接着他又说：“朋友们，我看你们都还很清醒。这不行，你们得喝酒，你们知道，这是大家原来约定的事。现在我选我自己来做主席，一直到你们喝够了再说。阿伽通，叫人拿一个顶大的杯子给我，如果你有的话。别忙，用不着杯子，堂倌，你把那个凉酒的瓶子拿给我。”这瓶子要装三斤多，他把酒斟满，一口就把它喝干，再叫人把它斟满，传给苏格拉底，同时说：“朋友们，这瓶酒对于苏格拉底并不是一件陷害他的东西，你要他喝多少，他就喝多少，而且永不会醉。”

堂倌斟了酒，苏格拉底马上就一口喝干。厄里什马克就问：“亚尔西巴德，这是什么一个办法？我们就只管喝酒，也不谈话，也不唱歌吗？我们尽傻喝，象要解渴似的！”亚尔西巴德回答说：“咳，厄里什马克，你聪明爸爸的聪明儿子^①，我向

① 厄里什马克的父亲阿库门是一位名医。

你敬礼！”厄里什马克说：“我回敬你，但是我们究竟怎么办呢？”“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只有唯命是听，因为常言说得好，‘一个医生，胜过万人’。^①你且随意开方子吧！”厄里什马克于是说：“请听着，在你未来之前，我们商议定了，从左到右每人都要尽力做一篇最好的颂辞，来颂扬爱神。我们都已经做过了，你既然没有做，却喝了酒，现在就应该轮到你来做。你做完颂辞之后，可以随意出一个题目请苏格拉底讲，他又随意出一个题目请他的右邻讲，其余就这样顺次轮流下去。”亚尔西巴德说：“你这办法倒顶好，厄里什马克，不过叫一个醉汉和一些头脑清醒的人们较量口才，恐怕不大公平。并且，亲爱的朋友，你相信苏格拉底刚才所说的那一套话吗？事实和他所说的却正相反。如果我在他的面前，不颂扬他而颂扬旁的，无论是人是神，就难保不挨他的拳头。”苏格拉底向他说：“够了，别再说话了！”“凭波塞冬^②，你别抗议，”亚尔西巴德说，“在你面前，我不能颂扬旁人。”厄里什马克插嘴说：“就这么办吧，你要颂扬苏格拉底就开始颂扬吧！”亚尔西巴德问：“真的吗？厄里什马克，你觉得我应该这样办，当你们的面来好好地报复这家伙一场吗？”苏格拉底抗议说：“喂，我的少年人，你要干吗呢？要颂扬我来和我开玩笑么？还是有旁的用意呢？”“我担保只说真话，你同意么？”“只要你说的是真话，我不但同意，而且还要敦促你。”亚尔西巴德就说：“我不会失信。并且请你注意着，如果我说错了，请马上就拦阻我，告诉我：‘你那句话是谎话’，因为我不会故

① 见《伊利亚特》卷十一。

② 凭海神发誓。

意撒谎。假如我记性坏，说的乱，请不要见怪，象我现在这样醉昏昏的，想有条有理地缕述你的奇妙处，恐怕不太容易。”

诸位，要颂扬苏格拉底，我打算用些比喻来说。他自己也许以为我这样办，是要和他开玩笑，请他放心，我用的比喻是要说明真理，不是要开玩笑。首先我要说，他活象雕刻铺里摆着的那些西勒诺斯^①像，雕刻家们把他们雕成手执管笛，身子由左右两半合成，如果打开来，你会看见里面隐藏着神像。其次我要说，他象林神马西亚斯^②。苏格拉底，你外表上和这些林神们相象，我想连你自己也不会辩驳。至于其他类似点，且听我说来。你是一个厉害的嘲笑家，不是吗？如果你否认，我可以拿出证据来。你不是一个吹笛手吗？你是的，而且比林神还更高明。林神用嘴唇来叫人心荡神怡，还要靠乐器，现在任何人用林神的调子来吹笛，都可以发生同样效果——奥林普斯^③所吹的那些调子我认为还是马西亚斯教给他的——所以无论是谁，吹笛的名手也好，普通吹笛女子也好，只要能吹林神的调子，就有力量使人们欢欣鼓舞，显示出听众中哪些人需要神的保佑或是参与秘密仪式；只有林神的一些调子有这种力量，因为它们是神性的。

① 希腊神话中的林神(Satyri)，其中之一专名西勒诺斯(Silenus)。这些林神们象征自然的繁殖力，与酒神教关系最密切。他们的形状很丑陋，头发竖立，鼻圆而孔朝天，耳尖如兽，额上有两个小角，后面还有一条尾巴。他们喜欢酒，乐，舞以及一般感官性的享乐。苏格拉底的形状著名地丑陋，所以亚尔西巴德拿林神来比他。林神像是当时宗教上的工艺品，外表是林神，肚子里藏着各种神像。

② 马西亚斯，已见第53页注①。

③ 奥林普斯是希腊著名的乐师，做了很多祭观歌。参看第8页注②。

马西亚斯和你只有一个分别，苏格拉底，你不消用乐器，只用单纯的话语，就能产生同样的效果。若是旁人在说话，尽管他是第一流辩才，我们丝毫不感兴趣；但是一旦听到你说话，或是听旁人转述你的话，尽管转述的人口才坏，马上我们无论男女老少就都欢欣鼓舞起来了。

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朋友们，若是不怕你们说我醉酒说疯话，我可以向你们发誓来声明他的言辞对我发生过怎样稀奇的影响，这影响就连在现在我还感觉到。我每逢听他说话，心就狂跳起来，比科里班特们^①在狂欢时还跳得更厉害；他的话一进到我的耳里，眼泪就会夺眶而出，我看见过大群的听众也表现出和我的同样情绪。我也听过伯里克利斯^②和许多其他大演说家，他们的辩才固然也使我钦佩，可是我从来没有遇过听苏格拉底的那样的经验，从来不觉得神魂颠倒，从来不自恨象奴隶一样屈伏。但是每逢听这位马西亚斯，我常感觉到我所过的这样生活简直过不下去。苏格拉底，我这番话是你都无法否认的。就连在此刻，我还有这样感觉：若是我肯听他，就得凭他支配，就得再发生同样的情绪。他曾逼我承认：我在许多方面都还欠缺，因我参预雅典的政事，就忽略了我自己的修养。因此我勉强掩耳逃避他，象逃避塞壬仙女^③一样，怕的是坐在他身边要一直坐到老。我生平从来不在人前感到羞愧，他是唯一的人使我对他感到

① 科里班特是信奉酒神的祭司们，在酒神祭典中表现宗教热忱于疯狂的歌舞。参看第9页注①。

② 伯里克利斯是雅典文化极盛时代的大政治家，民主党的首领。参看第137页注①。

③ 塞壬仙女住海岛上，以美妙的歌声诱乘船的过客登陆，把他们化为牲畜，见《奥德赛》卷十二，参看第122页注①。

羞愧，这是出人意料的。向他领教的时候，我对他劝我怎样立身处世的话一句也不能反驳，可是一离开了他，我还是不免逢迎世俗^①。我老是逃避他，但是一见到他的面，想到从前对他的诺言，就感到羞愧。我有时甚至愿望他不在人世，可是假如他真正死了，我会感到更大的痛苦。所以我真不知怎样对付这家伙才好。

我们这位林神怎样用他的笛调迷惑了我，还迷惑了许多旁人，我已经说过了。现在我要告诉你们，在旁的方面他多么象我所比喻的，他有多么神奇的威力。我敢说，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了解他，现在我要继续揭开他的面具，既然我已经开始了。你们看看，苏格拉底对于美少年们是怎样多情，他时时刻刻地缠着他们献殷勤，一见到他们就欢天喜地的。再看，他多么蠢，什么也不知道，至少是他装得象这样。这一点不活象西勒诺斯吗？这是他戴的外壳，象雕刻的西勒诺斯的那种外壳一样。但是如果你把他剖开，看看他的里面，亲爱的酒友们，你们想不到他里面隐藏着那一大肚子的智慧！我告诉你们，人的美毫不在他眼里，他怎样鄙视它，是你们想象不到的。他也瞧不起财富，以及一般世俗所欣羡的那些东西。这一切都不在他眼里，我们这一班人也都不在他眼里，他一生都在讥嘲世间人。可是到了他认真的时候，把肚子剖开的时候，那里面所藏的神像就露出来了，旁人看见过没有，我不知道，我自己却亲眼见过，发见它们是那样

① 亚尔西巴德虽然爱从苏格拉底听教，但是轻浮好名，终于在政治上失败，出卖过雅典，雅典在公元前四〇四年被斯巴达攻陷后他准备奔降波斯，被人刺死。柏拉图在这里可能是对于这位轰动一时的人物表示惋惜，同时替老师洗清失教的过错。

的神圣，珍贵，优美，奇妙，使我不由自主地五体投地，一切服从他的意志。

我认为他对我的年轻貌美有真正的爱情，自幸这是一个很吉利的兆应和运气，希望可以用我的恩情换取他的教诲，把他所知道的都教给我。我向来颇自豪，以为自己的年轻貌美是无人能比的。从前我去访苏格拉底，常带一个随从，以后因为心里有了这个计算，就把这个随从打发走，我单独一个人去看他。这里我必须把实情和盘托出，请你们专心听着，苏格拉底你也听着，如果我说谎，你随时可以反驳。朋友们，我去会他，只有他和我面对面，我指望着他要趁这个机会向我说一点情人私下向爱人所说的话，心里甚为快活。可是我的指望落得一场空，什么也没有，他只和平时一样和我交谈，一天完了，把我放下，自己就走了。这次失败之后，我邀他陪我到健身房去做运动。我和他交手练拳，心想这回可以达到我的愿望。他和我交过几次手，没有一个旁人在场。哼，还有什么可说的！一步也没有进展！这办法既然不行，我就决定大胆一点，对他用比较猛的办法，既然开头了，不能半途而废，要看看他到底怎样。因此，象情人想引诱爱人一样，我约他来吃晚饭。他先是推辞，后来勉强答应了。第一次来了，吃完饭之后，他马上告辞，当时我很羞愧，就让他走了。第二次我想了一个新办法，饭吃完之后，我不断气地和他攀谈，一直谈到深夜。他说要走，我以太晚为借口，强迫他留下。这样他就和我联床卧着，他用的就是吃晚饭用的那张床。在这间房里睡的没有旁人，就只有他和我。

一直到这里，我的故事可以谈给任何人听，下文的话我决不会向你们讲下去，若不是一方面因为“酒说真话”——

是否要连“孩子们”在一起都没有多大关系^①——另一方面因为我既然开始颂扬苏格拉底，如果把他的最光辉灿烂的行迹瞒着不说，未免不忠实。还有一层，我的情形正和遭蛇咬过的人一样。据说一个人若是遭蛇咬了，不肯把他的感觉说给人听，除非那人自己也是遭蛇咬过的，因为只有亲自遭蛇咬过的才能了解他，也才能原谅他，如果由于苦痛的压迫，他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显得不正常。我咧，也遭咬了，咬我的那东西比蛇还更厉害，咬的地方是疼得最厉害的地方，我的心，我的灵魂，或是叫它一个旁的名称也可以。我是被哲学的言论咬伤了。这比毒蛇还更毒，如果它咬住一个年幼而且资禀不坏的心灵，就会使他无论做什么，说什么，都全凭它的支配。看看这些在座的，斐德若，阿伽通，厄里什马克，泡赛尼阿斯，亚理斯脱顿，阿里斯托芬——用不着提苏格拉底本人——还有许多旁的人，你们每个人也都尝过哲学的迷狂和热情，所以我说给你们听，你们会原谅我过去的行为和今天的话语。但是对于奴仆们以及一切外人俗人，把最厚的门关起，免得声音到了他们的耳里。

好，诸位，灯熄了，佣人退出了，我想和他用不着转弯抹角，无妨开门见山地把我的意思直说出来。所以我推了他一下，问：“苏格拉底，你睡着了吗？”“还没有哩，”他回答。“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想什么呢？”我于是说：

“我想你是唯一的一个人配得上做我的情人，可是你好象害羞，不肯向我提这件事。我的心情是这样，我认为若是我肯答应你，无论是在这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你对于我的

^① 希腊有一句谚语，“酒和孩子们都说真话”。

财产或我的亲友有所需要的话，我说，若是我不肯答应你，我就傻了。我心里想，人生最重要的事莫过于提高自己的修养；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不能找到一个比你更好的导师。因此，我觉得若是象你这样一个人向我有所要求而我不肯答应的话，在高明人面前，我会感觉到比答应了在俗人面前所感到的羞愧更大。”听到我这番话之后，苏格拉底用他所惯有的特有的那副天真神气回答说：“亲爱的亚尔西巴德，你说到我的那番话如果是真的，如果我确实有一种力量能帮助你提高你的修养，你倒还是真不愿笨。若是那样，你就一定发见了我有一种真正伟大的美，远超过你的貌美。若是这个发见使你起了念头要分享我的这种美，要用美换美，你的算盘就打得很好，很占了我一些便宜，因为你拿出来的是外表美，要换得的是实在美，这真是所谓‘以铜换金’。但是，亲爱的朋友，你得再加审慎地考查一番，你也许看错了，我也许毫无价值。到了肉眼开始蒙胧的时候，心眼才尖锐起来，你离那个时节还远哩。”我就回答他说：“我要说的话都说给你听了，没有一句不是真心话，现在就等你考虑，看什样办法对于你和我才最好。”他说：“你说的很对，将来总有一天我们可以考量考量，看什样办法对我们才最好，在这件事上和其他事情上。”经过这番交谈之后，我的箭算是射出去了，我以为已经射中了他。因此，我就爬起来，不让他有机会说一句话，就把我的大衣盖在他的身上——当时正是冬天——我自己就溜进他的破大衣下面，双手拥抱着这人，这真正神奇的人，就这样躺了一宵。苏格拉底，你敢说这是谎话吗？我的一切努力都只能引起他的鄙视，他对我所自豪的貌美简直是嘲笑，简直是侮辱。诸位判官们，你们今天对于

苏格拉底的傲慢，须评判评判。我凭神们和女神们向你们发誓，我和苏格拉底睡了一夜起来之后，正象和我的父亲或哥哥睡了一夜一样！

从此以后，我的心情怎样，你们不难想象了。一方面我觉得遭了他鄙视，另一方面我惊赞他的性格，他的节制和他的镇静，我从来没有碰见一个人象他那样有理性，那样坚定，我以为这简直是不可能的。因此，我既不能恼怒他，和他绝交，又没有办法可以引他上钩。我知道在钱财方面他比埃阿斯对于刀矛^①还更牢不可破，我唯一的优点，在我自己看，或许是能攻破他的武器，但是他终于脱险了。所以我找不到一条出路，只有东西游荡，受这人的支配，从来奴隶受主人的支配都还不至于象我这样。

经过这次事情之后，他和我都参加了泡提第亚战役^②。我们吃饭同席。初到时他就以能吃苦耐劳见长，不仅胜过我，而且胜过军队里一切人。每逢交通线断绝，我们孤立在一个地方的时候——这在军中是常有的事——食粮断绝了，没有一个人能象他那样忍饥挨饿。可是有时肴饌很丰盛，也没有一个人能象他那样狼吞虎咽。他本来不大爱喝酒，若是强迫他喝，他的酒量比谁也强，最奇怪的是从来没有人见过苏格拉底喝醉。关于他的酒量，我想停一会你们就可以作见证。其次，他不怕冬天的酷冷——那地带冬天是很可怕的——也很叫人吃惊。有一次下过从来没有见过的那样厉害的

① 埃阿斯是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他的护身盾是用七层牛皮做的，所以不怕刀矛。

② 泡提第亚是希腊北部的一个城市，本受雅典统治，公元前四三三年起兵反抗希腊，经过两年苦战，终被雅典克服。苏格拉底参加过这次战役。

霜，兵士们没有一个人敢出门，就是出门的话，也必定穿的非常厚，穿上鞋还裹上毡；但是他照旧出去走，穿着他原来常穿的那件大衣，赤着脚在冰上走，比起穿鞋的人走着还更自在，兵士们都斜着眼睛看他，以为他有意轻视他们。

他在军中的情形如此。“但是这位勇敢的英雄还立过旁的功绩”^①，那也是在军中的事，值得一谈。一天大清早他遇到一个问题，就在一个地点站着不动，凝神默想，想不出来，他不肯放手，仍然站着不动去默想。一直站到正午，人们看到他，都很惊奇，互相传语说：“从天亮，苏格拉底就一直站在那里默想！”到了傍晚，旁观者中有几个人吃过晚饭——当时正是夏天——就搬出他们的铺席，睡在露天里，想看他是否站着过夜。果然，他站在那里一直站到天亮，到太阳起来了，向太阳做了祷告，他才扯脚走开。

你们想不想知道他在战场上的情形？丢开这层不说，也未免不公道。在那次战争中将官们发给我个英勇奖章，那一次全军中就只有他一人救了我的命。我受了伤，他守着我，我不肯走，结果把我的盔甲和我自己都救出危险。我就请求将官们把英勇奖章发给你，苏格拉底，这是事实，我想你不会骂我或是反驳我。将官们看到我的阶级，有意要把奖章给我，你比他们还更坚持，一定要让奖章给我，你自己不肯要。在德利乌门战败之后^②，全军撤退，苏格拉底当时的态度也很值得钦佩。当时我碰巧在场，我骑着马，他背着重兵器徒步走。队伍全散乱了，他跟着拉克斯^③一起退走。我碰

① 见《奥德赛》卷四。

② 德利乌门是波俄提亚的一个城市。公元前四一二年波俄提亚和雅典在此交战，把雅典打败了。

③ 拉克斯是这次战役中的雅典将官。

巧赶上他们，一望见他们，我就告诉他们不要怕，我决不丢开他们。那给了我一个好机会——比在泡提第亚的机会更好——来观察苏格拉底——因为我骑着马，自己倒没有什么可怕的。我观察到两点，头一点，他远比拉克斯镇静；第二点，阿里斯托芬，象你的诗句所说的，他在那里走路的样子象在雅典一样：“昂首阔步，斜目四顾”^①，看到敌人也好，看到朋友也好，都是那样镇静地斜着眼看着，叫每个人远远地望到他，就知道他不是好惹的，若是挨到他，他会拿出坚强的抵抗。因此，他和他的伴侣都安然脱了险，因为在战场上人们遇到象这样神气的人照例不敢轻于冒犯，人们所穷追的是些抱头鼠窜的人。

此外，苏格拉底值得我们颂扬的稀奇事迹还很多，不过在旁的活动范围里，同样的话也许可以应用到旁人身上。有一点特别值得赞赏的，就是无论在古人还是在今人之中，找不到一个可以和他相比的人。比如说。提起阿喀琉斯，你可以拿布刺什达斯^②或旁人和他相比；提起伯里克理斯，你可以拿涅斯托，安忒诺^③或许多可以想到的人和他相比；同样地，许多伟大人物都各有他们的侪辈。可是谈到苏格拉底这个怪人，无论在风度方面还是在言论方面，你在古今找不出

① 引语见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第362行。《云》本是为讥嘲苏格拉底而写的。苏格拉底被控处死，《云》是一个导火线。柏拉图把这句本是讽刺的话改为颂扬的话，可见他写这篇对话时，心里记得《云》这宗公案。所以有人以为亚尔西巴德的颂词是对于《云》的答辩。

② 布刺什达斯是公元前五世纪斯巴达的战斗英雄，几次打败过雅典，死于战役。

③ 特洛伊战争中有两个善于辞令的老谋臣，在希腊方面是涅斯托，在特洛伊方面是安忒诺。

一个人来可以和他相比，除非你采取我的办法，不拿他比人，而拿他比林神和西勒诺斯，无论是就风度看，还是就言论看。

我说他的言论，因为我在开头时忘记说，他在这方面尤其活象剖开的西勒诺斯。如果你要听苏格拉底谈话，开头你会觉得顶可笑。在表面上他的字句很荒谬，就恰象卤莽的林神所蒙的那张皮。他谈的尽是扛货的驴子哟，铁匠哟，鞋匠哟，皮匠哟，他好象老是在说重复话，字句重复，思想也重复，就连一个无知的或愚笨的人听到，也会传为笑柄。但是剖开他的言论，往里面看，你就会发现它们骨子里全是道理，而且也只有它们才是道理；然后你会觉得他的言论真神明，最富于优美品质的意象，含有最崇高的意旨，表达出凡是求美求善的人们都应该知道的道理。

朋友们，这就是我颂扬苏格拉底的话，同时关于他对于我的侮谩，我也夹杂了一些埋怨的话。并不只是我一个人受过他的这样待遇，格罗康的儿子卡密德，第俄克利斯的儿子攸惕顿^①，以及许多旁人都受过他的骗，他假装情人，而所演的却是爱人的角色。阿伽通，我告诉你这一切，免得你也受他的骗。我的惨痛经验对于你是一个教训，谨防着不要象谚语中的傻瓜，“跌了跤才知道疼”。^②

亚尔西巴德说完之后，在座的人们不免发笑，他的坦白见出他对苏格拉底还未能忘情。苏格拉底就接着说：“亚尔

① 卡密德是柏拉图的母舅，攸惕顿只在色诺芬的《回忆录》（记苏格拉底言行的）露过一次面，都是苏格拉底的弟子。

② 亚尔西巴德对苏格拉底的颂词是拿苏格拉底看作哲学和爱情的具体化。

西巴德，我看你今天并没有醉，若不然，你就不会用许多漂亮话来转弯抹角地掩盖你这一大篇话的本意。这个本意你只在收尾时偶然提到，使人看不出你的唯一目的在挑拨离间阿伽通和我，借口我只应爱你不能爱旁人，阿伽通也只应接受你的爱，不能接受旁人的爱。可是你的诡计已经被我们戳穿了，你的那幕林神和西勒诺斯的把戏也迷惑不着人了。亲爱的阿伽通，别让我们中他的计，提防着不让他离间我们。”阿伽通回答说：“你说的可不是真话，苏格拉底！我疑心亚尔西巴德跑到我们两人中间坐着，显然就是想把我们隔开。可是他的如意算盘打不成，我马上就换位置，躺到你旁边来。”“那办法顶好，”苏格拉底说，“躺到我右边来。”于是亚尔西巴德就嚷：“老天爷，这家伙也在折磨我，他想到处占我的上风。我的好人啊，你至少让阿伽通躺在我们俩中间！”“这不行，”苏格拉底说，“你刚颂扬了我，依次我应该颂扬我的右邻。如果阿伽通坐在我的左边，我还没有颂扬他，他倒又要颂扬我。我的神明的朋友，就让阿伽通坐在我的上面吧，别妒忌我颂扬这位少年，我有极热烈的愿望要颂扬他。”“哈哈！”阿伽通嚷，“亚尔西巴德，你看，我没有办法留在原位，我必得换位置，好让苏格拉底来颂扬我！”亚尔西巴德回答说：“哼，你又象平常一样，只要苏格拉底在场，旁人就绝对没有机会接近美少年们。你看，他想阿伽通躺在他旁边，借口找的多么巧妙！”

阿伽通于是起身，正准备移到苏格拉底旁边去躺，突然间门口到了一大群欢宴者。有人刚出门，所以门开着，他们就一直闯进来，闯到我们的会饮厅坐下。厅里于是有一大阵喧嚷，秩序全乱了，彼此互相劝酒，大家喝的不知其量。据

亚理斯脱顿说，厄里什马克，斐德若和旁人就离开那地方回家去了。亚理斯脱顿咧，他睡着了，当时夜很长，他睡的很久，一直到天亮听到鸡叫才醒。他睁眼一看，看见旁的客人睡的睡，走的走了，只有阿伽通，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三人还没有睡，还在喝酒，一个大杯从左传到右，传来传去。苏格拉底在和他们辩论，辩论的话亚理斯脱顿不大清楚，因为开头他没有听到，而且他的头还是昏昏沉沉的。不过他说辩论的要旨他还记得，苏格拉底在逐渐说服其余两人，逼他们承认同一个人可以兼长喜剧和悲剧，一个人既能凭艺术作悲剧，也就能凭艺术作喜剧^①。其余两个人逼得不能不承认，其实都只模模糊糊地在听，不久就开始打盹，阿里斯托芬先睡着，到天快亮的时候，阿伽通也跟着睡着了。苏格拉底看见他两人睡的很舒服，就起身出去，由亚理斯脱顿陪着，象平常习惯一样。他到利赛宫^②洗了一个澡，照平时一样度过那一天，到晚间才回家去休息。

根据Léon Rohin参照W.R.M.Lamb和Meunier译

① 这个看法和《理想国》卷三里所说的正相反。参看本书第46—47页。

② 利赛宫在雅典城东门外伊利苏河边，是一个健身房。

斐利布斯篇

——论美感

对话人：苏格拉底

普若第库斯

一 喜剧跟悲剧一样，都引起快感与痛感的混合^①

苏 此外还有一种痛感和快感的混合。

普 是哪种呢？

苏 这一种就是心灵所常感受到的。

普 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苏 象愤怒，恐惧，忧郁，哀伤，恋爱，妒忌，心怀恶意之类情感，你是否把它们看作心灵所特有的痛感呢？

普 对，我是这样看。

苏 我们不是也觉得这些情感充满着极大的快感么？是否需要提醒你这样描写愤怒的诗句：

愤怒惹得聪慧者也会狂暴，
它比滴下的蜂蜜还更香甜。^②

① 这一段选译自原文47D至50B。

② 见《伊利亚特》卷十八。

以及我们在哀悼和悲伤里所感到的那种夹杂痛感的快感呢？

普 不用你提醒，事实确是如此。

苏 你想到人们在看悲剧时也是又痛哭又欣喜么？

普 当然。

苏 你是否注意到我们在看 喜剧时的心情也是痛感 夹杂着 快感呢？

普 我还不大懂得。……

苏 我们刚才提到的心怀恶意，你是否认为它是一种心灵所特有的痛感呢？

普 对。

苏 但是心怀恶意的人显然在旁人的灾祸中感到快感。

普 的确如此。

苏 无知当然是一种灾祸，愚蠢也是如此。

普 当然。

苏 从此就可以看出滑稽可笑具有什么性质了。

普 请你解释一下。

苏 滑稽可笑在大体上是一种缺陷，具有这种缺陷的情况就叫做滑稽可笑的。这种缺陷一般是和德尔斐神庙的碑文所说的那种情况正相反。

普 你指的是“认识你自己”那句格言，是不是？

苏 对。这句话的反面显然就是简直不认识自己。……大多数人在认识上的错误都是关于心灵品质方面的，自己以为具有实在并没有的优良品质。……这类情形又当分为两种，如果我们要对孩子气的心怀恶意以及它所伴随的快感和痛感的混合，得到深入的理解。你问我怎样分？凡是对自己抱有这种错误的妄自尊大的想法的人们，象其余的人们一样，可以分为两

类：一类人必然是有势力的，另一类人正相反。

普 你说得对。

苏 那么，我们就按照这个原则来分。有这种妄自尊大想法的人如果没有势力，不能替自己报复，他们受到耻笑，这种情况可以真正称为滑稽可笑。但是这种人如果有势力，能替自己报复，你就可以很正确地说他们强有力，可怕又可恨，因为强有力者的无知，无论是实在的还是伪装的，有伤害旁人的危险，而没有势力者的无知就是滑稽可笑的。

普 你说得很对。但是我还不太明白在这种情况下，快感与痛感怎样夹杂在一起。

苏 首先得研究一下心怀恶意。

普 请你说下去。

苏 心怀恶意一方面是一种不光明的痛感，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快感，是不是？

普 当然是。

苏 庆幸敌人的灾祸既不算过错，也不算心怀恶意，对不对？

普 当然不算。

苏 但是人们见到朋友的灾祸，不感到哀伤，反而感到快乐，这不算过错吗？

普 那当然是过错。

苏 我们不是说过无知对于任何人都是一种坏事吗？

普 对。

苏 那么，我们朋友如果对自己的智慧，美貌及其他优良品质有狂妄的想法，如果他们无势力，他们就显得滑稽可笑；如果他们有势力，他们就显得可恨。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这种心理状况如果是无害的，而且显现在我们朋友身上，它在

旁人眼里就显得滑稽可笑？

普 那的确是滑稽可笑。

苏 我们不是同意过：无知本身就是一种灾祸吗？

普 对，那是一种大灾祸。

苏 我们耻笑这种灾祸时，感到的是快感还是痛感呢？

普 显然是快感。

苏 我们不是也说过：从朋友的灾祸中得到快感是由于心怀恶意吗？

普 不能由于其他原因。

苏 那么，我们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推理线索：我们耻笑朋友们的滑稽可笑的品质时，既然夹杂着恶意，快感之中就夹杂着痛感；因为我们一直都认为 心怀恶意 是心灵所特有的一种痛感，而笑是一种快感，可是这两种感觉在这种情况下同时存在。

普 不错。

苏 所以我们的论证所达到的结论就是这样：在哀悼里，在悲剧里和喜剧里，不仅是在剧场里面而且在人生中一切悲剧和喜剧里，还有在无数其他场合里，痛感都是和快感混合在一起的。

普 不同意这个结论是不可能的，苏格拉底，尽管一个人很想持相反的意见。

二 形式美所产生的快感是不夹杂痛感的①

苏 在混合的快感之后，顺着自然的次序，我们必须转到不混合

① 这一段选译自原文50E至52A。

的快感。

普 好极了。

苏 我现在就转到不混合的快感，试一试把它们说清楚。有些人说，一切快感只是痛感的休止，我不赞成这种看法。我已经说过，我用它们作为证据，来证明有些快感只是表面的而不是真实的，另外一些快感，看来是很大而且很多的，实在是和痛感混合在一起，是和身心两方面最大的痛苦的停止混合在一起。

普 苏格拉底，究竟哪些快感才算是真正的呢？

苏 真正的快感来自所谓美的颜色，美的形式，它们之中很有一大部分来自气味和声音，总之，它们来自这样一类事物：在缺乏这类事物时我们并不感觉到缺乏，也不感到什么痛苦，但是它们的出现却使感官感到满足，引起快感，并不和痛感夹杂在一起。

普 苏格拉底，我又不明白你的意思了。

苏 我的意思乍看当然不明白，我来设法把它说明白。我说的形式美，指的不是多数人所了解的关于动物或绘画的美，而是直线和圆以及用尺、规和矩来用直线和圆所形成的平面形和立体形；现在你也许懂得了。我说，这些形状的美不象别的事物是相对的，而是按照它们的本质就永远是绝对美的；它们所特有的快感和搔痒所产生的那种快感是毫不相同的。有些颜色也具有这种美和这种快感。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普 我在设法了解，但是希望你把意思说得更明白一点。

苏 我的意思是指有些声音柔和而清楚，产生一种单整的纯粹的音调，它们的美就不是相对的，不是从对其他事物的关系来的，而是绝对的，是从它们的本质来的。它们所产生的快感

也是它们所有的。

普 对，的确是这样。

苏 嗅觉的快感没有刚才所说的那些快感那么带有神圣的性质，但是不一定要和痛感混合在一起，不管嗅觉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什么东西引起的；所以我把这类快感和上面说的那些快感都归在不杂痛感的一类。……

根据H.N.Fowler的英译，参校阿斯木斯所选的俄译。

法 律 篇

——论文艺教育

对话人：**雅典客人。**

克勒尼阿斯，克里特人。

麦格洛斯，斯巴达人。

一 论音乐和舞蹈的教育^①

雅 我认为快感和痛感是儿童的最初的知觉，德行和恶行本来就取快感和痛感的形式让儿童认识到。……我心目中的教育就是把儿童的最初德行本能培养成正当习惯的一种训练，让快感和友爱以及痛感和仇恨都恰当地植根在儿童的心灵里，这时儿童虽然还不懂得这些东西的本质，等到他们的理性发达了，他们会发见这些东西和理性是谐和的。整个心灵的谐和就是德行，但是关于快感和痛感的特殊训练会使人从小到老都能厌恨所应当厌恨的，爱好所应当爱好的，这种训练是可以分开来的，依我看，它配得上称为教育。

克 客人，我相信你关于教育的话说得很对。

雅 听到你赞同，我很高兴。快感和痛感的训练，如果安排得好，

^① 这一段选译自卷二，653A至660A。

的确是教育的一个根源，可惜它在人类生活中曾遭到放松和败坏。当初神们哀怜人类生来就要忍受的辛苦劳作，曾定下节日欢庆的制度，使人可以时而劳动，时而休息；并且把诗神们和诗神领袖阿波罗以及酒神狄俄倪索斯分派到人间参加人类的欢庆，使人们跟神们在一起欢庆之中，借神们的帮助，可以提高他们的教育。我想知道我们在座的人对一句常言怎样看，它说得对不对。人们常说，一切动物在幼年都不能安静下来，无论是就身体还是就声音来说，他们都经常要动，要叫喊；有些跳来跳去，嬉游快乐不尽，有些发出各种各样的叫声。但是一般动物在他们的运动中辨别不出秩序和紊乱，也就是辨别不出节奏或和谐，但是我们人类却不然，神们被分派给我们做舞蹈的伴侣，他们就给我们和谐与节奏的快感。这样，神们就激起我们的生气，我们跟着他们，手牵着手，一起舞蹈和歌唱。人们把这些叫做“合唱”，这个词本来有“欢喜”的意义。^①我们是否先该承认：教育首先是通过阿波罗和诗神们来进行的？你的意见如何？

克 我同意。

雅 是否说受过教育的人就受过很好的合唱的训练，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却没有这种训练？

克 当然。

雅 合唱分两部分：舞蹈和歌唱，是不是？

克 是。

雅 教育得好的人就能歌善舞？

克 我想是这样。

^① 在希腊文中“合唱”与“欢喜”在字形上略相近。“合唱”是歌、乐、舞的混合，原是在节日独立表演的，后来成为悲剧的一个组成部分。

雅 我们来想想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克 你说什么意思？

雅 他能歌善舞，但是否还要加上一句：他歌的是好的东西，^①舞的也是好的东西？

克 就加上这一句吧。

雅 我们得假定他辨得出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然后他才会运用得恰如其分。你看在这两种人之间，一种人会按照一般所了解的正确方式去移动身体，运用腔调，但是并不喜善恨恶，另一种人在姿势和腔调上虽不正确，但是对快感和痛感的感受却正确，并且喜善恨恶，是哪一种在舞蹈和音乐方面训练得更好呢？^②

克 客人，那是两种很不相同的教育。

雅 如果我们三人知道在歌唱和舞蹈中什么才是好的，我们才真正知道谁受过教育，谁没有受过教育；否则我们就当然不会知道什么是教育的保障以及有教育和没有教育了。

克 你说得对。

雅 让我们来象猎犬一样随着气味追寻下去，来找出形象，曲调，歌唱和舞蹈中的美；如果找不到，谈起教育（无论是希腊的还是蛮夷的）就没有用处。

克 不错。

雅 什么是形象的美或美的曲调？一个英勇的心灵遭到困苦，一个怯懦的心灵也遭到困苦，是否会用同样的形象和姿势，会发出同样的声音呢？

① 好坏两字在希腊文里往往指善恶，有时也指美丑。

② 这个问题没有马上得到回答，但是从下文可见，柏拉图把道德的内容看得远比技巧重要。

克 那怎么可能，他们的面色就不同！

雅 ……让我们说，表现出身心德行的那些形象和曲调，就毫无例外是好的，表现出罪恶的那些形象和曲调就是不好的。

克 你说的顶好，情况确实如此。

雅 再考虑一下，我们所有的人对每种舞蹈是否都同样喜爱？

克 相差很远。

雅 是什么把我们引上迷途呢？凡是美的事物不是对于我们一切人都同样是美吗？还是它们本身就同样美，不是按照我们的意见才同样美？① 没有人会承认在舞蹈里表现罪恶的形式比表现德行的形式还更美，或是会承认他自己喜爱表现罪恶的形式而旁人却喜爱另样的形式。但是多数人都说，音乐的好处在使我们的心灵得到快感。这话是亵渎神圣的，不可容忍的；可是这种幻觉却有一种较好的解释。

克 什么解释？

雅 那就是艺术适应人的性格。合唱的动作摹仿各种行动，命运和性情的模样，每一细节都摹仿到，凡是在天性或习惯或天性习惯上这些文词，或歌曲，或舞蹈都能投合的人就不能不从它们得到快感，赞赏它们，说它们美。但是天性，生活方式或习惯和它们不适合的人就不会喜爱它们或赞赏它们，会说它们丑。此外还有一种人，天性好而习惯坏，或是习惯好而天性坏，就会口里赞赏的是一回事而心里喜爱的却另是一回事。他们说，所有这些摹仿都是愉快的，但不是好的。在他们认为明智的人们面前，他们会对用卑鄙方式去歌舞，或是有意识地赞助这种行为，感到羞耻，但是在内心里却感到

① 柏拉图在这里提出美的客观基础和客观准标问题，而且作出明确的答复，他否定了快感作为衡量美丑的标准，肯定了美在道德内容而不在技巧。

一种不可告人的快感。

克 这话很对。

雅 恶劣歌舞的爱好者会受到什么害处，赞赏相反的一类快感的人会受到什么益处么？

克 我想他们会受到。

雅 “我想”这个语气不合式，应该说“我坚信”。那样歌舞的产生的效果是不是就象一个人和坏人来往，心里喜爱和赞同这种坏人，只是疑心到自己会因此而显得坏，才以游戏的态度责备这种坏人？在这种情形之下，喜爱坏人的人就会变成类似他所喜爱的坏人，尽管他对赞赏这类坏人还感到羞耻。我们所能受到的益处或害处还有比这里所说的更大吗？

克 的确没有。

雅 那么，在一个已有好法律的或是将来要有好法律的城邦里，记起音乐所给的教育和娱乐，我们能设想让诗人们在舞蹈里，无论在节奏，曲调或歌词哪一方面，都随意爱拿出什么就拿出什么，去教导家境好的人家的青年儿女吗？诗人应该随他的意愿来训练他的合唱队而不顾德行或恶行吗？

克 那的确是不合理的，不可思议的。

雅 但是除在埃及以外，诗人几乎在每一个城邦里都可以这样做。

克 请问，在埃及有些什么关于音乐和舞蹈的法律？

雅 告诉你你就会惊奇。很早以前埃及人好象就已认识到我们现在所谈的原则：年轻的公民必须养成习惯，只爱表现德行的形式和音调。他们把这些形式和音调固定下来，把样本陈列在神庙里展览，不准任何画家或艺术家对它们进行革新或是抛弃传统形式去创造新形式。一直到今天，无论在这些艺术还是在音乐里，丝毫的改动都在所不许。你会发见他们的艺

术品还是按照一万年以前的老形式画出来或雕塑出来的，——这是千真万确，决非夸张，——他们的古代绘画和雕刻和现代的作品比起来，丝毫不差，技巧也还是一样。

克 真是奇闻！

雅 我宁愿说，真符合政治家和立法者的风度！……所以我说只要一个人能以任何方法找到一些自然的曲调，他就可以满怀信心地把它们体现在一种固定的合法的形式里。这样，喜新厌旧所引起的那种追求新奇的心理就没有足够的力量去败坏已经视为神圣的歌和舞，拿它们已陈旧作为借口。无论如何，它们在埃及毫没有遭到败坏。

克 你的证据似乎足以证明你的论点。

雅 我们可不可以满怀信心地说：音乐和合唱庆祝的真正的功用就在此：当我们自认为生活过得好时，我们欢庆；另一方面，当我们欢庆时，我们也自认为生活过得好？

克 确实如如。

雅 当我们欢庆我们的好运道时，我们是否就安静不下来？

克 对。

雅 这时我们的年轻人就跳起舞来，唱起歌来，而我们这些老年人认为在旁边观看，也就算尽了我们的一分任务。我们不灵活了，但是仍然爱看年轻人游戏取乐，因为我们爱回想到过去的自己；我们很高兴替能使我们回想自己的青年时代的那些青年人安排竞赛。

克 这话很对。

雅 普通人对于节日欢乐都这么说：谁给我们最大量的快感和娱乐，谁就应该被认为最聪明的人，应该获得锦标^①的人，这话是否就毫无道理呢？在这种场合，娱乐就是日程上的大事，

能使大多数人得到娱乐的人不就应该最受尊敬，获得锦标吗？这是否说得正当，做得正当呢？

克 可能是正当的。

雅 但是，亲爱的朋友，我们还得辨别不同的情况，不要匆忙下判断。有一种考虑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设想在一个庆祝会里各种玩艺应有尽有，包括体操，音乐和跑马各种竞赛：公民们都会齐了，奖品也公布了，公告也发出了，任何人都可随意参加竞赛，谁能使观众得到最大的乐趣，谁就获得锦标——没有什么规则去约束如何提供乐趣的方式，只要在提供乐趣上最成功，就会戴胜利冠，被尊为竞选者中最能令人愉快的人。你想这种公告会产生什么结果呢？

克 就哪一方面来说？

雅 那里会有各种各样的献技。这个人象荷马一样，会朗诵一段诗，另一个人会奏笛；这个人会来一部悲剧，那个人会来一部喜剧。如果有人设想他能凭傀儡戏去得奖，那也并不是为奇。假想这些竞选者，乃至还有无数其他竞选者，都会在一起，你能告诉我究竟谁应该是胜利者么？

克 没有亲眼看到他们竞赛，怎么能回答你这个问题呢？这问题就提得荒谬。

雅 你们既然都不能回答，让我来回答这个你们认为荒谬的问题，好不好？

克 好。

雅 如果让小孩们来裁判，他们会把锦标判给傀儡戏。

克 那当然。

① 我们奖胜利用锦标，希腊人用棕榈。

雅 较大的孩子们会拥护喜剧，受过教育的妇女和年轻人乃至一般人都会投悲剧的票。

克 很可能。

雅 我相信我们老年人感到最大乐趣的是听一位诵诗人朗诵《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或是一篇赫西奥德的诗，我们会判定他为胜利者。但是究竟谁才是胜利者就成为问题了。

克 是有问题。

雅 很显然，你和我得宣布：凡是由我们老年人评判为胜利者就应该是胜利者，因为我们的见解远比现在世上任何人的都高明。

克 当然。

雅 我在这一点上也同意多数人的意见：音乐的优美要凭快感来衡量。但是这种快感不应该是随便哪一个张三李四的快感；只有为最好的和受到最好教育的人所喜爱的音乐，特别是在德行和教育方面都首屈一指的人所喜爱的音乐，才是最优美的音乐。所以裁判人必须是有品德的人，这种人才要求智勇兼备。一个真正的裁判人不应凭剧场形势来决定，不应该因为群众的叫喊和自己的无能而丧失勇气；既然认识到真理，就不应由于怯懦而随便作出违背本心的裁判，用刚才向神发誓的那张嘴去说谎。他坐在裁判席上不是作为剧场听众的学生而是作为他们的教师，他应该敌视一切迎合观众趣味的勾当。现在在意大利和西西里还流行的希腊老规矩确实是让全体观众举手表决谁得胜。但是这种规矩已导致诗人的毁灭，因为诗人们现在都养成了习惯，为迎合裁判人的低级趣味而写作，结果观众变成了诗人的教师，这种规矩也导致戏剧的衰败；人们本来应该看到比他们自己较好的人物性格，

从而获得较高的快感，但是现在他们咎由自取，结果适得其反。从此应该推演出什么结论呢？

克 什么结论？

雅 就是我们已三番四次达到过的结论：教育就是要约束和引导青年人走向正确的道理，这就是法律所肯定的而年高德劭的人们的经验所证实为真正正确的道理，为着要使儿童的心灵不要养成习惯，在哀乐方面违反法律，违反服从法律的人们的常径，而是遵守法律，乐老年人所乐的东西，哀老年人所哀的东西，为着达到这个目的，我说，人们才创造出一些真正引人入胜的歌调，其目的就在培养我们所谈的和谐。因为儿童的心灵还不能接受看书的训练，这些歌调就叫做游戏和歌唱，以游戏的方式来演奏。正如人们身体有病，看护们就给他们一些有营养价值的适口的饮食，也给他们一些没有营养价值的不适口的饮食，让病人学会爱好前一种，厌恶后一种，真正的立法者会劝导诗人们，如果劝导不行，就强迫诗人们在节奏，形象，曲调各方面都用美丽而高尚的文字，去表现有自制力和勇气并且在一切方面都很善良的人们的音乐。

二 “剧场政体”与贵族政体^①

雅 ……朋友们，按照古代的法律，人民不象现在这样都是主子，而是法律的忠顺的仆役。

麦 你指的是什么法律？

^① 这一段选译自卷三，700A至701B。

雅 我们先谈关于音乐的法律——音乐指的是从前的音乐——以便把过分自由的发展追溯到根源。从前在我们希腊人中间，音乐分成若干种类和风格，一种是对神的祷祝，叫做颂歌；另一种和这对立的叫做哀歌；此外还有阿波罗的颂歌以及庆祝狄俄倪索斯诞生的颂歌，叫做“酒神歌”。从前人还另有一种歌，就叫做“法律”^①，上面还冠上“竖琴调”的字眼，这一切和其他歌调都区分得很清楚，不准演奏者把这种音乐风格和另一种音乐风格混淆起来。至于作决定，进行裁判和惩处不服从者的那种权力不是象现在这样用群众的嘶吼，极嘈杂的叫喊，或鼓掌叫好等方式表现出来。公众教育的掌管者们坚决要求听众屏息静听到底，男孩们和他们的导师们乃至一般群众都只得静听，否则就要挨棍棒。这是很好的秩序，听众也乐于服从，从来不敢用叫喊来表示他们的意见。不过随着时代的推移，诗人们自己却引进来庸俗的漫无法纪的革新。他们诚然是些天才，却没有鉴别力，认不出在音乐中什么才是正当的合法的。于是象酒神信徒们一样如醉如癫，听从毫无节制的狂欢支配，把哀歌和颂歌，阿波罗颂歌和酒神颂歌都不分皂白地混在一起，在竖琴上摹仿笛音，这样就弄得一团糟；他们还狂妄无知地说，音乐里没有真理，是好是坏，都只能凭听者的快感来判定。他们创造出一些淫靡的作品，又加上一些淫靡的歌词，这样就在群众中养成一种无法无天胆大妄为的习气，使他们自以为有能力去评判乐曲和歌的好坏。这样一来，剧场的听众就由静默变为爱发言，仿佛他们就有了能力去鉴别音乐和诗的好坏。一种邪恶的剧场政

^① 原文nomoi本义为“法律”，又用作“歌曲”。

体(theatrocracy)就生长起来，代替了贵族政体。如果掌裁判权的民主政体所包括的成员都是些有教养的人，这种风气倒还不至于产生多大害处；但是在音乐里就产生一种谁无所不知，漫无法纪的普遍的妄想；——自由就接踵而来，人们都自以为知道他们其实并不知道的东西，就不再有什么恐惧。随着恐惧的消失，无耻也就跟着来了。人们凭一种过分大胆的自由，鲁莽地拒绝尊重比他们高明的人们的意见，这就是邪恶无耻！

三 诗歌的检查制度^①

雅 ……适宜于高贵身体和宽宏心灵的各种舞蹈我已经描绘过了。现在还有必要来研究一下丑陋的人物和思想，喜剧里旨在逗笑的，在风格，歌调和舞蹈各方面都带有喜剧性的那些因素，以及这些因素所提供的摹仿。对立面都不能没有对立面，没有可笑的事物，严肃的事物就不可理解，一个人可以理解到这两方面，但是如果他多少有些德行，就不能在行动上同时做到严肃与可笑。正是由于这个道理，他应该学会懂得这两方面，以免在无知中做出不合式的可笑的事，或是说不合式的可笑的话——他应该叫奴隶们和雇来的异邦人来摹仿这类可笑的事物，但是自己决不能认真的研究这种摹仿，自由的男女^②也不应该被人发见在学习这一套。这种摹仿应该经常见出某种新奇的成分。我们就把这几点在我国的

① 这一段选译自卷七，816D至817E。

② 上文指的是奴隶主，这里指的是自由民，自由民既非奴隶主，也非奴隶，大半是城市中经营工商业者。

法律里和在我们的谈论里都规定下来，作为关于叫做喜剧的那一类逗笑的娱乐的规章。

如果有哪一位写悲剧的号称严肃的诗人到我们这里来，向我们说：“诸位异邦人，我们是否可以把我们的诗篇带进你们的城邦来？关于这方面你们有什么意旨见教？”我们应该怎样回答这些高明人呢？我的意思是应该这样答复他们：

“高贵的异邦人，我们按照我们的能力也是些悲剧诗人，我们也创作了一部顶优美，顶高尚的悲剧。我们的城邦不是别的，它就摹仿了最优美最高尚的生活，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真正的悲剧。你们是诗人，我们也是诗人，是你们的同调者，也是你们的敌手。最高尚的剧本只有凭真正的法律才能达到完善，我们的希望是这样。所以你们不要设想我们会突然允许你们在市场搭起舞台，介绍你们这批演员的美妙的声音，把我们自己的声音掩盖住，让你们向我们的妇女们，儿童们以及一般平民来谈论我们的制度，用的不是我们的语言，甚至是和我们的语言相反的语言。一个城邦如果还没有由长官们判定你们的诗是否宜于朗诵或公布，就给你们允许证，它就是发了疯。所以先请你们这些较柔和的诗神的子孙们把你们的诗歌交给我们的长官们看看，请他们拿它们和我们自己的诗歌比一比，如果它们和我们的一样或是还更好，我们就给你们一个合唱队^①；否则就不能允许你们来表演。”我们就把这些规矩定为一切舞蹈和舞蹈教学的法律；如果你不反对，把关于奴隶们的规定和关于主子们的规定也分别开来。

根据Jowett的英译本第三版译

^① 参看第31页注①。

题 解

伊 安 篇

伊安是一个职业的诵诗人。古希腊的文学类型是史诗，悲剧和抒情诗。悲剧由演员在剧场里表演，史诗和抒情诗由诵诗人在祭典和宴乐场合朗诵。朗诵之外他还可以自出心裁演述，犹如中国的“说书”。伊安的拿手诗是荷马的两部大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伊安》是柏拉图的一篇较早的最短的对话。讨论的主题是：诗歌的创作是凭专门技艺知识还是凭灵感？答案是它只凭灵感。若论专门技艺知识，诗人和诵诗人在谈驾马车时比不上车夫，在谈打鱼时比不上渔夫。至于诵诗本身是怎样一种专门技艺，伊安始终讲不出，可见诗歌并不是一种专门技艺。尽管荷马歌咏的是战争，谈到军事，荷马所给的知识并不能使人当将官带兵。艺术既不靠某一种专门知识，也就不能给与人某一种专门知识。

这是一篇最古的谈艺术灵感的文献。灵感说在希腊并不通行，当时通行的是摹仿说，以为文艺是现实世界的仿本。灵感说无疑地夹杂有原始社会的迷信，但是它之所以起来，是由于认识清楚了文艺不能如法炮制，它的心理活动不是通常的理智，它的来源不是技艺知识。近代德国浪漫派作家们着重“天才”，天才说实在伏根于灵感说。篇中用磁石吸铁比喻诗人，诵诗人和群众的关系，也颇近似托尔斯泰的“艺术传染”说。当时心理学还没有很发达，灵感的“迷狂状态”也可以说就是艺术创造时的潜意识的酝酿，以及兴高采烈时情感和想象的白热化。柏拉图认识到这些现象对于艺术创作的重要性，只是他的解释是不科学的。当时神话的势力还很大，少有人不相信“诗神”，灵感说只是诗神信仰的一个必然结果。

灵感说在柏拉图的思想里始终盘踞着，他后来的许多对话都常提到它，尤其是在《斐德若篇》里。

理 想 国(卷二至卷三)

《理想国》是柏拉图的最长的最成熟的一篇对话。这篇对话的写作大约是在《会饮篇》之后，《斐德若篇》之前，当时他的年纪在五十岁左右。它的目的在讨论理想国的制度和理想公民的性格。他以为国家与个人的理想都在“正义”，就是社会里各种阶级，个人性格里各种因素，都站在它们所应站的岗位，应统治的统治，应服从的服从，形成一种合理的谐和的有机整体，其中一切都恰到好处。他的理想国以希腊的城邦为模型，范围很小，大部分公民都住在一个城里，成为一个国。所以对话里说到理想国，都把它叫做“城邦”。柏拉图把城邦的统治阶级叫做“保卫者们”，其实就是战士们。当时希腊曾屡受波斯的侵略，雅典也曾被希腊的其他城邦侵略，所以柏拉图把训练“保卫者们”当作建立理想国的一个首要的工作。

卷二至卷三所谈的只是保卫者的幼年教育。柏拉图以为教育是终生的事，各种课程应适合年龄与性格的发展。大概地说，十七八岁以前应只有音乐和文学，由十七八岁到二十岁应专重体育与身体的锻炼；由二十岁到三十岁就要转到理智的发展，学习各种科学，同时受军事训练；由三十岁至三十五岁，就到了柏拉图所最看重的集大成的学问，辩证术，以及一般哲学，三十五岁开始从政，实际经验也还是教育。这是教育程序的大要。（参看《法律篇》）

音乐和文学所以是教育的起点。我们把音乐和文学看作两回事，柏拉图把文学看作音乐的一部分，因为文学在古代及原始社会中主要的是诗歌，和音乐本分不开。另一点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希腊文学是与宗教和神话分不开的，柏拉图所谓“故事”大半指神话和英雄传说。希腊神话和英雄传说的宝库首先是荷马的史诗，其次是悲剧。希腊儿童和青年人的教育内容主要的是荷马史诗，教育方式主要的是演唱或口述，不象我们倚靠书本。柏拉图对当时流行的这种文学教育极不满意，在这篇对话里他对于荷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柏拉图首先检讨文学的内容。史诗和悲剧的内容，我们已经说过，不外是神话和英雄传说。儿童最富于感受性，所得的印象也最深永。神和英

雄既是人所崇拜的，他们的言行在儿童心里所留下的深永印象当然就是形成他们性格的主要影响。希腊史诗和悲剧所描写的神和英雄对形成儿童性格能否发生良好的影响呢？柏拉图从这个观点分析荷马史诗，把它指责得体无完肤。在那里面神和英雄也犯平常人所犯的罪恶，互相争吵，互相陷害，说谎欺哄人，奸淫掳掠，爱财受贿，怕死，遇到灾祸就哀哭，贪图酒食享乐，如此等类的榜样决不能教育青年人学会真诚，勇敢，镇静，有节制。而且史诗悲剧都往往不让好人有好报应，坏人有坏报应，暗示祸福无凭，正义对于主持正义的人不一定有益处。这种思想也是有毒的。总之，就题材内容说，柏拉图要求文学含有健康的道德教训，对青年人有益，他认为希腊文学大部分不合这个标准。

其次，他讨论文学的形式。他专就叙述故事时说话的身分口吻着眼。以这个做分类标准，他发见文学形式不外单纯叙述，摹仿叙述，和混合体三种。单纯叙述是作者站在旁观者的地位把故事叙述出来，即普通所谓间接叙述；摹仿叙述是作者不露面，把人物摆出来，借他们的动作和对话把故事叙述出来，即普通所谓直接叙述，也就是戏剧性的叙述；混合体是时而用单纯叙述，时而用摹仿叙述。柏拉图只赞成用单纯叙述，如果用摹仿叙述，摹仿的对象也只能限于善人的善言善行。他认为摹仿对于保卫者们有很坏的影响，一则一个人要专心致志地去做一件事，才能做得好，摹仿许多人物的许多技艺，必定一无所成；二则摹仿比自己低劣的人物，习惯成自然，性格便不免朝低劣转变。柏拉图的这个看法是颇令人惊讶的。当时希腊戏剧最盛行，如果依他的话，戏剧就根本不应存在。荷马史诗大部分也是用直接叙述，那也就要成问题。

谈到音乐本身，当时音乐可以说是诗歌的伴侣。所以柏拉图把它分析成歌词，乐调，和节奏三个成份，以为乐调和节奏都应该听命于歌词，不应使歌词迁就乐调和节奏。歌词就是文学，已经谈过。乐调当时流行吕底亚调，伊俄尼亚调，多里斯调，佛律癸亚调四种，各以地域得名。前两种柔缓文弱，后两种严肃雄壮。从训练保卫者来说，柏拉图当然只取后两种。节奏指声音长短起伏。和乐调一样，柏拉图要求它简单，一方面须能表现勇敢，一方面须能表现头脑清醒，镇静，有节制。

由音乐节奏，柏拉图推广到一般艺术的美丑。他在这里谈到美学上一个基本问题。他看出一切艺术都有音乐节奏的道理在里面。美与不美，就

要看这音乐节奏是否和谐匀称；它是否和谐匀称，就要看它所表现的心灵品质如何。所以艺术根本是人格的表现。艺术既能表现人格，又能影响人格，所以它在理想国里应该受到最认真的考虑。柏拉图的政治教育基本思想是着重环境，他要环境经过美化或艺术化，使处身其中的人们不知不觉地受它的陶冶，不但知道爱好美，而且“融美于心灵”，形成完美的性格，心中存着一个极准确的美丑标准。有这样的训练，他们睁开眼睛看世界，看到一草一木，一言一行，无论它是多么大或多么小，就马上看出它是美的还是丑的；是美的就加以爱好，是丑的就加以厌恶。象这样的，世界才能走向完美。

记得这个崇高的理想，我们才能了解柏拉图何以一方面那样看重诗和艺术，一方面对当时的史诗和悲剧又那样严厉，要把它们从理想国里驱逐出境。柏拉图并非不要诗和艺术，只是不要当时流行的那种诗和艺术。他说得很明白：“我们应该强迫诗人们在他们的诗里只描绘善美东西的影象，否则就不准他们在我们的城里做诗。”在他看，艺术不仅要美，还要与真和善合一；它不仅以产生快感为目的，还要对于国家有用。

柏拉图本是贵族出身，他在这里谈文学音乐教育，全是为统治阶级着想。象在许多其他对话里一样，他对一般平民常存着鄙视的态度。这当然由于他的阶级出身和当时的特殊社会情形。不过他毫不犹豫地主张文学和艺术是政治的一部分，而且必须对社会有益。这个主张却是很康健的。

理 想 国(卷十)

《理想国》到了第九卷，题中应有之义算是说完了。第十卷一开始就控诉诗人，来得颇突然。这一大段对话好象是一篇独立的文章，插进《理想国》后面作为结论的。柏拉图在卷二至卷三里已讨论过诗，对荷马大肆攻击一番，就决定了不准诗人进理想国。到卷十作结时他又回到诗的问题，可能三种理由：第一，从卷三定了诗的禁令以后，可能引起爱护诗者的批评，他觉得有答辩的必要；第二，卷二至卷三已然就分析实例指出诗的坏影响，却没有从基本原则指出诗的毛病，这问题重要，他觉得在终结之前不能不弥补这个缺陷；第三，理想国能否成功要看它的统治阶级——“保卫者们”——能否受到适宜的教育，养成适宜的性格。诗是希腊教育

中重要部分，所以对于诗作合理的决定，是建立理想国的基础。

在希腊文中，诗的原义是“制作”或“创造”，所以诗的原理通于一切艺术，不过希腊人把艺术看得比较宽，包括各种技艺或手工艺在内。柏拉图在《高吉阿斯》对话里把诗和糖果香水的制造等量齐观。在本篇里他把诗人和画家看得比木匠和铁匠还不如。木匠和铁匠还在制作器具，而诗和图画之类艺术只摹仿工匠制作之类现象世界事物。他控诉诗人的第一个大罪状就是从它的本质来说，诗只是一种“摹仿”。他所谓“摹仿”和近代人所谓摹仿不同。近代人把摹仿看作仿效前人作品，是与“创造”相对立的，艺术应有创造性，不应限于摹仿。柏拉图却不是从这个意义看轻摹仿，他所谓摹仿，如镜子摄取事物的影象，是和“制作”（木匠制作床那个意义的“制作”）同意的。诗画尽管有创造性，它还是取现象世界中的形形色色加以剪裁配合，就还是“摹仿”现象世界。在柏拉图看，宇宙间只有“规律”，“原理大法”——他所谓“理式”——才是真实的，现象世界只是一个个个别事例，“理式”的具体化，所以是按照或“摹仿”理式而来的。可以说是理式的影子或仿本。诗画之类艺术就是摹仿现象世界的某一面相。比如说床，一切床都有“床之所以为床”那么一个理式，那是天生自然的（也可以说是“神造”的），常住不变的，那也才是床的本体或真实体。木匠制床，就要摹仿这个床的理式，如果不抓住“床之所以为床”，就不成其为床。他的作品不是床的真实体，只是真实体的仿本，所以和真实体隔着一层。诗人或画家的描写床，就要摹仿木匠所制的个别的床，而且还只是那个床从某一时境某一观点所看到的某一面相，所以和真实体又隔着一层。诗画之类艺术只能算是“摹仿的摹仿”，“影子的影子”，“和真理隔着三层”。站在哲学家的地位，柏拉图要求的是真知识，而诗画之类艺术所给的只是迷惑人的幻相。希腊人居然奉制造幻相的荷马为教育大师，从他找做人的准则，这尤其是柏拉图所要驳斥的。柏拉图的摹仿说虽然看来颇偏，却奠定了艺术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艺术以现象世界为对象，是具体不是抽象的，是要写出实人实境，不是凭空谈道理的。后来浪漫派着重想象，现实派着重现实人生，趋向本来相反，可是都逃不了柏拉图的摹仿说。

诗人的第一个罪状是从哲学的立场看诗的本质所提出的，他的第二个罪状则以政治教育的立场看诗的效果所提出的。柏拉图的《理想国》的主要目的在替“正义”下定义。人性中有三大成分，最好的是理智，其次是意

志，最坏的是情欲。意志和情欲受节制于理智，才达到个人性格的正义。国家有三个阶级，相当于理智的是哲学家，相当于意志的是武士，相当于情欲的是工商，武士和工商受哲学家的统治，才达到国家政治的正义。有理想人，才能有理想国。诗人和艺术家们不从理智出发，专逢迎人类的弱点，挑动情欲，产生快感，姑求博取声誉。情欲愈受刺激，愈需要刺激，久之成为癖，就愈不受理智的节制。希腊人最推尊悲剧，而悲剧就利用人性中的哀怜癖和感伤癖，让听众在旁人的灾祸中取乐。这个影响尤其危险，因为理想国的保卫者们需要勇敢镇静，哀怜癖和感伤癖的滋养就会使他们变成一些没有丈夫气的懦弱者。

柏拉图的基本观点是：诗和艺术应服务于政治，它们的好坏就应从政治教育的影响来看。因此，他提出“效用”一个标准来衡量诗。荷马值不得那样赞赏，因为他既没有给个人以良好的教训，又没有对国家立过功，打过胜仗或是制定过法律。理想国毕竟还可以保留一部分诗，那只是颂神的与歌颂英雄的，因为这类诗对于政治教育有它的效用。因为着重实用，柏拉图以为托诸空言，不如见诸实行，而诗是徒托空言的。他说：“宁愿做诗人所歌颂的英雄，不愿做歌颂英雄的诗人。”

最后，柏拉图却替诗留了一点余地。他说：“如果有人能替诗辩护，证明她不仅产生快感，而且对国家有用，他还可以准诗回到理想国来。这个挑战首先由他的门徒亚理斯多德接受了。《诗学》可以看作对《理想国》卷十的回答。对于诗的本质的罪状，《诗学》里有这样一段申辩：

“历史写已然之事，诗写当然之事。因此，诗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性，地位更高，因为诗表现共相，而历史只叙述殊相。谓所共相是指什么样人在什么样情境所必做的事，必说的话，虽然诗替人物取些专名，它的目的却在这种普遍性。所谓殊相就例如亚尔西巴德那个历史人物所做的或所遭遇的事。”（《诗学》第九章）

这就是说，诗不只是摹仿现象世界的偶然事变，而要见出什么样性格在什么样情境发出什么样言行的道理或规律。诗有“诗的真理”，在实人实境中具体地表现着，并不如柏拉图所说的，只在产生幻相。

其次，对于诗的效果的罪状，《诗学》里有两段答辩：

“一般说来，诗起于两种原因，都是由于人性：第一，人从小就有摹仿本能，他和动物不同，就在他最善于摹仿，很早就借摹仿来学习，

其次，在摹仿品中得到快感，这也是很自然的。”（《诗学》第四章）

“悲剧……使用一些情节引起哀怜和恐怖，因而完成这些情绪的净化。”（《诗学》第六章）

这就是说，人生来就爱好艺术，这是人的本性，不应摧残，而且情感经过发泄之后，起净化作用，对于身心健康是有益的。所以柏拉图所控诉的第二个罪状不能成立。

本质和效用是诗和艺术的两大根本问题，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所提出的两个不同的看法，在大体上奠定了欧洲文艺思想的基础。后来的文艺理论在这两个基本问题上大抵都逃不开这两大壁垒。

斐 德 若 篇

公元前五世纪是希腊文化的大转变期，光辉灿烂的悲剧时期已渐过去，光辉灿烂的哲学时期才渐起来。在过渡之中诡辩家风起云涌。诡辩家大半是修辞家，算是徘徊于文学与哲学之间的。从文学看，他们是文学颓废期的学者，想把文学窄狭化到文法与修辞的伎俩，把生气蓬勃的东西支解为规律公式，而他们所建立的规律公式又大半是琐屑零乱的。从哲学看，他们以思想为游戏，想在信口雌黄，颠倒是非上显聪明才智，不肯彻底深入，探求真理；但是他们的诡辩也刺激了人们的思想，引起激烈的辩论，对哲学的兴起也不为无功。他们是职业的学者，一方面象近代的律师，常替原告被告作控诉词和辩护词，一方面象近代的语文教授，开馆授徒，写修辞术教科书，作修辞的模范文，训练学生去做象他们自己那样的诡辩家。他们的生活资源就全靠这两种职业。

苏格拉底对这班诡辩家是深恶痛绝的，一方面因为他们大半同情民主党；一方面因为他们以学问为职业，加以商业化，没有寻求真理的高尚理想，在人格上是可鄙视的。这批诡辩家也敌视他，三九九年苏格拉底以迷惑青年罪被雅典法庭处死，主要的控诉人就是一个诡辩家莱康（Lycon）。

柏拉图写这篇对话，依法国学者罗本和英国学者泰勒的研究，是在苏格拉底屈死之后，也就是说，在《会饮篇》和《理想国》两大对话会后。篇中攻击的对象莱什阿斯是一个诡辩家兼修辞家的代表，当时在雅典是赫赫有名的。对话人斐德若是一个诡辩家和修辞家的信徒，爱好学问而头脑简单，

没有批判力。讨论的问题是修辞术怎样才是艺术，是否要从探讨真理出发。这正是当时哲学家与诡辩家所剧烈争辩的一个中心问题。无疑地，柏拉图对诡辩家的讥嘲多少带有发泄对于老师屈死的忿恨的意味。

这篇对话的主题曾经引起长久的争论。从表面看，它显然分成两大部分，前半讨论爱情，顺带地谈到灵魂不朽的问题，后半讨论修辞术，进一步谈到探求真理的辩证术，即柏拉图心目中的哲学，好象前后漠不相关。实际上这篇对话的结构是非常紧凑细密的，而主题也实在只有一个，就是修辞术与辩证术的关系。前半包含三篇讨论爱情的文章，一篇是诡辩家莱什阿斯教修辞术的模范文，主题是爱人应该接受没有爱情的人，因为爱情有许多毛病——一个典型的颠倒是非的诡辩家的论调——一篇是苏格拉底采取这个诡辩家的主题，戏拟一篇在艺术上比原作较成功的文章，第三篇是苏格拉底的翻案文章，爱情的歌颂，文章不仅是文字的播弄——象头两篇那样——而是真理的表现，根据真理，头两篇文章便应根本推翻。爱情不是利害的打算或是肉欲的满足，而是由神灵凭附的迷狂，从人世间美的摹本窥见美的本体所起的爱慕，灵魂借以滋长的营养品。总之，它和哲学是一体的。下半篇转到修辞术即文章怎样才能做得好的问题，就以这三篇文章为实例，加以分析和说明。前半是经验事实，后半是由经验事实提高到原理。《斐德若篇》在文学批评史上可以说是最早的一篇分析作品的批评。

苏格拉底首先奠定了文学艺术的基本大原则：文章必须表现真理。这也就是中国儒家的“修辞立其诚”。诡辩派从头便错，他们所谓“修辞”是迎合听众的成见，强辞夺理，淆乱是非，在小伎俩上显聪明，来博得观众的赞赏。由于不重视真理，他们不在探求事物本质上下功夫，所以思想条理紊乱，文章的布局不是思想的有系统的发展而是杂乱堆砌。苏格拉底要推翻这种流行的错误的修辞术，而建立一个根据真理表现真理的修辞术。无论讨论什么题目，先要定义正名，把所讨论的事物本质揭开，使参加讨论者和听众都有一个一致的目标，不致甲指的是马而乙指的是驴，各是其说而实在都是文不对题。所以在文章方面：

“头一个法则是统观全局，把和题目有关的纷纭散乱的事项统摄在一个普遍概念下面，得到一个精确的定义，使我们所要讨论的东西可以一目了然。”

这一步综合的功夫做到了，第二步便是分析。“顺自然的关节，把全体

剖析成各个部分”，因此见出全体与部分，原则与事例，概念与现象的关系。这两步功夫合在一起就是“辩证术”(dialectic)。这就是真正的修辞术，此外别无所谓修辞术。

一般修辞术课本的作者们爱定下一些琐屑破碎的规矩，以为学者学得了这一套规矩，如法泡制，就可以做出好文章。苏格拉底以为这无异于拾得几个医方就去行医。依他看，离开寻求真理的辩证术，把文章只当作文来教，是不可能的。文章作者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生来就有语文的天才；其次是知识；第三是训练”。苏格拉底看重“天才”，所以处处说文学离不掉“灵感”或“迷狂”。在本篇谈爱情迷狂时他说：

“此外还有第三种迷狂，是由诗神凭附而来的。它凭附到一个温柔贞洁的心灵，感发它，引它到兴高采烈神飞色舞的境界，流露于各种诗歌，颂赞古代英雄的丰功伟绩，垂为后世的教训。若是没有这种诗神的迷狂，无论谁去敲诗歌的门，他和他的作品都永远站在诗歌的门外，尽管他自己妄想单凭诗的艺术就可以成为一个诗人。”

所谓“诗的艺术”就是诗的“技巧”，正是修辞家拿来教人的。苏格拉底以为修辞术本身是无可教的。如果要在知识学问方面下功夫的话，倒有两种学问是有裨益的。第一是自然科学：

“凡是高一等的艺术，除掉本行所必有的训练以外，还需要对于自然科学能讨论，能思辨，我想凡是思想既高超而表现又能完美的人都象是从自然科学学得门径。伯里克里斯的长处就在此。”

所谓“本行所必有的训练”并非修辞家的琐碎规矩，而是他所提倡的“辩证术”，其实就是哲学。问津于自然科学，正是取它的方法来充实辩证术。其次是近代所谓“心理学”。“修辞术所穷究的是心灵……命意遣词，使心灵得到所希冀的信念和美德”。心灵是有各种各样的，文章也是有各种各样的。作者应能了解哪一类文章宜于感动哪一类心灵，然后有的放矢。苏格拉底早就看出文学艺术与听众的重要关系，这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在苏格拉底时代，除掉诗以外，还很少有写的文章(只有希罗多德的历史之类少数著作是写的散文)，当时修辞术所研究的主要地还是怎样说话，在法庭里辩护，在公共场所里演说，或是在私人集会里讨论。不过散文写作已经开始流行了，这要归功于诡辩派学者，尤其是本篇所攻击的莱什阿斯和伊索克利特。当时还有人以为“文章写作”(Logographie)是一件不光

荣的事。苏格拉底一方面以为它本身没有什么可耻，写得坏才可耻；一方面可也以为文字书籍有它的限制和流弊，它是哑口的，你不能和它对质；而且它养成思想的懒惰。它的最大功用不过是备忘。比它较胜的是口说的文章。但是最好的文章是哲学思想的孕育，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写在直接受教育的心灵里的。文章是人格的表现，一个作者永远比他的作品要伟大。

这篇对话和《会饮篇》可以看作姊妹篇，都是一般学者公认为柏拉图思想的精华。对话集所常讨论的主题如“理式”，“爱情”，“灵魂不朽”，“哲学修养”，“灵与肉的冲突”之类在这里都得到透辟的讨论。“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术”在这里也得到一个简要的说明。

大希庇阿斯篇

柏拉图的三十几篇对话里有许多篇联带地谈到美的问题，专以美为主题的只此一篇。《希庇阿斯》有大小二篇，大篇谈美，小篇谈恶起于无知。大篇较长，写得比较好，时代也略较先，所以叫做“大”。十九世纪学者们多怀疑这篇是柏拉图的门徒所拟作的，现代学者们多认为这篇还是柏拉图自己作的，不过是在早期作的。

希庇阿斯象《斐德若篇》里的莱什阿斯一样，是一个诡辩者，以教辩论为职业的。他一见到苏格拉底，就自夸他的声名和文章，说不久要公开朗诵他的作品，请苏格拉底去听。苏格拉底说，要判别文章的美丑，先要知道美是什么，他有一个论敌就曾拿这个问题盘问过他，他想请教高明的希庇阿斯，以备下次好去应战。苏格拉底就假装那个论敌，和希庇阿斯对辩美的问题。这位假想的论敌其实还是苏格拉底。用一个第三者的口吻，他可以痛快地讥嘲他所厌恶的诡辩者一番。这篇只有开场几段希庇阿斯自夸的话没有译。到了美的正题以后，全文都译在这里。

苏格拉底要求的是美本身的定义，希庇阿斯只能拿个别的美的事物来回答他。第一个答案是：“美就是一位年青漂亮的小姐。”苏格拉底半开顽笑似地说，一匹母马或是一个汤罐也可以是美的。如果以为马和罐的美不及美人的美，美人的美比起神仙的美就显得丑了。所以美人的美是相对的，可以看成美，也可以看成丑，全看和她作比较的是什么。第二个答案是：“黄金是使事物成其为美的。”那么，一个有名的雕刻家为什么不用黄金

而用象牙去雕女神的面目呢？并且身子用石头呢？这就引起第三个答案：

“恰当的就是美的。”但是“恰当”这个品质使事物美，是在实际还是在外表呢？在苏格拉底看，实际和外表是不一定相关的，因为如果实际美，外表也就一定美，人们对于美就不应该有分歧和争辩。并且“恰当”是一个原因，它不能同时产生“实际美”与“外表美”两个结果。如果依希庇阿斯所承认的，恰当只使事物外表美，那就会只是一种错觉而不是美本身。至于恰当是否产生实际美，对话并没有明白地谈到。辩来辩去，美终于“从手里溜脱了”。希庇阿斯穷于应对，颇想临阵脱逃。苏格拉底留住他，换了一个讨论方式，他自己提出一些可能的定义来逐一讨论。

头一个可能的定义是：美就是有用的。人，物，乃至习俗制度取某一形式，而那个形式适合他或它的功用，就显得美。但是有用是能发生效果，效果可好可坏，效果坏，纵然有用，还不能算是美。因此，这定义须修正为：美就是有益的，用于善的方面，产生好效果的。美于是成为善的原因。但是因与果不同，美与善也就不能是一回事。于是提出第三个可能的定义：美就是视觉和听觉所生的快感。许多美的事物都是悦耳悦目的。但是仔细想起，这定义还是有许多困难。习俗制度的美是否由视听察觉？如果美就是感觉的愉快性，何以视听以外的快感如食色之类就不能算是美？视觉所生的快感不能由听觉生，听觉所生的快感也不能由视觉生；如果美是“视觉和听觉所生的快感”，单是视觉或听觉所生的快感就不能成其为美。依这个推理，美就属于二而不属于二之中各一，这却是希庇阿斯所反对的。因此，使视听两种快感成其为美的便不是这两种快感本身，而是它们俩所公有而且每种也单独有的某个共同性质。快感之上还要找一个形容词，我们是否可以把刚才所放弃的“有益的”那个概念加在快感之上，说“美就是有益的快感”呢？原来驳倒“有益的”那个概念的理由仍然存在：有益的是产生好结果的，因果非一，所以“美”这个因不就等于“有益的快感”这个果。说来说去，“美本身是什么”，这个问题终无着落。至于希庇阿斯已经一度提起而现在又提起的那个看法——美就是做出作品，博得听众赞赏，既得名，又得利——只是拿来嘲笑诡辩家们的，当然不攻自破。对于苏格拉底自己，他承认了无能，这番讨论只给了他一点益处，就是明白了美的问题是难的。

所以这篇对话只推翻了一些流行的看法，并没有得到一个结论。这是

柏拉图早年的作品，他还在摸索中，既然没有见到一个结论，就不勉强下一个结论。他使我们看到的是诚实，是正在发展中的思想那种徘徊犹豫的情况。他虽然批驳了“恰当的”，“有用的”，“有益的”，“发生快感的”那些概念，可是从他的后来许多对话看，他始终隐约感到这些概念与美有密切的关联。他攻击悲剧喜剧，就因为它们逢迎快感。他的理想中的艺术是要对国家人民有用有益，参看《理想国》卷十就可以明白。这是一篇未成熟的作品，其中有些不必要的咬文嚼字，也许柏拉图有意要摹仿诡辩家的口吻，借此嘲弄他们。虽然不成熟，这篇对话却仍是美学的重要文献。它是西方第一篇有系统的讨论美的著作，后来美学上许多重要思潮都伏源于此。

会 饮 篇

会饮在希腊是一种庆祝的礼节。这次的东道主阿伽通的悲剧上演得了奖，因邀几位好朋友在家会饮庆祝。通常会饮有乐伎助兴，因为当天在座的是些哲学家(苏格拉底)，悲剧家(阿伽通)，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科学家(医生厄里什马克)和诡辩派修词家(斐德若和泡赛尼阿斯)，他们决定用座谈代替乐伎，在座的每人依次轮流作一篇爱神的礼赞。六个人从不同的立场，用不同的理由，对爱神大加赞扬了一番之后，门外忽然有一阵喧嚷，当时正在当权的少年政治家亚尔西巴德醉醺醺地带着一群人来祝贺。在座的人请他跟着作一篇爱神的礼赞，他作了，所礼赞的却不是爱神而是苏格拉底。所以《会饮篇》是七篇颂词的结集。

会饮者原来议定要讨论的主题是爱情，全篇画龙点睛处在苏格拉底口述的第俄提玛的关于哲学修养的启示，而全篇总结却在亚尔西巴德对于苏格拉底的颂扬。表面上这里就有三个主题：颂爱情，颂哲学，颂苏格拉底。实际上这三者是统一的，爱情的对象是美，而最高的美只有最高的哲学修养才能见到，苏格拉底就是一个具体的例证，他体现了真善美三者的统一。第俄提玛在她的启示里说得很明白：

“因为智慧是事物中最美的，而爱神以美为他的爱的对象，所以爱神必定是爱智慧的哲学家。”

所以从美学观点来说，《会饮篇》所讨论的美并不只是寻常艺术作品

的美，这种美在智慧中可以见出，在德行中可以见出，在社会典章文物制度中也可以见出。有一种统摄一切美的事物的最高的美，达到这种美，就算达到爱情的极境，也就算达到哲学的极境。要达到这个境界，就要经过四个步骤的修养。最初步是爱个别形体的美，由个别美形体推广到一切美形体，从此得到形体美的概念(我们一般人所说的美仅止于此)；其次是爱心灵方面的道德美，如行为制度习俗之类；第三步是爱心灵方面学问知识美，即真的美，最后是爱涵盖一切的绝对美，即美的本体。全部进程都是由感性而理性，由个别物事而普遍概念，由部分而全体。全体就是纯一永恒的绝对美，是美的止境，爱情的止境，也是哲学的止境。到了这个境界，主体(观者)和对象(所观境)就契合无间，达到统一。

《会饮篇》的写作年代，依一般学者的考订，是和《斐德若篇》、《理想国》等最成熟的对话的年代相近，就是在柏拉图刚创立学园不久，正当他五十岁左右的时候(公元前三八五至三八〇左右)。这篇对话宜与他早年写的《大希庇阿斯篇》合看，在那篇里柏拉图还在试探摸索，批判了几种流行的关于美的见解而自己却没有下一个最后的结论；在这篇里他已胸有成竹，提出了真善美合一成为最高理念的看法。这篇对话还宜与同时期的《斐德若篇》合看，从某个意义来看，这篇也可以看成和那篇一样是讨论修辞术的，在两篇里柏拉图都没有忘记和诡辩派修辞家进行斗争的任务，两篇布局也有些类似，拿诡辩派的坏文章来和苏格拉底的好文章来对照，让诡辩派的坏文章相形见绌，甚至题材也很类似，都是当时雅典流行的男子同性爱，都涉及唯心主义的辩证法。但是比较起来，《会饮篇》在思想上更丰富深刻，在文章上也更生动精妙。所以在柏拉图的对话中，《会饮篇》是历来诗人和艺术家们最爱读的一篇，也是对文艺影响最深的一篇。

《会饮篇》也最足以说明柏拉图哲学的矛盾。他也接受了赫拉克利特的一些唯物主义的影响，承认哲学进修次第应从个别形体逐渐上升到概念；他不但发展了苏格拉底的唯心主义的辩证法，而且还吸取了唯物派赫拉克利特的素朴的辩证思想(本篇中引的赫拉克利特的话：“一与它本身相反，复与它本身相协，正如弓弦和竖琴”以及关于高低相反音造成和谐的讨论，都可以为证)，但是这些毕竟不能挽救他不走唯心主义的道路。他正确地看到从个别具体事物出发才能达到普遍概念，可是达到最高的普遍概

念，即绝对概念，他却“过了河就拆桥”，把绝对概念看成独立自在，不依存于经验事实而且超然于经验事实之上的。本来是经验界客观事实造成概念的真实，可是到了概念，柏拉图就以为只有这概念才是真实，而它所自生的那些经验界的客观事实反而只是“幻相”，没有真实性。概念既然是“绝对”的，“超时空”的，永远不变的，这就放弃了辩证法的发展观点而走到形而上学的迷径。把概念绝对化，认为发展终止于绝对概念，这是柏拉图的基本错误。

斐利布斯篇

《斐利布斯篇》对话的主题是：善是知识与快感的结合，中间顺带地分析了悲剧和喜剧所产生的快感以及单纯形式所产生的快感，前一类快感是夹杂痛感的，后一类快感是不夹杂痛感的。所选的两段是关于一般美感的较早的文献，同时也涉及喜剧性和形式美两个问题。

法律篇

《法律篇》是柏拉图晚年写的一部对话的初稿，在风格上虽然比不上其他对话的优美生动，但是代表柏拉图的比较成熟的思想。《法律篇》有“第二理想国”的称号，调子没有《理想国》那么高，但是比较着重政治法律教育各方面的实际具体问题。在诗和一般艺术的问题上，柏拉图在《法律篇》里所表现的态度比过去稍微缓和一点，过去他要清洗文艺，驱逐诗人，现在他只强调检查制度。不过他的文艺要为贵族统治服务的基本立场却没有改变，他的反民主的态度比过去更激烈。

对话的场所在克里特岛。参加对话者除雅典客人以外有克里特人克勒尼阿斯和斯巴达人麦格洛斯；本意是要代表三个城邦人的不同的观点，事实上雅典客人始终是主要发言人，他当然就是柏拉图的化身。

译 后 记

——柏拉图的美学思想

柏拉图(公元前427至347)出身于雅典的贵族阶级,父母两系都可以溯源到雅典过去的国王或执政。他早年受过很好的教育,特别是在文学和数学方面。到了二十岁,他就跟苏格拉底求学,学了八年(公元前407至399),一直到苏格拉底被当权的民主党判处死刑为止。老师死后,他和同门弟子们便离开雅典到另一个城邦墨伽拉,推年老的幽克立特为首,继续讨论哲学。在这三年左右期内,他游过埃及,在埃及学了天文学,考查了埃及的制度文物。到了公元前396年,他才回到雅典,开始写他的对话。到了公元前388年他又离开雅典去游意大利,应西西里岛塞拉库萨的国王的邀请去讲学。他得罪了国王,据说曾被卖为奴隶,由一个朋友赎回。这时他已四十岁,就回到雅典建立他的著名的学园,授徒讲学,同时继续写他的对话,几篇规模较大的对话如《斐东》,《会饮》,《斐德若》和《理想国》诸篇都是在学园时代前半期写作的。他在学园里讲学四十一年,来学的不仅雅典人,还有许多其他城邦的人,亚理斯多德便是其中之一。在学园时代后半期他又两度(公元前367和361)重游塞拉库萨,想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两次都失望而回,回来仍旧讲学写对话,一直到八十一岁时为止。

《法律篇》是他晚年的另一个理想国的纲领。

柏拉图所写的对话全部有四十篇左右，内容所涉及的问题很广泛，主要的是政治，伦理教育以及当时争辩剧烈的一般哲学上的问题。美学的问题是作为这许多问题的一部分零星地附带地出现于大部分对话中的。专门谈美学问题的只有他早年写作的《大希庇阿斯》一篇，此外涉及美学问题较多的有《伊安》，《高吉阿斯》，《普罗塔哥拉斯》，《会饮》，《斐德若》，《理想国》，《斐利布斯》，《法律》诸篇。

除掉《苏格拉底的辩护》以外，柏拉图的全部哲学著作都是用对话体写成的。对话在文学体裁上属于柏拉图所说的“直接叙述”一类，在希腊史诗和戏剧里已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柏拉图把它提出来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运用于学术讨论，并且把它结合到所谓“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是由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利特等人的矛盾统一的思想发展出来的^①，其特点在于侧重揭露矛盾。在互相讨论的过程中，各方论点的毛病和困难都象剥茧抽丝似地逐层揭露出来，这样把错误的见解逐层驳倒之后，就可引向比较正确的结论。在柏拉图的手里，对话体运用得特别灵活，向来不从抽象概念出发而从具体事例出发，生动鲜明，以浅喻深，由近及远，去伪存真，层层深入，使人不但看到思想的最后成就或结论，而且看到活的思想的辩证发展过程。柏拉图树立了这种对话体的典范，后来许多思想家都采用过这种形式，但是至今还没有人能赶得上他。柏拉图的对话是希腊文学中一个卓越的贡献。

但是柏拉图的对话也给读者带来了一些困难。第一，在绝大

① 参看本书第275—277页《斐德若篇》的题解，关于苏格拉底式辩证法的说明。

多数对话中，苏格拉底都是主角，柏拉图自己在这些对话里始终没有出过场，我们很难断定主要发言人苏格拉底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柏拉图自己的看法。第二，这些对话里充满着所谓“苏格拉底式的幽默”。他不仅时常装傻瓜，说自己什么都不懂，要向对方请教，而且有时摹仿诡辩学派的辩论方式来讥讽他的论敌们，我们很难断定哪些话是他的真心话，哪些话是摹拟论敌的讽刺话。第三，有些对话并没有作出最后的结论（如《大希庇阿斯篇》），有些对话所作的结论彼此有时矛盾（例如就文艺对现实关系的问题来说，《理想国》和《会饮篇》的结论彼此有矛盾）。不过尽管如此，把所有的对话摆在一起来看，柏拉图对于文艺所提的问题以及他所作的结论都是很明确的。总的来说，他所要解决的还是早期希腊哲学家所留下来的两个主要问题，第一是文艺对客观现实的关系，其次是文艺对社会的功用。此外，他所常涉及的艺术创作的原动力的问题，即灵感问题，也是德漠克利特早就关心的一个问题。

但是柏拉图是在新的历史情况下来提出和解决这些问题的。他的文艺理论是和当时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首先我们应该记起当时雅典社会的剧烈的变化，贵族党与民主党的阶级斗争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贵族党失势了，民主党当权了，旧的传统动摇了，新的风气在开始建立了。柏拉图是站在贵族阶级反动的立场上的。在学术思想上他和代表民主势力的诡辩学派（许多对话中的论敌）处在势不两立的敌对地位。在他看来，希腊文化在衰落，道德风气在败坏，而这种转变首先要归咎于诡辩学派所代表的民主势力的兴起，其次要归咎于文艺的腐化的影响。他的亲爱的老师在民主党当权下，被法院以破坏宗教和毒害青年的罪状判处死刑，这件事在他的思想感情上投下了一个浓密的阴影，更坚定了他的反民

主的立场。他要按照他自己的理想，来纠正当时的他所厌恶的社会风气，在新的基础上来建立足以维持贵族统治的政教制度和思想基础。他的一切哲学理论的探讨都是从这个基本动机出发的。他在中年和晚年先后拟定了两个理想国的计划，而且尽管遭到卖身为奴的大祸，还两度重游塞拉库萨，企图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他对文艺方面两大问题，也是从政治角度来提出和解决的。

其次，我们还须记起柏拉图处在希腊文化由文艺高峰转到哲学高峰的时代。在前此几百年中统治着希腊精神文化的是古老的神话，荷马的史诗，较晚起的悲剧喜剧以及与诗歌密切联系的音乐。这些是希腊教育的主要教材，在希腊人中发生过深广的影响，享受过无上的尊敬。诗人是公认的“教育家”，“第一批哲人”，“智慧的祖宗和创造者”。照希腊文艺的光辉成就来看，这本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到了公元前五世纪，希腊文艺的鼎盛时代已逐渐过去。随着民主势力的开展，自由思想和自由辩论的风气日渐兴盛起来，古老的传统和权威也就成为辩论批判的对象。首先诡辩学家们就开始瓦解神话，认为神是人为着自然需要而假设的（见《斐德若篇》）。但是也有一部分诡辩学家们以诵诗讲诗和论诗为业，他们之中有一种风气，就是把古代文艺作品看作寓言，爱在它们里面寻求隐藏着深奥的真理，来证明那些作品的价值。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就是在柏拉图时代，希腊戏剧虽然已渐近尾声，但仍然是希腊公民的一个主要的消遣方式。从《理想国》卷三涉及当时戏剧的地方看，柏拉图对它是非常不满的，认为它迎合群众的低级趣味，伤风败俗。在《法律篇》里柏拉图还造了一个字来表现剧场观众的势力，叫做“剧场政体”（Theatrocracy），说它代替了古老的贵族政体（Aristocracy），对国家危害很大。根据这两种情况，从他所要建立的“理想国”的角度，柏拉

图对荷马以下的希腊文艺遗产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得出两个结论，一个是文艺给人的不是真理，一个是文艺对人发生伤风败俗的影响。因此，他在《理想国》里向诗人提出这两大罪状之后，就对他们下了逐客令，他认为理想国的统治者和教育者应该是哲学家而不是诗人。过去一般资产阶级学者把这场斗争描绘为“诗与哲学之争”，说柏拉图站在哲学的立场，要和诗争统治权。其实这只是从表面现象看问题，忽略了上面所提到的柏拉图在政治上的基本动机，就是要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足以维持贵族统治的政教制度和思想基础。他理想中的哲学家正是他理想中的贵族阶级的上层人物。所以这场斗争骨子里还是政治斗争。他控诉荷马以下诗人们的那两大罪状，同时也是针对当时柏拉图的政敌的——诗不表现真理的罪状也针对着代表民主势力的诡辩学者把诗当作寓言的论调，诗败坏风俗的罪状也针对着民主政权统制下的戏剧和一般文娱活动。

在攻击诗人的两大罪状里，柏拉图从他的政治立场去解决文艺对现实的关系和文艺的社会功用那两个基本问题。现在先就这两个问题进一步说明柏拉图的美学观点。

一 文艺对现实世界的关系

对于文艺与现实的关系，柏拉图的思想里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就是在《理想国》卷十里，在控诉诗人时，他把所谓“理式”认为是感性客观世界的根源，却受不到感性客观世界的影响；在《会饮篇》里第俄提玛启示的部分，他却承认要认识理式世界的最高美，须从感性客观世界中个别事物的美出发；因此他对艺术和美就有两种互相矛盾的看法，一种看法是艺术只能摹仿幻相，

见不到真理(理式)；另一种看法是美的境界是理式世界中的最高境界，真正的诗人可以见到最高的真理，而这最高的真理也就是美。

先说他在《理想国》卷十里的看法。在这里他采取了早已在希腊流行的摹仿说，那就是把客观现实世界看作文艺的蓝本，文艺是摹仿现实世界的。不过柏拉图把这种摹仿说放在他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因而改变了它原来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涵义。依他看，我们所理解的客观现实世界并不是真实的世界，只有理式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而客观现实世界只是理式世界的摹本。用他自己的实例来说，床有三种：第一是床之所以为床的那个床的“理式”(Idea，不依存于人的意识的存在，所以只能译为“理式”，不能译为“观念”或“理念”)；其次是木匠依床的理式所制造出来的个别的床；第三是画家摹仿个别的床所画的床。这三种床之中只有床的理式，即床之所以为床的道理或规律，是永恒不变的，为一切个别的床所自出，所以只有它才是真实的。木匠制造个别的床，虽根据床的理式，却只摹仿得床的理式的某些方面，受到时间，空间，材料，用途种种有限事物的限制。床与床不同，适合于某一张床的不一定适合于其他的床。这种床既没有永恒性和普遍性，所以不是真实的，只是一种“摹本”或“幻相”。至于画家所画的床虽根据木匠的床，他所摹仿的却只是从某一角度看的床的外形，不是床的实体，所以更不真实，只能算是“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和真理隔着三层。”^①从此可知，柏拉图心目中有三种世界：理式世界，感性的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艺术世界是由摹仿现实世界来的，现实世界又是摹仿

① 参看本书第60—70页。

理式世界来的，这后两种世界同是感性的，都不能有独立的存在，只有理式世界才有独立的存在，永住不变，为两种较低级的世界所自出。换句话说，艺术世界依存于现实世界，现实世界依存于理式世界，而理式世界却不依存于那两种较低级的世界。这也就是说，感性世界依存于理性世界，而理性世界却不依存于感性世界，理性世界是第一性的，感性世界是第二性的，文艺世界是第三性的。柏拉图形而上学地使理性世界脱离感性世界而孤立化，绝对化了。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系统是和他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分不开的。

但是在《会饮篇》第俄提玛的启示里，柏拉图说明美感教育（其实也就是他所理解的哲学教育）的过程，却提出与上文所说的相矛盾的一个看法。他说受美感教育的人“第一步应从只爱某一个美形体开始”，“第二步他就应学会了解此一形体或彼一形体的美与一切其他形体的美是贯通的。这就是要在许多个别美形体中见出形体美的形式”（这“形式”就是“概念”），再进一步他就要学会“把心灵的美看得比形体的美更可珍贵”，如此逐步前进，由“行为和制度的美”，进到“各种学问知识”的美，最后达到理式世界的最高的美。“这种美是永恒的，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①

从这个进程看，人们的认识毕竟以客观现实世界中个别感性事物为基础，从许多个别感性事物中找出共同的概念，从局部事物的概念上升到全体事物的总的概念。这种由低到高，由感性到理性，由局部到全体的过程正是正确的认识过程。在这里柏拉图思想中具有辩证的因素。他的错误在于辩证不彻底，“过河拆

^① 参看本书第232—233页。

桥”，把本是由综合个别事物所得到的概念孤立化，绝对化，使它成为永恒不变的“理式”。本来概念是一般，是现象的规律和内在本质，的确比个别现象重要。柏拉图把这“一般”绝对化了，认为只有它才是真实的，没有看到“一般之中有特殊，特殊之中有一般”一条基本的辩证的原则。这里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和他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系统是分不开的。

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意识形态毕竟为它所自出的社会基础服务。柏拉图的“理式世界”正是宗教中“神的世界”的摹本，也正是政治中贵族统治的摹本。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近代，唯心哲学都是神权社会的影子。神权是统治阶级麻痹被统治者的工具，过去的君主都是“天子”，高高在上，“代天行命”。柏拉图要保卫正在没落的雅典贵族统治，必然要保卫正在动摇的神权观念。他强调理式的永恒普遍性，其实就是强调贵族政体（他认为这是体现理式的）的永恒普遍性，他攻击荷马和悲剧家们的理由之一就是他们把神写得象人一样坏，他说“要严格禁止神和神战争，神和神搏斗，神谋害神之类故事”，而且制定了一条诗人必须遵守的法律：“神不是一切事物的因，只是好的事物的因”（《理想国》卷三），要保卫神权，就要有一套保卫神权的哲学。柏拉图的“理式”正是神，他的客观唯心主义正是保卫神权的哲学，也正是保卫贵族统治的哲学。

由于在认识论方面柏拉图有这两种互相矛盾的看法，一种以为理性世界是感性世界的根据，超感性世界而独立，另一种以为要认识理性世界，却必须根据感性世界而进行概括化，所以他对艺术摹仿的看法也是自相矛盾的。从表面看，他肯定艺术摹仿客观世界，好象是肯定了艺术的客观现实的基础以及艺术的形象性。但是他否定了客观现实的真实性，否定了艺术能直接摹仿

“理式”或真实世界，这就否定了艺术的真实性。他所了解的摹仿只是感性事物外貌的抄袭，当然见不出事物的内在本质。艺术家只是象照相师一样把事物的影子摄进来，用不着什么主观方面的创造的活动。这种看法显然是一种极庸俗的自然主义的，反现实主义的看法。由于对于艺术摹仿有了这种庸俗的歪曲的看法，所以艺术和诗的地位就摆得很低。它只是“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和真理隔着三层”。但是柏拉图心目中有两种诗和诗人。在《斐德若篇》里他把人分为九等，在这九等之中第一等人是“爱智慧者，爱美者，或是诗神和爱神的顶礼者”，此外又还有所谓“诗人或其他摹仿的艺术家”，列在第六等，地位在医卜星相之下。很显然，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所攻击的诗人和艺术家是属于“摹仿者”一类的，即第六等人，决不是他在这里所说的第一等人。这第一等人就是《会饮篇》里所写的达到“美感”教育的最高成就的人。

这里就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这第一等人和第六等人的分别在哪里呢？彼此有没有关系？如果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我们也就可以看出柏拉图的艺术概念和美的概念都建筑在鄙视群众，鄙视劳动实践和鄙视感性世界的哲学基础上。

第一，我们须记起希腊人所了解的“艺术”(tekhnē)和我们所了解的“艺术”不同。凡是可凭专门知识来学会的工作都叫做“艺术”，音乐，雕刻，图画，诗歌之类是“艺术”，手工业，农业，医药，骑射，烹调之类也还是“艺术”，我们只把“艺术”限于前一类事物，至于后一类事物我们则把它们叫做“手艺”，“技艺”或“技巧”。希腊人却不作这种分别。这个历史事实说明了希腊人离艺术起源时代不远，还见出所谓“美的艺术”和“应用艺术”或手工艺的密切关系。但是还有一个历史事实，就是在古希

腊时代雕刻图画之类艺术,正和手工业和农业等等生产劳动一样,都是由奴隶和劳苦的平民去做的,奴隶主贵族是不屑做这种事的。他们对“艺术”的鄙视,很象过去中国封建阶级对于“匠”的鄙视。在希腊,“艺术家”就是“手艺人”或“匠人”,地位是卑微的。笛尔斯在《古代技术》里说过:“就连斐狄亚斯这样卓越的雕刻大师在当时也只被看作一个手艺人。”^①柏拉图采取了当时一般这样轻视艺术技巧的态度。这一方面是由于他轻视奴隶和平民所从事的生产劳动,而技巧或技术一般是与生产劳动分不开的;另一方面也由于他痛恨诡辩学派,而诡辩学派中有许多人为着教学的目的,爱谈文艺和修辞学的技巧,并且写了许多这一类的课本。柏拉图对诡辩学派所谈的技巧一碰到机会就大加讽刺。在他看来,艺术创作的首要条件不是技巧而是灵感,没有灵感,无论技巧怎样熟练,也决不能成为大诗人。关于这一点,我们下文还要详谈,现在只说柏拉图所说的第一等人,“爱智慧者,爱美者,诗神和爱神的顶礼者”,正是神灵凭附,得到灵感的人。他有意要拿这“第一等人”和普通的“诗人和其他摹仿的艺术家”对立,来降低这些“第六等人”的身分;而他所谓“爱智慧者,爱美者,诗神和爱神的顶礼者”正是柏拉图理想中的“哲学家”,也就是贵族阶级中的文化修养最高的代表,至于那“第六等人”,“诗人和其他摹仿的艺术家”则是运用技巧知识从事生产劳动的“手艺人”。所以柏拉图对普通的“诗人和其他摹仿的艺术家”的轻视是有阶级根源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心目中的“爱智慧者,爱美者,诗神和爱神的顶礼者”并无须创作艺术作品,而他们所“爱”的“美”也不是艺术美。柏拉图在他的两篇最成熟的对话里——《会饮篇》

^① 阿斯木斯的《古代思想家论艺术》的序论第9页所引。

和《斐德若篇》——都用辉煌灿烂的词句描写了这些“第一等人”所达到的最高境界：

这时他凭临美的汪洋大海，凝神观照，心中起无限欣喜，于是孕育无数量的优美崇高的道理，得到丰富的哲学收获。如此精力弥满之后，他终于一旦豁然贯通唯一的涵盖一切的学问，以美为对象的学问。

——《会饮篇》①

那时隆重的入教典礼所揭开给我们看的那些景象全是完整的，单纯的，静穆的，欢喜的，沉浸在最纯洁的光辉之中让我们凝视。

——《斐德若篇》②

从此可知，人生的最高理想是对最高的永恒的“理式”或真理的“凝神观照”，这种真理才是最高的美，是一种不带感性形象的美，凝神观照时的“无限欣喜”便是最高的美感，柏拉图把它叫做“神仙福分”。所谓“以美为对象的学问”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美学，这里“美”与“真”同义，所以它就是哲学。这种思想有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凝神观照”为审美活动的极境，美到了最高境界只是认识的对象而不是实践的对象，它也不产生于实践活动。这个看法正是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里所说的③从“直观”去掌握现实而不是从“实践”去掌握现实。在美学方面这种思想方法从古希腊起一直蔓延到马克思主义兴起为止。柏拉图在这方面起了深远的影响。他轻视实践也还是和他轻视劳苦大众的生产劳动分不开的。凝神观照理式说的第二个要点是审美

① 参看本书第233页。

② 参看本书第110页。

③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402页第五条。

的对象不是艺术形象美而是抽象的道理。他对感性世界这样轻视，正是要抬高他所号召的“理式”和“哲学”，结果是用哲学代替了艺术。这是他从最根本的认识论方面，即从艺术对现实关系方面，否定了艺术的崇高地位。在这方面，他对后来黑格尔的美学思想起了深刻影响。黑格尔不但也把艺术看得比哲学低，而且在辩证发展的顶端，也让哲学吞并了艺术。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柏拉图所说的第六等人即“诗人和其他摹仿的艺术家”们的作品能不能拿“美”字来形容呢？柏拉图并不否定一般艺术美，而且在他早年写的《大希庇阿斯篇》对话里专门讨论了艺术和其他感性事物的美。他逐一分析了一些流行的美的定义，例如“美就是有用的”，“美是恰当的”，“美就是视觉和听觉所生的快感”，“美就是有益的快感”等等，发见每一个定义在逻辑上都不圆满，但是最后并没有得到一个圆满的结论。从后来的一些对话看，柏拉图对于感性事物的美有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就是在《大希庇阿斯篇》已经提到的“效用”的看法，这其实是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看法。就是从效用观点，柏拉图在《理想国》和《法律篇》里权衡哪些种类艺术还可以留在理想国里。第二种就是他在《理想国》里所提出的摹仿的看法。艺术摹仿感性事物，感性事物又摹仿“理式”，而“理式”是美的最后的也是最高的根源，所以直接或间接摹仿“理式”的东西也就多少“分享”到理式的美。就艺术来说，它所得到的只是真正的美的“影子的影子”，所以是微不足道的。第三种就是他在《斐德若篇》结合“灵魂轮回”说所提出的一种神秘的看法，就是感性事物的美是由灵魂隐约“回忆”到未依附肉体以前在天上所见到的真美两个看法都把艺术美看作绝对美的影子。这两种看法和“效用”观点之间有深刻的矛盾。因为效用

观点替美找到了社会基础，而另外那两种看法则设法在另一世界找美的基础。这种矛盾是根本无法统一的。

柏拉图把感性事物(艺术在内)的美，看成只是理式美的零星的，模糊的摹本。这种思想所隐含的意义是：美不能沾染感性形象，一沾染到感性形象，美就变成不完满的。这是把形而上学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推演到极端的一种结论。在这方面，黑格尔比柏拉图就前进了一大步，他肯定了理念与感性形象统一后才能有美。

就文艺与现实的关系来说，柏拉图还有一个看法是值得一提的，那就是现实美高于艺术美，因为现实美和“理式”的绝对美只隔两层，而艺术美和它就要隔“三层”^①。在《理想国》卷十里他质问荷马说：

亲爱的荷马，如果象你所说的，谈到品德，你并不是和真理隔着三层，不仅是影象制造者，不仅是我们所谓摹仿者，如果你和真理只隔着两层；知道人在公私两方面用什么方法可以变好或变坏，我们就要请问你，你曾经替哪一国建立过一个较好的政府？……世间有哪一国称呼你是它的立法者和恩人？^②

在柏拉图看，斯巴达的立法者莱科勾和雅典的立法者梭伦才是伟大的诗人，而他们所制定的法律才是伟大的诗，荷马尽管伟大，还比不上这些立法者。荷马只歌颂英雄，柏拉图讥笑他说，他对英雄不会有真正的认识，否则“他会宁愿做诗人所歌颂的英雄，不愿做歌颂英雄的诗人”。他的这种思想到老未变，在《法律

① 参看本书第63页注②。

② 参看本书第66页。

篇》卷七里他假想有悲剧诗人要求入境献技，他该这样答复他们：

高贵的异邦人，我们按照我们的能力也是悲剧诗人，我们也创作了一部顶优美，顶高尚的悲剧。我们的城邦不是别的，它就摹仿了最优美最高尚的生活，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真正的悲剧。你们是诗人，我们也是诗人，是你们的同调者，也是你们的敌手。最高尚的剧本只有凭真正的法律才能达到完善，我们的希望是这样。①

这就是说，建立一个城邦的法律比创作一部悲剧要美得多，高尚得多。这种思想当然有片面的真理，但是柏拉图也形而上学地把它绝对化了。如果有了实际生活便不要艺术，艺术不就成为多余的无用的活动了吗？

二 文艺的社会功用

柏拉图攻击诗，并非由于他不懂诗或是不爱诗，他对诗的深刻影响是有亲身体会的。在《理想国》卷十责备荷马的诗有毒素之后，还这样道歉：

我的话不能不说，虽然我从小就对于荷马养成了一种敬爱，说出来倒有些于心不安。荷马的确是悲剧诗人的领袖。不过尊重人不应该胜于尊重真理，我要说的话还是不能不说。②

因为他认识到诗和艺术的深刻影响，所以在制定理想国计划时，

① 参看本书第268页。

② 参看本书第59—60页。

便不能不严肃地对待这种影响。“理想国”有一个重大的任务，就是“保卫者”或统治者的教育，所以柏拉图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诗和艺术在这种教育里应该占什么地位。教育计划要根据培养目标，培养目标既然是一种理想的“保卫城邦”的人，一种他所谓有“正义”的人，那就要问：什么才算是具有“正义”的人或理想人？柏拉图对于理想人的看法是和他对于理想国的看法分不开的。理想国的理想是“正义”，所谓“正义”就是城邦里各个阶级都站在他们所应站的岗位，应统治的统治，应服从的服从，形成一种和谐的有机整体。柏拉图把理想国的公民分成三个等级，最高的是哲学家，其次是战士，最低的是农工商。这后两个等级都要听命于哲学家，国家才能有“正义”。马克思在《资本论》卷一里对柏拉图的这种等级划分曾说过：“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分工是城邦的基本原则，它不过是就埃及的等级制加以雅典式的理想化。”^①这就是说，柏拉图要在雅典的情况下，把埃及的等级制加以改良，其目的当然仍在维护贵族统治。柏拉图还把这种等级划分应用到人身上去。人的性格中也有三个等级，相当于哲学家的是理智，相当于战士的是意志，相当于农工商的是情欲。人的性格要达到“正义”，意志和情欲也就要受理智的统治。柏拉图既然定了这样的教育理想，他就追问：当时教育的主要途径，荷马史诗，悲剧或喜剧以及与诗歌相关的音乐能否促成这种教育理想的实现呢？能否培养成能“保卫”理想国的理想人呢？

他先就这些文艺作品的内容来仔细检查了一番，发现荷马和悲剧诗人们把神和英雄们描写得和平常人一样满身是毛病，互相争吵，欺骗，陷害，贪图酒食享乐，既爱财，又怕死，遇到灾祸

① 参看《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43页。

就哀哭，甚至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在柏拉图看，这样的榜样决不能使青年人学会真诚，勇敢，镇静，有节制，决不能培养成理想国的“保卫者”。

柏拉图谈到这里，还对文艺的影响作了一些心理的分析，他说，“摹仿诗人既然要讨好群众，显然就不会费心思来摹仿人性中的理性的部分，……他会看重容易激动情感和容易变动的性格，因为它最便于摹仿。”这里所说的“情感”指的特别是与悲剧相关的“感伤癖”和“哀怜癖”。感伤癖是“要尽量哭一场，哀诉一番”那种“自然倾向”。在剧中人物是感伤癖，在听众就是哀怜癖。这些自然倾向本来是应受理智节制的。悲剧性的文艺却让它尽量发泄，使听众暂图一时快感，“拿旁人的灾祸来滋养自己的哀怜癖”，以致临到自己遇见灾祸时，就没有坚忍的毅力去担当。喜剧性的文艺则投合人类“本性中诙谐的欲念”，本来是你平时引以为耻而不肯说的话，不肯做的事，到表演在喜剧里，“你就不嫌它粗鄙，反而感到愉快”，这样就不免使你“于无意中染到小丑的习气”。此外，象性欲、忿恨之类情欲也是如此。“它们都理应枯萎，而诗却灌溉它们，滋养它们。”总之，从柏拉图的政治教育观点去看，荷马史诗以及悲剧和喜剧的影响都是坏的，因为它们既破坏希腊宗教的敬神和崇拜英雄的中心信仰，又使人的性格中理智失去控制，让情欲那些“低劣部分”得到不应有的放纵和滋养，因此就破坏了“正义”。

此外，柏拉图还检查了文艺摹仿方式对于人的性格的影响。依他的分析，文艺摹仿方式不外三种。头一种是完全用直接叙述，如悲剧和喜剧；第二种是完全用间接叙述，“只有诗人在说话”，如颂歌；第三种是头两种方式的混合，如史诗和其他叙事诗。柏拉图认为第二种方式最好，最坏的是戏剧性的摹仿。他反

对理想国的保卫者从事于戏剧摹仿或扮演。这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一个人不能同时把许多事做好，保卫者应该“专心致志地保卫国家的自由”，“不应该摹仿旁的事”；第二个理由是演戏者经常摹仿坏人坏事或是软弱的人和软弱的事，习惯成自然，他的纯洁专一的性格就会受到伤害。

根据这种种考虑，柏拉图在《理想国》卷三里向诗人们下了这样一道逐客令：

如果有一位聪明人有本领摹仿任何事物，乔扮任何形状，如果他来到我们的城邦，提议向我们展览他的身子和他的诗，我们要把他当作一位神奇而愉快的人物看待，向他鞠躬敬礼，但是我们也要告诉他：我们的城邦里没有象他这样的一个人，法律也不准许有象他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把他涂上香水，戴上毛冠，请他到旁的城邦去。至于我们的城邦哩，我们只要一种诗人和故事作者；没有他那副悦人的本领而态度却比他严肃；他们的作品须对于我们有益；须只摹仿好人的言语，并且遵守我们原来替保卫者们设计教育时所定的那些规范。^①

到写《理想国》卷十时，他又把这禁令重申一遍，说得更干脆：

你心里要有把握，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如果你让步，准许甘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你的国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而不是法律 and 古今公认的最好的道理了。^②

① 参看本书第50页。

② 参看本书第77页。

到他晚年设计第二理想国写《法律篇》对话时，他又下了一道词句较和缓而实质差别甚微的禁令。从这三道禁令我们可以看出柏拉图要对当时文艺大加“清洗”的用心是非常坚决的。经过这样大清洗之后，理想国里还剩下什么样的文艺呢？主要的是歌颂神和英雄的颂诗，这种颂诗在内容上只准说好，不准说坏；在形式上要简朴，而且象《法律篇》所规定的，应该象埃及建筑雕刻那样，固守几种传统的类型风格，代代相传，“万年不变”。《理想国》完全排斥了戏剧，《法律篇》略微放松了一点，剧本须经过官方审查，不能有伤风败俗的内容，至于喜剧还规定只能由奴隶和雇佣的外国人来扮演。此外，柏拉图还特别仔细地检查了音乐。在当时流行的四种音乐之中，他反对音调哀婉的吕底亚式和音调柔缓文弱的伊俄尼亚式，只准保留音调简单严肃的多里斯式和激昂的战斗意味强的佛律癸亚式。他的关于音乐的判决书不仅表现出他对于音乐的理想，也表现出他对于一般文艺的理想，值得把原文引在这里：

我们准许保留的乐调要是这样：它能很妥贴地摹仿一个勇敢人的声调，这人在战场和在一切危难境遇都英勇坚定，假如他失败了，碰见身边有死伤的人，或是遭遇到其他灾祸，都抱定百折不挠的精神继续奋斗下去。从此我们还要保留另一种乐调，它须能摹仿一个人处在和平时期，做和平时期的自由事业，……谨慎从事，成功不矜，失败也还是处之泰然。这两种乐调，一种是勇猛的，一种是温和的；一种是逆境的声音，一种是顺境的声音；一种表现勇敢，一种表现聪慧。我们都要保留下来。①

① 参看本书第52页。

总观以上的叙述，在文艺对社会的功用问题上，柏拉图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他对于希腊文艺遗产的否定，并不是由于他认识不到文艺的社会影响，而是正由于他认识到这种影响的深刻。在许多对话里他时常回到文艺的问题，在《理想国》里他花了全书四分之一的篇幅来反复讨论文艺，对于希腊文艺名著，几乎是逐章逐句地加以仔细检查。假如他不着重文艺的社会功用，他就不会这样认真耐烦。他的基本态度可以用这样几句话来概括：文艺必须对人类社会有用，必须服务于政治，文艺的好坏必须首先从政治标准来衡量；如果从政治标准看，一件文艺作品的影响是坏的，那末，无论它的艺术性多么高，对人的引诱力多么大，哪怕它的作者是古今崇敬的荷马，也须毫不留情地把它清洗掉。柏拉图在西方是第一个人明确地把政治教育定作文艺的评价标准，对卢梭和托尔斯泰的艺术观点都起了一些影响。近代许多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家往往特别攻击柏拉图的这个政治第一的观点，其实一切统治阶级都是运用这个标准，不过不常明说而已。

三 文艺才能的来源——灵感说

除掉上述两个主要的问题以外，柏拉图在对话集里还时常谈到一个问题，就是文艺创作的才能是从哪里来的？诗人凭借什么写出他们的伟大的诗篇？他的答案是灵感说，但是对所谓灵感有两种不同的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神灵凭附到诗人或艺术家身上，使他处在迷狂状态，把灵感输送给他，暗中操纵着他去创作。这个解释是在最早的一篇对话——《伊安篇》——里提出来的。伊安是一个以诵诗为职业的说书人，苏格拉底追问他诵诗和做诗是否都要凭一种

专门技艺知识。反复讨论所得的结论是：无论是荷马或是伊安本人，尽管在歌咏战争，却没有军事的专门知识，尽管在描写鞋匠，却没有鞋匠的专门知识。至于诗歌本身是怎样一种专门技艺，凭借什么知识，伊安始终说不出。当时修辞家们虽然也替诗定了一些规矩，但是学会这套规矩，还是不一定就能做诗，因此柏拉图就断定文艺创作并不凭借什么专门技艺知识而是凭灵感。他说，灵感就象磁石：

磁石不仅能吸引铁环本身，而且把吸引力传给那些铁环，使它们也象磁石一样，能吸引其他铁环，有时你看到许多个铁环互相吸引着，挂成一条长锁链，这些全从一块磁石得到悬在一起的力量。诗神就象这块磁石，她首先给人灵感，得到这灵感的人们又把它递传给旁人，让旁人接上他们，悬成一条锁链。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①

凡此，诗人是神的代言人，正象巫师是神的代言人一样，诗歌在性质上也和占卜预言相同，都是神凭依人所发的诏令。神输送给诗人的灵感，又由诗人辗转输送给无数的听众，正如磁石吸铁一样。这样，柏拉图就解释了文艺何以能引起听众的欣赏以及文艺的深远的感染力量。

灵感的第二种解释是不朽的灵魂从前生带来的回忆。这个解释是在《斐德若篇》里提出来的。依柏拉图的神秘的观点看，灵魂依附肉体，只是暂时现象，而且是罪孽的惩罚。依附了肉体，灵魂就仿佛蒙上一层障，失去它原来的真纯本色，认识真善美的

① 参看本书第8—9页。

能力也就因此削弱。但是灵魂在本质上是努力向上的，脱离肉体之后(即死后)，它还要飞升到天上神的世界，即真纯灵魂的世界。它飞升所达到的境界高低，就要看它努力的大小和修行的深浅。修行深，达到最高境界，它就能扫去一切尘障，如其本然地观照真实本体，即尽善尽美，永恒普遍的“理式”世界。这样，到了它再度依附肉体，投到人世生活时，人世事物就使它依稀隐约地回忆到它未投生人世以前在最高境界所见到的景象，这就是从摹本回忆到它所根据的蓝本(理式)。由摹本回忆到蓝本时，它不但隐约见到“理式”世界的美的景象，而且还隐约追忆到生前观照那美的景象时所起的高度喜悦，对这“理式”的影子(例如美人或美的艺术作品)欣喜若狂，油然起眷恋爱慕的情绪。这是一种“迷狂”状态，其实也就是“灵感”的征候。在这种迷狂状态中，灵魂在象发酵似地滋生发育，向上奋发。爱情如此，文艺的创造和欣赏也是如此，哲学家对智慧的爱慕也是如此。所以柏拉图的“第一等人”，“爱智慧者，爱美者，诗神和爱神的顶礼者”都是从这同一个根源来的。在柏拉图的许多对话里，特别是在《斐德若篇》和《会饮篇》里，常拿诗和艺术与爱情相提并论，也就因为无论是文艺还是爱情，都要达到灵魂见到真美的影子时所发生的迷狂状态。

唯心哲学都是和宗教上神的信仰分不开的。柏拉图的灵感说的最后根据还是希腊神话。按照希腊神话，人的各种技艺如占卜，医疗，耕种，手工业等等都是由神发明，由神传授的。每种技艺都有一个负专责的护神。诗歌和艺术的总的最高的护神是阿波罗，底下还有九个女神，叫做缪斯。柏拉图说文艺须凭神力或灵感。正是肯定希腊神话中的古老的传说。至于灵魂轮回说本是东方一些宗教中的信仰，大概是由埃及传到希腊的。除掉这个宗

教的根源以外，柏拉图的灵感说和迷狂说和上文已提到的贵族阶级鄙视与生产劳动有关的技艺，以及苏格拉底派学者鄙视诡辩学派高谈技艺规矩两个事实也是分不开的。

很显然，灵感说基本上是神秘的反动的。它的反动性特别表现在它强调文艺的无理性。在《伊安篇》里柏拉图一再提到这一点：

酒神的女信徒们受酒神凭附，可以从河水中汲取乳蜜，这是她们在神智清醒时所不能做的事。抒情诗人的心灵也正象这样。……不得到灵感，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做诗或代神说话。①

神对于诗人们象对于占卜家和预言家一样，夺去他们的平常理智，用他们作代言人，正因为要使听众知道，诗人并非借自己的力量在无知无觉中说出那些珍贵的词句，而是由神凭附着来向人说话。②（重点是引用者加的）

这种拿文艺与理智相对立的反动观点后来在西方发生过长远的毒害影响。新柏拉图派的普洛丁（公元205至270）结合柏拉图的灵感说与东方宗教的一些观念，又把艺术无理性说推进了一步，成为中世纪基督教世界文艺思潮中的一个主要的流派。这种反理性的文艺思想到了资本主义末期就与反动的浪漫主义和颓废主义结合在一起。康德的美不带概念的形式主义的学说对这种发展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后尼采的“酒神精神”说，柏格森的直觉说

① 参看本书第9页。

② 参看本书第9—10页。

和艺术的催眠状态说，弗洛伊德的艺术起源于下意识说，克罗齐的直觉表现说以及萨特的存在主义，虽然出发点不同，推理的方式也不同，但是在反理性一点上，都和柏拉图是一鼻孔出气的。

柏拉图在提出灵感说时却也见出一些与文艺创作有关的重要问题。首先是理智在艺术中的作用问题。他也看到单凭理智也不能创造文艺，文艺创造活动和抽象的逻辑思考有所不同，他的错误在于把理智和灵感完全对立起来，既形而上学地否定理智的作用，又对灵感加以不科学的解释。这是和他把诗和哲学完全对立起来的那个基本出发点分不开的。其次是艺术才能与技艺修养的问题。他也看出单凭技艺知识不能创造文艺，诗人与诗匠是两回事，他的错误也正在把天才和人才完全对立起来，既把天才和灵感等同起来，又形而上学地否定技艺训练的作用。这是和他鄙视劳动人民和生产实践的基本态度分不开的。不过在这问题上他又前后自相矛盾。在《伊安篇》里他完全否定了技艺知识，而在《斐德若篇》里他又说文学家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生来就有语文的天才，其次是知识，第三是训练。”但是总的说来，他是轻视技艺训练而片面地强调天才与灵感的。第三是艺术的感染力问题。他的磁石吸引铁环的譬喻生动地说明了艺术的感染力既深且广，而且起团结听众的作用。这个思想和托尔泰的感染说很有些类似，只是他把感染力的来源摆在灵感上而不摆在人民大众的实践生活以及作品内容的真实性与艺术性上，这也说明了他对艺术本质的认识根本是错误的。

四 结束语

柏拉图的一般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都是从他要在雅典民主势

力上升时代竭力维护贵族统治的基本政治立场出发的。他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就是一种借维护神权而维护贵族统治的哲学。他的永恒的“理式”就是神，所居的地位也正是高高在上的贵族地位。只有贵族阶级中文化修养最高的人（“爱智慧者”）才有福分接近这种高不可攀的“理式”，只有根据这种理式，在人身上才能保证理智的绝对控制，意志和情欲的绝对服从；也只有根据这种理式，在国家里才能保证哲学家和“保卫者们”的绝对统治，其他阶级的绝对服从。这样，才能达到理想人和理想国的目的，即柏拉图所谓“正义”。从这个基本立场出发，柏拉图鄙视理式世界以下的感性世界，鄙视与肉体有关的本能，情感和欲望，鄙视哲学家和“保卫者们”以外的劳苦大众，鄙视哲学家的观照以外的实践活动以及和实践活动有关的技艺。

从这个基本立场出发，柏拉图对早期希腊思想家所留下来的美学上两大主要问题提出了极明确的答案。

就文艺对现实世界的关系来说，他歪曲了希腊流行的摹仿说，虽然肯定了文艺摹仿现实世界，却否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因而否定了文艺的真实性，这也就是否定了文艺的认识作用。这是反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

就文艺的社会功用来说，柏拉图明确地肯定了文艺要为社会服务，要用政治标准来评价。他要文艺服务的当然是反动政治。在这问题上他也有两个极不正确的看法。第一是他因为要强调政治标准，就抹煞了艺术标准。其次他因为要使理智处于绝对统治的地位，就不惜压抑情感，因而他理想中的文艺不是起全面发展的作用，而是起畸形发展的作用，即摧残情感去片面地发扬理智。

就文艺创作的原动力来说，柏拉图的灵感说抹煞了文艺的社会源泉。只见出艺术的社会功用而没有见出艺术的社会源泉，就

还不算真正认识到文艺与社会生活的血肉关系。此外，他的迷狂说宣扬了反理性主义。这种反理性的文艺思想在长期为基督教所利用以后，又为颓废主义种下了种子。

柏拉图的两个基本的文艺观点，文艺不表现真理和文艺起败坏道德的作用，都遭到他的弟子亚理斯多德的批判，亚理斯多德在《诗学》里说明了诗的真实比历史的真实更带有普遍性，符合可然律与必然律，而且诗起于人类的爱好摹仿(即学习)和爱好节奏与和谐的本能，对某些情绪可起净化作用。从此西方美学思想便沿着柏拉图和亚理斯多德的两条对立的路线发展，柏拉图路线是唯心主义的路线，亚理斯多德路线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路线。如果从文艺创作方法的角度来看，在古代思想家中柏拉图和朗吉弩斯所代表的主要是浪漫主义的倾向，亚理斯多德和贺拉斯所代表的主要是古典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倾向。就古代文艺思想对后来的影响来说，也是浪漫主义者侧重柏拉图和朗吉弩斯，古典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侧重亚理斯多德和贺拉斯。

对柏拉图作出恰当的估价并不是一件易事，很有一部分人因为柏拉图是唯心主义的祖师和雅典贵族反动统治的维护者，就对他全盘否定，甚至说柏拉图只能对反动派发生过影响，对进步的人类来说，他是毫无可取的。但是在唯物主义的进步的思想家之中，也有持相反意见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是一个例子，这位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美学家说，“柏拉图的著作比亚理斯多德的具有更多的真正伟大的思想”；对于摹仿说，“柏拉图比亚理斯多德发挥得更深刻，更多面”；“柏拉图所想的首先是：人应该是国家公民，……他并不是从学者或贵族的观点，而是从社会和道德的观点，来看科学和艺术”，^①这里把“贵族观点”与“社会

① 《美学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29—139页。

和道德观点”看作两回事，不承认柏拉图从贵族观点来看艺术，都是不正确的。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柏拉图作出这样高的评价，也不是毫无根据，它至少应该提醒我们对柏拉图不能匆促地下片面的结论。这里牵涉到文化遗产批判继承问题。在历史上象柏拉图这样的唯心主义的思想家为数不少，他们是否就不可能在个别问题上有正确的看法呢？如果没有，他们早就应该被人忘去，对进步的人类不会发生丝毫有益的影响。关于这一点，下文还要谈。如果有，我们就应该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把可能有的正确论点肯定下来，尽管它是片面的。

首先来检查一下柏拉图的影响。在西方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柏拉图的影响超过了亚理斯多德的。在亚力山大理亚和罗马时代，很少有文艺理论家提到亚理斯多德，朗吉弩斯没有提到他而对柏拉图则推崇备至，连古典主义者贺拉斯也没有提到亚理斯多德。亚理斯多德在中世纪因为著作稿本丧失，提到他的人大半根据传说，等到十三世纪他的部分著作才由阿拉伯文移译为拉丁文，此后他才逐渐发生影响。柏拉图的学园维持到公元六世纪，他的传统则一直没有断过。朗吉弩斯在《论崇高》里显然受到他的影响。通过普洛丁和新柏拉图派，他的文艺思想垄断了大部分中世纪。在中世纪柏拉图的思想 and 基督教的神学结合起来。这确实可以说明它的思想较容易为反动派所利用。但是历史也证明他的思想对进步的人类并非绝对不曾发生有益的影响，在西方近代两大文艺运动中，柏拉图都起了不小的作用。一个是文艺复兴运动。当时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研究柏拉图的风气很盛，他们在十五世纪在意大利文化中心佛罗隆萨建立了一座柏拉图学园，研究柏拉图的思想，定期集会讨论文艺问题和哲学问题，参加这种活动的有大艺术家米开朗琪罗，在当时著名的诗论家之中，从

斯卡里格到佛拉卡斯托罗，很少有人没有受柏拉图影响。这情形也并不限于意大利，法国人文主义者杜·伯勒在《法兰西语言的辩护与提高》里以及英国人文主义者锡德尼在《诗的辩护》里都是柏拉图的信徒。另一个是浪漫运动。在这个时期许多诗人和美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是柏拉图主义者或新柏拉图主义者，赫尔德，席勒，施莱格尔和雪莱是最显著的。歌德本来基本上是一位唯物主义者 and 现实主义者，但是在他的《关于文艺的格言和感想》里，我们也发现有些段落简直是从新柏拉图主义者普洛丁的《九部书》中翻译过来的。^①此外，柏拉图对启蒙运动也并非毫无影响。当时英国研究美学的风气是由新柏拉图主义者夏夫兹博里开创的，他是法德两国启蒙运动领袖们所最推崇的一位英国思想家。美学中美善统一的思想是由夏夫兹博里从新柏拉图派接受过来，又传到大陆方面去的。德国启蒙运动的先驱温克尔曼也是一位新柏拉图主义者。

这里所提到的柏拉图的影响只是一个粗略的梗概，但已足说明过去进步的人类，曾不断地发现柏拉图的美学思想中有足资借鉴的地方。究竟足资借鉴的地方是些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先指出文化遗产批判继承的历史过程中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每个时代都按当时的特殊需要去吸收过去文化遗产中有用的部分，把没有用处的部分扬弃掉，因此所吸收的部分往往就不是原来的真正的面貌，但也并不是和原来的真正面貌毫无联系。例如柏拉图在哲学上和美学上的中心思想都是“理式”，这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的概念，但是也正是这个概念对后来的影响最大。文艺复兴时代大半把“理式”概念和亚理斯多德的“普遍性”概

① 例如就顽石和雕象的比较来说明形式与材料的关系。

念结合起来或混同起来，从而论证典型的客观性与美的普遍标准。浪漫运动时代大半把“理式”理解为“理想”，康德，歌德，席勒乃至黑格尔所标榜的“理想”都来自柏拉图，但是都是一般与特殊的统一，理性与感性的统一，并不象柏拉图那样把“理式”理解为不依存于感性与特殊的一般。最高的理式是真善美的统一，这是绝对不含感性内容的，但是后来论证现象世界真与美统一或真与善统一者也往往援柏拉图为护身符。再如柏拉图的灵感说和迷狂说都建立在希腊宗教迷信的基础上；到了浪漫运动时代，它却变成“天才”，“情感”和“想象”三大口号的来源，尽管当时人并不再相信阿波罗，缪斯和灵魂轮回说。

这里只能举这几个突出的事例，足见批判继承的实际情况是复杂的，柏拉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也并不是毫无内在原因的。美学史家们一方面要认识到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反动性，另一方面也要追究他在西方既然起了那么大的影响，他的思想中究竟是否还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工作还仅仅在开始。

关于本集的选，译，注——先说选。柏拉图写过近四十篇的对话，其中直接或间接关涉到文艺的很多。这里选的几篇取其最能代表他的文艺思想。《伊安篇》，《斐德若篇》和《会饮篇》都译了全文。《大希庇阿斯篇》只删去开头的无关本题的一段。《理想国》里最有名的关于文艺的两大部分（卷二至三，卷十）也都全译了。《斐利布斯篇》只选译关于美感的一段，《法律篇》只选译有关文艺教育和检查制度的段落。从这个选集，读者可以见出柏拉图文艺思想的大轮廓和中心观念。

关于译，译者不懂希腊原文，这是本集的基本缺陷。弥补这个缺陷的办法是多搜比较可靠的英法文译本，仔细对照着看，来

窥探原文的意思。英译本《柏拉图对话集》有两种，都不完全，一是纠微特(Jowett)一手所译成的，一是《勒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里由多人分译的。纠微特译本的长处在于文字流畅易读，引论及本文的分析也很详细；短处在书成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比较旧了，对原文常有节略处，许多哲学的名词译的也不很精确。《古典丛书》本较忠实，但因不是成于一人之手，各篇好坏不齐。此外零篇英译本甚多。《人人丛书》(Everyman's Library)所搜的林德塞(Lindsay)的《理想国》译本大体甚好。法译本以布德学会(Association Guillaume Bude)所印行的《柏拉图全集》为最好。这是由法国几个古典学者如罗本(Robin)，克若瓦塞(Croiset)等分工合作而成的，在译本中时代最近，附有希腊原文对照，每篇有很好的引论，说明写作年代，背景，来源，全篇结构，对话人物以及讨论的主题等等，译文偶附简明的注解。从各方面看，这个法译本都远胜于各种英译本。本集主要地依据这个法译本，参照上述两种英译本及林德塞的《理想国》，诗人雪莱译的《伊安篇》，莱意特(G. Wright)译的《斐德若篇》，以及慕尼页(Meunier)的《会饮篇》法译本。《法律篇》因没有找到其他译本，只根据纠微特的英译本。译者所悬的标准只有两个：第一是对原文忠实，第二是译文尽量用流畅可读的口语。

最后说编写的注。这分两种：一是书末的每篇题解说明各篇要义以及了解全篇所必要的一些知识；一是正文注解，说明典故，援引的书籍，译文有待解释的地方以及长篇中分段大意。这种注解颇有借助于法译本和斯密兹(Smith)的《古典字典》的地方。

译文和注释有些错误或不妥的地方，由罗念生同志根据希腊

文审校，提出很多宝贵的意见，译者已遵照他的意见作了一些修改，趁此向他表示感谢。翻译古典是一件艰难的工作，虽经再三校正，错误和缺点恐仍难免，希望读者加以批评和指正。

朱光潜

1962年11月校改于北京大学

这个选译本被禁锢了十几年，现在重见天日，我感到很欣喜，因为在这上面献出了一份暮年心血，我是抱着莳花植树的心情来对待它的。但愿它在一些读者心中将开花结果。

朱光潜

1979年夏，时年八十有二

人名索引

四画

厄文努斯(Evenus) 134
厄庇俄斯(Epeius) 8
厄里什马克(Eryximakhus)
136, 182—250
厄庇克拉特(Epikrates) 80

五画

代达洛斯(Daedalus) 8
卡密德(Charmides) 248
卡雍达斯(Charondas) 66

六画

伊安(Ion) 1—19
伊比库斯(Ibukus) 99
伊索克刺特(Isokrates) 152
达蒙(Damon, 又名Damoni-des)
54
达柔斯(Darius) 121
西密阿斯(Simmias) 99
亚尔西巴德(Alkibiades) 182,
183, 235, 236—238, 248, 249
亚波罗多洛(Apollodorus) 182'
184
亚理斯脱顿(Aristodemus)
182—250

亚理斯脱格通(Aristogiton)
196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67

七画

阿伽通(Agathon) 182—250
阿库门(Akumenus) 80, 136,
137, 187, 215
阿德曼特(Adeimantus) 20—50
阿那克瑞翁(Anakreon) 90
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 182
—250
阿尔基洛科斯(Archilokhus)
4, 8
阿库什劳斯(Acusilaus) 190
阿那卡什斯(Anacharsis) 66
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
138
麦格洛斯(Megillus) 257, 265
忒俄多洛斯(Theodorus) 8
忒俄多洛斯(Theodorus) 125,
134
利昆纽斯(Likymnius) 135
希庇阿斯(Hippias) 134, 154—
181
希波克刺特(Hippokrates) 139,
伯里克理斯(Perikles) 137—138

, 240

攸惕顿(Euthydemus) 248

廷尼科斯(Tynnikhos) 10

克瑞俄斐罗(Creophylus) 67

克勒尼阿斯(Cleinias) 257—265

八画

泡路斯(Polys) 135

泡赛尼阿斯(Pausanias) 182 —
243

苏格拉底(Sokrates) 3—256

波里格诺特(Polugnotus) 7

波勒马库斯(Polemarkhus) 118

帕墨尼德斯(Parmenides) 190,
211

帕拉墨得斯(Palamedes), 隐射
芝诺(Zeno) 126

九画

品达(Pindaros) 81

俄耳甫斯(Orpheus) 8, 12, 192

欧里庇得斯(Euripides) 8, 136,
188

哈莫第乌斯(Harmodius) 196

十画

泰利斯(Thales) 66

格劳孔(Glaukon) 4

格罗康(Glaukon) 20, 51—79

格罗康(Glaukon) 182—183

格罗康(Glaukon) 248

库塞勒斯(Kyselus) 92

高吉阿斯(Gorgias) 125, 134,
216

埃斯库罗斯(Aiskhulos) 25, 30,
192

特刺什马克(Thrasymakhos)
125, 133, 134, 138, 140

索福克勒斯(Sophokles) 136,
137

十一画

荷马(Homeros) 4—48, 60—78,
100, 112, 151, 185, 191,
192, 205, 212, 215, 231

梭伦(Solon) 66, 121, 151, 231

第俄提玛(Diotima) 182, 221,
222, 224, 227, 230, 231,

十二画

斐缪斯(Phemius) 8

斐德若(Phaedrus) 80 — 153,
182—250

雅典客人(Athenaios) 257—268

斐尼克斯(Phoenix) 182, 183

提西阿斯(Tisias) 134, 143 —
144

莱科勾(Lycurgus)66, 121, 231
莱什阿斯(Lysias)80—153
菲狄亚斯(Phidias) 159, 160
普若第库斯(Prodikus)67, 135,
189, 251—256
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 67,
135
斯忒西科(Stesikhorus) 100,
102
斯忒辛布洛特(Stesimbrotos) 4

十三画

塔密里斯(Thamuris)8
奥林普斯(Olympus) 8

十四画

赫西奥德(Hesiodus)4, 5, 6, 21,

22, 67, 190, 211, 231, 264
赫洛狄库(Herodicus) 81
赫拉克立特(Herakleitus)158,
201

十五画

墨特洛德(Metrodorus) 4

十七画

缪赛俄斯(Musaius) 12

十八画

萨福(Sappho) 90

英国佬的另一个岛

萧伯纳

第一幕

杜依尔和博饶本土木工程公司的地址是伦敦威斯敏区大乔治街。从门口牌子上可以看到，这家公司是劳伦斯·杜依尔和汤玛斯·博饶本两人合开的，设在二层楼上。公司房间多数是私人住家用的，因为两位东家都是单身汉，彼此又是好朋友，都住在公司里面。办公室隔壁那间门上写着“私人住家用”的字样，就是他们的家庭起坐间，兼做接待顾主的客厅。假想这间房子窗台上立着一只麻雀，从这只麻雀的观点来看这间房子，它的布置大致是这样：通外面的门就是在窗台对面那面墙壁右角开的。这道门和墙壁左角中间有一个衣帽架，还有一张用几根支柱撑起几块大画图版所拼凑成的桌子，桌子上面摆着设计图，几卷绘图纸，计算仪器以及其它绘图用品。靠窗台左手那面墙壁上有个壁炉，在壁炉与正在观察的麻雀之间，有一道门通到里面的房间。靠窗台右手那面墙壁有一个文件柜，柜上面搁着一个碗橱，橱这边摆着一张办公桌和一张单人凳子。在房子正中横摆着一张双人大写字台，两边各摆着一张椅子。这是两位东家坐的。这间房子，没有一个女人能够看得下去，里面一股叶子烟味，到处都需要重新裱糊油漆，地毯也得换过。不过这种情形只是由于单身汉马虎，不讲究整洁，倒不是由于他们出不起钱。其实，凡是这两位东家亲自买来的东西没有不是讲究的，而且应有尽有。墙壁上挂的是一张南美洲大地图，一张轮船公司的彩画广告，一张很神气的格莱斯敦的画像，以及几张法兰西斯·卡鲁托斯·哥尔德的讽刺画，这些画把贝尔福画成兔子，张伯伦画成狐狸。①

1904年夏天某日下午四点四十分的时候，这间房子里没有人。

马上通外面的门打开了，进来了一个仆人，提着一个旅行大提包和一捆铺盖卷往里面那间房间里走。这个仆人外表很象样，年纪相当老，一点也不活泼了，还由于习惯，养成了一副神气，好象对于艰难困苦和自己的衰老都能耐心忍受似的。行李是博饶本的，他本人也跟着仆人进来了。他把大衣脱下，把它连帽子都挂到衣帽架上，随后就走到写字台，去拆看等着他看的信件。他年富力强，身体魁梧，有时热烈而轻信，有时很机警狡猾，有时象煞有介事地严肃，有时又热热闹闹，急躁任性，通常总是活泼英俊，在多数场合中很逗人喜欢，可是在他最认真的时候，却又非常可笑。他一面跟仆人说话，一面用指头拆信，很快地浏览过去，把信封乱扔到地板上。

博饶本 （叫喊）霍德生。

霍德生 （在卧室里）有，老爷。

博饶本 不要把行李打开了，只把穿过的衣服拿出来，放些干净衣服进去。

霍德生 （走到卧室门口）是，老爷。（转身要回卧室。）

博饶本 喂！（霍德生又转过身来）你记不记得我把手枪放在哪里了？

霍德生 手枪吗，老爷？对了，杜依尔老爷绘图的时候，还拿它做镇纸用哩。

博饶本 把手枪打在行李包里。我记得哪里还有一盒子弹，把它找出来，也打到行李包里去。

霍德生 是，老爷。

① 格莱斯敦(1809—1898)，英国自由党的领袖；贝尔福(1848—1930)，英国保守党的领袖；张伯伦(1836—1914)，原是自由党，但与格莱斯敦政见不同；哥尔德(1844—1925)，英国漫画家。剧中主角博饶本属自由党，所以崇拜格莱斯敦而鄙视贝尔福和张伯伦。

傅饶本 想起来了，把你自己的铺盖也打起来，这次我要带你走。

霍德生 (踌躇) 老爷，你去的地方危险吧？我是不是也要带枝手枪？

傅饶本 也许带一枝好。我要到爱尔兰去。

霍德生 (放了心) 是，老爷。

傅饶本 我想你不会害怕吧？

霍德生 一点也不害怕，老爷，我要冒一冒这个险。

傅饶本 你到过爱尔兰没有？

霍德生 没有，老爷，听说那里天气很潮湿，我最好把你的橡胶雨衣也打进行李包里去。

傅饶本 好。杜依尔老爷到哪里去了？

霍德生 我指望他五点钟回来。他吃过午饭就出去了。

傅饶本 有没有人来找我？

霍德生 一个叫做哈费干的来找过两回，老爷。

傅饶本 唔！他为什么不等我？我告诉过他，要是我不在家，就请他等我一会儿哩。

霍德生 嗯，老爷，我原来不知道你指望他来，所以我想最好不——不劝他等着。

傅饶本 他为人不坏。他是个爱尔兰人，不大讲究外表。

霍德生 老爷说得对，我看他是有些爱尔兰人的脾气。

傅饶本 如果他再来找，就让他进来。

霍德生 老爷，你开车回来的时候，我仿佛看见他就 在 附近 等着，要不要把他找来？

傅饶本 去把他找来，霍德生。

霍德生 是，老爷。(向通外面的门走去。)

博饶本 客人也许要喝茶，准备一壶茶。

霍德生 (停住)老爷，我看他要喝的不是茶。

博饶本 那么，你想他爱喝什么，就拿什么来吧。

霍德生 是，老爷。(电铃响)这就是他了，老爷，他看见你回来了。

博饶本 对，领他进来。(霍德生出去了。在他还没有把客人领进来的时候，博饶本看剩下没有看的信件。)

霍德生 哈费干先生来了。

哈费干的年纪约在三十左右，象没有发育完全似的，短颈项，小脑袋，红头发，红鼻子，一对偷偷摸摸看人的眼睛。他穿着一身破旧的黑衣服，很象牧师打扮，又象是一个第十流的小学教师，因为爱喝酒，穷得不象样了。他赶忙和博饶本握手，摆出一副极端和蔼，兴高采烈的样子，加之他说一口舞台上插科打诨式的爱尔兰土语，使得这副样子更显得突出。他摆出这种样子，也许可以略自宽解，因为他心里时常在暗自害怕快要害酒疯了。

哈费干 我叫丁姆·哈费干，来听你的吩咐。祝你顶刮刮的早安，博饶本先生。

博饶本 (很高兴这位爱尔兰客人)祝你午后安好，哈费干先生。

哈费干 已经是午后了吗？老天爷，我把早饭以后空着肚子的时间都叫做早晨。

博饶本 你还没有吃过午饭吗？

哈费干 午饭么，算了吧！

博饶本 很抱歉，我打布拉伊敦回来迟了，来不及请你吃午饭，但是——

哈费干 别再提了，先生，别再提了。你要请我吃午饭，明天还是可以奉陪。不瞒你说，我是个爱尔兰人，饭量很差，喝倒

很有劲。

博饶本 刚才你到的时候，我正准备按铃叫茶。请坐，哈费干先生。

哈费干 假如神经强，能受得住，茶倒是一种好饮料；不过我的神经可不行。

哈费干在写字台旁边坐下，背向文件柜。博饶本和他对面坐着。霍德生空手进来，从碗橱里取出两个玻璃杯，一枝吸管和一架酒瓶，摆在博饶本面前的写字台上。霍德生毫不留情地瞅着哈费干，哈费干不敢正视他那副眼色。霍德生随即退出。

博饶本 请喝点汽水渗威士忌。

哈费干 (清醒过来了)博饶本先生，提到酒，你碰到我们爱尔兰人的弱点啦。(虔诚地)这并非说我自己也有这个弱点，酒的危害我看的很够啦。

博饶本 (斟威士忌)斟够了，就请你说一声。

哈费干 酒可不要渗的太多。(博饶本不再斟，使眼色问他斟够了没有)就说一半对一半吧。(博饶本听他要求一半对一半，有点吃惊，再斟了一点，又停住，看看哈费干)请再斟一点点，酒杯下面窄，下一半实在装不到一半。多谢，多谢。

博饶本 (笑)你们爱尔兰人真会喝酒。(替自己斟了一点威士忌)咱们英国人所谓汽水渗威士忌，就不过这个样子。

哈费干 你们很对。我那个不幸的国家就坏在这个酒字上。我自己也喝酒，那是因为我的心脏衰弱，消化不良。但是在原则上我是个主张戒酒的。

博饶本 (突然严肃紧张起来)主张戒酒，我当然和你站在一起。我是本地禁酒会的一个忠实会员。哈费干先生，你想象不到，酒馆老板，主教，保守党和“太晤士报”那个不神圣的四角

联盟^①，替咱们英国带来了多大的灾祸。我们必须不顾一切，叫所有的酒馆都关门。（他喝酒。）

哈费干 我明白，那实在是糟透了。（他喝酒）博饶本先生，我看你也是个忠实的自由党员，象我自己一样。

博饶本 我是个爱护自由的人，象每一个真正的英国人一样，哈费干先生。我的名字是博饶本，假如我的名字是布里希坦，长的是鹰钩鼻子，在公园路有座大房子^②，我也会拿一块画着英国国徽的手帕，用一个便士买个喇叭筒，号召在老百姓的粮食上抽税，来支援海军促进会，把英国的最后一点自由都毁掉——

哈费干 用不着多说。咱们来握握手吧。

博饶本 不过我还想说明一下——

哈费干 你只要一张口，我就知道你来说什么话。我了解你这种人。听说你有意到爱尔兰去走走，是吗？

博饶本 除掉爱尔兰，我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呢？我是个英国人，又是个自由党。现在整个南非洲都让人家奴化了，毁了，除掉爱尔兰，就没有什么别的国家可以使我关心啦。请别误会，我并非说，除掉爱尔兰，英国对别的国家就不该负责任了。英国人对芬兰有一份责任，对马其顿也有一份责任。不过英国人的首要责任是对于爱尔兰的。只要是头脑清楚的人，谁能否认这一点呢？不幸得很，我们有些政客，比波布

① “不神圣的四角联盟”，1815年俄、奥和普鲁士成立所谓“神圣联盟”，在维护耶稣教国家统一的名义下，推行反动的侵略政策。本文这个名词是从这里来的。

② 布里希坦不必实有其人，他代表当时的大资本家，名字和相貌都象是犹太人，公园路是伦敦富户住宅区。

里考夫还更无耻不讲理，比亚布杜尔“魔王”还更杀人不眨眼^①，爱尔兰现在所以痛苦不堪，就是这班家伙的毒手搞出来的呀。

哈费干 说句实在话，他们对于波布里考夫那个老家伙总算是报够了仇啦。

博饶本 我并不赞成暗杀，我绝对不赞成。那位不幸的芬兰爱国青年为着替祖国报仇，把那位俄国压迫者暗杀了，尽管我们深深感觉到，从他的那个观点来看，他这样做是完全正当的，可是每一个文明人对于暗杀都应该切齿痛恨。即使为着保卫自由贸易，我也决不肯伸手去杀一个政敌，尽管他很该死。

哈费干 我敢说你做不出这样的事，因此，我很钦佩你。你要到爱尔兰去，是出于同情，是不是？

博饶本 我这次去，是要替土地开拓联营公司开拓出一份产业，我跟那家公司有点关系。我相信，一份产业只要经营得好，象在咱们英国那样经营，那就一定会赚钱。哈费干先生，你知不知道英国的办法？

哈费干 老天爷，我怎么不知道？把爱尔兰的一切能拿走的东西都拿走，拿到英国去花。这就是英国的办法。

博饶本 （不大欢喜这话）哈费干先生，我的办法是要把英国的钱拿到爱尔兰去花。

哈费干 愿你的胳膊多长一股劲！愿你的影子永远不变小！你真

^① 波布里考夫，尼古拉第二时代，俄国对芬兰施行压迫，任波布里考夫为芬兰总督，他的残酷引起芬兰人的极大仇恨。1904年他被芬兰爱国志士萧曼刺死。亚布杜尔“魔王”，似指当时土耳其的暴君，亚布杜尔·哈密德二世。

正是男子汉中间的肉汤！^①你说，我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地方？我愿意牺牲最后一滴血，来供你指使。

博饶本 你听说过花园城没有？

哈费干 （犹疑）你指的是天堂吗？

博饶本 什么天堂！不，花园城就在希镇^②附近。如果你肯花半点钟的功夫，我可以和你谈一谈这花园城。

哈费干 我说这么办：给我一份说明书，让我拿回去好好地想一想。

博饶本 你说得对。我可以照办。（拿出一本艾本尼佐所写的关于花园城的书和几本小册了）你知道，花园城的这张地图所画的圆形结构只是一个建议。

哈费干 是，这一点我要仔细记住。（心迷眼花地看地图。）

博饶本 我说，为什么不在爱尔兰也建一个花园城？

哈费干 （兴奋地）我要问你的正是这句话，为什么不在爱尔兰也建一个花园城？为什么？（挑战似地）请你告诉我，为什么？

博饶本 有些困难。我要克服他们，但是有些困难。我初到爱尔兰，人们看见我是个英国人，就会仇恨我。我又是新教徒，爱尔兰所有的天主教徒就会攻击我。说不定还有生命危险。不过我准备迎接这种危险。

哈费干 不用怕，博饶本先生。我们爱尔兰人倒知道尊重有勇气的敌人。

① 哈费干在冒充爱尔兰人，把拣到的爱尔兰语拿来蒙混博饶本。“胳膊多长一股劲”，怂恿人加劲去做一件事情的勉励语；“影子永远不变小”，永远保持健康；“男子汉中间的肉汤”，模范男子。

② 希镇，在伦敦北二十二英里，十九世纪末建筑了所谓“花园城”。

傅饶本 我真正怕的倒还是怕引起误会。我想这一点是你可以帮助我避免的。那天晚上你在民族协会的大会上演说，我一听到，马上就看出你是个——我坦白地说，你不会见怪吧？

哈费干 我有什么毛病，请你坦坦白白地告诉我，我一切都受得了，就是受不了恭维话。

傅饶本 我可不可以这样说？当时我马上就看出你是个道地的爱尔兰人，有爱尔兰人的一切毛病和一切优点：卤莽，顾今天不顾明天，但是勇敢，性情好，靠自己来做生意也许不会成功，但是会说话，富于幽默感，爱自由，是我们伟大的格莱斯顿的忠实信徒。

哈费干 别叫我害臊吧。我不能坐在这里听人当面恭维我。不过我承认你说的性情好那一点。这是爱尔兰人的弱点。我会把最后一文钱拿出来与朋友共之。

傅饶本 我相信你是会这样做的，哈费干先生。

哈费干 (冲动地)别叫我什么哈费干先生，就叫我丁姆好了。一个人谈起爱尔兰来，象你那样，称呼我什么都可以。请把酒瓶递给我。(他替自己斟酒)

傅饶本 (带从容的神色微笑)好，丁姆，你愿不愿陪我到爱尔兰去？你们爱尔兰人热情而任性，你去可以帮助我打破隔阂。

哈费干 问我愿不愿陪你到马达加斯加或是交趾支那吧。他妈的，即使要我陪你到北极去，我都情愿，只要你肯替我出路费；他妈的钱我可是一个都没有，我得买一张三等票哩。

傅饶本 我想到了这一点，丁姆。处理这件小事，我们必须用结结实实的英国办法，尽管其他的事可以随你的意，用爱尔兰的办法。你这次去，应该作为我的——我的——嗯，我不知道怎样称呼你才好。管你叫我的代理人吧，他们会把你打

死。管你叫我的管事吧，他们会把你抛到水里淹死。至于秘书，我已经有了一个了，而且——

哈费干 那么，把那一位叫做本国秘书，把我叫做爱尔兰秘书^①，好不好？

博饶本 （勉强地笑）好极啦！你的爱尔兰人的机智已经把第一个困难解决了。现在来谈谈你的薪水。

哈费干 薪水吗？替你效劳，我本来可以分文不要。不过我这身衣服对于你怕不很体面，我怕逼得要向你的朋友们借钱，我生性最讨厌的就是借钱。我每年只要一百镑，多一文都不要。（用一副焦急而狡猾的神色打量博饶本，想猜测他究竟能给多少钱。）

博饶本 如果一百镑就可以使你满意的话——

哈费干 （大放其心）为什么不可以使我满意呢？一百镑一年，就是十二镑一月，是不是？

博饶本 不对，八镑六先令八便士一月。

哈费干 嗨，糟透了！我得把五镑寄给我的老母亲。不过不要紧，我说过一百镑，就只要一百镑，哪怕我得挨饿都算数。

博饶本 （用生意人的谨慎口吻）好吧，暂且说头一个月十二镑吧。以后我们再看事行事。

哈费干 博饶本先生，你真是个君子人。等到我母亲死了，你可以减去五镑。你得把手放紧一点，不能浪费，如果——（博饶本的合股伙东走进来了，打断了他的话。）

劳伦斯·杜依尔年纪三十六岁，冷淡的灰色眼睛，紧绷绷的鼻子，显得爱吹毛求疵的细腻的嘴唇，眉毛显得尖刻，脑袋显得聪

① 当时英国内阁中管理爱尔兰政务的大臣叫做“爱尔兰秘书”，管内务的大臣叫本国秘书，哈费干提议称自己为爱尔兰秘书，是开玩笑。

明，大体上很文雅漂亮，但是有一点容易生气和不满的样子，和博饶本的那种只有消化良好的人才能有的快活样子，恰好成一个强烈的对比。

他进来时倒象很自在，但是一看到有生客，马上就萎缩起来了，正要退出，博饶本招呼了他，他才放了心。他于是走到写字台旁，站在博饶本和哈费干两人中间。

杜依尔（往后退）你们有事在谈。

博饶本 没有什么事，没有什么事。请进来。（向哈费干介绍）这位朋友和我都住在这里，他是我的合伙股东，杜依尔先生。（向杜依尔介绍）这位是我的新朋友，爱尔兰人，丁姆·哈费干先生。

哈费干（站起来，满腔热情）会见博饶本先生的朋友，无论是哪一位，我都觉得荣幸。祝你顶刮刮的早安，杜依尔先生！我对你们两位都很钦佩，在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中找到象你们两位这样的榜样，真不容易呀。

博饶本（咯咯笑）这一回你可看错啦。丁姆，我这位朋友杜依尔先生是你的同乡呀。

哈费干听到这话，显然有些窘，马上就萎缩下来。他猜疑地皱着眉头看杜依尔，表面上却装作亲热，可是这亲热的伪装也逐渐消失了；他对杜依尔怕极了，所以也显出一点摇尾乞怜的样子。

杜依尔（带着冷淡的厌恶神色）晚安！（他退到壁炉旁，向博饶本说话，声调中非常明显地给哈费干一个暗示，说他不受欢迎）你们的事就快谈完了吧？

哈费干（他的爱尔兰土语逐渐变成普通要充高贵身份就应该用的那种英国腔调，可是出人意外地带点格拉斯哥那地方的口音）我该走了，在西城还有个重要的约会^①。

博饶本 那么，你跟我一道去，就一言为定啦。

哈费干 博饶本先生，能陪你去，我是非常高兴的。

博饶本 什么时候去呢？你可以今晚就从巴丁敦车站动身么？我们打算从密尔津海港上船。

哈费干 （迟疑）不过——我恐怕——我，（杜依尔猛然走进卧室，把门砰的一声关上，哈费干的最后一点镇静给这么一来全完了。这个可怜虫几乎要哭出来，可是拚命装出爱尔兰人不顾一切的样子，才没有放声哭出来。他赶忙跑到博饶本身边，用抖颤的手拉住博饶本的袖子，把他所能驾御的爱尔兰土语全搬了出来向他哀求，声音却放得很低，怕杜依尔听见了又要回来）博饶本先生，别叫我在本国人面前丢脸呀。瞧，我这身衣服破旧不堪了，请给我一张五镑的票子，下星期二我有了办法，就还给你——要不然，你就在我的月薪里扣除也行。我会准时到巴丁敦车站，把一切准备妥当。快点把票子给我，趁他还没有出来。我这样请求，你该不见怪吧？

博饶本 不见怪。我本来打算让你预支一些路费。（他给了哈费干一张钞票。）

哈费干 （把钞票放进口袋里）谢谢你。我在火车未开之前半点钟准到车站。（听见劳伦斯到了卧室门口，正要回来）唏，他要回来啦。再见，愿上帝赐福给你。（他赶忙跑出去，几乎要哭出来，那张五镑钞票以及这笔钱所能买到的酒使他太兴奋了，他那个空肚皮和过度紧张的神经都有些支持不住。）

杜依尔 （从卧室里来）你在哪里拣得了那么一个破破烂烂的骗子？他来这里干吗？（他走到摆设计图的桌子旁，在一张设计图上用笔记下一点什么，一边参看他的笔记簿。）

① 伦敦西城是最富最时髦的区域。

博饶本 你又是那个老脾气！你一碰见爱尔兰人，待他就毫不客气，特别是他穿的有点破旧，这是什么缘故？本国人当然可以向本国人说一声顶刮刮的早安，这不能算是得罪了你，尽管他的衣缝已经有点儿磨光了。

杜依尔 （鄙夷地）哼，顶刮刮的早安！他还向你说过“男子汉中间的肉汤”没有？（他走到写字台。）

博饶本 （兴高采烈）说过呀。

杜依尔 还说过“愿你的胳膊多长一股劲”吧？

博饶本 不错。

杜依尔 还说过“愿你的影子永远不变小”吧？

博饶本 对呀。

杜依尔 （提起喝干了的酒瓶，摇摇头）他喝掉了你一斤多酒。

博饶本 他喝了并不觉得难受，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杜依尔 他借了多少钱去？

博饶本 严格地说，那并不算借。在金钱上他表现得很大方。我相信，他会把他的最后一文钱拿出来给朋友用。

杜依尔 毫无疑问，他会把朋友的最后一文钱拿去给自己用，如果那位朋友够傻瓜，让他拿。他究竟向你借去了多少？

博饶本 没有什么，只是预支了一些薪水，做路费。

杜依尔 薪水！老天哪，为什么给他薪水？

博饶本 他做了我的本国秘书，他很诙谐地这样称呼他的职位。

杜依尔 我看不出诙谐在哪里。

博饶本 无论什么诙谐，一到你手里，就糟蹋了，你对它那么冷淡。哈费干说的时候，我倒觉得他说得顶俏皮。本国秘书，还有爱尔兰秘书，说的真有趣，真有趣。不管怎样，我到爱尔兰去，要找一个人替我打破隔阂，很显然，他是最合式

的。他可以取得那里人们的信任，使他们对我表示友好。是不是？（他坐到凳子上，朝后倾斜，幸亏背靠到桌边上，要不然，就要向后倒下去了。）

杜依尔 多么好的介绍人，我的老天！你以为爱尔兰人全都是些贪酒、写信求人救济的人吗？若真如此，你想他们肯彼此接受这样的人作保吗？

博饶本 你这全是废话！他不过是个爱尔兰人。再说，难道你以为哈费干能骗我吗？

杜依尔 不，他太懒了，犯不着花气力来骗你。他只消坐在那里，喝着你的酒，瞧着你骗你自己。不过我们无须在哈费干身上多费唇舌。第一，你的钱已经到了他的腰包，沿途酒馆太多，他就决不会到巴丁顿车站去啦。其次，他并不是一个爱尔兰人。

博饶本 他不是爱尔兰人！（他听到这话，大吃一惊，本来是仰靠着桌子坐的，现在突然把身子坐直，凳子也就放正了。）

杜依尔 生在格拉斯哥，一生也没有到过爱尔兰，他的底细我全知道。

博饶本 但是他说的话，他的举止动静，都象个爱尔兰人呀。

杜依尔 哼，象个爱尔兰人！难道你不知道，什么“祝你顶刮刮的早安”呀，“男子汉中间的肉汤”呀，“愿你的胳膊多长一股劲”呀，这一套鬼话只有在英国才可以听到，正如伦敦阿尔伯特厅所演奏的爱尔兰音乐也只有在英国才可以听到，难道你不知道？无论是在现在，在过去，或是在未来，在爱尔兰本地就压根儿没有一个爱尔兰人说话象他那样。但是一个爱尔兰的没出息的人一到了英国，看到英国到处都是些象你这样想入非非的笨蛋，只要他扮演丑角，丢他自己的脸，

丢他祖国的脸，教你们感到自己在道德方面比他们强，你们这批笨蛋就肯让他游手好闲，吃喝撞骗，乱吹一阵；于是他就很快学会那些怪腔怪调来骗你们。他是从戏院或是杂耍场里学来那些玩艺儿的。哈费干从他父亲那里也学会了几句简单的爱尔兰话。他父亲倒是爱尔兰人，是我的乡亲。我认识他的伯叔父，就是住在罗斯库伦的玛太·哈费干和安德·哈费干。

博饶本 （还不大相信）不过他说的一口爱尔兰土腔呀。

杜依尔 哼，他说的一口爱尔兰土腔，你对于爱尔兰土腔倒很内行！有一次我听说过你把很重的都柏林音叫做爱尔兰土腔^①。说起来很可怜，你连康纳玛拉和腊特曼因斯也辨别不出^②。（极端恼怒）滚他妈的哈费干吧！别再谈他了，他值不得我们去辩论。

博饶本 劳伦斯，你今天怎么啦？为什么这样不高兴？

杜依尔很为难地瞧着博饶本，慢慢地走到写字台，坐在靠壁炉的那一头，然后回答。

杜依尔 嗯，单提一件事吧，你那封信使我太糟心了。

博饶本 为什么？

杜依尔 罗斯库伦^③田庄典押给公司，你把庄主的赎典权剥夺掉

① 都柏林是爱尔兰的都城，那里的语音不能算土腔。

② 康纳玛拉在爱尔兰的极西，腊特曼因斯在爱尔兰的极东，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在爱尔兰连东西都辨别不出来”。

③ 罗斯库伦是本剧的主要场所，代表爱尔兰的农村。它在经济上极落后，但正在经历剧烈的转变。先是土地掌握在大地主手里，莱斯屈朗基便是旧式大地主的代表。这班大地主在英国压榨之下，加上生产方式落后，大半破产了，把土地典押给英国资本家。于是政府颁布土地购买法令，使富裕中农可以购买土地，土地因此日益分散。由于上述原因，这班新式小地主仍然不能维持下去。结果英国资本家进来进行“土地开拓”，就是把爱尔兰农民的土地拿过来经营工商业，使农民放弃他们落后的农业，或是贫穷饿死，或是转到美洲去找生路，或是在英国人办的企业中当奴隶。本剧所写的就是这种转变的过程。

了，把那位可怜的尼克·莱斯屈朗基赶走，叫他无家可归，这件事叫我很糟心。过去我很喜欢那个老混蛋，那时我还小，总是在他家花园里走道上玩，我是在那个庄子上长大的。

博饶本 可是他不给利息。我不得不代表联营公司取消他的赎典权。我这次去爱尔兰，就是要到罗斯库伦去，亲自照管那笔产业。（他坐在写字台的另一头，和杜依尔对面，随便地补充一句，同时很担忧地看了杜依尔一眼）你当然和我一道去，是不是？

杜依尔 （很焦心，站了起来，又踱来踱去，神情不安）麻烦就在这里。我怕的就是要回爱尔兰，叫我糟心的也就是这一点。

博饶本 但是你离家十八年了，不想回去看看祖国，看看家里人，尝尝回到老家的风味吗？还——

杜依尔 （很不耐烦，打断了他的话）对，对，那一套我懂得，用不着你说。

博饶本 哎，当然罗，（耸一耸肩）如果我的话教你这样发脾气，我就很抱歉。

杜依尔 别管我发脾气，我的脾气不是为你发的，咱们相处这么久了，你该明白这一点。（他又坐下，想到自己的脾气躁，有点不好意思，很难过地想了一会儿，大声说）我有一种天生的厌恶，不愿回爱尔兰，这种天生的厌恶很强烈，我宁可陪你到南极，也不愿陪你到罗斯库伦。

博饶本 这才是怪话！你生为爱尔兰人，你们爱尔兰民族具有极强烈的爱国心，具有世界上最根深蒂固的恋家本能！而你却说你什么地方都可以去，就是不愿回爱尔兰。难道你以为我能相信吗？在你的内心里——

杜依尔 别管我的内心：爱尔兰人的心里不过是些幻想。几百万人离开了爱尔兰，其中有几个人回去了或是想回去呢？不过

跟你说这些也没有用处。你这人宁可相信关于爱尔兰流亡者的那种无聊的歌，或是英国城市中爱尔兰人区的三个钟头的爱国演讲，也不肯相信摆在眼前的一切事实。哼，你这长着眼睛的人，且瞧瞧我的情形吧！我整天嘀咕，焦急，发牢骚，吹毛求疵，瞧不起这，瞧不起那，没有个满意或安静的时候，叫最好的朋友看着也不耐烦，这些都是你所知道的。

博饶本 得了吧，劳伦斯！别冤枉你自己。你对于生人，倒是顶有趣，顶和蔼的。

杜依尔 对，对于生人倒顶和蔼。要是我象英国人那样，在生人面前比较古板一点，在家里比较随便一点，我和你也许更合得来些。

博饶本 咱们在一块儿还是合得来呀。当然，你有些居尔特种族^①的伤感——

杜依尔 （从椅子上跳起来）我的老天爷!!!

博饶本 （冷嘲地）——还有居尔特种族的另一个习惯，无缘无故地说些刺耳话的那种习惯。

杜依尔 无缘无故！听到人们谈起居尔特种族，我就要冒火，觉得非把伦敦烧掉不成。这一类的废话比十个强制法令^②还更坏。你以为一个人一定要是居尔特种族，才会在罗斯库伦起伤感吗？告诉你，爱尔兰人和英国人就种族来说，并没有两样，都是同样一些外来民族的混血种^③。

① 居尔特族是英伦三岛上的较古的民族，散居在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斯。英国人属盎格鲁·撒克逊族。

② “强制法令”是英国政府以强制方式统治爱尔兰，剥夺爱尔兰人种种自由的法令，这是爱尔兰人最痛恨的。

③ 英伦三岛在中世纪前半期遭受过一系列的北欧民族的侵袭，这些外来民族中有些人住下来，和土著民族通婚。

傅饶本 说得对。凡是能干的爱尔兰人都是英国血统。有一件事我时常觉得顶值得注意，就是在英国议会里，唯一的政党能表现出真正老牌的英国人性格和精神的就是爱尔兰党。你看，爱尔兰党的独立性，坚决的精神，对于坏政府的反抗，以及对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同情，这一切多么象英国人！

杜依尔 不消说，爱尔兰党还有一个习气，爱郑重其事地谈论一些陈腐荒谬的东西，而他们心里明明知道那些东西都是落后了一百年的。如果说出来你不见怪，这也是英国人的习气。

傅饶本 不然，劳伦斯，不然。你指的是现在霸占着英国的那些混血种的新牌英国人。这批人都是些伪君子，骗子，德国人，犹太人，美国人，外国人，公园路的住户，还有那些没有国籍的在世界上东飘西荡的渣滓。别把这批人叫做英国人。他们并不属于我们这个亲爱的古老的岛国，只属于他妈的新牌帝国。这批人倒很配这个新牌帝国，他妈的，我倒愿他们能享受它的好处！

杜依尔 （听到这番慷慨激昂的话，无动于中）瞧你的！现在你心里舒服了一点吧？

傅饶本 （傲慢地）对，舒服多了。

杜依尔 我的亲爱的汤姆，你只消沾一沾爱尔兰的气候，就可以变成和我一样的大傻瓜。可是如果把我全身的爱尔兰血液都输到你的血管里去，你的本质和性格都不会因此有丝毫的改变。再说，如果你去找一个最道地的英国女子结婚，然后把生下来的儿子送到罗斯库伦去教养起来，你那个儿子的性格就会象我而不象你，人家看见他，都会疑心他是我的儿子。（突然苦痛起来）哎，罗斯库伦呀！天哪，罗斯库伦呀！想一想那里的沉闷！绝望！愚昧！顽固！

博饶本（平淡地）乡下地方照例都是那样，劳伦斯，在英国也是一样。

杜依尔（匆忙地）不，不然，英国的气候却不一样。在英国这里，如果生活枯燥，你也就跟着枯燥就是了，坏不了什么事。（进入热烈的梦想）但是在爱尔兰，在那种湿润的空气里，在那些白色的、软绵绵的大路上，在那些烟雾迷茫的芦苇和褐色的湖沼里，在那些长着紫红色石南花的花岗岩山坡上，一个人的精神就凝聚不起来，时常处在散漫流动的状态。在你们英国这里，天上没有那样的色彩，望到的远远的景致没有那样的魔力，夜晚也没有那样凄凉的情调。啊，那里的梦想！梦想！那种叫人痛苦伤心而永远不能叫人满意的梦想，梦想，梦想！（蛮野地）淫荡生活使你们英国人粗俗横蛮，但是还不象那种梦想能把一个人的价值和用处完全毁掉。一个爱尔兰人的幻想永远叫他不得安宁，没有信心，不能满意；叫他既不能面对现实，应付现实，又不能征服现实，只能嘲笑那些有这种能力的人，并且（尖刻地嘲笑博饶本）象街上烂婊子一样，

“对生人倒是顶和蔼的”。（对着坐在桌子那头的博饶本嘀咕下去）那都是梦想呀，那都是幻想呀。爱尔兰人是和宗教无缘的。一个悟道的传教士向他宣称人生的神圣和德行的重要，他就请他走开，一文钱也不施舍；但是一个不象样的乡村传教士向他演一个奇迹，或是说一段关于圣徒的感伤性的故事，他就把穷人的一分一毛的小钱搜括来，替这位传教士盖大礼拜堂。在政治上爱尔兰人也是个糊涂虫，他还梦想“老太婆”^①在1798年所说的话，你要使他关心爱尔兰，你就得把这个可怜的岛国叫做卡德林·尼·户立汉，说她是个小老太婆。这样办，就用不着思想，用不着工作，用不着一切，

只消幻想来，幻想去；而幻想是叫人这么痛苦，你要不喝酒就没法忍受。（痛恨自己，浑身发抖）最后到了这步田地，你就简直不能应付现实，你宁可挨饿，也不愿烧饭，宁可穿破烂，显得肮脏，也不肯下个决心，去洗一洗，拾掇一下。你在家里吵吵闹闹，因为你自然不是一个天使，而她也瞧不起你，因为你不是一个英雄。你痛恨你周围的一切人，因为他们都是些肮脏懒散废物，和你自己一样。（放低声调，象一个人暗下向朋友招供一件丑事一样）同时，到处都听到那些讨厌的无聊的存心不善的嘻笑声。要是你还年轻，你就和旁的年轻人互相请客，喝酒，谈淫秽故事。你既然没有本领帮助他们，鼓舞他们，你就责骂他们，冷笑他们，嘲弄他们，因为你自己所不敢做的事他们也没有做到。而同时你却常在嘻笑，嘻笑，嘻笑！永无止境的嘲弄，永无止境的妒忌，永无止境的愚蠢，永无止境的胡作非为，拆烂污，丢丑，等到你到了另外一个国家，看见人们认真地考虑问题，认真地解决问题，你就嘲笑他们，说他们没有幽默感，自己无用，反而以此自豪，仿佛正因为你无用，你倒比他们高明些。

博饶本（听到杜依尔的这番议论，非常认真起来）决不要绝望，劳伦斯，爱尔兰的前途还是大有可为。在英国领导之下的自治是会创造奇迹的。

杜依尔（突然被他弄得无可奈何，脸上筋肉抽动，勉强苦笑）汤姆，你为什么偏要趁我心里最难过的时候，来开这么一个大玩笑，

① 爱尔兰语 Shan Van Vocht 的意思是“老太婆”，即下文所说的卡德林·尼·卢立汉。她是传说中爱尔兰人民的教皇，所以爱尔兰人就用她的名字来称呼爱尔兰。“老太婆在1798年所说的话”，即“爱尔兰人在1798年的主张”，爱尔兰人在1798年举行了一次大起义，反对英国政府，但是失败了。那时的主张当然早已过时。

叫人招架不住？

博饶本 玩笑！我说的是百分之百的真心话。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疑心我说自治，不是真心吗？

杜依尔 你说在英国领导之下，我相信这倒是真心话。

博饶本 （放了心）我说的当然是真心话。我们英国的领导当然是最重要的。我们英国人应该毫不吝惜地把自己的统治才能拿出来，替那些不大有统治才能的民族服务，这样就可以使他们完全自由自在地发展到够得上英国标准的自治。你明白我的意思么？

杜依尔 我完全明白。而且罗斯库伦的人也会明白。

博饶本 （欣然）他们当然会明白。所以这方面是没有问题了。

（他把椅子挪过来，舒舒服服地坐下，来教训杜依尔）我说，劳伦斯，你谈到爱尔兰的话，我都仔细听过了。我丝毫看不出你有什么理由不跟我一道去爱尔兰。你那番话归根结蒂是什么呢？那只说明你从前在爱尔兰的时候，还是个年轻小伙子。你所说的骂人，闹酒，糊涂那些情形在爱尔兰可以看见，在英国任何一个地方也可以看见。你过去是用年轻人的眼光去看爱尔兰的，所以只看到一些幼稚的东西。这回你跟我回去，用成年人的眼光去看看爱尔兰，你对于祖国的看法就会不同啦。

杜依尔 我敢说你那话有一部分是对的。我知道很清楚，假如我是个雇农的儿子而不是乡村地产经纪人的儿子，我的勇气就会大些。可是，不幸得很，我回爱尔兰，不是去看爱尔兰人民，而是去看我的父亲，纠德姑姑，娜拉·越莱，以及敦卜赛神父之流的人物。

博饶本 嗯，去看他们为什么不对呢？英国把你教养成这么大的

人了，他们看到你，一定很欢喜呀。

杜依尔（这话打动了她）呃，你这一着可猜中了，汤姆，算是你有英国人的灵感。

博饶本 你指的是常识。

杜依尔（很快地）不，我指的不是常识。说到常识，你和一个大笨蛋差不多。英国人从来没有有什么常识，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你这次上爱尔兰去，是心血来潮，你的理由是很荒谬的，你那满脑子的政治的瞎话就连一个普通的聪明驴子也欺骗不了，不过你所说的关于我和我父亲的话却摸到了我的底。

博饶本（吃惊）我并没有提到你的父亲呀。

杜依尔（不理睬他插嘴说话）我父亲住在罗斯库伦，做一个地产经纪人，老是受委屈，因为他是个天主教徒，而地主们多半是新教徒。自从地产处理局减了地租，地产购买法令把大庄业分成了许多小庄业以来，他幸亏根据地产购买法令，自己买了个小庄业，否则他就要饿死啦。这二十年以来，我猜想他没有出过门，至多也只不过到附近的亚敦磨勒镇上走走。而我哩，象你所说，让英国把我教养成了一个大人了。

博饶本（道歉）请你相信，我并没有什么坏的——

杜依尔 得了吧，用不着道歉！你说的一点也不错。我敢说，我在美国和其他一些较落后的辽远的地方也学得了一些东西，但是我学会了面对现实而不徒凭幻想，却大半是因为和你住在一起，和你合作。我从你那里领教来的比从任何一个爱尔兰人那里所领教来的都要多。

博饶本（摇摇头，但是眼睛却闪出一道光）你太客气啦！老朋友，不过这全是些奉承话。我也爱听奉承话，不过奉承话究竟无

聊。

杜依尔 不，不是奉承话，没有你，我什么事也做不成；尽管我时常觉得你那个老脑瓜子真邪门，把所有的思想都分门别类摆在一些水泄不通的小抽屉里，而这些小抽屉都保险很严密，凡是不宜于你懂得的东西怎么也钻不进去。

博饶本（不可战胜）告诉你，这些都是不折不扣的废话，劳伦斯。

杜依尔 不过无论如何你得承认，我的朋友不是英国人，就是世界各大国大场面中的人物。我这一生大半都是在那种大场面中混过来的，我的重要的工作也是跟大场面中人物一起做的。请想一想，要我这样的人回到罗斯库伦去！回到那个渺小而单调的地狱去！想一想那位乡村地产小经纪人，靠他的百分之五的经纪费，加上一个小庄业和附近镇上一点房产，才能勉强维持生活，想一想，我怎样能和他这样的人相处？我对他有什么可谈的？他对我又有什么可谈的？

博饶本（觉得这番话不成体统）不过你们究竟是父子呀！

杜依尔 是父子又怎样？如果我提议要去看看你的父亲，你怎么说？

博饶本（带着孝顺父母的端正态度）我过去经常去看父亲，总是把它当作一件大事，一直到他的神智失常为止。

杜依尔（关切）他疯了吗？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呀。

博饶本 他加入了关税改良协会^①，如果他的神智没有失常，就决不会干出这种事来。（开始用演说姿态）他让一个招摇撞骗的

① 自由党主张贸易自由，保守党主张关税保护，即通过关税，限制进口货物，来保护本国货物的生产不被外货排挤。博饶本是自由党，他的父亲既加入关税改良协会，显然是保守党，所以两人不和。

政客灌上了迷魂汤，那个政客——

杜依尔（打断了他的话）你的意思是说，你不愿见你父亲，是因为在自由贸易的问题上，他的主张和你的不同，而你又不愿跟他争吵。那么，就请你想一想我和我的父亲的关系。他是个民族主义者和分离主义者^①，我是个冶金化学家，改了行，做土木工程师。不管冶金化学是个什么玩艺，它决不是民族的，它是国际性的。作为土木工程师，你我的任务是沟通各国，而不是使它们分离。我们这一行所教给我的唯一的真正的政治信念就是：国界都是障碍，国旗也是一种非常讨人厌的东西。

博饶本（张伯伦的经济邪说仍然使他痛心）只有在实行保护关税政策的时候，你所说的才对——

杜依尔（坚决地）瞧你的，汤姆，你要发表一篇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啦，可是我不许你来这一套，我受不了。我父亲要把圣乔治海峡定为爱尔兰的国境线，在学院草坪^②上悬一面青色的国旗；而我哩，却要设法办到只要花三小时就可以从加尔威到科却斯特^③，花二十四小时就可以从加尔威到纽约。我要叫爱尔兰成为一个大联邦的思想和想象的中心，不要叫它成为一个鲁滨孙的孤岛。此外，还有宗教上的纠纷。我所信的天主教是查理大帝或诗人但丁的天主教，不过在近代科学和民俗学的影响之下，有所变通。这种近代科学和民俗学在敦卜赛神父看来，却是无神论者的胡说八道。不过，我父亲

① 分离主义者主张爱尔兰脱离英国的统治而独立。

② 圣乔治海峡是隔开爱尔兰南部与英国北部的海峡。学院草坪在都柏林大学外面，常用作公众集会场所。

③ 加尔威是爱尔兰西岸要镇，科却斯特是英格兰东岸要镇。

所信的天主教正是敦卜赛神父的天主教。

博饶本（油滑地）我不是要打断你的话，劳伦斯，不过你要知道，这些全是废话。这一类的纠纷哪家都有，但是家里人彼此还可以勉强相安无事。（突然严肃起来）当然，有些问题是要牵涉到道德基础的，在这些问题上，我承认，即使在至亲骨肉面前，也决不能妥协或是马马虎虎。比方说——

杜依尔（不耐烦，跳起来，踱来踱去）比方说，自治问题，南非洲问题，自由贸易以及教育捐税。在这些问题上，我的主张和我父亲的都不同，或许正象和你的不同一样。

博饶本 是的，不过你是个爱尔兰人，看这些问题并不象英国人看得那么严重。

杜依尔 什么！连自治问题也是如此吗？

博饶本（毫不动摇）对，连自治问题也是如此。自治并不是爱尔兰人搞起来的，而是我们英国的格莱斯敦搞起来的。劳伦斯，你不肯回爱尔兰，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理由，我怕背后还有别的原因。

杜依尔（激烈地）背后还有什么原因呢？难道你还以为我在骗你吗？

博饶本 别那样对我生气，老朋友，我不过在猜想——

杜依尔 你猜想什么？

博饶本 嗯，刚才你提到了一个人，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一叫做娜拉·越莱小姐的，好象是这个名字。（杜依尔突然楞住，带着惊奇的神色呆看他）我并不想多嘴多舌，劳伦斯，你也明白，不过你不肯跟我到爱尔兰去，是不是与这位小姐有关呢？

杜依尔（又坐下，被征服了）汤姆斯·博饶本，我向你投降。我这个貌似聪明而实在糊涂的爱尔兰人，向你这位上帝骄子英国佬

脱帽致敬。一个人能象煞有介事地说出你刚才所说的关于自治和格莱斯敦的那一套话，他只能是世界上天字第一号的大笨蛋。可是就是这个人下一句话里，马上就能把我所说的理由一齐撇开，一针见血地看出我的真正动机，这就非天才不能办到。奇怪的是这个人既是笨蛋，又是天才！这怎么可能呢？（跳起来）老天呀，我明白了。我要写一篇论文，投到《自然界》去发表。

博饶本 （瞪眼看他）你要写什么——

杜依尔 很简单。你知道，一个毛虫——

博饶本 一个毛虫！！！

杜依尔 对，一个毛虫。请你仔细听我说，因为这是关于英国民族性格的一个崭新的重要的科学理论。一个毛虫——

博饶本 喂，劳伦斯，别这样卖傻吧。

杜依尔 （坚持）我说一个毛虫，就是一个毛虫。你马上就会明白。一个毛虫（博饶本嘀咕了一声，稍微表示抗议，但不坚持）爬上了一棵树，它就本能地把自己变得恰恰象一片树叶，所以无论是它的敌人还是它要捕猎的东西都把它看成一片树叶，以为值不得去管它。

博饶本 那和我们民族性格有什么相干？

杜依尔 等我告诉你。世界上到处都是傻瓜，正如树上到处都是树叶。英国人的办法正是毛虫的办法，他本能地装得恰恰象一个傻瓜。这样，他的敌人就随他去，讥笑他，说他和旁人一样傻瓜，可是他就趁着这个机会，从从容容地把所有的真正的傻瓜都吞吃了。啊，自然真是巧妙，巧妙！（坐下，玩味这巧妙二字所引起的形象。）

博饶本 （心悦诚服）呃，劳伦斯，我怎么想也不会想到这上面来。

你们爱尔兰人真是绝顶聪明。你所说的当然都是些胡说八道，可是说的真妙！你怎么就想得到呢？真的，你得写一篇论文，可以得一笔稿费。如果《自然界》不登，我可以帮你设法登上《工程杂志》，我和它的编辑是熟人。

杜依尔 我们言归正传吧。我最好把娜拉·越莱的事情跟你谈谈。

博饶本 不必，别提她吧，我刚才本不该提起她。

杜依尔 我还是要谈谈她。娜拉有一笔财产。

博饶本 (感到浓厚的兴趣) 有一笔财产？有多少？

杜依尔 每年收入四十。

博饶本 四十万吗？

杜依尔 不，四十，四十镑。

博饶本 (大失所望) 在罗斯库伦。那就算得一笔财产吗？

杜依尔 在罗斯库伦，一个姑娘要是有一五镑钱的陪嫁，就算有一笔财产啦。而且四十镑一年，在那里确实是一笔财产。娜拉就凭这笔财产，取得了当地人们的尊敬，人家都把她当作一个产权继承人看待哩。我父亲碰到手边很紧的时候，也就靠她这笔财产渡过许多难关。我父亲过去替她父亲当经纪人。她父亲死后，她来看望我们，从此就在我家里住下来了。

博饶本 (细心倾听，就怀疑起来，以为杜依尔和拉娜有过暧昧关系，想把其中底细弄清楚) 从什么时候起？我是要问她到你家里来的时候，你有多大年纪了？

杜依尔 当时我十七岁，她也十七岁。要是她年纪大一点，她就该懂事一点，不住在我们家里了。我们一起呆过十八个月，后来我就上都伯林读书去了。每逢圣诞节和复活节我回家的时候，她总在家里。我猜想我的回家对她是件大事，尽管我

当时当然还没有想到这一点。

博饶本 你当时是否爱上了她呢？

杜依尔 说真话，并没有。当时我心里只有两个打算：第一就是想学会做点什么事，其次就是想离开爱尔兰，找个机会去做事。她算不得什么。我对她也存过一些幻想，那正如我对拜伦作品中某些女主角或是罗斯库伦的圆塔存过一些幻想一样；但是这些女主角或圆塔对于我算不得什么，她对于我也算不得什么。我从来没有为了她渡过圣乔治海峡回家去看看；甚至经过皇后镇^①也不肯上岸，先回爱尔兰看看，再回伦敦。

博饶本 你从前是否向她说过一些话，让她有理由等着你结婚？

杜依尔 没有，绝对没有。不过她确实在等我。

博饶本 你怎么知道呢？

杜依尔 她每逢过生日，就写信给我。每逢我自己过生日，她也老是写信，并且还寄些小礼物给我。但是我打断了她，对她说了句假话，说我东西流浪，寄信给我是没有用的，信在外国邮局里难免遗失。（他念“邮局”两字把重音放在“局”字上，不象英国人把重音放在“邮”字上。）

博饶本 你回不回她的信？

杜依尔 不很按时。不过迟早总要通知她，说收到了她的信。

博饶本 你看到她的亲笔信，心里有什么感觉？

杜依尔 很不自在。要是能逃脱她的一封信，即使花五十镑钱，我也情愿。

^① 皇后镇是爱尔兰东南岸的港口 美国船到英国经此靠岸。劳伦斯到过美国，回英国时不肯在爱尔兰上岸。

博饶本 (板着面孔,把身子往后一歪,靠到椅背上,表示这次审问已告结束,结果对于被审问人很不利)哼一哼!

杜依尔 你哼什么?

博饶本 爱尔兰的道德规矩和我们英国的很不同,这一点我当然明白。在我们英国,拿女人的爱情开玩笑是件很不漂亮的事。

杜依尔 你是否说,要是有一个英国人处在这种情境,就会和另外一个女子订婚把信件和礼物都退还给娜拉,附上一封信告诉她,说自己配不上她,祝她将来结婚快乐,是不是这样?

博饶本 呃,就连这样办法也可以叫那位可怜的姑娘安点心。

杜依尔 她会安心吗?我到不敢断定。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娜拉宁愿等到老,等到死,也不愿问我有没有结婚的意思,或是肯降低身份,稍微对我暗示一下这种可能性。爱尔兰人的自尊心是你所不能了解的。我的自尊心也许已经让英国磨去了很多。但是娜拉从来没有到过英国。假如我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伤她的自尊心,一条是干脆打她一个耳光,那我会毫不迟疑地打她一个耳光。

博饶本 (摸着膝盖思索,显然很得意)呃,这番话听起来倒挺有趣,很有点爱尔兰人的风韵。你最糟糕的地方就在这里,你简直不能欣赏爱尔兰的风韵。

杜依尔 我倒也能欣赏。不过那种风韵只是梦想的风韵。要是你凭梦想过生活,你就会尝到一些梦想的风韵;要是你凭事实过生活,你就会尝到一些事实的粗暴性。我倒想找到一个国度去住,在那里事实并不粗暴,而梦想也并不虚幻。

博饶本 (态度变过来,带着很深的信心去应付杜依尔的严肃态度,两肘支在桌子上,双手握成拳头)劳伦斯,不要绝望,老朋友,情形

看来也许很坏，但是到了下一次大选之后，就会有很大的变动啦。

杜依尔 (跳起来)你这笨蛋，简直是胡说八道！

博饶本 (也站起，一点也不感到挨了骂)哈！哈！你尽管嗤笑，但是等着瞧吧。这一点我们且不必辩论。让我问你，关于越莱小姐的事，你要我出个主意么？

杜依尔 (红了脸)不，我不要你的主意。把你那鬼主意收起来吧。(软了下来)不过你且说出来，让我听听也好。

博饶本 呃，根据你谈的一切，我对越莱小姐的印象倒很不坏。她好象很有上流女子的情感，不过我们得面对一个事实，就是她的收入在英国还不够她维持下层中等阶级的生活——

杜依尔 (打断他的话)听我说，汤姆，你提醒了我一件事。你到了爱尔兰，千万别再谈什么中等阶级，也别再吹自己是中等阶级。爱尔兰只有两等人，有社会地位的和没有社会地位的。如果你存心要得罪娜拉，你把她叫做教皇党倒可以，千万别把她叫做中等阶级妇女，否则你就得求老天保佑，她决不会饶你。

博饶本 (杜依尔的话压他不住)不用担心。我知道你们爱尔兰人全是古代皇帝的子孙。(自鸣得意)我还不至于象你所想的那样不知分寸，老朋友。(又热切起来)我指望看到越莱小姐是一个道地的上等女子，并且劝你回去再看她一眼，然后再决定你和她的关系。趁便问你一声，你有她的像片没有？

杜依尔 从二十五岁那年起，她就不寄像片给我了。

博饶本 (难过)嗯，是，我想是这样。(激动地，严厉地)劳伦斯，你对待那位可怜的姑娘，太不成体统啦。

杜依尔 老天爷，要是她知道有两个男子这样在谈论她——！

博饶本 她一定不高兴，是不是？当然是不高兴，我们两人应该惭愧，劳伦斯。（他心里有个新念头，逐渐使他入迷了）你知道，我有一种预感，这位越莱小姐是位很高尚的女子。

杜依尔 （眼睛紧盯着他）哼，你有这种预感吗？

博饶本 对，我有这种预感。这位漂亮姑娘的身世很有些令人动心的地方。

杜依尔 漂亮！哈哈！娜拉有了好机会，我也有了好机会啦。（叫喊）喂，霍德生。

霍德生 （走到卧室门口）你叫我吗，杜老爷？

杜依尔 把我的行李也打起来。我要跟博老爷一阵到爱尔兰去。

霍德生 好，老爷。（回到卧室。）

博饶本 （拍拍杜依尔的肩膀）谢谢你，老朋友，谢谢。

第 二 幕

罗斯库伦。西边有座花岗岩的小山，横望过去，是从南到北斜升上去的，山坡上长着石南花。山上有一块大石头，它不可能天然地立在那个地方，仿佛是由一个巨人扔到那里去的。从山顶望过去，在山后荒凉的山谷里有一座圆塔。一条冷清的白色的公路弯弯曲曲地向西伸去，经过圆塔，到了远山的脚下，就看不见了。时间是傍晚。爱尔兰天空上浮着几片闪亮的青霞。太阳快要落山。

那块大石头旁边站着一个人，面孔象一位年轻的圣徒，可是一头白发，从后面看来，大约有五十岁光景了。他正在出神默想，面容十分愁惨，眼睛凝望着远山，好象要透过落日的光辉，看到天国的大路。他穿着一身黑衣，看外表，比起目前一般英国牧师还更象一个牧师，可是并没有穿牧师制服。石缝里一丛小草中有个蚱蜢在叫，这叫声把他从出神默想中惊醒过来。他的面孔不象原来那样紧张了。他悄悄地转过身来，郑重其事地脱帽，向那蚱蜢说起话来，用的是爱尔兰的土腔土调，但不是农民的自然腔调，而是要装出上流人士的腔调，不免有点滑稽。

那人 是你吗，蚱蜢先生？在这么晴朗的晚上，我希望你过得
好。

蚱蜢 （立时回答，声音尖脆）唧嘶，唧嘶。

那人 （奖励口吻）那就对了。我猜想你现在出来，是要欣赏落日的

景致，好引起一阵清愁，是不是？

蚱蜢 （愁惨地）唧嘶，唧嘶。

那人 对，你是一个道地的爱尔兰蚱蜢啊。

蚱蜢 （声音宏亮）唧嘶，唧嘶，唧嘶。

那人 这是为古老的爱尔兰欢呼三声，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使你忍受艰难、贫穷和痛苦，是不是？

蚱蜢 （哀伤地）唧嘶，唧嘶。

那人 哎，没有用，我的可怜的小朋友。你尽管象袋鼠跳得那么远，也跳不出你自己的心，跳不出你心中的苦楚。你只有从这里望着天国，可是你到不了那里。瞧！（用手杖指落日）那就是天国荣光的门，是不是？

蚱蜢 （同意）唧嘶，唧嘶。

那人 你既然明白这一点，一定是个有智慧的蚱蜢。我问你，超凡脱俗的有智慧的先生，你我看见天国，心就象魔鬼看见圣水^①那样绞着痛，这是什么道理？你造了什么孽，遇到上帝那样惩罚？喂！你要跳到哪儿去？正在做忏悔，你那样朝天冲跳，要跳出忏悔坛，你的礼貌到哪里去了？（用手杖威胁蚱蜢。）

蚱蜢 （忏悔似地）唧嘶！

那人 （放下手杖）我接受你的道歉，下回可不能这样无礼啦。趁你还没有回家睡觉之前，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咱们的爱尔兰，是地狱还是净业界^②？

蚱蜢 唧嘶。

① 圣水，基督教中牧师祝过福的水，为宗教典礼用，据说可以辟邪和洗罪。

② 净业界，洗清罪过的世界。依基督教的说法人罪孽不深重，死后灵魂不至坠地狱者先入净业界洗罪，然后升天堂。

那人 你说是地狱！说句老实话，我想你说得很对。我想要知道
你和我在被调到这个世界来之前，前生干了些什么事？

蚱蜢 （尖声地）唧嘶，唧嘶。

那人 （点头）你说得对，这是个微妙的问题，我也不勉强要你答
复。去吧。

蚱蜢 唧嘶，唧嘶。（他跳走了。）

那人 （挥手杖）上帝保佑 你！（他走开，经过大石头向山顶走去。马上
有一个年轻的雇农，吓得面孔抽筋，从大石头后面偷偷地溜出来。）

雇农 （再三在胸前画十字）哎呀，光荣归于上帝，光荣归于上帝啊！
哎呀，圣母和一切圣徒啊！哎呀，救命啊！救命啊！（吓慌
了，叫喊）克干神父！克干神父！

那人 （转身）是谁？什么事？（他往回走，看见雇农，雇农跪下抓住他的
膝盖）啊，还是巴泽·法越尔！你在这儿干吗？

巴泽 求求你，看在上帝的面，别把我丢在这里，跟那个蚱蜢
在一起呀。我听见了它和你说话。别让它害我呀，亲爱的神
父呀！

克干 起来，你这蠢人，起来吧。我假装听蚱蜢向我说话，你就
怕起它来了吗？

巴泽 哎呀，那不是假装，亲爱的神父。它不是欢呼了三声，然
后说它是从地狱里出来的魔鬼吗？神父，请你答应我，送我
平安回家，还替我念句祝福的话。（吓得呜呜咽咽地哭叫。）

克干 巴泽，你在那里干吗？偷听我和蚱蜢说话吗？你在暗地里
侦探我的行动吗？

巴泽 不，神父，我凭老天爷发誓，我并不是在侦探你的行动，
我是在等劳伦斯大少爷，准备把他的行李从车上搬回来。刚
才我在草地上睡着了，你和蚱蜢说话，才把我吵醒。我听见

了那蚱蜢的小声音。神父，请问你，我怕活不到今年年底了吧？

克干 巴泽，你这真是丢人！看见一个漂漂亮亮的小蚱蜢也怕起来，你的宗教到哪里去了？即使它是个魔鬼，你有什么理由要怕它？假使我能把那蚱蜢捉住，我一定把它放在你的帽子里，让你带回家去，作为一种赎罪的苦行。

巴泽 神父，只要你不让它害我，我就不怕它啦。（他站起，稍稍放心了。他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小伙子，麻黄色头发，光滑面孔，下巴长满了细毫毛，虽已成年，但是还没有长得丰满，一双蓝眼睛，本能地学会装出一幅无用的笨蛋相，这并不足以表明他的真正的性格，只表明他经常对敌意的统治怀着恐怖，所以养成了一种机诈本领；他经常装傻，设法对付那种敌意的统治，要解除它的武装，揭开他的面具。英国人把他当作一个糊涂虫，这正是他想装的。他穿着楞条绒裤子，敞开的背心和蓝条纹的粗布衬衫。）

克干 （责备）巴泽，你把我叫做什么神父，我是怎样告诉过你的！敦卜赛神父又是怎样告诉你的？你忘记了吗？

巴泽 是，神父。

克干 还是神父！

巴泽 （不顾一切）那么叫你什么才好呢？敦卜赛神父说你不是神父，而我们都相信你并不是一个平常人；要是我们不尊敬你，谁知道会惹出什么祸事呢？而且他们说的也很对，做了一次神父，就永远是神父呀？

克干 （严厉地）巴泽，象你这种人根本不配暗地里去唾摸教区神父的指示，说教会的长短。

巴泽 那个我倒知道，先生。

克干 过去教会认为我配当神父，才叫我当神父。后来教会把我的证件撤回去了，你就该知道，我只是个可怜的疯子，不配

照管人民的灵魂啦。

巴泽 不过那只是因为你懂得拉丁，比敦卜赛神父懂得还多，所以敦卜赛神父妒忌你，是不是？

克干 （想笑，借骂巴泽来忍住笑）巴泽·法越尔，你这又妒忌又愚蠢的东西，怎么胆敢以小人之心，度君之腹？我准把你今天说的话告诉敦卜赛神父。

巴泽 （用好话哄克干）你当然不会——

克干 哼，我不会吗？上帝赦宥你，你这家伙简直就是个邪教徒！

巴泽 我比邪教徒还好一点，神父，你是在说我那位住在都柏林的锡匠兄弟。他学会了一套手艺，就跑到城里去住啦，他当然是个不信宗教的。

克干 巴泽，你那位兄弟还会比你先上天堂，要是你不当心的话，现在你得静听我的话，我就只说这一回啦。以后你和我说话，或是为我祷告，都只许管我叫彼得·克干。你如果生了气，要伸手去打驴子，或是拿脚去踹小蚱蜢，你就该记住，驴子就是彼得·克干的弟兄，蚱蜢就是彼得·克干的朋友。你如果想拣块石头去砸有罪的人，或是咒骂一个乞丐，你就该记住，彼得·克干是个更坏的罪人，更坏的乞丐，你得把那块石头和那句咒骂留着，等到下次碰到彼得·克干的时候，好拿来砸他骂他。现在趁我还没离开这里之前，你且向我说句“上帝保佑你，彼得”，先练习练习。

巴泽 那可不行，神父，我不会——

克干 会，你会。现在就照我的话办吧。要不然，我把这根手杖放在你手里，你拿来打我一顿也行。

巴泽 （马上跪下，虔诚膜拜）克干神父呀，我要的是你的祝福，你

不给我祝福，我就要倒霉啦。

克干 (骇然)起来，别来这一套，你这家伙。别向我下跪，我又不是一个圣徒。

巴泽 (带着坚强的信念)说实在话，先生，你是个圣徒呀。(蚱蜢叫了起来。巴泽吓坏了，紧紧抓住克干的双手)别指使那个蚱蜢来害我呀，神父，你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吧。

克干 (拉巴泽起来)你，你这笨蛋！蚱蜢只是在吹口哨，报告越莱小姐来啦，你不知道吗？瞧！她来了，振作起来，别丢人。快点动身，要是不赶快，你就赶不上车子啦。(推他下山)车子打那边山洼里跑过去，扬起的灰尘已经可以望见了。

巴泽 哎呀，老天保佑我们！(他奔下山，朝公路跑去，象鬼魂附了体似的。)

娜拉从山上走下来。她是个瘦弱的女子，穿着一件漂亮的印花布衫(她的最好的一件)。在爱尔兰人看来，她的身材是很平凡的；但是住在拥挤扰攘的国度里的吃肥鱼大肉的人们，对她却会有一种很不相同的印象。她没有一点粗俗气，也没有一点嗜好的迹象。她的举止很温柔，感觉也很灵敏，双手细腻，身材苗条，说起话来，腔调很别致，带着爱尔兰语所特有的那种妩媚和谐，缠绵悱恻。这一切都使她具有一种魔力；因为她一向没出过门，自己不觉得有这种魔力，也不象在英国的爱尔兰女子们那样存心要卖弄或利用这种魔力，所以这种魔力尤其动人。因此在汤姆·博悦本看来，她是个很有诱惑力的女子，他甚至夸她是个没有尘世烟火气的人物。可是对于劳伦斯·杜依尔，她不过是个平凡的女子，只配生在十八世纪；她显得毫无办法，毫无用处，而且几乎毫无性感，没有病而是一个废人，总之，她就是使杜依尔不愿留在爱尔兰的一切事物的化身。这两种看法，本来都没有多大价值，也不是最后定评；不过在目前，娜拉的命运就系在这两种看法上面。克干看见她，没有脱帽，只是用手碰了一下帽沿。

娜拉 克干先生，我想跟你谈一会儿，行吗？

克干 （不再用跟巴泽说话用的那种土腔土调）谈一点钟也行，娜拉小姐，对你总是欢迎的。我们坐下来谈谈，好不好？

娜拉 谢谢。（他们坐在石南花地上。她又羞怯，又焦急，心里只想着要说的话，所以开门见山地就说）听说你过去到许多地方旅行过。

克干 嗯，你知道我不是梅努兹的人（他的意思是说，他不是梅努兹学院的学生）。我年轻的时候，很羡慕老一辈子僧侣们，他们都是在萨拉曼卡^①受过教育的。所以当初我决定了当神父的时候，我就到了萨拉曼卡。后来我从萨拉曼卡步行到罗马，在一个修道院里住了一年，朝罗马给了我一个教训，就是要旅行，乘火车还不如步行，所以我又从罗马步行到巴黎大学，若是可能，我倒愿意从巴黎步行到牛津，因为我在海上晕船。在牛津呆了一年，染了一身牛津大学的习气，我得步行到耶路撒冷，才能把这种习气摆脱干净。从耶路撒冷我回到帕特磨斯，在亚陀斯山^②的修道院里呆了六个月。从那个修道院回爱尔兰，我就住下来当教区神父，一直到我发疯为止。

娜拉 （吃惊）别说那样的话。

克干 为什么不说？你还不知道这件事的经过吗？有一次我替一个黑人举行忏悔仪式，向他宣告赦罪，他就对我施行魔术，使我着了迷，从此我就发疯啦。

娜拉 你对于你自己，怎么这样瞎说？真丢人！

① 梅努兹神学院在都柏林附近。萨拉曼卡在西班牙，有很古的大学一座，以神学著名。

② 耶路撒冷，耶稣墓地所在；帕特磨斯在希腊，据说圣约翰在此地写成他的《启示录》，《新约》的最后一篇；亚陀斯山在希腊，有修道院一座，以藏经典钞本著名。

克干 并非瞎说，倒是真话——从某一个意义来说。别管那个黑人吧。现在你知道我有些游历经验了，你看我能帮你什么忙呢？（娜拉踌躇，精神恍惚地采石南花，克干轻轻地拦住她的手）“亲爱的娜拉小姐，别采那棵小花。假如它是个清秀的小孩，你就不会把他的头扯下来，放在水瓶里来玩赏呀。（蚱蜢叫起来了，克干掉过头用土语向蚱蜢）我的孩子，你放心，这位小姐不会损害你那棵小树。（改用城市腔调向娜拉）你看，我简直是疯啦；请不用介意，我不会伤害人。再回到你的问题吧，你要我帮忙的究竟是什么呢？”

娜拉 （难为情）不过是一种无聊的好奇心。我要问你的是：你从罗马和牛津那些大城市回来之后，是不是觉得爱尔兰很渺小，很落后呢？我指的是爱尔兰乡下。

克干 我到了那些大城市，倒看到了一些了不起的东西，都是我在爱尔兰没有看到过的。不过我一回到爱尔兰，我就发现在爱尔兰了不起的东西还多着哩。这些了不起的东西当然本来就在那里，但是我从前是视而不见。这就象我老呆在屋里，连自己的房子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一样。

娜拉 你以为旁人也都是这样么？

克干 要是旁人不仅头上长了眼睛，灵魂里也长了眼睛的话，他就会有同感。

娜拉 不过请你还是说句真心话，这里的人恐怕有些令人失望吧？照我想，到外国见过许多公主皇后之类的人物，就会觉得这里的姑娘有些粗俗。不过你是个神父，我猜想你对这些事情不大注意。

克干 做一个神父，就应该对一切事情都要注意。关于女人的事情，我不便把我所看到的都讲给你听，但是只告诉你一点：一

个男子知道的愈多，游历的愈广，以后他就愈有可能，宁愿娶一个乡下女子。

娜拉 （脸绯红，但很高兴）克干先生，我敢说你是在开玩笑。

克干 我的玩笑是真话，这才是世间最有趣的玩笑。

娜拉 （不大相信）去你的吧！

克干 （很灵活地站了起来）我们下山到公路上接车去，好不好？

（她把手伸给他，他把她拉起来）巴泽·法越尔告诉过我，你们在等小杜依尔回家哩。

娜拉 （马上把头一昂）我并不是在特别等他。他居然回来了，这倒是一件奇事。在外面一直呆了十八年之久，他就不该指望我们急于要和他会面，是不是？

克干 嗯，不急于和他会面，也许，不过这些年来，他究竟改变了多少，你当然想知道知道。

娜拉 （猛然辛酸起来）我猜想他这次回来，目的就是要看看我们究竟改变了多少。哼，让他等一等，等到夜里在烛光之下见我吧。我出来本不是要去迎接他，我是要到圆塔那边去散散步。（向西翻过小山。）

克干 今晚天气这么好，出来走走，是再好不过的了。（郑重其事地）回头我告诉杜依尔，说你上那儿去了。（娜拉转过身来，好象要请克干不要告诉杜依尔，可是从克干的眼色里，她见出他已经看透了自己的心事，就不好再说下去了，只热切地看了他一眼，又走开了。他望着她走到山那边，等到望不见她了，才说）哎，他这次回来，是要使你受痛苦的，而你现在已经不得不使他受痛苦了。（他摇摇头，朝相反的方向慢慢走下山，聚精会神地默想。）

这时车子到了，在山脚公路上下来了三个乘客。这是一辆乌黑破旧的不象样的二轮便车。这个类型的公用马车久已过时，剩下来的已寥寥无几了。前几辈的人管它叫比羊克涅车，因为它的

设计工程师是一位热心企业的意大利人，叫做比羊柯尼，爱尔兰人就把它胡乱念成比羊克涅了。那三位乘客是本教区的敦卜赛神父，劳伦斯的父亲柯尼里斯·杜依尔和博饶本。三人都穿着大衣，全身僵硬，爱尔兰的马车算是尽了它的能事，使他们僵硬到这步田地。

这位神父身材魁梧，神父气派十足，比起代表神父阶级特殊精神的那种最好的乡村神父固然差得很远，但是比起由顽强横暴的乡下佬出身的，利用教会来争权夺利的那种最坏的神父，却要好得多。他之所以当神父，并非要完成什么使命，或是成就什么大志愿，只是因为神父生活对他合适。他在教区群众中拥有无上的权威，向他们征收很重的捐税，所以成了一个富翁。过去新教的优势已经完全打垮了，所以他不再因此糟心。在大体上他是个随随便便，和和气气，甚至于相当谦虚的人，只要人家缴清他的捐税，完全承认他的权威和尊严。

柯尼里斯·杜依尔是个短小精悍的长者，皮肤坚韧，面容有些发愁，面孔刮得很光，只留下一撮淡茶色的胡子，胡子在逐渐变白，淡茶色已变成无光彩的浅黄色，而胡根却已全白了。他是乡镇生意人的打扮，穿一身半旧的猎装，但是脚上是双长统橡胶靴，与打猎毫不相干。他在博饶本面前有点羞怯，显得有些急性，想借此装出爽快的样子。

博饶本只带了一副望远镜和一本指南，没有带行李，理由待下文再交代。其余两人都把行李交付给那个倒霉的巴泽·法越尔。巴泽跟在他们的后面，很吃力地爬上山，背了一袋洋薯，一个大网篮，一隻肥鹅，一条老大的鲑鱼，还有几个纸包。

柯尼里斯走在前面带路，博饶本跟在后面，第三是神父，巴泽掉在最后，走得很吃力。

柯尼里斯 这段路够爬的，博饶本先生，但是比从公路绕弯走，却要近得多。

博饶本 （站住，细看那块大石头）请等一小会儿，杜依尔先生，我

要看看这块石头。这一定就是芬宁掷的骰子①。

柯尼里斯（茫然）什么？

博饶本 指南上说到这块石头，你们有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我不会念他的名字，我想是叫芬宁什么的。

敦卜赛神父（又茫然，又骇然）你指的是芬恩·麦库尔吧？

博饶本 我想就是他。（翻看指南）指南上说，有块大石头，或许是古代德落伊巫师的遗迹，仍然被人们指点出来，说这就是芬恩在和魔鬼打那个有名的赌时，所掷的那颗骰子。

柯尼里斯（怀疑）我从来也没有听过这样的话！

敦卜赛神父（很严肃，甚至有点严厉）别听这些胡说八道，博饶本先生，根本就没有这回事。要是有人向你谈什么芬恩·麦库尔之类东西，别听他们的。那是无稽之谈，全是迷信。

博饶本（有些生气，因为让一个爱尔兰神父骂他迷信，是他受不了的）难道你以为我相信那些话吗？

敦卜赛神父 呃，我当是你真信呢。瞧，那里有座圆塔，你望见了没有？那倒是一个值得看看的古迹。

博饶本（大感兴趣）圆塔原来是干吗用的？关于这一点，你们有没有什么学说？

敦卜赛神父（微微生气）学说？哼！（在他的心目中“学说”与死去不久的丁德尔教授②以及一般科学的怀疑论有关；也许还与圆塔象征生殖器那个说法有关。）

柯尼里斯（抗议）博饶本先生，敦卜赛老人家是本教区的神父，

① 芬宁即芬恩·麦库尔，又称芬嘉尔，爱尔兰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他的儿子即奥森(Ossian)。十八世纪麦克浮生所伪造的《奥森诗篇》，即是歌颂芬嘉尔的丰功伟绩的。

② 丁德尔教授(1820—1893)，英国著名的自然科学家，曾著文从自然科学观点讨论基督教的一些问题，所以为基督教僧侣们所痛恨。

他和学说有什么相干？

敦卜赛神父（温和地强调）如果你指的是知识，我对于圆塔的知识倒有一点。圆塔就是古代教会的手指，指点我们所有的人向往上帝。

巴泽背的太重了，歪了一下，就不由自主地跌倒在地上，背的东西七零八落地摔在山坡上。柯尼里斯和敦卜赛神父都大发雷霆地转身去对付巴泽，让博饶本一个人留在那里喜笑颜开地看大石头和圆塔，看得发呆了。

柯尼里斯 哎哟，糟啦，鲑鱼破成两段啦！笨蛋，你这是什么意思？

敦卜赛神父 你喝醉了吗？巴泽·法越尔，我没有告诉过你，那个网篮要仔细地背着吗？我告诉过你没有？

巴泽（摸擦后脑勺，因为它碰上一块石头，几乎碰洼下去了）我的脚滑了一下。我怎么能同时背三个人的行李呢？

敦卜赛神父 早就告诉过你，一趟背不动，就留下一些，回头再背呀！

巴泽 我把谁的东西留下来呢？要是把你那个网篮搁下放在湿草里，神父，你乐意吗？要不然，把鲑鱼和鹅搁下，放在路边，好让旁人拣去，老板又会不高兴。

柯尼里斯 哼，你强辩的理由真多，你这笨蛋！等到纠德姑姑看见鲑鱼弄成这个样子，她才会和你噜嗦哩。喂，把鱼和鹅交给我，你先把敦卜赛神父的网篮送到他家里，然后再回来取其余的东西。

敦卜赛神父 就那么办吧，巴泽，这回可不准跌交啦。

巴泽 我，我——

柯尼里斯（催他上山）嗨！纠德姑姑来啦。

巴泽背着教卜赛神父的网篮，一边走，一边埋怨，满腔委曲。

纠德姑姑从山上走下来。她年纪五十岁，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活跃忙碌，却没有精力或干劲；不声不响，却不很宁静；为人和藹，却不关心别人，其实也并不大关心自己；窄狭的安逸生活把她造成了这样一个心满意足的女人。她梳着分头，头发很光滑，脑后拖着一个馒头髻。她穿着一件简朴的茶色上衣，肩上搭着黑紫花格的羊毛披肩，特意打扮得整整齐齐，去迎接她的侄儿。她四面看看，想认出劳伦斯，但是摸不着头脑，於是将信将疑地瞪着眼看博饶本。

纠德姑姑 哎哟，我的老天，劳伦斯，这就是你吗？

柯尼里斯 嘻，你这个人，他怎么能是劳伦斯呢？劳伦斯好象并不急于要回家，我还没有和他见面哩。这位是他的朋友，博饶本先生。博饶本先生，这是我的妹妹纠德。

纠德姑姑 （殷勤待客，走上去和博饶本亲热地握手）博饶本先生，瞧我把你认成劳伦斯了。我们有十八年没有看见他的影子啦，他出门时还是个小孩子呢。

博饶本 劳伦斯还没有回来，这倒不是他的过错。他本来打算比我先到这里。杜依尔先生到达车站之前一点钟，劳伦斯就驾驶我的汽车先走了，打算在亚敦磨勒镇上和我们会齐，并且打算比我先到家哩。

纠德姑姑 上帝保佑我们！你想他是不是出了事故呢？

博饶本 没有，他打过电报来，说汽车出了毛病，停下来了，只要他能走，他就马上动身回来。他指望十点钟左右可以到这里。

纠德姑姑 瞧，他坐上一辆汽车，让我们大家在这里等他！就象他那个老脾气，无论干什么，都要和别人不同。哼，碰到没有办法的事，只好忍耐着吧。请你们都进去，博饶本先生，

你一定急着要喝茶了。

博饶本 (微惊)吃茶!我怕吃茶是太迟啦。①(看表。)

纠德姑姑 一点也不迟,我们吃茶向来不比这时刻早。我希望你在亚敦磨勒镇吃过一餐好饭了。

博饶本 (想到坐了马车这么久,没有饭吃,大为惊慌,竭力想不表露出来)嗯—呃—那餐饭好极了,好极了。趁便请问一句,我该到旅馆去找一个房间才好吧?(他们瞪眼看着他。)

柯尼里斯 旅馆!

敦卜赛神父 什么旅馆?

纠德姑姑 你当然不能下旅馆。你就住在咱们这里。我本来可以让你睡在劳伦斯的房间里,只是他的床垫太短了。不过我们可以把客厅里的沙发铺成一张很舒服的床。

博饶本 杜依尔小姐,你这太客气了。为了我,这样麻烦你,我心里真不安。我一点也不怕住旅馆。

敦卜赛神父 哎呀!罗斯库伦这地方根本没有旅馆呀。

博饶本 没有旅馆!赶车的人明明告诉过我,说这里的旅馆是爱尔兰最漂亮的。(他们兴致索然地看着他。)

纠德姑姑 你相信他那种人的话吗?只要他说着便当,你听着高兴,他就信口开河。这对他一点不费事,他指望你多给几个酒钱呀。

博饶本 酒馆也许有。

敦卜赛神父 (冷淡地)酒馆倒有十七家。

纠德姑姑 哎哟,你怎么能住酒馆呢?即使你以为合适,他们也没有地方。得了吧!你是怕睡沙发吗?要是那样,我可以把

① 在爱尔兰和苏格兰,吃茶就是吃晚饭,博饶本是英国人,不懂这个规矩。

我自己的床让给你，我去和娜拉睡。

博饶本 不必，不必。我顶欢喜睡沙发，不过这样打搅你们——

柯尼里斯 （急于想结束这番讨论，因为这种讨论使他对自家的房屋有点惭愧；他对博饶本的生活舒适的标准比他妹妹所猜想的要比较精确些）

不要紧，这毫不费事。娜拉哪里去了？

纠德姑姑 我怎么知道？她溜出去有一会儿了，我原来以为她是接车去了。

柯尼里斯 （不满）她真有些古怪，这大晚上还跑出去。

纠德姑姑 是呀，这丫头简直古怪。你们请进去，请进去。

敦卜赛神父 我要告辞了，博饶本先生你如果在本教区有事要我帮忙，请通知我一声就行了。（他和博饶本握手。）

博饶本 （热情洋溢）多谢你，敦卜赛神父。会见到你，我真觉得万分荣幸。

敦卜赛神父 （走到纠德姑姑面前）祝你夜晚安好，杜依尔小姐。

纠德姑姑 你不留下吃茶吗？

敦卜赛神父 今晚不打搅了，多谢你，我家里还有事哩。（他正转身要走，碰见巴泽回来了，巴泽肩上没有背东西）你把那个纲篮替我送到了没有？

巴泽 送到了，神父。

敦卜赛神父 这才是好孩子。（动身走。）

巴泽 （向纠德姑姑）克干神父说——

敦卜赛神父 （马上转身向巴泽）你说的是什么？

巴泽 （吓倒了）克干神父——

敦卜赛神父 我告诉你不知多少遍了，你称呼克干先生，要用他的正当的名字，我怎样称呼他，你也就得怎样称呼他，你忘记了吗？哼，什么克干神父！你连你自己的神父和一个不三

不四的穿黑衣的疯子也辨别不出来吗？

巴泽 我怕他在我身上行魔术，使我着迷。

敦卜赛神父 （大发雷霆）记住我的话，要不然，我就要在你身上行魔术，让你发疯乱跳看看。记住了没有？（他回家去了。）

巴泽也准备下山去取鱼，鹅和口袋。

纠德姑姑 哎哟，巴泽呀，你在敦卜赛神父面前，为什么乱开口呢？

巴泽 叫我怎么办呢？克干神父叫我告诉你，娜拉小姐到圆塔去了。

纠德姑姑 为什么不等敦卜赛神父走了再说呢？

巴泽 我怕搞忘了，要是搞忘了，克干神父就要在深更半夜里打发蚱蜢或是小黑鬼来提醒我啦。（小黑鬼就是普通的灰色四脚蛇，据说睡觉的人只要不当心，四脚蛇就会爬到他喉咙里去，让他慢慢地衰弱下去，以至於死。）

柯尼里斯 哼，你，你这大笨蛋！什么蚱蜢！什么小黑鬼！快来把这些东西拿起，别再胡说八道了。（巴泽听命）你把这条大鲑鱼夹在胳肢窝下。（他把鲑鱼塞到巴泽的胳肢窝里。）

巴泽 那隻肥鹅我也拿得了，老爷，把它放在我肩膀上，把它的颈子放在我嘴里，让我把它啣住。（柯尼里斯不加考虑，打算照办。）

纠德姑姑 （觉得博饶本在跟前，在礼貌细节上要讲究一点）这成什么话——巴泽！你要先用嘴啣鹅，然后让我们去吃它！老板可以亲自把鹅提回去。

巴泽 一隻死鹅还会计较我的嘴？（把东西拿起，上山去了。）

柯尼里斯 娜拉到圆塔去干吗？

纠德姑姑 哼，天知道！胡思乱想去了，我看。也许她指望劳伦

斯去找她，陪她回来。

博饶本 我们不能让越莱小姐在那里老等，夜里一个人走回来。

我去把她找回来，好不好？

纠德姑姑 （郭夷地）哼，她出不了什么岔子！快点进去，柯尼，请进去，博饶本先生。我把茶放在炉子上了，我们要是不早点进去喝，茶就要太浓啦。

他们上山。这时天气黑了。

博饶本在纠德姑姑的餐桌上吃的还是不坏。他不但有茶和黄油面包，还有很丰富的羊肉排，他从来也没有想到这么多的羊肉排一餐就可以吃完。此外还有一种最易饱人的东西，叫做洋薯饼。他原先怕要挨饿，现在怕的是吃得太饱，到第二天不受用，心里正在嘀咕着，又来了一瓶私酿的威士忌，他的胃口於是又旺盛起来了。这种酒叫做“波青”，博饶本把它念成“波丁”。他老早就在书上读到关于这种酒的话，时常念念不忘，现在居然可以尝到了。在柯尼里斯还没有喝得昏昏欲睡的时候，博饶本的兴致越来越好，几乎有些情不自禁。纠德姑姑的烹调，比起他在伦敦常去消遣周末的那些东南海边上的旅馆里的烹调，显得大不相同，在他看来，这种爱尔兰的特别风味真叫人吃得畅快。柯尼里斯整天都在为一些琐屑俗事操心，只有在抽烟，喝老酒，碰上早晨天气晴朗，或是在买卖上占得一点小便宜的时候，心里才开畅一点；他几乎没有什么享乐的感觉，甚至没有什么享乐的欲望，甚至决不相信有办法使生活过得更好。在他的客人博饶本看来，他是个很机灵的爱尔兰幽默家，一个不可救药的浪费金钱的人，上面所说的那些表现不过是他的轻浮任性的装模作样罢了。至於纠德姑姑，在博饶本看来简直是滑稽的化身。他丝毫没有想到，这个滑稽有趣的人过了个把月也许就会叫人厌烦，在罗斯库伦土生土长的人们也许从来就不觉得她滑稽有趣，而且他自己的那种离奇古怪的英国人性格和错误的英语发音也许在不知不觉中显得滑稽有趣，让纠德姑姑开心。后来他太高兴了，不想去睡觉，也许是怕梦见

枯燥无味的英格兰，所以坚持要出去抽一支雪茄，并且到圆塔去找娜拉。其实，他也不必怎么坚持，因为罗斯库伦的人们好象并没有英国人的那种爱阻止人的本能。就拿娜拉来说吧，她爱歇一餐不吃饭，呆在圆塔那里，这就是充足的理由，让她可以这样做，让家里人先睡，把门开着等她回来。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博饶本心血来潮，要在深夜里出去走走，人们也不会因为好客，就加以劝阻，或是大惊小怪。说真的，纠德姑姑还巴不得他出去走走，让他来替他铺沙发床。於是他就扬长而去，吃得饱饱的，心满意足，兴致勃勃，要去窥探月光下的山谷。圆塔离罗斯库伦约莫有一里多路，离北面小山丘上的那条路约莫有五十码。小山丘上面有一块圆圆的荒野的青草地。那条路在过去穿过小山丘，但是自从近代工程为着适应比羊克涅式马车的需要，把路基改了，使那条路一部分绕着这小山丘，另一部分通过一个豁口，因此从这条路到圆塔，要走大堤上一条小径，要穿过一些金雀花和荆棘。

就在这个斜坡坎上的小径上面，娜拉在月光下引目张望，瞧劳伦斯来了没有。因为望不见，最后她就不再望了，心里焦急，流了一阵泪，就回到那苍白的塔脚下，垂头丧气地坐着，又流起泪来。随后她无可奈何地安下心来等待，一面哼一首歌——不是爱尔兰的调子，而是两个季节以前在英国客厅里流行的一首俗滥的民间调子——一直哼到仿佛听到了脚步声，她就热切地跳起来，又跑到斜坡坎上。接着又有些时候那声音听不见了，叫人心里悬悬不定。但是那脚步声无可怀疑地又响起来了，她望见一个男子走来，自己喘了一小口气。

娜拉 是你吗，劳伦斯？（有点害怕）谁在那里呀？

博饶本 （声音从下面小径传来）请不用惊慌。

娜拉 哎哟，你说的一口英国音啦！

博饶本 （走上来，看得见了）我得向你作自我介绍——

娜拉 （大吃一惊，往后退）原来不是你！你是谁？你到这里干吗？

博饶本 （向前走）越莱小姐，我惊动了你，真正抱歉！我叫博饶

本，和劳伦斯是朋友，你知道。

娜拉（寒心）杜依尔先生没有跟你一道来吗？

博饶本 没有，他没有来，我来了。我希望你不至於不欢迎我。

娜拉（大为懊丧）杜依尔先生让你费事，我很抱歉！说句实在话。

博饶本 你知道，我是个外方人，是个英国人，所以我心里想，趁月夜来看看圆塔，一定很有趣。

娜拉 是，你原来是来看圆塔的。我还以为——（心里乱了，竭力想镇静下来，维持礼貌）呃，当然。我刚才吓了一跳——夜色很美，是不是？

博饶本 美极了。我得向你说明劳伦斯为什么没有亲自来。

娜拉 他为什么要来呢？这座圆塔他看够啦，不引起他的兴趣啦，（有礼貌地）博饶本先生，你看爱尔兰怎样？从前到过这里没有？

博饶本 没有来过。

娜拉 你喜欢爱尔兰么？

博饶本（猛然现出特别多情的样子）我多么喜欢爱尔兰，恐怕不是言语所能形容出来的。爱尔兰这种迷人的风景，以及——越莱小姐，这并不是我要恭维你个人——你的这种迷人的声音——

娜拉（对男子的殷勤也看惯了，丝毫不觉得这话有什么要紧）呸，去你的吧，博饶本先生！你看到我才不过两分钟，而且还是在黑暗里，我敢说，你已经为我神魂颠倒啦。

博饶本 在黑暗里，声音还是一样美呀。况且，我从劳伦斯那里听到过很多关于你的话。

娜拉（辛酸地满不在意）你听到过吗？哼，那倒是非常荣幸，我敢说。

博饶本 我到爱尔兰，头一个指望就是要会见你，其他一切都还在其次。

娜拉 （讥讽地）哎哟！真的吗？

博饶本 千真万确的。我倒希望你对我有我对你一半的关心。

娜拉 当然罗，我盼望你盼望得要死啦。我敢说你可以想象得到，象你这样一个英国人，在我们这些可怜的爱尔兰人中间，会引起多么大的轰动。

博饶本 啊，你在嘲笑我，越莱小姐，你知道你是在嘲笑我。别嘲笑我吧，我对于爱尔兰以及爱尔兰的一切是很真心诚意的，我对于你和劳伦斯也是真心诚意的。

娜拉 博饶本先生，劳伦斯和我不相干。

博饶本 要是我早就知道这一点，越莱小姐，我就会——呃——我就会对于我刚才所说的那种迷人的地方，感到更深刻些——我会——我会——

娜拉 你在跟我谈恋爱吗？

博饶本 （惊吓，张皇失措）说句良心话，我想我是在谈恋爱，越莱小姐。如果你再这么说，我就管不住我自己啦，爱尔兰所有的琴音都在你那声音里啊。（她嗤笑他。他猛然神魂颠倒，抓住她的胳膊，她气愤极了）别再笑啦，听见了没有？我是真心诚意的——这是英国人的真心诚意。我既然向一个女人说出刚才的那番话，我说的就是真心话。（他放开她的胳膊，竭力恢复平时的样子，尽管他还有些神情恍惚）对不起，请你原谅吧。

娜拉 你怎么胆敢对我动手动脚呢？

博饶本 为着你，还有许多事我都敢做哩。这话听起来也许不对，但是我真正——（他停住，用手摸摸额头，不知道说什么好。）

娜拉 我想你应该知道自重。我想你如果是个上流人，我一个人

在深更半夜和你呆在这里，你就会宁死也不肯做出这种事来。

博饶本 你的意思是说我这种举动对不起劳伦斯吗？

娜拉 这与劳伦斯有什么相干？你这种举动是对我粗暴无礼，足见你把我当作什样的人看待。现在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吧。再见了，博饶本先生。

博饶本 别那么说，我请求你，越莱小姐。请稍等一会儿。请听我说，我是真心诚意的，绝对真心诚意的。你如果告诉我，我妨碍了劳伦斯，那么，我马上就离开这地方回伦敦去，和你永不再见。我可以对天发誓，我一定这样办。我是不是妨害了劳伦斯？

娜拉 （回答时不由自主地突然感到一阵酸辛）你是否妨害了他，我想你应该比我知道的还更清楚些。你和他见面的时候比我多，你了解他也比我了解他更清楚。你来看我，比他抢先了一步，是不是？

博饶本 越莱小姐，我应该告诉你，劳伦斯还没有到罗斯库伦哩。他本来打算比我早到，但是他的汽车出了毛病，恐怕要到明天才能到呢。

娜拉 （容光焕发起来）是真的吗？

博饶本 是真的。（她放了心，叹了一口气）你听到很高兴吧？

娜拉 （马上戒备起来）高兴！我为什么要高兴？我们等他已经等了十八年了，现在再多等一天，我想我们也经得起的。

博饶本 你对他的感情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另外一个人就还有机会，是不是？

娜拉 （大生气）博饶本先生，我猜想你们英国人也许不同，所以你的话也许没有什么坏意思。在爱尔兰，没有人会介意一个男

子在开玩笑时说的话，也没有人因为一个女人在这开玩笑时回答了什么话，就抓住把柄，乘机欺负她。如果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初次见面，还没有谈上两分钟的话，就要遭到你所给我的那种待遇，那么，就没有一个正派女人肯和一个男人说话了。

博饶本 你这话我不懂，也不承认。我是真心诚意的，我的意图完全是正当的。我是个英国人，我想你应该懂得，这就可以保证我不会鲁莽从事，或是单凭感情冲动；虽然我要承认，你刚才很奇怪地问我是否在跟你谈恋爱，那时候你的声音对于我确实产生了异乎寻常的效果——

娜拉（红脸）我没有想到——

博饶本（很迅速地）你当然没有想到。我还不至於那样笨。不过你的声音触动了我的感情，而你却还在嗤笑我，这个我却受不了。你——（又和一阵涌上来的感情挣扎）——你不了解我的——（他哽住了一会儿，接着带着很不自然的镇定，冲口而出）你愿不愿做我的妻子？

娜拉（应声而答，毫不迟疑）我不愿。这算什么话！（更仔细地看看他）得了吧，回家去吧，博饶本先生，让你的头脑清醒清醒。晚茶后喝波青酒，你还不大习惯，我看。

博饶本（骇然）你是说我——我——我——哎呀，我的天——我喝醉了酒吗？

娜拉（可怜他）你喝了几大杯？

博饶本（无可奈何地）两大杯。

娜拉 那酒有泥煤的香味，使你没有注意到它的力量。你最好回家上床休息休息去吧。

博饶本（非常激动）这可使我疑心起来啦，真可怕——真——真

——越莱小姐，请你看在老天爷的面上，告诉我真话，我真喝醉了吗？

娜拉（安慰地）你是否喝醉了，明天早上就可以断定。现在跟我一道回去吧，别再想那些了。（她用母亲般的关切，扶着他的胳膊，轻轻地扶他走上小径。）

博饶本（无可奈何，只好让她扶着走）我一定是醉啦，醉的很厉害；因为你的声音使我神魂颠倒啦——（给石头绊倒）不，我敢发誓，我敢对天发誓，越莱小姐，我让那块石头给绊倒了，偶然碰的不巧，真的，偶然碰的不巧。

娜拉对，当然是偶然碰的不巧，拉住我的胳膊，等到我们由小路走上大路，你就可以不用人扶了。

博饶本（顺从地拉住她的胳膊）我现在情况这样讨人厌，越莱小姐，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表示我的抱歉，或者说，怎样才能感谢你的厚道。我怎么就这样出丑呀——（又绊倒了）嘻，这石南花真够他妈的！我的脚给绊住了。

娜拉走稳一点，稳一点。走吧，走。（他以一个已受判决的醉汉身份，让娜拉把他扶上大路。要是个英国女人看到他真是象他自己所假定的那么烂醉，她就会对他又恼怒又厌恶，而娜拉给他的却是同情的宽容，他在这中间看出了一点神圣的品质。他没猜想到，一个英国男子在钟情的时候，他的举动正和一个爱尔兰男子在喝醉酒的时候一模一样；他更没有猜想到，娜拉不知道这个事实。）

第三幕

第二天早晨，杜依尔家门前小草坪中间摆着一张早餐桌，博饶本和劳伦斯在桌子两头对面坐着。他们刚吃完早饭，正在埋头看报纸。大部分碗碟都挤在一个上漆的金属制的大四方黑茶盘里。茶壶是褐色陶器的。没有银器。放在菜盘里的黄油是一大整块。这早餐场面的背景就是住房，一座用石板盖的粉白的小屋，进屋的门上半截嵌着玻璃。假如有人从这道门走出来，走到花园，他就会看见迎面的就是那张餐桌，右手边在花园半腰地方就是一道前门，朝大路开着；如果他不进花园，马上向左转，他就会穿过一段没有修剪的矮树篱笆。绕过房子的尽头。一座巨大石膏像的残骸立在篱笆里，没有人管。经过一百来年的风吹雨打，这座石膏像几乎风化了，还隐约可以见出它是一座庄严的女像，罗马服装，手里捧着一个花圈。这种石膏像虽然分明是艺术品，它们在爱尔兰的花园里却象是天生自在的。年纪最老的住户们也说不出来它们的来历，无论就他们的经济能力还是就他们的艺术趣味来说，这些石膏像对于他们都毫无缘分。

靠近那道小小的前门有一张粗木凳，上面落了好些鸟粪，由於风雨剥蚀，已经破烂不堪了。粗木凳对面躺着一个藤筐，没有人去管它，它躺在那里或是躺在别处，反正都是一样。餐桌旁还有一张空椅子，原来是柯尼里斯坐的，他吃过早饭，就回到家里人都把它叫做“办公室”的那间收租，记帐，存钱的屋子。这张空椅子跟劳伦斯和博饶本坐的那两张一样，都是硬木架子，中间嵌着黑马尾的座垫。

劳伦斯站起来，拿着报纸，穿过篱笆走开了。霍德生从花园前

门走进来，愁眉苦脸的。博饶本面对前门坐着，看到霍德生的脸色，就猜到事情不妙。

博饶本 你到村子里去过没有？

霍德生 去也没有用处，老爷。我们要什么东西，都得从伦敦用邮包寄来。

博饶本 我希望他们昨晚把你安顿得还舒适吧。

霍德生 也不比你睡沙发更坏。到了这种地方，老爷，就得凑合一点。

博饶本 我们还要另想办法才行。（忍不住高兴）这里究竟怪好玩的。霍德生，你喜欢爱尔兰人么？

霍德生 哼，爱尔兰人在别的地方都好，就是在他们本国不好。在英国的爱尔兰人我认识的倒很不少，一般地说，我都很喜欢他们。但是在这里，不瞒老爷说，我好象简直恨他们。自从我们在考克下船的时候起，我就有这种感觉。我用不着说假话，老爷，我讨厌他们。一看见他们的生活方式，我就生气；我觉得他们横竖都不对劲儿。

博饶本 他们的毛病都只在表面，就心肠说，他们却是世界上最好的民族。（霍德生转身走开，不想假装附和博饶本的热情）还有一件事，霍德生——

霍德生 （转过身来）是，老爷。

博饶本 昨晚我和那位小姐回来的时候，你注意到我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没有？

霍德生 （惊讶）没有，老爷。

博饶本 没有什么——是吗——？你可以直率地说。

霍德生 我没有注意到什么，老爷。你指的是哪一方面呢？

博饶本 嗯——呃——呃——干脆地说，我是不是喝醉了？

霍德生 （吃惊）老爷并没有醉呀。

博饶本 你看准了吗？

霍德生 我倒该说是醉的反面，老爷，通常你在喝酒快活的时候，都有一点兴奋，可是昨晚你好象兴致不高，假如要说有什么特别的话。

博饶本 我的确没有觉得头痛。你尝了波丁酒没有，霍德生？

霍德生 我只喝了一口，老爷。味道就象泥煤，噢，真难喝！这里人把泥煤叫做“草皮”^①。他们爱喝的就是波青和顶厉害的焦麦酒，我真不明白他们怎样受得住。我宁愿喝点啤酒。

博饶本 趁便问你一句，你向我说过，早餐弄不到麦粥吃，可是杜依尔先生却吃到了麦粥呀。

霍德生 是，老爷。很抱歉，老爷。他们把它叫做什么糟糕粥，就是糟糕，比这再好的粥他们就没有，老爷。

博饶本 对，明早替我预备一点。

霍德生走进房子里去，推开门时，正碰见娜拉和纠德姑姑走到门坎，于是就站在一边等她们过去，他摆出一个久经训练而且备尝艰苦的老佣人的神气。接着他就进了房子。博饶本站了起来。纠德姑姑走到餐桌旁收拾茶盘里的碗碟。娜拉走到粗木凳背后，从前门望出去，象个经常无事可干的女人。劳伦斯从篱笆走回来。

博饶本 早安呀，杜依尔小姐。

纠德姑姑 （想起说“早安”，时间已经太晚了）哦，早安。（还没有挪开碗碟）你吃完了没有？

博饶本 吃完了，谢谢你。对不起，我们没有等你。乡下空气好，

^① 泥煤(pea)，植物浸水腐烂，又经过炭化的煤，用作燃料，有一种香味。爱尔兰人把它叫做turf，这字在英文是“草皮”。

所以我们起来很早。

纠德姑姑 这还叫早吗？我的老天！

劳伦斯 纠德姑姑也许六点半就吃过早饭啦。

纠德姑姑 唏，你这人！——把客厅的椅子搬到花园里来，让博饶本先生在这种冷的空气里吃饭，害他冷得要死。（向博饶本）博饶本先生，你为什么纵容他干这没头脑的事呢？

博饶本 请你放心，我喜欢户外的空气。

纠德姑姑 得了吧！你怎么能喜欢这样违反自然的事呢？我希望你昨晚睡得好。

娜拉 夜里三点钟，有什么东西扑通响了一声，你惊醒了没有？当时我怕是房子塌下来了。不过我通常睡的不熟。

劳伦斯 我仿佛记得十八年前，客厅里那张沙发有一只腿老是突如其来地脱下来，是不是沙发脱了腿，汤姆？

博饶本 （赶忙地）哦，不要紧，我并没有受伤——至少——呃——

纠德姑姑 哎哟，真丢人！我吩咐过巴泽钉上一个钉哩。

博饶本 他倒是钉了，杜依尔小姐，是有一个钉，的确的。

纠德姑姑 哎，哟，哟！噫！

一个稍显老相的农夫从花园的前门走进来。他身材短小，皮肤坚韧，面孔象泥煤捏的，声音很沉重，有些粗鲁，象有意向人挑战似的，但其实只能引人怜悯，因为那是个饱经艰难困苦的人的声音。他的年龄相当大了，过去也许穿过长后襟的粗绒衫和短套裤；但是他现在的穿着却很象样，黑色上衣，高顶帽，鹿毛色长裤。他的脸能洗得多么干净，就有多么干净，不过这话的含义并不很多，因为洗脸的习惯是近来才养成的，还不太合口胃。

新来客 （站在前门口）上帝保佑在座的诸位！（他向花园走了几步。）

劳伦斯 （施恩宠似的，在花园里隔着些路向他说）是你吗，玛太·哈

费干？你还记得我吗？

玛太 （故意粗鲁直率）不记得，你是谁？

娜拉 哦，我敢说，你一定还记得他，哈费干大爷。

玛太 （不大愿意地承认了）我猜想这就是从前那位年轻小伙子劳伦斯·杜依尔。

劳伦斯 对了。

玛太 （向劳伦斯）听说你在美国很走运啦。

劳伦斯 还好。

玛太 我想你在美国看见过我的兄弟安德吧。

劳伦斯 没有。美国地方那么大，在那里找一个人，就象在一捆草里找一根针。听说你兄弟在美国是个大人物啦。

玛太 他的确是个大人物，谢谢上帝。你父亲在哪里？

纠德姑姑 他在屋里办公室里，哈费干大爷，他在跟巴涅·杜元和敦卜赛神父商量什么事哩。

玛太一声不响，毫不客气地就往屋里走。

劳伦斯 （瞪眼望着他进去）老玛太有了什么毛病吧？

娜拉 没有。他一向就是这样。你为什么这样问？

劳伦斯 他一向对我并不是这样。从前他对劳伦斯少爷是很客气的，我老是以为他太客气了。可是现在他那样粗鲁，冷淡，象一只狗熊似的。

纠德姑姑 当然罗，人家在土地购买法令颁布以后，买了一个庄业啦，人家不靠别人啦。

娜拉 变化可大啦，劳伦斯。遇着老佃户们，你简直不认识他们啦。跟他们说句话，就太冒昧啦，至少他们有些人是这样。

（她走到餐桌旁，收拾桌布，帮助纠德姑姑把它折起。）

纠德姑姑 我不知道他要找柯尼里斯干吗。自从上次缴清了租金

的旧欠，他就没有上过咱们的门了。他缴钱的时候，一点也不客气，就象把钱扔到你爸爸脸上似的。

劳伦斯 原来如此！他们这批人当然都恨我们，象恨恶鬼似的。

哼！（不高兴）我亲眼看见过他们在那间办公室里，对我父亲夸奖我是多么乖的孩子，对父亲满口奉承，左也是您老爷，右也是您老爷，但是同时他们的手指却在发痒，想掐住父亲的脖子。

纠德姑姑 真不懂他们为什么要存心害柯尼理斯？多亏了他，玛太才租到了他那个庄业。柯尼里斯看玛太是个刻苦耐劳的正派人，总是支援他呀。

博饶本 他能刻苦耐劳吗？对于一个爱尔兰人来说，这可难得。

劳伦斯 刻苦耐劳！我还年轻的时候，那家伙的刻苦耐劳就叫我看着难受。我告诉你，爱尔兰人的刻苦耐劳是不近人情的，简直比珊瑚虫还更厉害。英国人才算懂得怎样对付工作，不得不干，他才干，干起来叫他不敷衍塞责是很不容易的；爱尔兰人却不然，他要一直干下去，好象不干就活不了似的。玛太·哈费干那家伙和他的兄弟安德把山坡上一块石头地垦成一块耕地，用手指头把地挖好刨好，等到第一季洋薯收了，才有钱买到锹头。从前只能长一茎麦的地方，他们说要叫它长两茎；从前石头缝里连杂草也不生的地方，他们弟兄俩居然叫它长上一大片的麦苗。

博饶本 那真了不起。只有伟大的民族才能产生这样的人。

劳伦斯 你是说，才能产生这样的傻瓜！那些工作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他们把地垦出来了，地主就叫他们每年出五镑钱的地租，他们出不起，地主就把他们赶走了。

纠德姑姑 他们走后，比勒·波恩就把那块地承租下来了。波恩

出得起地租，哈费干他们为什么就出不起呢？

劳伦斯（气愤）你明明知道，波恩从来就没有出过地租，他只是答应出地租，想把那块地弄到手再说。可是他从来就没有出过地租。

纠德姑姑 那是因为安德·哈费干用砖头砸他，把他砸伤了，他以后就没有恢复过来。因为这件事，安德才逼得逃到美国去了。

博饶本（义愤形於色）谁能怪安德呢？杜依尔小姐，谁能怪安德呢？

劳伦斯（不耐烦）呸，废话！一个人迫於饥饿，不得不放弃他的庄业，碰到另一个人也是迫於饥饿，不得不把那个庄业接种下来，他就要把那接种的人谋杀掉，这种人怎么要得？你会干出这样的事来吗？

博饶本 是。我——我——我——我（气忿得说不出话来）——我要把那混账的地主枪毙掉，把那该死的经纪人的脖子扭掉，用炸药把那块耕地连同都伯林宫堡一齐炸光。

劳伦斯 哼，对！你倒做过一些了不起的事情，而且从中也得过不少的油水！这是澈头澈尾的英国人的作风！你们定了坏法律，把土地全卖出去，到了你们在经济方面的无能，产生了天然不可避免的坏结果，你们就现出满腔义愤，把执行你们亲手制定的法律的那些人杀掉。

纠德姑姑 博饶本先生，劳伦斯的话请你不必介意。无论如何，现在并不要紧了，因为现在这里已经不大有地主了，不久就会完全没有地主了。

劳伦斯 恰恰相反，不久就会到处是地主，到了那个时候，瞧着爱尔兰遭殃吧！

纠德姑姑 劳伦斯，你总是满腹牢骚。(向娜拉)来，快点，我们去和面，好做饼，让他们谈下去，他们不欢迎我们留在这里。
(她拿起茶盘，走进屋里去。)

博饶本 (站起来，殷勤阻止)哎哟，杜依尔小姐，说实在话，说实在话——

娜拉手呈拿着折好的桌布，跟纠德姑姑进屋去，临走时看了博饶本一眼，使他哑口无言了。他望着她走进去了，然后走到劳伦斯跟前，突然一本正经地和他说话。

博饶本 我说，劳伦斯。

劳伦斯 说什么？

博饶本 昨晚我喝醉了，向越莱小姐求过婚。

劳伦斯 你——真的？？？哈，哈，哈！(他放声大笑，笑出的是爱尔兰语言中的假噪音，在英国通常不用这种假噪音发笑。)

博饶本 你笑什么？

劳伦斯 (马上止笑)我不知道。你这种事情是要惹爱尔兰人发笑的。她答应了你没有？

博饶本 我永远不会忘记，尽管爱尔兰人向来仗义，尽管我完全在她的支配之下，她居然拒绝了我。

劳伦斯 那么，她就太不明智了。(想了想)喂，我问你，你什么时候喝醉了的？你和她从圆塔那里回来的时候，是很清醒的呀。

博饶本 不，劳伦斯，我确实是喝醉了，说起来很抱歉。我喝了两大杯老酒，回来得靠她扶着走。这是你一定注意到的。

劳伦斯 我并没有注意到。

博饶本 她的确扶了我回来。

劳伦斯 我可不可以问你一句，你过了多久就求起婚来呢？你那

时候认识她还不过两个钟头。

博饶本 恐怕还不到两分钟。我到达这里的时候，她不在家。我是在圆塔那里和她初次见面的。

劳伦斯 哼，你就象个三岁小孩，放你在爱尔兰乱撞，不加约束，可真有点危险！想不到波青酒那样快就上了你的头！

博饶本 不是上了头，我想。我並沒有觉得头痛，而且我说话还是清清楚楚的。不，波青酒走的是心，不是头。我该怎么办才好？

劳伦斯 不必怎么办。你还要办什么呢？

博饶本 这里牵涉到一个很微妙的道德问题。问题是：我当时是否醉的够厉害，对于这次求婚可以不负道义上的责任呢？还是我当时本来很清醒，而且现在毫无疑问地是清醒的了，在道义上应该再去求她一次呢？

劳伦斯 我说应该对她多观察观察，再作决定。

博饶本 不，不，那可不对。那未免不漂亮。有道德责任，还是没有道德责任，我只有这么一个选择。所以我想知道当时我究竟醉到什么一个程度。

劳伦斯 不过有一点至少是很明显的，你当时确实又多情，又多嘴。

博饶本 你这话说得对，劳伦斯，我承认。她的声音对于我实在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影响。啊，那一口爱尔兰音！

劳伦斯 （同情地）是，我懂得。我初到伦敦的时候，差一点没有请一个饭馆女招待跟我私奔，因为她的一口伦敦白教寺区口音太高贵了^① 太动人了，太漂亮了——

博饶本 （生气）娜拉小姐又不是女招待，是吗？

^① 白教寺区，东伦敦工人区，犹太人较多。在统治阶级看来，这区的语音“不登大雅之堂”。

劳伦斯 得了吧！我那位女招待还是一个很好的姑娘。

博饶本 你把每一个英国女人都看成一个天使。在这方面，劳伦斯，你的趣味却不大高明。娜拉小姐是属于比较高尚的一种类型的，在英国要想找到她这种类型的女人可不容易，除非在贵族阶级的最好的女人中去找。

劳伦斯 去他妈的贵族阶级！你知道娜拉吃的什么吗？

博饶本 怎么扯上吃的！你这是什么意思？

劳伦斯 早餐哩，茶，黄油面包，偶尔有一薄片咸肉，在特别的时节，比如说，她过生日那天，有一个鸡蛋。午餐只有一样菜，别的什么也没有。到了晚上，又是茶和黄油面包。你们英国女人每天狼吞虎嚥地吃上三餐到五餐肉食，你拿娜拉来比她们，当然觉得娜拉是个窈窕的仙女了。不同的不在类型，而在一种女人吃的不合理，但是吃的太好；另一种女人也是吃的不合理，但是吃的太少。

博饶本 （发火了）劳伦斯，你——你——你真使我作呕，你这该死的笨蛋！（他气的一屁股坐到粗木凳上，几乎把凳子都坐垮了。）

劳伦斯 把稳一点！把稳——一点。（他大笑，坐到餐桌上。）

柯尼里斯·杜依尔，敦卜赛神父，巴涅·杜元和玛太·哈费干从屋里出来。杜元身体魁梧，短胳膊，圆脑袋，红头发，靠近中年，性情乐观，最会开讥嘲的，淫秽的，慢神的或只是恶毒的无聊玩笑，对于和他不同的性情和见解都表示一种狂暴鲁莽的不能容忍，这一切都说明他的精力和能力都被浪费了，糟蹋了，其原因在于缺乏充分的训练和社会压力，来使这种精力和能力用于有益的活动方面，培养出一个好性格来，因为他本来并不愚笨或是软弱。他毫无顾忌地不修边幅，不过因为他满身是磨坊里的粉和灰，他的不整洁就不大显得出来；他穿的那身衣服虽没有洗刷，却是用时髦裁缝用的粗麻布做的，他选了这种衣料，显然是为着

好看，並不是怕花钱。

玛太·哈费干很不自在，偷偷地从篱笆那边绕着花园边缘走，走到藤筐附近才站住，他觉得在那里才不碍旁人的事。神父走到桌旁，拍了拍劳伦斯的肩膀。劳伦斯猛回头，看见是敦卜赛神父，就从桌子上跳下来，很热情地和他握手。杜元夹在敦卜赛神父和玛太中间，走到花园来。柯尼里斯站在餐桌的另一边，转身向博饶本，博饶本很和蔼地站了起来。

柯尼里斯 我想我们大家昨晚都在这儿会过面，用不着介绍了。

杜元 我还没有那个荣幸。

柯尼里斯 啊，对了，巴涅，我搞忘了。（向博饶本）这是杜元大爷，你在车上望见的那个漂亮磨坊就是他开的。

博饶本 （逢人都高兴）会见你，我高兴极啦，杜元大爷，真是荣幸得很。

杜元拿不稳对方对他是奉承还是表示恩宠，带着独立自主的态度点了点头。

杜元 劳伦斯，你过得好？

劳伦斯 顶好，谢谢好。你是用不着问的啦。（杜元露着牙齿笑笑，然后两人握手。）

柯尼里斯 劳伦斯，拿一张椅子给敦卜赛神父。

玛太·哈费干赶忙跑到桌子的最近的一头，拿了一张椅子，摆在藤筐附近；但是劳伦斯已经从桌子的另一头取了一张椅子，摆在桌子前面。敦卜赛神父接受了这个比较靠中心的位置。

柯尼里斯 请坐，巴涅；你也坐下，玛太。

玛太还在请神父坐他拿的那张椅子，杜元就抢着坐上去了。可怜的玛太让磨坊的老板吓唬住了，低心下气地把籐筐翻转过来，坐在上面。柯尼里斯把自己坐着吃饭的那张椅子挪到神父右边坐下。博饶本回到粗木凳上。劳伦斯走过去打算和他並坐，博饶本慌张地拦阻他。

博饶本 这张凳子经得起两个人吗，劳伦斯？

劳伦斯 大概不行。请别让，我站着好了。（他站在凳子后面。）

除掉劳伦斯，他们都坐下来了；场面很严肃，好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发生。

柯尼里斯 敦卜赛神父，也许还是请你说明一下。

敦卜赛神父 不，不，还是请你说，教会向来不管政治。

柯尼里斯 劳伦斯，你有没有意思要当国会议员？

劳伦斯 我吗？

敦卜赛神父 （鼓励他）对，说的就是你。为什么不能是你呢？

劳伦斯 我恐怕我的主张不会受到大家欢迎。

柯尼里斯 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巴涅，你明白吗？

杜元 爱尔兰的政治确实是乌黑一团糟，太糟了。

劳伦斯 你们的现任议员怎么样，他要退休了吗？

柯尼里斯 不，我看他还打算退休。

劳伦斯 （疑问神气）那么，怎么样？

玛太 （鲁莽而辛辣地喊）现任议员说了许多怪话反对地主，我们也不能容忍了。他一生都坐在城里办公室里，从来没出过门，

有什么资格配谈土地问题？

柯尼里斯 他叫我们都厌烦了。他简直不知道分寸。不能每一个人都占有土地呀，总要有些人来占有土地，好雇用别人才是。要是杜元和玛太这样的殷实户不能占有土地，这个世界可就糟啦。但是象巴泽·法越尔那一班人，哪个有头脑的人主张过要分地给他们呢？

博饶本 不过哈费干大爷过去所受的那些苦，当然要归咎于爱尔兰的地主制度。

玛太 别管我受的什么苦。我受了什么苦，我自己明白，用不着你来告诉我。我要的只是我亲手垦出的那块地，我多要了一分吗？柯尼里斯·杜依尔，你是知道的，请你说一说。我对于我的一份责任，担负得起，还是担负不起？（很气忿地向柯尼里斯咆哮）巴泽·法越尔什么也不懂，我能同他比吗？他受过什么苦，我倒要知道知道。

柯尼里斯 我说的正是你那话。我並沒有拿你和什么人打比，把你比坏了。

玛太 （气还不平）那么，你说拿地给巴泽，是什么意思？

杜元 安静一点，玛太，安静一点。你就象一只烂脊梁的狗熊一样。

玛太 （气得发抖）你是什么东西，敢教训我？

教卜赛神父 （责备）喂，喂，玛太！别来这一套。人家並非故意要得罪你，你就生气，这话我告诉过你多少遍了。你不懂得，柯尼里斯·杜依尔所说的话正是你要说的话呀。（向柯尼里斯）你说下去吧，别管他。

玛太 （站起来）要是你们把我的地拿给巴泽那批人，我就走了。我——

杜元（极不耐烦）呸，谁要把你的地拿给巴泽，你这蠢家伙？

敦卜赛神父 安静一点，巴涅，安静一点。（严厉地向玛太）**玛太**我告诉过你，柯尼里斯·杜依尔并没有说什么反对你的话。你的神父说的话你偏不相信。那我就走开吧，免得呆在这里惹得你对教会犯罪。再见吧，诸位。（他站起，大家跟着站起，除掉博饶本。）

杜元（向玛太）瞧，你这爱闹脾气的笨蛋，该这样对付你。

玛太（吓坏了）敦卜赛神父，请别说走的话。我原来没有丝毫的意思要得罪你或是教会。我知道，我一谈到土地，就有点儿性急。对不起，请你原谅。

敦卜赛神父（威风凛凛地回到座位）好吧，这一次我姑且包涵一点。（他坐下。大家都坐下，除掉玛太。敦卜赛神父正要叫柯尼里斯说下去，想到玛太，转过头来向他表示一点恩惠）坐下吧，玛太。（玛太弄得垂头丧气，忍辱坐下，一声不响，显出一副可怜相，把眼光从这一个说话的人转到另一个说话的人，非常专心地而又将信将疑地想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说下去吧，杜依尔先生。说得不周到的地方我们可以原谅。说下去吧。

柯尼里斯 劳伦斯，情形你该明白了。在这个地区，我们这批人终于得到土地了，我们不愿再受政府干涉啦。我们要派一种新派人到议会去，这种人要知道庄业主才是国家的支柱，他要不顾城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人乱喊，也不要顾乡下雇农们的愚蠢的主张。

杜元 对，他还要能够自己花钱，住在伦敦，等到爱尔兰实行自治的时候再说，不要找我们捐什么款。

敦卜赛神父 对，巴涅，你这点提得很好。在政治上花钱太多，教会就要挨饿。一个国会议员对于教会，应该是一种帮助，

而不是一种负担。

劳伦斯 汤姆，这议员的事对你倒是个好机会，你的意思如何？

博饶本 （反对似的，但是自觉重要了，微笑）我可没有资格得这个议席。还有一层，我是个撒克逊人。

杜元 一个什么人？

博饶本 一个撒克逊人。一个英国人。

杜元 一个英国人。我从来没有听见过英国人还叫做那个。

玛太 （机灵地）如果我可以冒昧说句话，神父，我说一个英国新教徒在土地问题上，比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徒也许想得比较公道些，而且比较敢于说话些。

柯尼里斯 不过劳伦斯也差不多就等于一个英国人呀？劳伦斯，是不是？

劳伦斯 爸爸，请你别打算要我去当议员了。

柯尼里斯 为什么呢？

劳伦斯 我有些坚决主张，对于你们怕不合适。

杜元 （嚷着嘲笑他）劳伦斯还是从前那样勇敢的芬宁党^①吗？

劳伦斯 不，那位勇敢的芬宁党现在年纪大了一些，也许比从前更傻了。

柯尼里斯 你有什么主张，跟我们有什么相干？你知道你父亲买到了庄业，玛太也买到了庄业，巴涅也买到了磨坊。我们这些人现在只要求旁人不要干涉我们。这一点你不至于反对吧？

劳伦斯 我当然反对。我不赞成对任何人，或是对任何事情，不

① 芬宁党，在美国的爱尔兰人的爱国组织，目的在鼓吹爱尔兰革命，推翻英国统治。

加干涉。

柯尼里斯 (生气) 呸，你这蠢小子，这是什么话。我替你找到一个机会，让大家提议派你去当议员，你却站在那里当着我的面说些傻话，还自以为很聪明。你究竟是干还是不干脆呢？

劳伦斯 好吧，如果你们要我干，我就引为荣幸，去干吧。

柯尼里斯 (气消了，还不大高兴) 那么，你原先为什么不马上就答应下来呢？幸亏你终于打定了主意。

杜元 (疑心) 别忙，别忙。

玛太 (又抱怨，又怕神父，弄得愁眉苦脸) 不能因为他是你的儿子，就让他去当议员。还要问问他对于土地究竟有什么主张，敦卜赛神父，你看对不对？

劳伦斯 (马上向玛太开火) 我来回答你，玛太。过去把土地交给那些老地主们，至于土地如何利用，在地里做工的人们情形如何，却不责成地主们严格负责，我一向认为这种办法是愚蠢的无益的懒办法。我亲眼看见过，那些地主们一心一意地只想从土地上尽量榨取，好拿到英国去花。他们把土地辗转典押，押到后来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业主，或是有力量把它好好地经营，尽管他有这个心愿。不过我可以干脆地告诉你，现在如果有人主张把这些土地转到一大批象你这样的小农手里，也不责成你们负责，以为这样办就可以使情况好转，我敢说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

玛太 (不高兴) 你有什么资格小看我？我猜想因为你父亲做过土地经纪人，你就自以为了不起。

劳伦斯 你又有什么资格小看巴泽·法越尔呢？我猜想因为你有几块地，你就自以为了不起。

玛太 巴泽·法越尔吃过我所吃过的苦头吗？你说说看。

劳伦斯 他将来会吃到苦头，如果他落到你们这批人权力之下，就象你们过去落到老地主们的权力之下那样。难道你以为你自己穷苦，愚昧，日夜辛苦劳动到昏头昏脑，你对于完全没有土地的人们，就不会象老地主尼克·莱斯屈朗基那样贪婪，那样压迫人吗？莱斯屈朗基还是个受过教育，见过世面的人，他看见一百镑钱，还不至于象你看见五个先令那样眼红。他的地位比巴泽·法越尔高得多，不至于妒忌他；而你的地位只比巴泽高那么一点，你会拚命不让巴泽升到和你一般高。这一点你自己是很明白的。

玛太 （面孔气得发黑，低声嘀咕）我走啦。（他打算站起，杜元拉住他的上衣，强迫他坐下）让我走呀，我说。（提高嗓子）别拉我的衣服，巴涅·杜元。

杜元 坐下来，你这糊涂蛋！（低声）你不愿留一会儿，好投票反对他吗？

教卜赛神父 （举起一个手指）玛太！（玛太萎缩下来）瞧你的！得了吧！这套关于巴泽·法越尔的话有什么意思？你为什么为他这样吵吵闹闹？

劳伦斯 因为过去利用了巴泽这样人的贫穷，把英国在世界市场上廉价出售了，才逼得英国人来毁灭爱尔兰。如果我们现在凭贱价劳动力做买货，只要我们从穷困中稍微抬起一点头来，英国人就会又来毁灭我们，我们也就活该倒霉！如果我当了议员，我就要提出一个法令，不准你们每星期给巴泽的工钱在一镑以下，（他们都惊了一跳，几乎怀疑没有把话听真）而且不准你们强迫他做的工作，比强迫花五十多镑买来的马做的工作还更重。

杜元 什么！！！！

柯尼里斯（吓呆了）一镑钱一星——，老天爷，这小子发疯啦！

玛太觉得真是无法容忍了，张着大嘴望着神父，好象希望他马上就干脆把劳伦斯的教会会籍开除掉。

劳伦斯 没有一镑钱一星期，一个人怎么能结婚，怎么能过象样的生活呢？

教卜赛神父 哎呀，这些年来你都在哪里过的？你做着什么梦？

哼，在座的这几位老实人自己从土地上还挣不到一镑钱一星期，哪能给那么多钱给雇工？

劳伦斯（浑身发火）他们既然出不起这么多的工资，那就只好请他们让位给出得起的。爱尔兰就不该有个抬头的机会吗？从前把爱尔兰抛给有钱人，现在有钱人既然把她的肉吃光了，就得把她的骨头抛给穷人，穷人没有别的可吃，就只好吸她的骨髓啦。如果找不到有面子的人去占有土地，就得找有能力的人，如果找不到有能力的人，我们至少也要找有资本的人。总之，谁也比玛太强，他既没有面子，又没有能力，又没有资本，有的只是畜生般的劳动力和贪财好利，老天保佑他吧！

杜元 我们並不都象玛太那样衰弱的老废物呀。（开玩笑似地向他所描写的对象说）玛太，你说是不是？

劳伦斯 就近代工业用途来说，你和玛太也只是半斤八两，巴涅。你们全都是些小孩子，我在里面活动的那个世界已经走得很远，把你们落在老后啦。无论如何，咱们爱尔兰人生来就不是当庄业主的，咱们在这方面永远做不出什么大好处来。咱们就象犹太人，上帝给了咱们的是头脑，叫咱们在头脑方面下耕种培养的工夫，不要去管那些泥土和蚯蚓。

教卜赛神父（略带讥讽）哦，你原来还是要把我们都变成犹太人

哟。我想我也得考问你一下，你要提议的第二件事当然就是把所谓爱尔兰教会的独立废除掉，把它变成国教^①。

劳伦斯 对呀，为什么不那样办呢？（大家惊惶。）

玛太 （怨恨）他是个宗教叛徒。

劳伦斯 咱们的天主教，是用圣彼得做基础建筑起来的，圣彼得从前倒钉在十字架上钉死了，罪状就是他是个宗教叛徒^②。

敦卜赛神父 （用安详的有权威的尊严气派，止住杜元发火）这话倒是真的。玛太·哈费干，你什么也不知道，就不要开口，让你的神父去对付这个年轻人。劳伦斯·杜依尔，上帝赐福的圣彼得之所以被钉死，不管是因为什么理由，也决不是因为他是新教徒。你是新教徒吧？

劳伦斯 不，我是个天主教徒，还不太糊涂，所以还能认识到新教徒如果和国家政权完全割断了联系，他们对于我们爱尔兰人就更加危险。所谓爱尔兰教会在今天比在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巩固些。

玛太 敦卜赛神父，请你告诉他，在那次教税战争中，我母亲的姑母就在罗斯库伦大街上被兵士们枪毙了。（疯狂地）哼，他现在又来要我们出教税^③。他——

劳伦斯 （带着傲慢和鄙夷的态度打断了玛太的话）哼，又要你们出教

① 英国从十六世纪起，把新教定为国教，受政权控制。爱尔兰人多半信天主教，天主教不能纳入崇奉新教的国教，所以爱尔兰教会离开政权而独立，权力特别大。爱尔兰教会反对定国教，也就是为这个缘故。

② 圣彼得是耶稣最大的门徒，天主教所特别崇拜的。耶稣被捕后，彼得三次否认自己是耶稣的门徒，希望免遭牵累，后来才追悔。他的受刑不见《新约》。

③ 教税是在政教不分离的条件之下由法律规定要教徒缴纳维持教会用度的税款，直接交给教会。如果教会脱离政权而独立，则经费由教会向教徒征募，实际上还是由地主作为租税的一部分来征收。

税！你免过教税吗？从前你把教税交给神父本人，后来你把同样多的钱作为地租交给地主，地主又把它交给教会维持基金会。从前你的地更值钱些吗？要多缴些教税吗？议会的法令并没有改变了什么，只是改变了剥削你的那个人的领带^①，难道你就受这种法令骗住了吗？玛太·哈费干，我告诉你，对你这样的人我要怎么办，我要你把教税缴给你自己的教会。我要把天主教定为爱尔兰的国教，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我由于教养，一向把自己看作伟大的神圣的天主教会中的一分子，眼看这个教会向你这种愚昧，迷信的人伸手讨饭吃，你以为我能够容忍下去吗？我要教会超于世俗的需要，正犹如我要教会超于世俗的骄傲和野心。对，我还要爱尔兰去跟罗马争教皇的位置，争天主教的首都，因为罗马过去尽管有许多殉道烈士在那里流过血，一直到今天它在内心里还是信奉多神教的，而在爱尔兰哩，人民就是教会，教会就是人民。

教卜赛神父（惊骇，但是并不因此不高兴）呸，你这人！你比彼得·克干还疯得更厉害呀。

博饶本（一直非常惊讶地听着这席话）劳伦斯，你真使我大为惊讶，真没有想到你初上台就出这样的锋头！（严肃地）不过我虽然很佩服你那真正了不起的口才，我却要请你不要背弃咱们自由党的大原则，就是不定什么国教。

劳伦斯我并不是一个自由党，绝对不是！一个没有定为国教的教会是个最暴虐的制度，叫一国人民痛苦呻吟。

博饶本（愁眉苦脸）别说似是而非的话，劳伦斯，我听着胃都痛

^① 从前剥削者是不带领带的神父，现在剥削者是带领带的地主。

起来啦。

劳伦斯 你在爱尔兰不久就会看出我的话是真的。瞧瞧敦卜赛神父！他就是不受国教拘束的，对于国家政权，他用不着希望什么，也用不着害怕什么，因此他在罗斯库伦这里是个天字第一号的有势力的人。罗斯库伦派去的议员会吓得发抖，只要敦卜赛神父看着他不顺眼。（敦卜赛神父微笑，劳伦斯这样承认他的权威，他倒毫不讨厌）再瞧瞧你自己，汤姆，你对受国教拘束的康特伯雷大主教^①一天内冒犯到十次也不要紧，但是你不敢说一句话去得罪一个不皈依国教的教徒！在今天，保守党才是唯一的不受僧侣骑在头上的党——神父，我说“僧侣骑在头上”，请你别见怪（敦卜赛神父大度包涵地点点头）——因为保守党是唯一的把教会定成国教的党，如果一个僧侣只站在教会一边而不同时站在国家政权一边，保守党就可以不让他当主教。

他停住了。大家哑口无言地呆看着他，等着神父去回驳他。

敦卜赛神父 （法官断案气派）年轻人，你当不成罗斯库伦的议员啦；但是你脑子里真有一套，连用梳子也梳不清。

劳伦斯 爸爸，我很抱歉，使你失望了。不过我早就告诉过你，要我去当议员是不行的。现在我这位候选人最好退场，让你们去商量继任人选吧。（他从桌子上拿起一份报纸，在鸦鹊无声中穿过篱笆走开了，在场的人都转眼瞟着他走，一直到他绕过屋角，看不见了。）

杜元 （发呆）这家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個人，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① 康特伯雷大主教是英国教会中的最高权威。

敦卜赛神父 他是个聪明小伙子，前途还未可限量哩。

玛太 (惊惶)你是不是要派他去当议员？让他把老地主莱斯屈 朗基弄回来对付我，要我出教税，把我的土地抢去给巴泽·法越尔那批人？你要抬举他，就因为他是柯尼里斯的独子是不是？

杜元 (凶狠地)呸，别再说废话啦！谁要派他去当议员？也许你希望我们把你派到议会里去，好把你对于你那块臭洋薯地的忧虑说给他们听听，让他们开开心。

玛太 (悲伤)我受了一辈子的苦，还要来受你的气吗？

杜元 呸，你那些受苦的话我听够了。从我们小时起，一直就只听到受苦。不是你的苦，就是别人的苦；不是别人的苦，就是爱尔兰这个老国家的苦。见鬼，仗着彼此受苦，这样咱们怎么能活下去呢？

敦卜赛神父 你倒说得对，巴涅·杜元。只是你有点太爱说鬼了。(向玛太)如果你多想一点上帝赐福的圣徒们受的苦，少想一点你自己受的苦，你就会发见从你那个小庄子到天堂，路程要缩短好些啦。(玛太正要答话)瞧，你又来了！够啦，甭说啦！我们知道你存心是好的，我也并不生你的气。

博饶本 哈费干大爷，这一切道理很简单，你一定看得出。我的这位朋友劳伦斯·杜依尔是顶会说话的，可惜他是个保守党，而且还是个澈头澈尾的旧式保守党。

柯尼里斯 我可不可以问你，博饶本先生，你怎见得他是个保守党？

博饶本 (镇定下来，准备作一次政治演说)呃，杜依尔，你先生知道，爱尔兰人性格中本来就有点顽强的保守主义。劳伦斯本人就说过，惠灵敦公爵是个最典型的爱尔兰人^①。这话固然很离

奇，但是也很有些道理。我是个自由党，你们都知道咱们自由党的大原则是什么，是和平——

敦卜赛神父（虔诚地）赞成，赞成！

博饶本（受到了鼓励）谢谢你。还有节流——（他停下来，等再有人表示赞成。）

玛太（畏缩地）节流是个什么意思呀？

博饶本 节流的意思就是大大裁减捐税的负担。

玛太（恭恭敬敬地表示赞同）很对，很对，先生。

博饶本（敷衍地）当然罗，还有改革。

柯尼里斯

敦卜赛神父

杜元

（照例地同声说）当然。

玛太（仍然有些猜疑）改革是个什么意思，先生？它是不是说要改变现状？

博饶本（气派十足）哈费干大爷，这就是说，要保持自由党以前所带给人类的那些改革，至于将来的发展，就要信任自由的人民在那些改革的基础上采取自由的行动。

杜元 那就对，不再有什么干涉。我们现在都很好，我们要求的只是让我们搞我们的。

柯尼里斯 关于爱尔兰自治，你是怎样看法？

博饶本（站起来，好把话说得更气派）如果不用夸张的辞句，我就真无法说出我对于自治的感想。

杜元 怕在敦卜赛神父面前不好说，是不是？

博饶本（没有懂得杜元的意思）不错——呃——哦——对。我所能

① 惠灵敦公爵(1769—1852)英国在滑铁卢战役战胜拿破仑的主将，当时保守党的领袖，爱尔兰人。

说的只有一句，作为一个英国人，对于英爱联邦，我真感到羞愧万分。这是我们英国史上的一个大污点。我期望有这么一个时候——这个时候不会很远，诸位，因为人类也都在期望着它，而且用毫不含糊的语气，坚持争取它的到来——我说，我期望有这么一个时候，那时候爱尔兰议会又要在学院草坪的碧绿的草地上巍然耸立，而联邦国旗，那个衰颓帝国主义的可怜的微帜，要用一面青旗来代替，这面旗要和它在上空飘扬的那个岛国一样青。在这面旗上，我们只替英国要求留下一小块记号，来纪念我们的伟大的自由党，和我们伟大的老领袖的不朽英名^①。

杜元（热情地）说实话，他真说得漂亮。（拍自己的膝盖，向玛太使眼色。）

玛太 望你多加一把劲，先生！

博饶本 诸位，我不再说下去了，好让你们商量商量，我本来很想多谈谈自由党对于大多数爱尔兰人民的宗教信仰所作的贡献，不过现在我只说这一点，依我的愚见，你们所选的议员——无论他的个人信仰如何——必须热烈地拥护宗教自由，而且为着证明他拥护宗教自由，必须尽他的能力，提出大量的捐助，来帮助敦卜赛神父替罗斯库伦人民所做的伟大的慈善工作。（敦卜赛神父鞠躬）以外，人民体育活动的问题虽然比较小，但是仍然顶重要，也不能忘掉。地方板球俱乐部——

柯尼里斯 什么俱乐部？

杜元 如果你指的是板球，这里却没有人打板球。

博饶本 那么，就说掷铁环吧。我想，昨晚我看见有两个人——

^① 老领袖指格拉斯敦。格拉斯敦对爱尔兰施行过高压手段，采用了强制法令。对他的赞美就是讽刺。

不过这些都只是细节问题，暂且不谈吧。主要的是你们的议员候选人，不管他是谁，必须有点财产，能帮助地方，不至成为地方的负担。如果他是我们英国人，他对于众议院的精神影响就会很大，就会无比地巨大！请原谅我说了这几句话，我自己比任何人都更感觉到，这实在是冒昧之至。再见吧！诸位。（他气派十足地转身向前门，很快地走开了，头微偏，眼睛向上扬起，自庆在政治勾当中做了一件得意的事。）

玛太 （惊然敬畏）再见，先生。

其余的人 再见。（他们茫然望着他走开，直等到他听不见他们的话声了。）

柯尼里斯 敦卜赛神父，你看如何？

敦卜赛神父 （宽容地）嗯，他没有什么头脑，愿上帝保佑他，和我们的现任议员也差不多。

杜元 我看他当议员还行。议会里有什么事可做？不过乱吹一阵牛，和政府捣捣乱，跟着爱尔兰党投票罢了。

柯尼里斯 （有所思索）我还没有碰见比他更奇怪的英国人。今早他打开报纸一看，头一条新闻就是英国讨伐军在印度什么地方吃了一个败仗，他看到了却高兴得什么似的。劳伦斯对他说，假如滑铁卢的捷报传来的时候，他已经在世了，他会伤心得如丧考妣。老天，我看他的神智有点不大正常。

杜元 管他妈的神智怎样，只要他钱多。他干议员一定行，没有错的。

玛太 （深受博饶本的感动，不懂得他们谈到博饶本，为什么那样轻薄）你还记得他说的节流吧，我想那话倒顶不错。

敦卜赛神父 柯尼里斯，你最好向劳伦斯打听打听，看博饶本到底有多少财产。上帝赦宥我们！掠夺埃及人是件不大体面的

事，尽管我们有正当的理由^①。所以我先要知道可掠夺的东西究竟有多少，然后再作决定。（他站起，大家都恭恭敬敬地站起。）

柯尼里斯（懊丧地）我本来打算让劳伦斯得这个议席，不过我想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

敦卜赛神父（安慰他）他还年轻，可是他很有头脑。再见吧，诸位。（他从前门走出去。）

杜元 我也要走了。（他叫柯尼里斯看大路上的情形）瞧，那位勇敢的英国佬在跟敦卜赛神父握手，简直就象一个议员候选人在大选的日子一样。再瞧敦卜赛神父，他捏了捏博饶本的手，对他使了一个眼色，仿佛说，“事情成啦，老兄”。你瞧着吧，他还要跟我握手哩，瞧，他在那里等着我。我要告诉他，他就等於当选啦。（他一面走，一面顽皮地咯咯笑。）

柯尼里斯 跟我进来，玛太。我想我还是把那只猪卖给你。进来喝一杯，润润咱们的交易。

玛太（马上用佃农发牢骚的那个老调）我怕出不起那个大价钱。（他跟柯尼里斯往屋里走。）

劳伦斯手里还拿着报纸，从篱笆那边走回来。博饶本从前门走回来。

劳伦斯 怎么样？经过如何？

博饶本（非常自满）我想我这次搞对了。我向他们说了一点老实话，打中了他们的心，他们都大受感动。他们个个都信任我，

① “掠夺埃及人”，希伯来民族遭灾荒，迁到埃及就食，后来摩西率领他们回巴力斯坦，临行前掠夺了埃及人的财宝（见《出埃及记》第十二章）。本文“埃及人”指英国人，敦卜赛神父的意思是说，找英国人要钱不是体面事，虽然有摩西的先例可援；钱少就不必要，钱多就要。

到了选举的时候，都会投票选我啦。说到究竟，劳伦斯，不管你怎么说，他们是欢喜英国人的。他们觉得英国人可靠，我想。

劳伦斯 啊！他们原来把这个荣誉转奉给老兄了，是不是？

博饶本 （自满地）呃，我看他们显然该这么办。你知道，这些家伙尽管有些爱尔兰人的怪脾气，究竟还是很精明。（霍德生从屋里出来。劳伦斯坐在杜元坐过的那张椅上看报）呃，想起来了一件事，霍德生——

霍德生 （走到博饶本和劳伦斯两人中间）什么事，老爷？

博饶本 我希望你对待这里的人们要特别仔细一点。

霍德生 我还没有对待过什么人哩，老爷。如果我必须接受他们给我的一切对待，我老早就要垮啦，老爷。

博饶本 告诉你，别这样冷冷淡淡的，霍德生。我希望你对人要悦些。如果要费一点儿事，我对你自有报酬。起初有点看不惯，不顺意，倒不碍事，他们会因此更欢喜你。

霍德生 你倒是好意，我敢说，老爷。不过对我来说，他们欢喜我也好，不欢喜我也好，没大关系。老爷，我又不想当他们的议员哟。

博饶本 你不想当，我可想当呀。现在你明白了吧？

霍德生 （马上明白过来）哦，实在对不起。我现在明白了，老爷。

柯尼里斯 （同玛太走出到门口）今晚我叫巴泽把猪赶过去，玛太。

再见。（他回到屋里去。玛太朝前门走。博饶本拦住他。霍德生瞧着那个破籬筐不顺眼，把它拣起提到屋后去了。）

博饶本 （喜笑颜开，议员候选人的气派）哈费干大爷，我要特别感谢你今早对我的支持。我把你的支持看得很重要，因为我知道一个国家真正的支柱就是你所代表的那个阶级，自由民。

玛太 (骇然)自由民!!!

劳伦斯 (在看报,抬起头来)当心一点,汤姆!在罗斯库伦这地方,自由民就是强盗帮伙里面的人。玛太,在英国,他们管自耕农叫自由民。

玛太 (怒气冲冲地)用不着你教我,劳伦斯·杜依尔。有些人以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懂事,旁人什么也不懂。(恭恭敬敬地向博饶本)我当然明白,象你这样一个君子人决不会拿我来比自由民。我的祖父就在亚敦磨勒镇大街上叫自由民们打过一次。他们把枪暗地里藏在我们的屋顶上,然后来搜查,那班天诛地灭的!

博饶本 (同情地关心)那么,你在你府上还不是第一个受害的人了,哈费干大爷,是不是?

玛太 我亲手在本地那座小山上石头地中间垦出一块耕地来,他们把我赶走了。

博饶本 我听说过,现在一想到这件事,还气得热血沸腾呀。
(叫喊)霍德生——

霍德生 (从屋角后面)有,老爷。(他赶忙走过来。)

博饶本 霍德生,这位大爷所受的苦值得每个英国人想一想。这样不公平的事真替社会丢脸,与其说是由于人们没有心肝,倒不如说由于人们没有头脑,才会发生这种事。

霍德生 (冷淡地)是,老爷。

玛太 我要走了,再见,先生。

博饶本 你还有一大段路要走,哈费干大爷,让我开车送你回去好不好?

玛太 哎哟,那就太麻烦你老人家啦。

博饶本 我一定要送你去。这对我是件最荣幸的事,请你相信。

我的车停在马棚里，只要五分钟我就可以把它开过来。

玛太 那么，如果你老人家不见怪，我们还可以把我刚才从柯尼里斯那里买来的那只猪带着走——

博饶本（热情地）当然可以，哈费干大爷，开车送猪很有趣，这么一来，我就会觉得自己很象一个爱尔兰人啦。霍德生，留在这里陪着哈费干大爷，如果有必要，帮忙把猪弄上车。劳伦斯，请你来帮我一个忙。（他匆忙地穿过篱笆跑走了。）

劳伦斯（不高兴，把报纸扔到椅子上）喂，汤姆，我说！真见鬼！（他追博饶本。）

玛太（瞧不起似地瞪眼看着霍德生，一屁股坐在柯尼里斯坐过的椅子上，表示要肯定自己的社会地位）嗯，你就是陪人吗？

霍德生 陪人？哦，我明白你的话了，是，我就是博饶本先生的仆人。

玛太 你这差事倒很轻巧呀，看样子你多么油光水滑的。（带着一副勉强忍住的凶狠相）瞧我！我油光水滑的吗？

霍德生（愁惨地）我倒希望我有你那样的好身体，象铁钉一样结实。我有尿酸过多的毛病，真受苦。

玛太 溜蒜算得个什么病？你遭受到不公平，挨过饥饿吗？这是爱尔兰病。你们也配谈受苦，实际上你们刮我们的地皮，过着顶奢侈的生活。

霍德生（突然放弃刚才那种很熟练的仆人口吻，用他的伦敦土调喊出来）怎么啦，老家伙？有人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吗？

玛太 对不起我！你那位英国老板不是说过吗？他听到我亲手垦出了一块耕地，他们就要我出地租，并且把我赶走，把我垦好的地租给了比勒·波恩，他听到这话，就气得热血沸腾起来啦。

霍德生 哼，博饶本的热血是很容易沸腾的，只要事情不是发生在英国。别受我那位老板的骗吧，痞娃子^①。

玛太（气愤）你才是痞娃子！你怎么胆敢这样叫我？

霍德生（无动於衷）别生气，好好听我说吧。你们爱尔兰人真太舒服啦，你们的毛病就在这里。（突然激昂起来）你在谈你那小块鬼耕地，因为你开垦它，拣了几块石头扔下山去！我的祖父在伦敦开了一个头等的铺子，经营头等的布匹生意，辛辛苦苦地干了六十年，到了房租满期的时候，就被人赶了出去！一个大钱也没有得到。我问你，他受到的是多么大的损失？你们不欠上一年半的田租，人家就赶你们不动，你们也埋怨撒佃！有一年冬天我失了业，在兰伯兹那地方欠了四个星期的房租，他们就把我的门窗都卸下，让我的老婆得了肺炎。我现在是个鳏夫了。（咬牙切齿）老天呀，我一想到咱们英国人所受的痛苦，听到你们爱尔兰人在叫喊一些无聊的小冤屈，又看到你们爱尔兰人跑到英国去做工，接受低廉的工资，睡顶坏的宿舍，因此把我们英国的情形弄得更糟，我就恨不得把我们那个倒霉的老英国拿来是一件礼物，奉送给你们，好让你们尝尝真正的艰难困苦。

玛太（惊跳起来，与其说是忿怒，倒不如说是觉得这话骇人听闻，难以置信）说到不公平，冤屈，灾难和痛苦，你居然有脸拿英国来比爱尔兰吗？

霍德生（非常嫌厌和鄙视）别吵，痞娃子，安静一点。你们在爱尔兰，实在不懂得什么叫做艰难困苦，你们只懂得叫苦，而且都争着叫得最响亮，你们的确是这样。我很赞成让爱尔兰自

① “痞娃子”，原文是Paddy，爱尔兰人的浑号，有轻视意味。

治，你知道这是为什么缘故？

玛太 （也鄙视他）你知道，你？

霍德生 我知道。因为我希望咱们英国人多让人瞧得起一点，但是只要你们爱尔兰人还在国会里叫喊，好象只有你们这批该倒霉的家伙才重要，就没有人瞧得起英国啦。我很赞成我们英国老克格威尔说的话，他说把爱尔兰人送回到地狱里去或是送回到康牢特去^①。我对于爱尔兰真看厌了。让它自生自长去。把两国的联系割断。把它当作礼物送给德国也好，让老凯撒^②去忙一阵子，给我们英国一个机会。这就是我的主张。

玛太 （非常瞧不起他，因为他无知到了这个地步，连康涅特这个地名也不会读，这字在爱尔兰实际上在“厄”韵，而他却读成“奥”韵）有一天我们爱尔兰人总要脱离英国独立，你当心，到了那一天，你们可就要倒霉了！我问你，你们在英国有“强制法令”吗？有英王任免的长官吗？你们有都柏林宫堡^③，勒令凡是替祖国说话的报纸都一齐停刊吗？

霍德生 我们英国人用不着这些东西，也能安分守己。

玛太 嗯，你说得对，要把羊子的口堵住不叫它叫，那是白费时间。哎哟，我的猪到哪里去了？和你这种无知的可怜虫胡聊，真是得罪了上帝。

霍德生 （很开心地恶意狞笑，十分相信自己的优越，所以玛太骂了他，他也不介意）你的猪放在那辆汽车里才会闹出好把戏来哩，一痞娃子。在那条窄狭的石头路上一点钟跑上四十英里，保管把

① 康牢特，爱尔兰西北部一个省，“送回到康牢特”就是送回到爱尔兰。

② 老凯撒，指威廉第二。

③ 都柏林宫堡，英国统治的政权机构所在地，有著名的监狱一所。

猪弄得半死不活。

玛太 (鄙夷地)扯谎也要扯得圆,什么马一点钟能跑四十英里?

霍德生 马!你这愚蠢的老废物,不是马,是汽车。你以为博饶本亲自去了,是为着套马吗?

玛太 (惊慌)我的老天!他该不是用汽车送我回家吧?

霍德生 不是汽车是什么车?

玛太 你这该死的混蛋,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我今天才不上他那鬼汽车。(他听到突嗤突嗤的声音来了)哎呀,救命呀!它追我来了,我听到扑哒扑哒地响啦!(他走出前门,一溜烟跑走了,霍德生看见很开心。汽车声停住了,霍德生知道老板要回来了,於是把政治活动家的派头丢掉,又回到仆人的样子。博饶本和劳伦斯从篱笆那边走过来。霍德生站开,走到前门。)

博饶本 哈费干大爷哪里去了,是不是取猪去了?

霍德生 老爷,他逃啦,他怕汽车。

博饶本 (大失所望)这可讨厌。他留了话没有?

霍德生 他跑的匆忙,来不及留话了。他跑回家去,把猪丢下了,老爷。

博饶本 (热切地)把猪丢下了!那么,不要紧,有猪就行了,猪会替我把每一个爱尔兰人都争取过来。我们要用汽车把猪送到哈费干的庄上去。这会产生很大很大的效果。霍德生!

霍德生 有,老爷有什么吩咐?

博饶本 想想看,你能不能吸引一批群众来看汽车?

霍德生 嗯,我可以试一试,老爷。

博饶本 谢谢你,霍德生,去试试看。(霍德生从前门走出去。)

劳伦斯 (无可奈何地)汤姆,我再说一遍,你听不听我的话?

博饶本 废话!我告诉你,一切都会很顺利。

劳伦斯 你今早才对我说，你发见这里人没有什么幽默感，你觉得很奇怪。

博饶本 (突然很严肃)对，爱尔兰人的幽默感都潜伏起来了。自从我们上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这一点。爱尔兰本来都是天生的幽默家，现在情形却是这样，这是值得想一想的！想一想这究竟是什么缘故！(神气十足地)劳伦斯，缘故就在於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严重的民族痛苦。

劳伦斯 什么东西使他们痛苦呢？

博饶本 这个我早就猜中了，我从他们的脸上就看出来了。自从格莱斯敦去世，爱尔兰的希望便和这位老领袖一起埋葬到坟墓里去了，从此他们就没有开过笑脸。

劳伦斯 嗜！和你这种人说话简直是白费气力！喂，我说，汤姆，如果你能够认真一点，我希望你暂时认真一点才好。

博饶本 (茫然)认真一点！说的是我！！

劳伦斯 对，说的就是你。你说爱尔兰人的幽默感都潜伏起来了，现在你如果把哈费干的猪放在汽车里，在罗斯库伦开着走，爱尔兰人的幽默感可就不会再潜伏啦。这是我给你的警告。

博饶本 (快活地)不潜伏，那就更好啦！对这个玩笑，我自己就会比谁都更开心。(叫喊)喂，巴泽·法越尔在哪里？

巴泽 (从篱笆那边出现)我在这里，你老人家。

博饶本 你去把猪捉来放在汽车里，我们要把它送到哈费干大爷家里去。(他拍劳伦斯的肩膀，这一拍就把他拍得踉踉跄跄地走出前门。他一面兴高采烈跟劳伦斯出去，一面喊着)劳伦斯，你这老不说好话的家伙，跟我来！我让你瞧一瞧争取做爱尔兰的议员的诀窍。

巴泽 （若有所思）哎哟我的天，要是那只猪抓住车轮盘的话，那就——（他摇摇头，预兆凶多吉少，慢慢地向猪栏那边走去。）

第 四 幕

柯尼里斯·杜依尔家的客厅，门朝花园开着，上半截嵌着玻璃。壁灯和门窗相对，建筑师原来没有理会到穿堂风。桌子是从花园里挪回来的，摆在客厅正中。这间很拥挤的房子里的中心人物是克干，坐在这张桌子左边。娜拉坐在桌子的一头，靠克干的左手，背对着壁灯，和克干斜对面在桌角上下棋。纠德姑姑坐在更里面一点，面对着壁灯做针线，脚踏在炉档儿上。靠克干的右手一点，在桌子右边，几乎坐在桌子上面的是巴涅·杜元。他有五六个朋友，都是男的，站在他和敞开的门之间，门外还有一些人帮腔。杜元这批人背后那个屋角里摆着一张硬木嵌马尾的沙发，铺起来作了博饶本临时用的床。克干背后有一张硬木站榻，靠着左壁。通到里面去的门靠近壁灯开着，就在纠德姑姑背后。靠左壁摆了一些椅子，站榻两边各摆一张。克干的帽子摆在最靠近里门的那张椅子上，他的手杖就靠在旁边。另外一张椅子也靠着左壁，靠近通到花园的那扇门。

这间客厅里左右两边的情感气氛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克干的样子非常严峻，下棋的人从来也不能象他那样板起阴森的脸。纠德姑姑很安详地在忙着做针线。娜拉想尽量不理睬杜元，专心下她的棋。

在另一边，杜元在非常开心地顽皮地嘻笑，笑得晃来晃去，他的朋友们也受了他的感染。他们哄堂大笑，腰都笑弯了，一会儿倒到家具上，一会儿倒到墙壁上，尖声怪气地笑个不休。

纠德姑姑 （趁笑声稍停）喂，巴涅，别再吵闹啦。有什么可笑的呢？

杜元 猪把脚插到那个小轮盘里去了一——（他又忍不住大笑，其余的人也都笑的止不住。）

纠德姑姑 哼，也该懂一点儿事，你们简直就象群小孩子。娜拉，在他背心上打一拳，他笑的要抽筋啦。

杜元 （笑的眼皮挤成一条缝，喘不过气来）朋友们呀，他在杜兰酒馆门前向人说，我在开车陪这位缴租税的大爷去玩玩。

纠德姑姑 他指的是谁？

杜元 他们英国人管猪叫缴租税的大爷。他们就只会开这样的玩笑。

纠德姑姑 要是他们就只会开这样的玩笑，请上帝保佑他们吧！

杜元 （又有要笑的样子）试想——

纠德姑姑 呸，别又再说一遍，惹得你又傻笑啦，巴涅。

娜拉 杜元大爷，我听说过三遍了。

杜元 呃，不过我一想起它——！

纠德姑姑 那么，就别再想它啦。

杜元 巴泽·法越尔坐在后面，用两条腿把猪夹住。那位大胆的英国小伙子坐在前面，掌着车盘。劳伦斯·杜依尔站在大路上用根铁棍开动机器。汽车扑哪一响，猪就吓得魂不附体地乱蹦，它鼻子上的铁圈就把巴泽的鼻子碰出血来啦。（哄堂大笑，克干瞪眼看着他们）博饶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猪就冷不防地跳到他的背上又从他的头上跳过去，跳到他怀里了。我的老天，那只可怜的畜生倒没有辜负柯尼里斯的训练，它用右脚踏一拨，就把汽车拨到最高速度，好象它要夺得汽车赛跑的锦标。

娜拉 (责备)劳伦斯就在汽车前面呀！这不是该笑的事情，杜元大爷。

杜元 老天呀，越莱小姐，劳伦斯往旁一跳，一下就跳了六码路，好象只跳了一寸那么轻便，要不是杜兰的祖母冷不防地和他撞个满怀，他还可以跳出七码哩。(笑的非常开心。)

纠缠姑姑 哎哟，真丢人，巴涅！那位老太太真可怜！上次她在楼梯上滑倒，已经跌伤啦。

杜元 夫人，我告诉你，她这次伤的是屁股啦，劳伦斯一撞，就把她撞个倒栽葱。(爱尔兰式笑谑中的得意之笔，引起了普遍的欢笑。)

娜拉 幸亏那小伙子还没有撞死。

杜元 说句老实话，当时我们当心的倒不是劳伦斯，问题是在车载着猪，在赶集的热闹日子，打罗斯库伦大街开着走，一分钟就要跑一英里。博饶本有猪拦在前面，什么够不着，只够得着那块脚踏的闸门，而猪尾巴就压在那闸门下面，因此，博饶本以为自己是在踹闸门，而实际上只是把猪尾巴压得痛的要命。他愈踹闸门，猪就叫得愈凶，而他的车也就开得愈快。

纠缠姑姑 他为什么不把猪扔到路上去呢？

杜元 他当然办不到，因为后面是座位，前面是一个象轮盘的东西，顶在他两条腿中间的那根棍子上，他紧紧地挤在中间，动弹不得呀。

纠缠姑姑 哎哟，我的老天！

娜拉 我不懂得他碰到这样事怎么能笑。克干先生，你懂得么？

克干 (冷酷地)为什么不懂？那里有危险，有毁灭，有痛苦呀！这还不够使我们开心吗？巴涅，说下去吧，最后一点一滴快活还

没有从你那个故事里挤出来哩。我们弟兄是怎样弄得血肉横飞的，你再说给我们听听。

杜元 （茫然）谁的弟兄？

克干 我的弟兄。

娜拉 杜元大爷，他指的是猪。这是他的说法①。

杜元 （随机应变，说起漂亮话来）老天，提起你那位可怜的弟兄，我很难过，克干先生；我劝你明天早晨用两个炒鸡蛋和它在一起做早餐，尝一尝他的滋味吧。那个志气不小的畜生是要步步高升的，从后座跳到前座，他还不满足，还要从前座跳上大路，跳到汽车的前面去。於是——

克干 於是人人都笑起来啦！

娜拉 请别反复说啦，杜元大爷。

杜元 说句老实话，到了汽车在那只猪身上反复地轧过，就没有什么剩下来可以让我反复地说啦，除非用刀叉去反复地吃它。

纠德姑姑 猪跑走了，博饶本先生为什么不煞车呢？

杜元 哼，煞车！那要比拦住一条发疯的牛还难。起初那汽车朝前直跑，把冒勒·莱因的一摊子陶器打个稀扒烂，然后转了一个弯，又把公家牛马房的墙撞倒一丈多。（对这事非常欣赏）老天，那辆汽车把整个镇市都闹得翻天覆地，把他妈的整个市场也毁掉了。（娜拉生气，站起来。）

克干 （气愤）杜元大爷！

杜元 （赶快地）对不起，越莱小姐和克干先生。好吧！我一句话也不再说了。

娜拉 杜元大爷，没想到你是这样。（她又坐下。）

① 十二世纪有一个神父叫做圣佛朗西斯，常把猪叫做自己的弟兄，表示基督教徒对于“上帝造的”动物的友爱。

杜元 (若有所思)不管怎么说,那个英国家伙真有点鬼运气,他们把他扶起来的时候,他居然一块皮也没有伤,只是他的衣服让猪扯破了。巴泽有两个手指头脱了榫,铁匠把它们又安上了。哎呀,我从来也没有看见过那样吵吵闹闹的。冒勒叫喊着,我的磁器呀!我的漂亮磁器呀!老玛太叫喊着,我的猪呀!我的猪呀!警察跑来,把汽车号码记下来了。全镇市上没有一个人笑的说得出口来——

克干 (用极沉重的语调)那是地狱,那简直是地狱!除了在地狱里,那种事情决不能叫人们拿来当笑话讲的。

柯尼里斯匆忙地从花园里跑进来,从这小群人中间挤到屋里去。

柯尼里斯 别再笑啦,小伙子们!他回来啦。(他把帽子摆在站橱上面,走到壁灯前,背向灯台站着。)

纠德姑姑 现在你们要当心点,不要失礼呀。

在座的每个人都默不做声,态度严肃,表现出关怀和同情。博饶本进来了,他的开车穿的上装虽然弄得肮脏不整齐,他自己却显得非常神气,故作正经。他挤到桌子的最靠近花园门的那一头,陪着他进来的劳伦斯把开车穿的上装扔到沙发床上,坐下来,瞧着全场的动静。

博饶本 (带着尊严的样子脱下皮帽,把它放在桌子上)诸位没有为我担忧吧,我希望。

纠德姑姑 我们实在为你担忧呀,博饶本先生。幸亏上帝仁慈,没有让你撞死。

杜元 哼,撞死!还有两根骨头连在一起,就得感圣恩啊。你怎么居然,居然脱了险?我绝对没有想到还能看到你平安无事地活着回来呀。镇上没有一个人指望你还能活呀。(大家低语,好心好意地赞成这句话)咱们到杜兰酒馆里去喝一杯白兰地吧,

好让你镇定一下心神，好不好？

博饶本 你们都真是太善心了，不过我的心神已经镇定下来了。

杜元 （快活地）没关系。咱们还是去喝一杯，你把经过说给朋友听听。

博饶本 自从我出了事以后，你们对我的厚意真是使我感激万分。说句真心话，碰到了这次事故，我倒很高兴，因为它把爱尔兰人性格中的厚道和同情，表现到我从来没有想象到的高度。

在场的几个人 { 我们当然欢迎你。
这当然是自然的。
你当然差一点儿就会撞死了。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肚子里笑的忍不住，赶快跑出去了。巴涅脸上装得一本正经。

博饶本 我想说的只有一句话，我倒希望我能举杯祝你们每一个人的健康。

杜元 那么，咱们就去喝一杯吧。

博饶本 （很严肃地）很抱歉，我戒了酒。

纠德姑姑 （不大相信）噢，打什么时候起的？

博饶本 打今天早晨起，杜依尔小姐。我受到过一次教训，（意味深长地看了娜拉一眼）那是我忘不了的。也许就是因为完全没有喝酒，我这条命今天才救住了，今天我面临着死路一条的时候，我的神经非常镇定，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所以我请求诸位原谅。（抖擞精神，来作一次演讲）诸位，我们今天都经过了一场危险——我知道，站在汽车外面旁观的人和坐在汽车里面的人都是一样危险——我希望这次严重的危险可以保证我们中间将来建立起更密切而且更重要的关系。我们今天过了一个很激动的日子：一个很有价值的无辜的畜生牺牲了

性命，一座公家房屋撞倒了，一个衰弱的老太太也挨了一撞，虽然首先遭到她的合乎情理的怒骂的是我的这位老朋友，劳伦斯·杜依尔先生，撞倒她的过错却应由我个人承担。我很抱歉，巴泽·法越尔大爷的手指头也受了伤，我当然已经照顾到了，不叫他为这次不幸的事故感到经济的困难。（一阵低语，钦佩他的慷慨，还有人说：“先生，你真是个君子人。”）我很高兴向诸位报告，巴泽对这次事故的态度真不愧为一个爱尔兰好汉，他不但没有一句怨言，反而说，为了我，他即使把十个手指和十个脚趾全打断了也心甘情愿，只要我仍旧肯出医药费。（不大响亮的赞扬声，还有人说：“祝巴泽成功啊！”）诸位，我一开始就觉得在爱尔兰就象在家里一样。（听众逐渐激昂起来）在每个爱尔兰人的心里，我都发现到自由的精神，（一个人欢呼：“好，好！”）对于政府的生来的不信任，（一个细小而虔诚的声音激昂地说：“祝上帝保佑你，先生！”）对于独立自主的酷爱（一个顽强的声音说：“对呀，独立自主！”）对于国外受压迫民族的事业的同情，（全体哄堂喝采，这是一阵爱国热情的巨浪）以及在我们英国早就看不见的对于国内人权的坚决保卫。假如法律允许，我一定要求入爱尔兰国籍；如果我运气好，当上爱尔兰的议员，我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提出一个法案，准许英国人可以入爱尔兰国籍。我相信英国自由党里会有很多人要利用这个法令。（暂时间听众有些疑心）我一定这样做。（欢呼声震天）诸位，我的话说得很够了。（听众喊：“还请说下去！”）不，我现在还没有资格向诸位谈政治问题，而且我们也不能辜负杜依尔小姐的爱尔兰式的殷勤好客，把她的客厅变成一个公众会场。

杜元（精神抖擞地）向我们罗斯库伦未来的议员，汤姆·博饶本欢

呼三声呀！

纠德姑姑 （挥舞还没有打成的短袜）嗨，嗨，哈啦！

欢呼声是喊得很热烈的，好象到了这个时候，对于在场的比较幽默的人来说，不呼喊就忍不住笑破肚皮。

博饶本 朋友们，我从心坎里感谢诸位的厚意。

娜拉 （低声告诉杜元）杜元大爷，你把这批人带走吧。（杜元点头。）

杜元 博饶本先生，再见了。希望你永远不会为今天开汽车送猪的事，觉得后悔！（他们握手）再见，杜依尔小姐。

大家互相握手，博饶本热情地跟每一个人握手。他送他们到花园，从那里传来他用议员候选人所能用到的一切语调说“再见”。

娜拉，纠德姑姑，克干，劳伦斯和柯尼里斯都还留在客厅里。劳伦斯走到门口，瞧着花园里的场面。

娜拉 这样拿他开心，太不成体统啦。他比巴涅·杜元究竟要好得多。

柯尼里斯 他的候选算是完蛋啦。大家会把他从这镇上嘲笑跑了。

劳伦斯 （很快地从门口踱回来）不，不会，他不是个爱尔兰人，不会明白人们是在笑他；正在人们笑他的时候，他却把议员弄到手了。

柯尼里斯 可是他没法防止这个故事传开来。

劳伦斯 他并不怕故事传开来，而且他还要亲自去传，把它当作英爱两国历史中最足见天意安排的一个插曲哩。

纠德姑姑 我敢说，他不会那样拿自己当傻瓜去卖弄。

劳伦斯 姑姑，你以为他当真是个傻瓜吗？假如你有一张选票，碰着这么两个人，一个人按照杜元的方式来说哈费干家猪的故事，另一个人按照博饶本的方式来说，在这两人之中你究

竞选哪一个呢？

纠德姑姑 说句老实话，我根本不选男的。议会里也该有几位女议员，免得他们在那里尽说些无聊的废话。

博饶本 （匆匆忙忙地走进来，把让猪撕坏了的开车上衣脱下，放在沙发上）呃，事情算是过去了。杜依尔小姐，我该向你道歉，我不该讲了那一大套；不过他们听了倒很欢喜。什么事情对于竞选都是有帮助的。

劳伦斯把门口那张椅子挪到桌旁，跨坐在上面，两只胳膊叉起，放在椅背上。

纠德姑姑 想不到你还是这样一个大演说家哩，博饶本先生。

博饶本 哈哈，那只是一点窍门。从讲台上谁都能学会它。倒是把他们热情掀起来了。

纠德姑姑 哎哟，我搞忘了。你还没有会过克干先生，我来替你介绍。

博饶本 （热情地握手）克干先生，见到你，我高兴极啦。久闻大名，可惜过去还没有那个荣幸和你握手。我想向你请教请教——因为我看谁的意见都比不上你的有价值——你看我这次希望如何？

克干 （冷淡地）你的希望很大，先生。你当得成议员。

博饶本 （很高兴）我希望如此，我想会如此。（拿不稳）你真是这样想吗？是不是因为你热心赞成我的原则，你的判断就受了影响呢？

克干 我对于你那些原则并不热心，先生。你当得成议员，因为你非常想当，所以不惜采取一些必要的步骤，来勾引人们选你。凡是钻进那荒唐议会的人通常都是运用你那套办法。

博饶本 (惶恐)当然。(停了一会)不错。(又停了一会)呃——对。(又乐起来了)我想他们是会选我的。你看如何?会选我吧?

纠德姑姑 嗯,他们为什么不选你。瞧瞧他们选的都是些什么人!

博饶本(得到了鼓励)这话倒对,这话倒对。每逢我看到那些空口说废话的人们,政治贩子们,招摇撞骗的人们,还有那些——那些——那些愚蠢无知的人们专会拿钱去收买群众,或是说大话去欺骗群众,我一看到这批人,心里就想,一个丝毫虚假也没有的老实人,说的是入情入理的老实话,站的是坚持原则和为公众尽责的坚稳立场,就应该得到一切阶级的人们拥护。

克干 (平静地)在从前我年轻无知的时候,我一定把你叫做伪君子。

博饶本 (红了脸)伪君子!

娜拉 (赶快插上)克干先生,我敢说 you 并不这样想。

博饶本 (着重地)谢谢你,越莱小姐,谢谢你。

柯尼里斯 (愁惨地)在政治上我们都得把尺子打宽一点,否认这个事实有什么用处呢?

博饶本 (强硬地)杜依尔先生,我希望我从来没有说过什么话,或是做过什么事,可以引起人们说出你这种话来。我生平最痛恨的,而且我的整个政治生涯都在反对的,就是伪君子的毛病。我几乎宁愿前后不一致,也不愿虚伪。

克干 请别生气,先生,我知道你很真诚。圣经里有一句话说——正确的字句,象我这样年龄记性坏了的人,可记不清——别让你右边脑子知道你左边脑子在干什么。从前我在牛津大学的时候,就早已看出英国人就凭这句诀窍,才有他们那种奇

怪的本领，能尽量利用今世和来世。

博饶本 圣经原文说的是右手和左手呀。我很奇怪，你们天主教徒也引用那个基本属于新教的文件，圣经；但是你至少也该不把原文引错才好。

劳伦斯 汤姆，你这是好心好意地拿自己当傻瓜。你不懂得这是克干先生所特有的幽默劲儿。

博饶本 （信心马上恢复了）哦，原来还是你那逗人欢喜的爱尔兰式的幽默哟，克干先生。当然，当然。我真笨！很抱歉。（拍了拍克干的背，表示安慰）英国佬的头脑还是迟钝，你瞧。而且你把我叫做伪君子，这个玩笑可开大啦，叫我一霎子不大能受得住，你知道。

克干 你得包涵一点，我是个疯子。

娜拉 哎哟，别说那样的话，克干先生。

博饶本 （鼓励地）一点也不疯，一点也不疯。只是一个有点怪想法的爱尔兰人，是不是？

劳伦斯 克干先生，你真是疯子吗？

纠德姑姑 （骇然）啐，劳伦斯，你怎么问出这样的话？

劳伦斯 我想克干先生不会介意。（向克干）据说有一个黑人临死的时候，找你去行忏悔仪式，经过情形究竟是怎样？

克干 你听到的是怎样呢？

劳伦斯 我听说，魔鬼来捉那个黑人的时候，把你的头取了下来，转了三次，然后又把它安上，从此以后，你的头脑就颠倒过来了。

娜拉 （责备）劳伦斯！

克干 （温和地）事情经过并不完全如此。（他抖擞起精神来说一番大道理，他们都不由自主地倾听）当时我听说有个黑人病在垂危，旁

人都怕接近他，我就走到他那里，看见他是个上了年纪的印度人。他把他生平无辜受祸，碰到残酷的噩运，受到命运的无情的迫害之类的故事告诉了我，那些惨痛的遭遇照理不是一个神父口头常用的一些话语所能安慰的。但是这个人对于他的苦难毫不抱怨。他说，那些苦难都是前生作孽的报应。随后，我还没有来得及说句安慰话，他就断了气。他临死的时候清清楚楚地体会到听天由命的道理，我平时苦口规劝，也难得使一个基督教徒懂得这个道理。我坐在他的床边，突然得到了启示，认清了这个世界的秘奥。

博烧本 你这个故事对于咱们大英帝国的印度百姓所享受到的宗教自由，倒是一篇很好的颂歌。

劳伦斯 当然罗；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冒昧地问一句：这个世界的秘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克干 这个世界么，很显然，它是一个受苦刑和赎罪孽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得势的是愚人，好人和聪明人都要受到仇恨和迫害；在这个地方，男人和女人在恋爱的名义下使彼此受痛苦；儿童们在父母职责和教育的名义下受到鞭挞和奴役；身体孱弱的人们在医疗的名义下受到毒害和宰割；而性格孱弱的人们则在法律的名义下受到监禁的苦楚，不是监禁几个钟头，而是监禁许多年。在这个地方，最苦的劳作还是很受欢迎的避难场所，来逃避享乐生活的可怕和无聊；慈善事业只是做来替掠夺者和穷奢极欲者赎回该打下地狱的灵魂。先生，我的宗教只知道一个恐怖和痛苦的场所，那就是地狱。所以我看得很清楚，我们住的这个世界一定就是地狱，而我们之所以生在这个世界里，象那位印度人所启示给我的——也许上帝遣他来，为的就是要向我启示这个道理——我们之

所以生在这个世界里，就是要赎我们前生所犯的罪过。

纠德姑姑（惊骇）老天保佑我们，这是什么话！

柯尼里斯（叹气）这个世界的确是个古怪的世界。

博饶本 你那个想法倒很聪明，克干先生，真正了不起，我就绝对想不到这上面来。不过在我看来——如果你允许我这样说——你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你所描绘的那些祸害之中，有些是维持社会所绝对必需的，也有些是由于保守党当权，它们才受到提倡。

劳伦斯 我想你前生一定是个保守党，所以你今生才生在这个世界里。

博饶本（信心十足）绝对不是，劳伦斯，绝对不是。不过撇开政治来说，我倒觉得这个世界对于我倒是很好的，其实，它是个顶有趣的地方。

克干（既镇静而又惊讶，看着博饶本）你满意吗？

博饶本 作为一个讲道理的人来说，对，我满意。我看不出世界上有什么不能用自由，自治和英国制度来挽救的祸害——天然的祸害当然是例外。我这样看，并不是因为我是个英国人，而是因为这是情理之常的事。

克干 那么，你在这个世界里觉得很自在吗？

博饶本 当然呀，你觉得不自在吗？

克干（从深心里吐出来）不。

博饶本（快活地）试一试磷酸丸。我每逢脑筋疲倦的时候，就吃磷酸丸。在伦敦牛津街可以买到，我把地址开给你。

克干（莫名其妙地，站起来）杜依尔小姐，我的昏迷的毛病又发作啦，我要走了，你会原谅吧？

纠德姑姑 当然。在咱们这里，你可以随意来去，你知道。

克干 越莱小姐，那盘棋要等下次再下完了。（他去取帽和手杖。）

娜拉 用不着下完了，我陪你出去。（她把棋子弄乱，站起来）前世我太坏了，不配和你这样的好人下棋哟。

纠德姑姑 （向娜拉低语）嘘，别说啦，孩子，别惹他的老毛病又发作起来。

克干 （向娜拉）我只要看到你，就想到爱尔兰究竟也许只是净业界。

娜拉 得了吧！

博饶本 （低声问柯尼里斯）他有没有选举权？

柯尼里斯 （点头）有。还有许多人都听他的话投票哩。

克干 （在通花园的门口，温和而庄重地）再见，博饶本先生。你引起了我的思索，谢谢你。

博饶本 （很高兴，赶忙走过去和他握手）不，是真的吗？你发见接触到英国思想，很能启发人，是不是？

克干 听你谈话，我简直不感到厌倦，博饶本先生。

博饶本 （谦虚地抗议）哈，得了吧！得了吧！

克干 的确，请你相信。你是个顶有趣的人。（他走出去。）

博饶本 （热情地）多么和气的人！尽管是个宗教家，他多么聪明！多么有趣！多么大方！呃，想起来了，我最好去洗洗脸。（他拿起上衣和帽子，从里门进去了。）

娜拉回到她原先坐的椅子，把棋盘收起。

纠德姑姑 克干今天很古怪，他的疯病又发作了。

柯尼里斯 （焦急，酸辛）我看他的话到底是对的。这个世界真有点反常。（向劳伦斯）你为什么那样傻，让他把议员从你手里夺去了？

劳伦斯 （瞟娜拉一眼）在他离开这里之前，恐怕他要从我手里夺去

的东西还不只这个哩。

柯尼里斯 我倒宁愿他没有进我家的门，他那肥头胖脑该倒霉才好！劳伦斯，你看他肯不肯借我三百镑，拿庄业作抵押？我手头很困难，这个庄业既然由我买到手了，不拿去押点钱用，很不上算。

劳伦斯 你拿庄业作抵押，我可以借三百镑给你。

柯尼里斯 不，不，我不要你借。到我死的时候，把庄业传给你，我希望能觉得这个庄子是完全由我一手挣起来的，而不是自从开始就有你的一半本钱在内。我敢打赌说，巴涅·杜元要去向博饶本借五百镑，用磨坊作抵押，好安置一个新水磨，因为旧的已经坏得不堪了。至于哈费干哩，他老在想他的草坪边杜兰家的那一角地，想得连觉都睡不着。他要买那块地，也得靠典押。落在人后不如抢在人前。你看博饶本是否肯借一点钱给我？

劳伦斯 我敢肯定地说，他会借给你。

柯尼里斯 他那样爽快吗？你看他肯不肯借五百镑给我？

劳伦斯 他借给你的数目还可以略微超过你的土地的价值；所以你千万要谨慎一点。

柯尼里斯 （经过斟酌地）不要紧，不要紧，儿子，我会小心的。我要到办公室里去一下。（他朝里门走进去，显然是去准备向博饶本借款的手续。）

纠德姑姑 （气愤地）好象他从前当经纪人的时候，借款的事还没有看够，非要自己也去尝尝借钱的滋味不行！（她站起）我要去和他说说这个理，我要去。（她把针线放在桌上，跟着柯尼里斯出去了，样子很坚决，预兆柯尼里斯要有麻烦。）

劳伦斯从到家到现在，还是第一次和娜拉两人在一起。她带

着微笑着看着他，但是她的笑容马上消失了，因为她看到他坐在椅子上，漫无目的地摇来摇去，噘着嘴唇，好象在吹口哨似的，心里在想什么，显然不是在想她。她喉头象有东西哽住，伸手拿起纠德姑姑的针线，假装去做。

娜拉 我猜想你以为时间还不算很长。

劳伦斯 （吃了一惊）什么？什么时间？

娜拉 你出门后的十八年。

劳伦斯 哦，那个！并不算长，好象还不过一个星期哩。我一向忙着——没有时间来想。

娜拉 我这些年来，没有事情可干，只是想。

劳伦斯 那对于你很不好。为什么不把它丢开不想呢？为什么还住在这里？

娜拉 没有人请我到旁的地方去，所以我还住在这里，我想。

劳伦斯 是，一个人老是舍不得离开老地方，除非有外面的力量来逼他走。（他微微打呵欠，但是娜拉很快地看了他一眼，他就振作了一下，站起来，样子象刚醒过来，高高兴兴地装模作样，好象人家觉得自己还和蔼）这些年来你过得怎么样？

娜拉 还好，谢谢你。

劳伦斯 那就对了。（猛然发见没有别的可说，觉得很窘，于是就在房里踱来踱去，心烦意乱地嘴里哼着一个调子。）

娜拉 （勉强忍住眼泪）你要和我谈的话不过如此吗，劳伦斯？

劳伦斯 嗯，有什么可谈的呢？你知道，我们相知很深呀。

娜拉 （得到了一点安慰）对，我们相知当然很深。（他没有答腔）你居然回来了，我倒觉得奇怪。

劳伦斯 我不能不回来呀。（她亲热地看着他）是汤姆拉我回来的。

（她赶快垂下眼帘，不叫人看见这一个打击所引起的反应。他又哼了

段乐调，于是又说起话来)我有点怕回爱尔兰。我仿佛觉得，如果我回来，就要转坏运。可是现在我回来了，也还不见得有什么坏运。

娜拉 也许你觉得这里有点沉闷。

劳伦斯 不，我常到那些熟悉的老地方去散步，回忆，而且幻想，觉得趣味无穷哩。

娜拉 (满怀希望)哈！那么，你还记得那些老地方吗？

劳伦斯 当然，那些地方引起一些联想。

娜拉 (以为那些联想是与她有关的)我猜想是会引起一些联想。

劳伦斯 嗯，对。我还记得起一些地方，从前我在那里想得很久，揣摩着我如果离开爱尔兰，究竟到哪些国家去才好。美国啦，伦敦啦，有时候还想到罗马和东方。

娜拉 (心冷了一大截)你从前就只想到这些吗？

劳伦斯 呃，此外这里可想的东西就很少了，我的亲爱的娜拉，除非有时在太阳下山的时候，一个人有些伤感，把爱尔兰叫做爱林^①，幻想自己是在悠然怀古，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他吹着“让爱林记住”那首歌调。)

娜拉 去年二月里我写过一封信给你，你收到了没有？

劳伦斯 哦，对了，我本来想写回信，但是没有一刻空闲，而且我知道你不会见怪。你知道，我如果写信给你讲些你不明了的事情和你不认识的人物，又怕你看着不耐烦！可是此外还有什么可写的呢？我老是动手来写信，没等写完，就把它撕掉了。事实是这样：我们两人虽然很要好，娜拉，我们究竟没有多少共同的地方——我指的当然是可以写在信里的那些

^① 爱林，爱尔兰的古称。

东西——因此，通信就很容易变成一个极难的课题。

娜拉 对，你不写信把你的情形告诉我，我就很难知道你呀。

劳伦斯 (有点不高兴) 娜拉，一个男子汉不能坐下来天天写他自己的
生活呀！他过这个生活已经过得够累的啦。

娜拉 我并不是在怪你。

劳伦斯 (看着她，微露关切) 你精神好象很差呀。(走近她一点，关心
地，温柔地) 你该不是得了神经痛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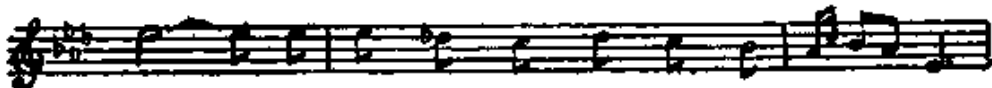
娜拉 没有。

劳伦斯 (放了心) 我碰到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就有一点神经痛。

(心不在焉，又踱来踱去) 对，对了。(他从门口眺望爱尔兰的景致，
几乎不自觉地，但是很富于表情地，歌唱着奥芬巴侯的歌剧“惠丁敦”
里面的一个调子。)



尽管这里夏天永远微笑，尽管这里树叶四季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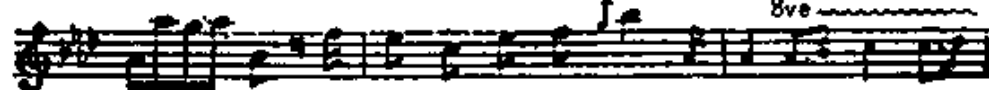


青，啊 英格兰 我永不会忘记她。

他的歌调温柔，娜拉听着起先很感动，后来这句怀念英格兰
的话，出乎她的意料，于是放下针线，瞪眼看他。他仍然唱下去，
但是调门太高了，于是降低声音，下半截是用“让爱林记住”的
调子哼出来的。



从海上吹过来的风，啊 英格兰 我永不会



忘记她，从海上吹过 (吹口哨)



劳伦斯 娜拉，我怕这调子使你听起不耐烦，虽然你很客气，不肯说出来。

娜拉 怎么，你已经又在想回英国吗？

劳伦斯 没有的事，没有的事。

娜拉 那么，你在我面前唱那首歌，可有点奇怪。

劳伦斯 那首歌！哦，那首歌并无所指。它是一个德国犹太人做的，就象许多表现爱国情调的英国歌一样。别管我吧，亲爱的，你做你的针线吧，别让我使你不耐烦。

娜拉 （辛酸地）罗斯库伦并不是个很热闹的地方，可以使我在十八年久别之后和你第一次在一起谈话，就对你不耐烦，尽管你好象并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

劳伦斯 十八年是个老长的时间呀，娜拉。要是只有十八分钟，甚至于十八个月，我们还可以把以往的断线头结起来，就象一对鹊儿似的，唠叨得没有完的。可是隔的是十八年，我就简直没有什么话可说，你哩，好象更没有什么话可说哩。

娜拉 我——（哭得说不出话来了，但是她拚命保持体统。）

劳伦斯 （毫不觉得自己残酷）过一两个星期，咱们又会是很好的老朋友啦。目前我觉得自己不大能讨你喜欢，只好走开吧。请告诉汤姆，我到山上散步去了。

娜拉 你那样称呼他，足见你好象很欢喜汤姆。

劳伦斯 （话音突然不象刚才那样随随便便）对，我很欢喜汤姆。

娜拉 那么，你去找他吧，别让我绊住你的脚。

劳伦斯 我走了，你心里可以轻松一点，我知道很清楚。这十八年久别后的第一次会谈算是一场失败，是不是？也不必介意，这些情感方面的大场面总归失败，幸亏最糟糕的局面总算是过去了。（他从通花园的门走出去。）

只剩下娜拉一人了。她拚命压制情感，免得放声大哭，可是她把头伏在桌上，终于忍不住呜咽起来了。她哭的浑身哆嗦，什么也听不见。她没有料到现在房子里已经不只她一个人了，冷不防地被博饶本把她的头和胸膛扶起，于是她才明白过来。博饶本刚洗了脸，梳了头，从里门回到这间客厅来，就看到娜拉的情况，起初很惊讶，很关切，后来情绪上骚动起来，就弄得神魂颠倒了。

博饶本 越莱小姐，越莱小姐，怎么啦？别哭，我看着难过，你不该哭。（她拚命想说话，可是哽住了，说不出来，样子很痛苦，所以他带着冲动的同情说下去）不，不要勉强说话吧，现在好啦。要哭就把它哭出来吧，我在这里无妨，请信任我。（把她抱起，絮絮叨叨地说安慰话）就躺在我胸膛上哭吧，一个女人要哭，最舒服的地方就是一个男人的胸膛——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好朋友的胸膛。我这个胸膛很宽大，是吧？四十二寸宽，一点也不少——不，别大惊小怪，别管那些俗套，我们两人本是好朋友，是不是？来，来，来！现在好啦，舒服啦，快活啦，是不是？

娜拉 （连哭连说）放开我，我要去找手帕。

博饶本 （一只手搂着她，另一只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很大的丝手帕来）我这里有手帕，让我替你来揩吧。（用手帕替她揩眼泪）用不着去找你自己的手帕，那张太小了，只是一张很不象样的麻纱小手帕——

娜拉 （呜咽）嗯，不过是一张普通的棉纱手帕，真的。

博饶本 当然是一张普通的棉纱手帕——一张傻里傻气的棉纱小手帕——不配拿来揩娜拉·克鲁纳的可爱的小眼睛——

娜拉 （神经质地唧唧咯咯地笑了起来，激动得抽筋，用手指抓住博饶本，紧贴着他的胸脯骨，想止住傻笑）哎呀，别惹我笑吧，请你别惹

我笑吧。

傅饶本 (惊骇) 我不是故意的，凭良心说。有什么可笑的？有什么可笑的？

娜拉 该念娜拉·克里纳^①。娜拉·克里纳。

傅饶本 (轻轻地拍拍她) 对，对，当然是娜拉·克里纳——娜拉·阿卡希拉。(他把第二个字读成啊韵，读成“卡”。)

娜拉 阿库希拉。(她把第二个字读成乌韵，读成“库”^②。)

傅饶本 呸，这爱尔兰语真胡闹！娜拉亲爱的——我的娜拉——我所爱的娜拉——

娜拉 (觉得这太不象话，拘起礼来) 你对我说话，不该那样。

傅饶本 (突然异常严肃，把她放开) 不，当然不该这样。我并不是有意的——可是至少我是诚意的；不过我知道时机还没有成熟。刚才你情绪有点波动，我不该钻你的空子，不过我一时控制不住自己。

娜拉 (打量他，想了解他) 我想你这人心肠是好的，不过我看你好像简直不能控制自己，(她很惭愧地把脸侧到旁边去，补充了一句) 和我也差不多。

傅饶本 (坚定地) 不然，我很能控制自己，可惜你没有看到过我真正激动的时候，那时候我的自制的能力才大极哩。请不要忘记我们两人过去只有一次在一起，说起来我很抱歉，那次我是在醉得讨人嫌的情况之下。

娜拉 不，你当时并没有什么讨人嫌的地方。

傅饶本 (无情地) 不，我当时实在讨人嫌；没有理由可以辩护，简

① 克里纳(Creena)，爱尔兰语，本义为“老”，用作表示亲爱的字样。

② 阿库希拉(Acushla)，爱尔兰语，意思是“爱人”。

直恶劣不堪。对你一定产生了顶坏的印象。

娜拉 没有什么要紧。别再提它吧。

博饶本 我非提不可，越莱小姐，这是我的责任。我不再多耽搁你了。可不可以请你坐下。(带着一副逼人的严肃气，指着她的椅子。她坐下，不知道他要说什么。他还是用非常古板的態度，挪一张椅子靠近她坐下，接着就解释) 头一层，越莱小姐，我今天却没有喝什么酒。

娜拉 你不象爱尔兰人，喝酒不喝酒好象并没有什么分别。

博饶本 也许是如此。也许是如此。我从来不至于弄得昏头昏脑的。

娜拉 (安慰的口吻) 无论如何，你现在是很清楚的。

博饶本 (热烈地) 谢谢你，越莱小姐，我的确是清醒的。现在我们可以好好地谈一谈了。(温柔地，放低声音) 娜拉，昨晚我是真心真意的。(娜拉动了一动，好象就要站起来) 别走，请等一小会儿。你不要以为我要催你给我一个答复，你认识我还不到二十四小时哩。我是个讲道理的人，我希望这样说并不过分，我情愿等，你要我等多久，我就等多久，只要你给我一点小小的保证，使我心里有个把握，知道你的答复不会是拒绝。

娜拉 假如我给了保证，我怎么能反悔呢？博饶本先生，我有时想，你的头脑恐怕有点毛病，说些很奇怪的话。

博饶本 对，我知道自己有很强的幽默感，有时不免叫人怀疑我是否很认真。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我要娶一个爱尔兰女人。一个爱尔兰女人总会懂得我开的玩笑，比如说，你就懂得，是不是？

娜拉 (不自在) 博饶本先生，我却没有那样本领。

博饶本（安慰的口吻）等一等，让我来把私心话好好地告诉你，越莱小姐，请你听到底。我敢说，你已经看出了，我和你说话，总是尽量在压制自己，不要把自己的情感很突然地表示出来，免得使你觉得难为情。现在我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开诚布公，坦坦白白了，应该把话说得爽爽快快了。越莱小姐，你在我心里已经引起了一种很强烈的爱慕。凭女人的直觉，你也许猜出了这一点。

娜拉（心烦意乱地站起来）你和我说话，为什么那样冷酷，那样不讲理呢？

博饶本（也站起来，很惊惶）冷酷！不讲理！

娜拉你还不知道吗？你向我说的那些话，不是一个男人应该说的——除非——除非——（她又突然哭起来，象原先那样把头伏在桌子上）哎，你走开吧，我根本不想结婚，结婚除了伤心和失望，还有什么呢？

博饶本（愤怒和悲伤的最可怕的征候渐渐出现了）你是说你要拒绝我吗？说你不欢喜我吗？

娜拉（很狼狈地看着他）哦，别为这件事难过吧，博——

博饶本（发火了，几乎说不出话来）我不愿人家拿花言巧语来哄我。（带着孩子气的狂热）我爱你。我要你做我的妻子。（绝望地）你拒绝，我也没有什么办法，我就毫无办法，毫无办法。你不该把我这一生毁了。你——（一阵神经质的激动使他说不下去了。）

娜拉（几乎吓慌了）你要哭吧？想不到一个男子汉也哭。别哭吧。

博饶本我并不是在哭。我——我——我把哭哭啼啼的把戏留给你们爱尔兰的那些爱落泪的倒霉的男子们。你以为我没有情感，因为我是个直率的冷静的英国人，不会表情。

娜拉我看你并不认识你自己。不管你的毛病在哪里，却不在没

有情感。

博饶本 （觉得人家得罪了他，悻悻然）你才没有情感哩。你是个木石心肠，就象劳伦斯一样。

娜拉 你指望我怎么办呢？是不是你那句话一说出了口，我马上就该向你献媚撒娇呢？

博饶本 （用拳头打自己的傻脑袋）唔，我真笨！真粗野！原来还只是由于你们爱尔兰人的细心眼儿。当然是这样，当然是这样。你的意思是答应了，是不是？什么？答应了，答应了，答应了吧？

娜拉 我想你应该能了解，虽然我也许终身不出嫁，如果出嫁，那就只能嫁给你了。

博饶本 （猛烈地把她搂到怀里，放了心，兴高采烈，叫了一声）哈哈，成了，成了，好极了。我早就知道你会明白，这对于咱们两人都是再好不过的事呀。

娜拉 「（被他热烈地拥抱，并不感到狂欢，反而有些不舒服）你的力气太大了，你使用力气又不很当心。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这件事对你我好不好问题。刚才你在这里碰见我，我让你待我好，躺在你怀里哭，因为当时我太伤心了，只觉得躺在那里舒服，没有想到别的。从此以后，我怎么能还让别的男子亲近我呢？」

博饶本 （受了感动）这足见你这人真好，娜拉，真正有最细腻的女人品质。（她殷勤地吻她的手。）

娜拉 （热切地但是有点怀疑地看着他）你如果让一个女人伏在你胸膛上哭过，你也当然就永远不会让另外一个女人亲近你了。

博饶本 （诉诸良心似地）那就不应该，亲爱的，那就不对。不过就真正的事实来说哩，一个男人如果能讨人喜欢，他的胸膛就

成了一种堡垒，免不了要时常受到进攻，至少在英国是如此。

娜拉（很讨厌这话，干脆地说）那么，你最好去娶一个英国女子吧。

博饶本（做苦脸）不，不，英国女子太干燥无味了，不合我的口胃，太现实了，太象活牛排了。我欢喜的是理想的女子。劳伦斯的口胃和我的恰恰相反，他欢喜的女人要很茁壮，蹦蹦跳跳的，要对他很热烈。这个差别倒是一种方便，因为我们两人从来没有为同一个女子争风吃醋。

娜拉你这是不是要当着我的面说，你从前已经爱过别的女子呢？

博饶本老天！事实却是如此。

娜拉我并不是你的初恋吗？

博饶本所谓初恋，那不过是一点傻气加上大量的好奇心，一个真正自重的女人决不会在初恋问题上挑一个男子的岔子。不，亲爱的娜拉，我久已不闹什么初恋了。恋爱的结局往往是吵闹。我们要的不是吵闹，我们要的是个结实牢靠的家庭：夫妻两口，过舒服日子，按照常识来相处——再加上无限的恩爱，是不是？（他伸手去搂她，表示出满有信心的占有权。）

娜拉（冷淡，想脱身）我不愿拣别的女人剩下来的货。

博饶本（搂着她不放）没有人要求你拣，小姐。从前我并没有要求过别的女人和我结婚呀。

娜拉（严厉地）你为什么不要求，要是你是个正派人的话？

博饶本告诉你老实话，那些女人大半都是已经结过婚的。不过请你不必介意！那些事并没有什么不对。得了吧！别那样不大方，找我的小岔子。说到究竟，你自己也难免有一两次闹过恋爱，是不是？

娜拉（问心有愧）是，我猜想因此我就没有资格挑剔了。

博饶本（谦卑地）我知道我配不上你，娜拉。但是没有一个男子配得上一个女子，如果她真正是个好女子。

娜拉 哎，我也并不比你强。我不妨说给你听听。

博饶本 不，不用。我们不用算旧账，最好不。我不向你报旧账，你也不用向我报旧账。彼此绝对信任，不算旧账，只有这样，才可以免得吵闹。

娜拉 别以为我过去有什么值得害羞的事。

博饶本 我并没有那样想。

娜拉 情形只是这样：我从来没有碰见过别的男子叫我中意，有一度我很傻，以为劳伦斯——

博饶本（马上撇开这个话意）劳伦斯！那可不成功，绝对不能成功。亲爱的，你了解劳伦斯，还不如我了解他清楚。他简直没有享受生活的本领，任何女人跟他都不会有幸福。他比鬼还聪明，但是他把生活看得太平凡，他不把任何东西或是任何人放在心上。

娜拉 我也看出他是这样。

博饶本 你当然看出了，亲爱的，请你相信我的话，你和他吹了，倒是一件大幸事。瞧！（搂着她打转）我的胸膛对你比较更舒服些。

娜拉（带着爱尔兰人的恼怒相）哎哟！你不能一直象这样，我不欢喜这样。

博饶本（不害臊）你会逐渐学会欣赏这个滋味。你务必不要见怪，我有时要拉一个女人来拥抱拥抱，这是我生性中一个绝对不可少的要求。而且这对于你也很有益，可以使你的筋肉长得肥壮些，有弹性些，这样一来，你的身材就更好看啦。

娜拉 哼，我相信！英国规矩好象就是这样！你谈这些话也不害

臊吗？

博饶本 （兴高采烈）一点也不害臊。说老实话，娜拉，有办法让自己享受享受，这是再好不过的事呀。这间小房子里很闷，咱们出去散散步。我要在户外好好伸展伸展一下。跟我来，跟——我——来呀。（他夹住她的胳膊，一下就把她拖到花园里，象暴风扫落叶似的。）

当晚稍微晚一点，蛭蜥又在小山上那块大石头边欣赏落日，不过这回既没有克干的谈话给它刺激，也没有巴泽·法越尔的恐惧使它开心。它孤零零地独自在那儿，一直到娜拉和博饶本两人手挽着手走过来。博饶本还是那样快快活活，满怀信心的，而娜拉却把头侧到一边不看他，差不多要流泪。

博饶本 （站住，呼吸山上的空气）啊！我真欢喜这个地方。我欢喜这个景致。这地方要是开一个旅馆，办一个高尔夫球场，倒顶适宜。从星期五到下星期二，车票和旅馆费都一齐包在内。娜拉，我告诉你，我要开拓这个地方。（看看她）喂！怎么啦！疲倦了吗？

娜拉 （忍不住眼泪）哎！我真羞死了。

博饶本 （吃惊）羞！羞什么？

娜拉 哎！你这样拖着我到处跑，逢人就说我们要结婚了，介绍我认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让他们跟我握手，还鼓励他们对我们随随便便的，这成什么体统呢？我原来没有想到，我活着的时候会有这么一天，大白天里在罗斯库伦的大街上，和酒馆老板杜兰握起手来。

博饶本 亲爱的，杜兰既然是个酒馆老板，就是个顶有势力的人。还有一句话要告诉你，我问过杜兰，问他的老婆明天是否可以在家见客，他说可以，所以你得坐汽车去拜访她一

次。

娜拉 (骇然)要我去拜访杜兰的老婆吗?

博饶本 对,这是当然的事。那些人的老婆你都得去拜访才行。

我们要找一份选民单,印一些运动选举的名片。没有选举权的人就用不着去拜访。娜拉,你去替我运动选举,一定非常成功。他们都把你叫做产权继承人,你去拜访他们,他们就会觉得这是赏了个大面子,特别是你过去从来没有降低过身份去和他们谈一句话,是不是?

娜拉 (气愤)哼,跟他们谈话,不大可能。

博饶本 可是你得知道,我们不能耍架子,对他们冷淡。我们必须彻底民主,向每个人施点恩惠,不分阶级。我告诉你,我的运气真不差,娜拉·克鲁拉,我和爱尔兰的一个顶逗人欢喜的女子订了婚,现在从竞选的角度来看,不能有比这更好的一着棋啦。

娜拉 只是为了使你当成议员,你就不惜让我干那样下流的事吗?

博饶本 (快快活活地)啊!你等着瞧吧,你会看出竞选这玩艺儿是怪热闹的,你会拚命要把我选上。还有一层,人家会说,汤姆·博饶本这次成功,全亏他的太太,是她才把她丈夫弄进议会的——也许还要弄进内阁哩。你听到这话也会开心吧,是不是?

娜拉 老天爷知道,替你花点钱,我倒在所不惜!不过要我降低身份去牵就那些普普通通的人——

博饶本 对于一个议员的太太来说,娜拉,一个人只要选民单上有名字,就不能看作普普通通的啦。听我的话吧,亲爱的!没有错儿,你想想看,要是错的话,我还能让你去干吗?身

份最高贵的人也这样干，每个人都这样干呀。

娜拉 （一直在咬着嘴唇看山，郁郁不乐，心里不相信）英国人怎样做，也许你知道的最清楚。他们一定不大自重。我想我得回去了。我望见劳伦斯和克干先生上山来了，我这副样子不好跟他们谈话。

博饶本 等一等，你向克干说句好听的话。听说他能控制的选票并不比敦卜塞神父少哩。

娜拉 你不大了解彼得·克干，他一眼就会把我看穿，好象我是块玻璃一样。

博饶本 不过他不会因此就不乐意呀。你觉得一个人还值得奉承，他就觉得这是真正的奉承。这并非说，我要奉承任何人，没有这回事。我且去迎接他。（他走下山去，带着热切期待的神气，好象要会见一个素所敬重的熟人一样。娜拉揩干眼泪，转身要走，这时候劳伦斯已经上山走到她的跟前了。）

劳伦斯 娜拉。（她回头很严厉地看着他，一言不发。他用最和解的语调，很关切地说下去）今天我丢了你走开的时候，我和你一样，心里非常难过。当时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嘴里尽管在唠唠叨叨地讲，目的只是不要露窘相。从那时到现在，我一直在想，现在我明白当时应该对你说的话了，特地来对你把它说出来。

娜拉 那么，你来得太迟啦。过去你以为十八年并不算长，你还可以让我再多等一天。可是你想错了。我已经和你的朋友博饶本先生订了婚啦，我和你从此一刀两断啦。

劳伦斯 （很天真地）我本来要劝你的就是这么办。

娜拉 （不由自主地）哼，你这坏东西！当着我的面说出这种话来。

劳伦斯 （慌张地，回到他的最道地的爱尔兰人样子）娜拉，亲爱的，我

是一个爱尔兰人，他是个英国人，难道你不知道吗？他想你，他就把你抓到手里。我也想你，而我一方面和你争吵，一方面还是照旧想你。

娜拉 那你就想吧。你最好还是回到英国去，找你欢喜的那些活牛排去。

劳伦斯 （惊讶）娜拉！（猜出了她从哪里学来这个比喻）他在跟你谈到我，我明白了。不过请不必介意，你我还应该做好朋友。我不愿你和他结了婚，就和我疏远起来了。

娜拉 你欢喜他，比你过去欢喜我强多啦。

劳伦斯 （干脆地说真心话）不错，我当然是这样，干吗要跟你说谎呢？过去的娜拉·越菜对于我，或是对于这个可怜的小地方以外的任何人，都是无足轻重的。但是汤姆·博饶本的太太就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啦。只要你把这个新角色扮演得好，就不愁人家不理睬，不愁寂寞，也不用傍晚到圆塔那里去发无聊的惋惜，存空头的希望啦。今后你面临着的是真正的生活，真正的工作，真正的忧虑和快乐，跟真正的人打在一起，在世界中心的伦敦过结结实实的英国式的生活。你会发见你的工作都替你安排好了，替汤姆管家，替汤姆招待朋友，替汤姆竞选议员，不过卖这种气力是值得的。

娜拉 照你那样说，仿佛他娶了我，我还得感激他才是。

劳伦斯 我怎么想就怎么说。告诉你，你这门亲事是结对啦。

娜拉 当真的！哼，别人也许会说，他也并没有吃亏。

劳伦斯 你如果以为他把你当宝贝，他现在倒是如此；如果你情愿，你也有办法叫他永远把你当宝贝。

娜拉 我根本就没有想到我自己。

劳伦斯 你想到过你的钱没有，娜拉？

娜拉 我并没有说起钱呀。

劳伦斯 在伦敦，你那点钱还不够打发一个厨子的工钱。

娜拉 (发火了)假若这是真话——当着我的面说这种真话，你就更可耻——靠我那点钱至少可以不要依靠人；如果情形不好，我们随时可以回到爱尔兰来，靠我那点钱过活。如果我必得替他管家，我至少可以给你吃闭门羹，因为我和你已经一刀两断了，我从前就不该碰见你。再见吧，劳伦斯·杜依尔先生。(她转身走开。)

劳伦斯 (望着她走)再见，再见。嗯，真是爱尔兰人的脾气！我们两人都是澈头澈尾的爱尔兰人脾气，爱尔兰人脾气，爱尔兰人脾气——

博饶本来了，和克干在谈的很起劲。

博饶本 高尔夫球场带旅馆这笔生产是再赚钱不过的了，要是你掌握的是土地而不是股票，家具商人又肯帮忙，再加上你有做生意的本领。

劳伦斯 娜拉回家去了。

博饶本 (确信不疑地)劳伦斯，你今早说的话很对。我应该把娜拉喂胖一点。她很娇弱，因此就不免心眼儿多。喂，趁便告诉你，我和娜拉订婚啦，你还不知道吧？

劳伦斯 娜拉亲自告诉我了。

博饶本 (自鸣得意)她脑子尽在想我们订婚的事，你可以想象得到。傻丫头！克干先生，我刚才说，我开始看出我在爱尔兰的前途了，看出我的前途了。

克干 (彬彬有礼地弓一下腰)吃征服饭的英国人就是这样，先生。你来到这里还不到二十四小时，就把这里唯一的有财产继承权的女子抢走了，国会议员也等于弄到手了。就拿我来说吧，我

傍晚常到这里来，沉浸于我的狂想里，静观落日中逐渐拖长的圆塔的影子，在苍茫的暮色中凭吊这个圣徒们的岛国，凭吊她已死了的心和昏沉了的灵魂，发出一些无聊的哀感，而现在你博饶本先生来了，却答应要用另一套东西来安慰我，要我尝一尝大旅馆的喧哗嘈杂，看一看儿童们替旅客们背着球杆儿，作为他们将来生活的准备。

博饶本（深受感动，默默地送上一枝雪茄去安慰克干，克干看着雪茄笑了笑，摇摇头）对，克干先生，你说的不错。什么东西里面都有诗意，（心不在焉地朝雪茄盒里看一下）就连这些最近代最平凡的东西里面也还是有诗意只要你会把它抽取出来。（他替自己抽取出一支雪茄，另外送一支给劳伦斯，劳伦斯接受了）我在这方面很迟钝，你就要我的命，我也不会抽取诗意。这就要靠你啦，克干先生。（刁滑地，从梦想中醒过来，很开心地推动克干）你有了诗意，我再来把你唤醒过来。这就是我的作用啦，是不是？你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他开玩笑地拍了拍克干的肩膀，又羡慕他，又怜悯他）就是这么一回事，就是这么一回事。（言归正传）想起来了，我看还有一个办法，比筑轻便铁路更好。汽船现在时新起来了，一定站得住脚。你瞧，那条河多漂亮，不用就要荒废掉啦。

克干（闭目朗诵）

“啊，冒伊尔河啊，让你的波涛汹涌的吼声停息吧！”

博饶本 汽船的吼声还是怪好听，你知道。

克干 只要它不压倒早晚祷的钟声。

博饶本（保证）不，不会，一点也不用怕。你知道，礼拜堂的钟声闹起来也够吵人的。

克干 先生，你对每个问题都有答案，但是你那些计划还有一个

问题要解决：从狗嘴里怎样可以抢回来肉骨头呢？

博饶本 什么意思？

克干 你不能把高尔夫球场和大旅馆都筑在半空里。你得有土地。玛太·哈费干那批人把土地抓得紧紧地不放，你有什么办法把它夺过来呢？柯尼里斯做了小地主，因此很自豪，你怎么能叫他放弃这种自豪感呢？还有巴涅·杜元那批开磨坊的人会赞成你的汽船吗？酒馆老板杜兰会帮你的旅馆申请卖酒执照吗？

博饶本 我的老好先生，实际上罗斯库伦已经有一半在我所代表的联营公司的手里啦。杜兰的酒馆已经典押了，酿酒坊都掌握在联营公司的手里。至于哈费干的庄子，杜元的磨坊，杜依尔先生的土地以及其它五六块地，不到这个月底，就都要抵押给我啦。

克干 对不起，他们拿土地向你抵押，你借给他们的钱不会超过所押土地的价值，好让他们付得出利息。

博饶本 哈哈，你是个诗人，克干先生，不懂生意经。

劳伦斯 我们借给他们每个人的钱，要超过所押土地的价值一半哩。

博饶本 你要记得，凭着我们的资本，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组织能力，我还可以说，凭着我国英国人做生意的本领，我们在土地上赚上十镑钱或是赔上十镑钱，都满不在乎；可是哈费干单凭他的勤劳，在这块土地上赚十个先令不容易，赔十个先令就受不住啦。杜元的磨坊太过时，太落后啦，我要利用它来发电。

劳伦斯 拿土地给他们这批人有什么用处？他们太渺小了，太穷了，太无知无识了，头脑太简单了，简直没有办法把土地守

住，来抵挡象我们这样的人；拿土地给他们，就等于拿一个公爵给一个清道夫。

博饶本 是的，克干先生，这地方大有前途，不是工业区的前途，就是住宅区的前途，究竟是哪一种，我现在还不敢断定；不过决不是由杜元，哈费干那班穷光蛋们所掌握的前途。

克干 它也许根本没有前途，你想到这一点没有？

博饶本 这一点我倒不怕。我对于爱尔兰倒有信心，有很大的信心，克干先生。

克干 我们却没有信心，我们只有空洞的热情和爱国心，以及更空洞的回忆和惋惜。啊，对，你们倒有理由相信，爱尔兰如果有前途，那前途一定是你们英国人的，与我们无分；因为我们的信心好象死了，我们的心好象冷了，没有勇气了。这个岛国上全是些梦想者，等到你们把他们关到牢里去，才会醒过来；和一些批评者和懦夫们，让你们收买去养驯了好替你们服务；还有一些大胆的流氓，帮助你们来劫掠我们，接着就劫掠你们自己。是不是这样？

博饶本 （对这种违背生意经的看法有一点不耐烦）对，对；不过你这番话应用到哪一国都行。事实上，世界上只有两种品质，有效率和无效率；也只有两种人，有效率的人和无效率的人。不管他们是英国人还是爱尔兰人，情形都是一样。我将来会把这地方全抓到手里，倒不是因为我是英国人，而哈费干之流是爱尔兰人，而是因为他们是笨蛋而我知道什么事该怎么办。

克干 哈费干会有怎样的结果，你考虑到没有？

劳伦斯 我们可以雇用他做点事，给他的工钱也许比他现在靠自己挣的还要多些。

博饶本 （怀疑）你是那样想吗？不然，不然，哈费干太老啦。而今

雇四十岁以上的人来做不用技巧的劳作，实在不合算，据我猜想，哈费干也只能做不用技巧的劳作。不，哈费干最好转到美洲去，或是进贫民收容所，可怜的老家伙！他的筋力用完啦，你分明可以看得出呀。

克干 倒霉的可怜虫，那样机巧地被无形的监狱监禁住了！

劳伦斯 哈费干没大关系，眼看他就要死啦。

博饶本 （骇然）嘘，劳伦斯！别那样狠心。哈费干可怜。无效率的人都是可怜的。

劳伦斯 呸！一个衰老无用的人无论在哪里等死，无论他在银行里有一百万存款，还是只有贫民收容所的一点救济，都没有什么要紧。要紧的是年轻人，能干人。哈费干的真正悲剧就在于他把年轻时代空过了，头脑没有得到充分的发育，整天都忙他的土地和他的猪，直到他自己也变成了一块土，一只猪——直到他的灵魂都闷死了，只剩下一肚子的怪脾气，损害他自己，也损害他身边的一切人。依我说，让他死去吧，让我们不要再见这种人也。让年轻的爱尔兰人当心不要再遭受到哈费干那样的命运，免得再去空埋怨一场。让你的联营公司进来——

博饶本 联营公司是我的也是你的，老爱友，你还是有点股份。

劳伦斯 对，也是我的，如果你爱那么说。不过我们的联营公司是没有良心的；它对于哈费干，杜兰和杜元一类的家伙，和对于一批中国苦力，是一样不管死活的。这个公司要利用你们国内那些爱说空话的爱国者们，来夺取议会权力，借此控制你们，正象在打鼠机安上肉来诱杀老鼠一样冷酷无情。这个公司会制定计划，组织力量，收集资本，而你们就象蜜蜂儿一样替它劳作；你们要发泄自己的怨恨，就从你们那点做

薄工资中抽出钱来，给写政治文章的人和廉价的报纸，请他们写文章，登演说词，来攻击公司的恶毒和残暴，来吹你们自己的爱尔兰好汉气，就象哈费干过去花钱请巫婆，请她行法术去害比勒·波恩的耕牛那样。到最后，这个公司会把你们原来的那些荒谬思想磨得一光二净，让你们学聪明一点，长强壮一点。

博饶本（不耐烦）劳伦斯，不用那一套爱尔兰式的夸张和空话，你就不能用简单的话把简单的事说清楚吗？咱们的公司是个十分正派的组织，里面全是些地位很高，有肩膀能负责的人。我们要照管爱尔兰，并且用直截了当的生意办法，根据自由党的正确原则，把效率和自助的道理教给爱尔兰人。克干先生，你赞成我的主张么？

克干 先生，我甚至可以投你一票。

博饶本（诚心诚意地受了感动，热烈地和克干握手）你选举我，包管不叫你后悔，克干先生。我要拿些钱到爱尔兰来，提高工资，建立些公共机关，比如说，图书馆，工业学校（当然是容纳一切宗教信仰的），体育馆，板球俱乐部，也许还要办一个艺术学校。我要把罗斯库伦变成一个花园城，要把圆塔澈底重修过，恢复到它的老样子。

克干 那么，我们这个受苦受难的地方就要比得上爱尔兰最整洁的地方啦，说起这地方，名称倒很有诗意，叫做“欢喜冈”监狱。呃，我投票时，与其选一个既没有明确意图又没有办事才能的愚蠢的爱国者，倒不如选一个有明确意图，会办事，有效率的魔鬼。

博饶本（硬板地）在这个地方用“魔鬼”这字眼，未免过分一点吧，克干先生。

克干 在知道这个世界就是地狱的人看来，这并不过分。不过你既然不喜欢听“魔鬼”这字眼，我就说委婉一点，只把你比成一个驴子吧。（劳伦斯脸气得发白。）

傅饶本 （红了脸）一个驴子！

克干 （温和地）你可以接受这个称号，用不着生气，因为我是个疯子，向来把驴子叫做弟兄——而且还是个很诚实，很有用，很忠心的弟兄。先生，驴子在畜生中是最有效率的。它实事求是，吃苦耐劳。你要是把它当人看待，它也很和善，你虐待它，它才顽强；它只有在两种场合才显得滑稽可笑，一种是在恋爱的时候，它就伸着脖子大叫，一种是在搞政治的时候，它就在公路上乱打滚，本来没有什么事，却闹得乌烟瘴气。你也有这些品质和习惯，你能否认吗？

傅饶本 （很和气地）嗯，对，我恐怕不能承认。

克干 那么，你也许要承认你有驴子的一个毛病。

傅饶本 也许，什么毛病？

克干 驴子的毛病就在它浪费它的好品质——这就是你所谓有效率——去服从它的贪婪主子的意志，而不服从就在它本身的那个上天的意志。它在为财神服务的时候才有效率，在作恶的时候气力才大，在毁灭的时候才有才能，在破坏的时候才显出英雄气概。它跑到爱尔兰来吃草，毫不明白它的蹄子所践踏的是块圣地。先生，无论就好的方面或是就坏的方面来说，爱尔兰都和世界其它各地不同，一个人只要踏过爱尔兰的土地，呼吸过爱尔兰的空气，就一定要改变，变好或是变坏。爱尔兰出两种人，很奇怪的是这两种人都登峰造极，一种是圣徒，一种是卖国贼。爱尔兰本来叫做圣徒们的岛国，不过近年来，它也许可以更恰当地叫做卖国贼的岛国，因为我们

在这方面的出产，在全世界的寡廉鲜耻的人群之中，要算是最出色的。但是将来总会有一天，爱尔兰靠着生存的将不只是它的矿产的丰富，而是它的人民品质的优良。到了那个时候咱们再看吧。

劳伦斯 克干先生，你如果要发挥你对于爱尔兰的痴情妄想，我就要向你告别啦。你那套话我们听够啦，你那样俏皮地证明爱尔兰以外的人都是驴子，我们更是听够啦。这番话既没有常识，又没有礼貌。它阻挡不住我们的公司进来，也不如我这位朋友的效率主义那样能打动爱尔兰年轻的一代人。

博饶本 对，对，主要的是效率。克干先生，你骂我的话我一点也不介意，不过在主要问题上劳伦斯说得对。这个世界是属于有效率的人们的。

克干 (用很洗炼的讽刺)两位先生，我愿意接受你们的谴责。但是请相信我的话，我对于你们和你们公司的效率是十分钦佩的。听说你们两位都是顶有效率的土木工程师，我相信高尔夫球场会是你们技术的大胜利。博饶本先生会有效率地钻进议会，这连圣帕屈理克^①也办不到，假如他还在人世的话。你们甚至可以很有效率地把大旅馆修建起，只要你们找得到足够的有效率的泥水匠，木匠和铅铁匠，关于这一层我倒有点怀疑。(不再用讽刺口吻了，开始采取神父谴责罪恶的态度)到了大旅馆破产的时候(博饶本把啣在嘴里的雪茄放下，有一点吃惊)你们英国人的生意办法在清算破产中会达到极高的效率。你们会很有效率地把旅馆计划重新安排一下，到了第二次破产，你们还是很有效率地进行清算，(博饶本和劳伦斯很快地互相看

^① 圣帕屈理克，欧洲各国往往各有一个特别崇奉的基督教圣徒，在英国为圣乔治，在爱尔兰为圣帕屈理克。

了一眼，因为这位神父显然是个金融老手，否则他对清理破产的看法一定是上帝启示给他的)你们很有效率地先把原来的股东弄得倾家荡产了，于是很有效率地把他们扔在一边，最后，在折盘变卖旅馆之中，每磅本钱中捞回几个先令，你们又很有效率地赚上一批钱。(越来越严厉)除掉这些有效率的勾当之外，你们还会最有效率地剥夺债户的赎典权，把产权掠夺过来；(他不由自主地举起一个手指，表示谴责)你们会很有效率地把哈费干赶到美洲去；你们会利用杜元的那张肮脏嘴巴和爱欺压人的脾气，雇他来很有效率地鞭策你们的雇工；到了最后，(声音低沉，辛酸)这块可怜的乡村荒凉地方就要变成一座很忙的“造币厂”，我们全要在这里面当奴隶，替你们挣钱，有我们的工业学校来教我们如何很有效率地挣钱，有我们的图书馆来麻醉那些少数还没有被你们酿酒坊麻醉过的有些想象力的人们，还有我们重修过的圆塔来卖六个便士的门票，再加上饮食部啦，丢一个铜钱到自动机里去就可以看到的电影啦，使这地方可以吸引游客来；然后，你们英国和美国的股东当然就把我们替他们挣的钱拿去，很有效率地花去打猎，动手术割毒瘤，割盲肠炎，去大吃大喝，去赌博，剩下来的钱你们又花去进行新的土地开拓计划。这个世界在做效率的迷梦，已经做了四百年之久啦；末日还没有到来，但是末日是终于要到来的。

博饶本 (郑重其事地)不错，克干先生，一点儿也不错，而且说的非常动听。我因此想起了一位大人物，罗斯金。请你相信，我同情你，赞成你。劳伦斯，你别嗤笑我，多年前我就读过很多的雪莱的作品。让我们不要辜负我们青年时代的梦想吧。(他随意走上山坡，一路吹着雪茄烟。)

克干 杜依尔先生，我请问你：这种英国人的作风比起咱们爱尔兰人的作风，是否更有效率呢？博饶本先生花精力不大有效率地去赞赏大人物的思想，却很有效率地去满足那些卑鄙龌龊，唯利是图者们的贪婪。我们花精力，很有效率地去嘲笑那英国人，但是自己什么事也没有做。这两种人谁有资格责备谁呢？

博饶本 （从山上回来，走到克干的右边）不过你知道：总要做些事才成。

克干 对，我们停止做事就停止生活，不过我们做什么呢？

博饶本 做我们手边应做的事呀。

克干 那就是办高尔夫球场，开大旅馆，勾引些游手好闲的人到这个国家来，而这个国家的工人却有成千成万都离乡别井，跑到外国去了，因为这是饥饿贫穷的国家，愚昧无知，深受压迫的国家。

博饶本 但是，管他妈的，那些游手好闲的人会把钱从英国带到爱尔兰来。

克干 就象许多世纪以来，我们这里游手好闲的人把钱从爱尔兰带到英国去一样。可是这挽救了英国没有？英国贫穷和堕落的情形之骇人听闻，是我们梦想不到的。从前我到英国的时候，我是恨英国，现在我却怜悯英国了。（博饶本万想不到一个爱尔兰人也配怜悯英国，但是劳伦斯既然很气愤地插嘴说话，他就又上山抽烟去了。）

劳伦斯 你那种怜悯对英国有屁大用处！

克干 杜依尔先生，在天堂的那本账簿上，一颗洗净仇恨的心，比起英国化的爱尔兰人和格莱斯敦化的英国人合开的土地开拓联营公司，价值也许还要高一点。

劳伦斯 哦，在天堂上，当然罗！我从来没有到过天堂，你可以告诉我它在哪里吗？

克干 地狱在哪里，你今天早上能说出来吗？可是现在你知道了，地狱就在此地。别愁找不到天堂，也许它并不比地狱更远。

劳伦斯 （讽刺地）就在这块你所谓圣地上，是不是？

克干 （非常激昂地）对，也许就在被你这样爱尔兰人弄成笑柄的这块圣地上。

博饶本 （来到两人中间）当心呀！你们马上就要吵起来了。哎，你们这些爱尔兰人，你们这些爱尔兰人！老是唠叨个不休，是不是？（劳伦斯耸了耸肩，有些觉得可笑，也有些不耐烦，走到山上去，但是马上又踱回来，走到克干的右边。博饶本用说知心话的样子向克干补了一句）克干先生，紧靠着英国人吧，英国人在这里声名固然不好，但是你是个爱尔兰人他至少还能原谅呀。

克干 先生，你在向我谈英国人和爱尔兰人的时候，你忘记了我是个天主教徒。我的国家既不是爱尔兰，也不是英国，而是天主教会的整个的广大领域。对于我来说，只有两个国家，天堂和地狱，人的情况也只有两种，得救和造孽。你们两人一个是英国人，在愚蠢中又那么聪明；一个是爱尔兰人，在聪明中又那么愚蠢。我在这里站在你们两人中间，实在很愚昧，不能断定你们之中谁的罪孽更深重，可是我如果对你们不是一样地开诚布公，我就对不起我的使命。

劳伦斯 无论是对他还是对我，你这种话都很放肆，克干先生，我们毫不稀罕你的赞成不赞成。你想想看，你这番荒唐话对于负有重要实际任务的人们有什么用处呢？

博饶本 我却不赞成你这话，劳伦斯。我以为克干先生说的那些

话应该时常有人说说，可以把社会的道德风气维持住。你知道，在宗教问题上，我也有资格有自己的想法；事实上我很乐意承认我有一点是——有一点是——嗯，我也不怕人知道——我有一点是个唯一神格论者^①；但是英国国教里面如果有几个象克干先生这样的人，我就一定会参加国教。

克干 你这话太恭维我啦，先生。（向劳伦斯，带着神父的谦虚）杜依尔先生，是我的过错，无意中惹起你讨厌我，请你原谅。

劳伦斯 （不受影响，仍怀敌意）我没有跟你讲礼貌，你也不必跟我讲礼貌。在爱尔兰，好礼貌和好言语都是不值钱的，你把它们留着款待我的这位朋友吧，他还可以受受这些玩艺儿的骗。我却知道它们的价值。

克干 你是说，你不知道它们的价值。

劳伦斯 （生气）我说的是什么就是什么。

克干 （很安详地转向博饶本）博饶本先生，你看，我向我本国人说教，结果反而使他们的心肠更硬，地狱的门比我的力量更大。我要和你告别了。我还是一个人在圆塔那里梦想天国，比较好些。（他上山去了。）

劳伦斯 对，对，你就是那样，梦想，梦想，一辈子梦想。

克干 （站住，最后一次回头看他们）每一个梦想都是一个预言，每一句笑话都是一个预兆。

博饶本 （若有所思）我小时候有一次梦见到了天堂。（另外两个人都瞪眼看他）天堂是一种浅蓝缎子似的地方，我们教区里那些虔

^① 唯一神格论和三位一体论相对立。基督教中关于神格问题有两说，一说以为神格是父上帝，子耶稣和圣灵的统一，即三位一体说；另一说以为神（上帝）只有一体，即唯一神格论。英国国教承认三位一体说，博饶本采取唯一神格论，则违反英国国教的教义，所以吞吐其词。

诚的老太婆全坐在那里，好象在做礼拜似的；大厅另一头有一间书房，里面有一个威风凛凛的家伙。我并不喜欢那地方，说老实话。你梦想的天堂是什么样儿呢？

克干 我梦想的天堂是一个国家，里面政权就是教会，教会就是人民，三位一体，一体三位^①。它是一个共和国，里面工作就是游戏，游戏就是生活，三位一体，一体三位。它是一座大庙宇，里面祭司就是礼拜者，礼拜者就是受礼拜者，三位一体，一体三位。它也是一种神格，里面一切生命都有人性，而一切人都有神性，三位一体，一体三位。总而言之，它是一个疯人的梦想。（他上山走了。）

博饶本 （亲热地望着克干）他这老家伙是个主张政教一体的保守党！他是一个角色，在这地方是能吸引人的。真的，他几乎比得上罗斯金和卡莱尔^②。

劳伦斯 是，他们说了那么多的话，有屁大用处。

博饶本 啐！啐！劳伦斯！他们启发了我的思想，大大地提高了我的风度。说真话，我感觉到克干先生的益处，他使我自觉有了长进，有了很显著的长进。（真正激昂起来）我现在比过去更相信，我把我这一生投到爱尔兰的事业里去，是正确的。跟我来，劳伦斯，帮助我来选择修建大旅馆的地基。

① “三位一体，一体三位”，参看第448页注①。克干的看法多少代表萧伯纳自己的看法。他认识英国人侵略爱尔兰的意图，看出资本主义的末路，对于未来理想世界存着一些空洞的幻想。

② 罗斯金和卡莱尔两人都是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改良派的思想家，一方面批评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弊病，一方面所提出的挽救办法却是开倒车“回到中世纪”。这两人都是萧伯纳所瞧不起的，所以这句话讽刺意味很深。他对未来世界的理想竟被博饶本看作与罗斯金和卡莱尔两人的相同。